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八册目次

春渚紀聞十卷 （宋）何薳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〇〇一
石林燕語十卷 （宋）葉夢得撰 明正德元年楊武刻本 〇九〇
避暑録話二卷 （宋）葉夢得撰 明鈔本 一八〇
卻掃編三卷 （宋）徐度撰 明穴硯齋鈔本 二五九
欒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蘇籀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二九八
東園叢說二卷 （宋）李如篪撰 清鈔本 三〇六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宋）孫奕撰 元劉氏學禮堂刻本 三四七
游宦紀聞十卷 （宋）張世南撰 明鈔本 四九九

春渚紀聞十卷

（宋）何薳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春渚紀聞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祕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爲不檢。又蔡絛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爲王憼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尙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薳之舊也。

春渚紀聞卷一

宋　韓青老農何薳撰

明　虞鄉老農毛晉訂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隱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

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栢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旣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欵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栢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天闕欵賞之語私相詫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即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旣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泰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旣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徽宗字使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圓

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旣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下至公爲四也 其姪子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立性素謹自入中年卽飯素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修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

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闔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旣上大宗之印復

得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沖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雲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

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即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爲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爲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爲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雲川人先塋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

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欵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

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憒憒旣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旣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旣畢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旣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卽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畧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卽其程文三篇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旣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殊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卽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審詢其故乃垂泣

曰某父守官某所旣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消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其貲裝遣之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消消後生巨濟卽以消名之消旣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

學及預薦遂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
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讟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騍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
公所乘也亦不慮趍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
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
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
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

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
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
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
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
十年不著子恐不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
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

望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
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

易說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卦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講易之家解釋
驅之義或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為三驅或以湯網三
為三驅非惟不曉三驅之義併與一文之義曖昧而不
矣夫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説者未之詳也大司
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
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
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屬皆集於第一表之中

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
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
委棄皆爲掠剩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
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
元果安享耆壽　其孫中大公裕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
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

見其啓視之則兩翅欲開中有玉嬰皆亦而啼
其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集侪
□方九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片詞用事如
老書生而筆蹟調韻雅也

了齋斥蔡氏

陳瑩中爲横海軍通判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
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
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

大晩貴寵人觀聞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
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
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言於
瑩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
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即
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後因召麟對曰臣職

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
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取下過殿者裕陵亦
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
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
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
神來謀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

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廟宇日饗牲牢
之奉其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衞天下
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抑降神越疆之罪二神拜
伏而出既覺聞設新祠火起神座一幾而燼又大
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
上於苗稼焦延郡寮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祷于僧
伽之塔公曰雖容作施行郡民悶雨之心最久爲
之延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

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寀爲來閒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令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方

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紘帥郡官賀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即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共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勅龍鎖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已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鬼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觀之神號能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圉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

鬼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卽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歸雲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一作僧達吉華者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呼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

駁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春渚紀聞卷一終

春渚紀聞卷二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牓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

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詶之曰只發運

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聚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卽科郡縣敷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畢運數目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捕治設佛供三晝夜旣畢明旦

視之則庫間之錢已復堆積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諭其所直復歸此錢麻驚嘆久之

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所遺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承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旣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又昔唐明皇頗覿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稍所見與帝一同然

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今列主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三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感疾而終臨終時一日僧謂其甥曾子文曰老子明日當訣矣時昔之

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觀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傳衍者曰帝命汝爲圖其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乃卽日花賺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予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

誌之誌之予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徃視之衍謂予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趣一輪明月言訖而終予文余姪婿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鵬摶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摶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寇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有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當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眞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遽覆紙

視之紙背有題云當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踈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赴復之功盡復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吳[illegible]

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宿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尚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僧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

時可得之說

畢漸趙諗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窗外有人云霍端友了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爲大魁則何天下乏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卽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聞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卽以洋爲魁

黃涅槃讖語

黃公度興化人既爲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纔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當

里既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涅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爲變城門焚毀之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闤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過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州夜夢

肩與莆郡守而同過漕司有頂帽執撾而督視工役舟餙門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爲誰執撾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闖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即夢覺纔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即除盧領大漕事怱遽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撾皆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徐杭裴豹隱嘗爲余言建炎己酉秋詔徵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胥士元坐教場按閱兵具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

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殯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棄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爲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爲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余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

汝前身所殺寃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刃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即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寃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寘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徃不可得也因坐其家俟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

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寃報汝汝後復殺我寃報特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吏除[illegible]

[illegible]之有任都稅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遶寺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後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闕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重縱衆爲棺殮瘞于東[illegible]墓園至即垣中已無塟穴後至者俱葬垣外[illegible]

記其塋所葬後日舁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詰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與葬所略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充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爲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篙櫓不進因上謁龍祠禱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筊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

番禺或有犀珠之屬顧視行李實無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葆鳴螺擊鼓鐃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柁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閤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肅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齎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

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即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

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即安行曉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燁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

堅則光燭于室蓬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其從兄爲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能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盆冰花

宜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爲田者卽市之週歲運土田圍

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足矣卽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盆蓋初赴銓時過都下銅器攤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旣覆盆出水而有餘水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開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illegible]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卽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詔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盆當席旣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陶華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盆之後雖復貲用饒給其

劉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繼入鬼錄餘貲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頃有一痼癖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

攜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稱職也郎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能所根者左角然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其宷令狀云若果如所供當爲奏賞益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

也剡成則盡如所言郎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棊

棊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棊客劉仲甫奉饒天下棊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棊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棊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譟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爲人割消

欲薦補翰林祗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棊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棊會觀諸名手對奕蓋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棊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

仲甫觀之則有一要着自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廝商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携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棊也於是衆棊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着已而請仲甫盡着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待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棊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棊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對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逃至終局而不疑敢三路

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觀吾官人之棊若朔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若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俛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爲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棊無不知其名氏者人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棊爲言益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冢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冢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得余杭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

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盡可言禍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矣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

倫比耳是年春祀而其乘馬從之馬至潭次忽大驚躍御勒不制即與其俱墜澗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其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符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其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疑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鶚薦者即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

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殁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

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

士曰此閤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尚動所書尊閤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益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閤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閤其家物産亦當蕩

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日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虫爲蛇字今尊閤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蟲則不能爲害謝石

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丘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丘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卽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卽移文載里正之語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時

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䕶於人者歲久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庄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放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

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躍墜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

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眞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亟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一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過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後啜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默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掾痍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

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二

雜記

乘崖劍術

外舅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句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同宿村舍取酒盡懽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即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日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楊復善笛蓄鐵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酒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其左右常驅役使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

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闞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闞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卽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旣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

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旣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違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是卽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卽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

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進前攜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閑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謝而歸三日雞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煒然如嚴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

仙謝誠有以備之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
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鋌請
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
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油鐺於前授樂仙所作某
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
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
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
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復

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
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士逝且日必焚香轉式以
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
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
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累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
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簏竹笥而來主僧揖之曰
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與曰非常之兆耶更當復
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

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
士也既而主僧請其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籓
其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呼
燭設席命其僕於行笥中出果實數種皆自遠方
珍新至傾酒樽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使千香酒
也酒行笥中出二大魚膾尚未冷酒再行又出
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它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
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

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縋云某亦於此候
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
間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
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即樂仙炷香前拜而請其
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
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
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候與子周圓之也樂
仙稽首謝其垂接矣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

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覩聞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予無憂也因授以內册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東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册已成因南遊過之

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仰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旣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濼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濼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遮遂行旅者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煒然可畏也旣不敢前即醉宿旁舖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鉅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舖卒紿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

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憩樹陰見濼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即身在鶴灰攪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覩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眞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眞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眞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宮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服執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著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陛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眞即焚香啓神曰此人恃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

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飲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席末主僧衙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盌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盌中舉子徐舉盌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稱唾之廼大笑舉盌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効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二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刺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遶瘤根而轉至曉視之則瘤已失去取鑑視之了無瘢痕

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為兒時屡倒折齒不生矣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為僧居京師定曆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

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氣纔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為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門下之人宛轉咲其術前後費給備至約竊丹為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頸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為獻子宣喜甚送僧降堦而僧退掛為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嘗鬭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爆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紓公衮服而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和易

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蓄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囷即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共坐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嘗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瘗之城南而塑

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夜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予不久回浙首為我達嚴州天慶觀壽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香人也因共發其緘則空棺矣

綦華過三皇闕宿

綦華先生内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華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

布裘青巾獨坐而語華視其神鉅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華心益疎異復前致禮一老人徐顧華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塵累也華當留意於内外丹事益與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華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闕宿也華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華自甘陵即屏去絕慾專以修真為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秀者謂雄州兵曹闕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華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華有

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寔以布衣被虜溫待寔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永決寔與華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華曰公來年今日已陛朝命食采蘇餘人無使知也寔由是為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寔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華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為巴郡守遣

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循見二道士對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次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戶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爵

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興儈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縮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與飯後謁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往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往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往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微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棊弛擔就觀棊者忽顧之曰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淺滯

入闇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棊者問予師爲誰曰今教化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還家是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攜志濟而來張即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

入君之不俟造化而施者雲集至郡所而遷他所隔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暨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俄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説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屋履脊騰踔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

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鰍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覩五事不可不記爲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把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爬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掬髮搔頭痒似少止頂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髮脱落而腦間雀嘴叢嘬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覬速死兩日始遂氣絶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鱔爲給而鰍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鰍滿中投以鹽醯聽其跳吹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醯之味漬入肉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醯爲味以盃盂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燋也與翻過看令家人轉反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

潰腸胃流迸而卒湖州牕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吸雛巢中兒始驚覩張口則蛇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墜水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海濼霜蟹當時不論錢也每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隣貴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婿李公愼供奉侍其季

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甕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蟹肌體爲糟漿浸漬亦已透黃而跛索爬面徃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縱之湫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宫苦飯

陶安世云張魏錢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見其先妣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

竟所苦者日食苦飯一升耳始語次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鋩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爍痒即以手爪把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助之至體骨現露鋒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哀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久忽復夢覺則頰舌皆腫不能即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郄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祔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啓殯致奠其子夢哀自旅殯此身即爲伽藍神拘役至今

未得生路今獲歸往其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用陽方可大吉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喪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葬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遊戲淨域佛界之地得不大逭罪而猶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魄所在在人則以

□□□寂聞鐃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
□虔□術失墜明則致羈寃之尤幽則苦餒神之
□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薊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
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裝炊僧求飯遂分
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
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

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
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
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襯僧
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
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
曰請獻薊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
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榻人
中謝生曰去歲深承饑歛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

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
人謂生曰汝至其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饌共食有
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
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
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之
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來迎

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
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湯所奉經既登
舟而藏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
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
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處也
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芻養之
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
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蝤蛑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蝤蛑七枚為獻因遣人縱之于江湖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剌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斡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領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悉散于佛寺及印造經文與與舉家求免輪廻刀砧之苦[illegible]者謂韋善補過[illegible]

春渚紀聞卷三 終

春渚紀聞卷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所為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

致殷勤於公公仰其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詢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已矣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追促之乃始同道金寇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都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

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作市肆籠餅大小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衆子時來往京師今二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經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

市也公即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狥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懼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經亂

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麴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擾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麴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甑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

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糯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輙會集游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庄楮有庄户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收茨間輾展取快移時向[illegible]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illegible]弟在後笑謂

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黐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含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庄戶散置膠黐至巢得斗餘盡令塗場圃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委尾而至者還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顚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朦暗無覩體間如被銅束畜性剛烈

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譟前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興事

靑社士軍高閭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宜州觀察使印卽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繞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毎有移文卽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洞洛陽人鎻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憩所乘鑑輿渡口與脚小兀旁拾堀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招之且約介就若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畜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攪海鹽飲之毎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死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泒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於潛主簿沈存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與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以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

麗明悟不知者以為無病人也余兄弟寓椿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為生願得盲女為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　官府兩廳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遂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蒿周其身以火熏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遂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為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縁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以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為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為他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閻帥夫為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倚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滌酒交臂公詰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飲閤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為更稽緩爾耶馬離席顰蹙曰某去春挈家京師因與家人聚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

衟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琴就鄰無它故也公卽呼取大金巵注酒滿中揖馮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巵當有好事相關飲訖語馮曰天下事有出於非志而適然相過如此賢關縣君於睽索中適某過澄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竊升見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其兜乘護歸將可矣馮始驚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馹迫宅眷歸衟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人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卽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者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吾今敢愛此微塵幻質坐觀衆苦而不赴救卽趺坐禪定振發經行見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搴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聲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衆手謝衆踴身

沈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卽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遥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被不濡也遽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沈波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獨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菴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口會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明散爲雲

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予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卽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蓄一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猫死詮晝夢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詮禮

甚恭如舊相識詮因請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猫償報旣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嘗爲師務間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卽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挈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爲猫糞所汚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捽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忿於郡捕故此避匿耳詮

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如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爲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謂之曰我病少愈念少兔血爲味汝能爲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向寮僧辦覓道者於隙處披

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剜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帶繫縫久之開視盂中血凝矣即以葱醯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雖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與後堂頭闘入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尚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手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然此手以爲和尚導即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然至手腕明老

即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然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修建黄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憂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貸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閑語居宜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

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彰四鄰皆知其由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前撫接頓加和悅幾及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婦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兩刃問之

婦即憪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情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

過悔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驩擣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閒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幅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楷如顔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

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幅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爲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癸

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鮓一日忽夢登對已
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鮓餕一盤務賜食之美甚
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鮓饋鉤其子者即取
其鮓舉筋而盡自後日進一器茂飲復夢登對賜
鮓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
身云

諱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

而素鄙吝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覘主人之前
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章與主
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
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
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
曰領主人指撝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
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衢城縣寓居一日持
鉢隨堂供粥日偶過庫司見衙羅具涉何問其故
云具般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繪像答語

晉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閻氏女數歲時晨起
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
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欲躬起居忽若答子有六夫
人為禍之應者左右皆聞為異既長果歸胡氏卒

享褕翟之榮聞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上族稱其韶麗既
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
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
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聮像之
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
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月兩

止既死鬼笑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葬于
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
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奶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奶婆者年六
十餘鬢髮皆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
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
親可依爲生施即傭舂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

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
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
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
在

孫家尚呂媪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
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侵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潔之
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

中或加五味煑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
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爲我兒髮着五戒衣我將
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瘞
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
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本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凡有盤盂之銘其論

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韓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一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爲只一字相應明皇欲相張嘉

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眞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節顏眞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從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禀

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舒[illegible]衛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已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燾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

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卷棋斂所以爲人用者以其行道爲道耳行字於棋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州着[illegible]皆何容也不知於棋者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瓶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又云明日還

公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癡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

定武蘭亭敘刻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兵起

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曆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

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金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嘗得官棄去爲巾裘爲道人道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

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山僧居相得甚歡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之妙畫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其形似便復輕肆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紙以爲寶玩也薳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

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淵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輒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嘗延致朱象先爲作一大屏其近世

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微遜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眞賞有損千金而求其一筆者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霅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滌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嘗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追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

二日也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難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冥安堂且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

意甚虔至覩有小道士伏於牀中黙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鰥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骨莫掩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錠俟其夕禱即遶擲其旁虛靜得之驚與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覩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攫之疾

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蠟耳非我所獲者喧譊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真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祈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蓐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資助第呼畫人狀我并令像與我身等召郡僧使捆鍾闍梨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擊鐘時呼我名氏而懺悔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時也朝議君驚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綠衣寶冠稱盛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州牒巡尉毀折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冊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誥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已有過客執瓢而前正遇趙於窓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訝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行字如以濃墨書渠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園中有柹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圖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即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即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

渴爾家人即啓籠及與解所繫綵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慈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即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

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其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傳伭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真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

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真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真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貴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遂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其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識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臨浙江即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春渚紀聞卷五終

春渚紀聞卷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後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无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

异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坡仙之終

氷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能吏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臨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

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鄱陽十三世

遂一日謁氷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氷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

官府索閲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杭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盖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趍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

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頋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眷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頋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

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頋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頋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

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
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
與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
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謫誠非其[illegible]也
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
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

古今畫格自我作古蓬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
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
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
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
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
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
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
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
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
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
歎其說蓋由于此

著述詳考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
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

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
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
爛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將丁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為餘杭
通守時字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
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
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當

以開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

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眞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遠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凝笑柳娘吟雪屢當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隷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綵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

視之久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上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

白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賛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與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黄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者皆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

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黄州而黄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携其一往婿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詩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郎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微草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洛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父三英粲兮既蕃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絶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絶

遠於揚州得先生子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文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絶也

秦蘇相遇自述挽詞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遊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遊因

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遊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益讖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録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

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臟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為肴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之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携一

藥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為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為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

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為僧雛侍

又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先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二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即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辯捷為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愧之引乃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即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為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有良吏和邦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為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即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與語曰魯君

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而皆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闤市吾儕欣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皺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既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為闊步顧市中有塔似可隱蔽即解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為避孔子塔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本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盡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閘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云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書詔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為吾已臨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貲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為代有決者言今鑿龍山蛇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遂用卜尼之貲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積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illegible]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illegible]余於中貴任源

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寶否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房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笥篋中續仲承處見海外祭姊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塠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闕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贋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

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公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　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卷六　終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咮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續絃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堰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祜云白在東都元巳薨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祜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祜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弘慶曰祜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似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稾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貼之牆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蓋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稾其和歐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

邑二字作縣令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

名云是黃金縷且白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解舍後有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晩歲常夢與晉文公神友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聽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走府公已屬纊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蓮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說疵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會有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

正在木杪豈貢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在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云三泖涼波魚蕝動五茸春草雉媒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則荷蒲演迤

水風生涼秋冬則葭葦菉蒻魚嶼相望初無江湖淒凜之色所謂冬煖夏涼者正盡其美哉謂泖是水死絕處故江左人曰水之停瀦不滿者爲泖不知笠澤何獨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尚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岡蓮家藏公墨本詩後注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奉董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琦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疏辭漢去琦應聲云大老入周來公爲擊節久之琦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淸江詞示之者崇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詩爲賦援筆立就其末章

邪可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禦兒訪其隱居坐定爲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堂夜合勢如雲滿壑寧知道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時蔡京當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斂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鍾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遥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綠車鳴處楝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于今醉夢中又手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容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

生所作非也

雞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間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今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警蹕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聞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悟於仕進官至員郎所至以清慎稱之

夢讀異詩

莫蕘正崇寧初在鄉下夢人持故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剌剛不可解既寤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風劍已飛鋒諸天互應援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熙陵獎拔郭贄

先友郭照爲京東憲日嘗爲先生言其曾大父中

令公贄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龍潛日嘗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即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芳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並有令望意者即載以後乘歸府第令

章聖出拜之不閱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隆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顔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顔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潜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吏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禍有胎

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與是知心友誰遺尊罍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舐筆伸卷神韵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日燉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宜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顔色上顧

蔡京曰顛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遂仲兒遂字子儁兒時嘗過僧舍賦瘦筠軒詩云不使犨分秀贍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韵賦詩纔有一詩贊余所作云坐中病鶴競分明久聽上敲推兀未成與

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餘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困財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騄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榮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遠見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淡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遒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間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爲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

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蕋訝粉綃裁太碎蒂凝紅蠟綴初乾或謂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爲全勝

蘇黃秦書各有僻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子自釣魚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有花時卜水南舟夜月衝烟任意流金玉滿堂何所益浪江年少去來休又濫

爲一氣散去定萬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
情丘汗厚土化作丘中塵空牀橫白骨奄忽千歲
人泰七丈展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
本

罵胥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
法華既過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
者郡有胥魁其性剛悍素爲郡人所惡偶以年勞

既內不自安下馬拜張且求偈言張於茶肆取紙
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逢道人衝突而過
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
坐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而退余見時胥問魏
處士隱居陝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爲惡詩嘗至
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於偶對魏甚苦之而不能
卻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云昨夜得一聯
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令衆請其句云籠牀
不是籠牀蚊廚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即應
聲曰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
目一座稱快王即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
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
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
忽書壁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

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
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荊公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
生亦有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蟇俗
說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
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懸照物像則全而
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兎有雄雌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兎野人或言兎無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兎眼迷離雄兎脚撲握何也先生徑山詩有援足僬撲握若雄兎在月則徑山王公又非得而煖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札飛鳳凰花

開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義何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此道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香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黄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黄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荊公之論則云杜詩固有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體製論荊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七終

春渚紀聞卷八

雜書琴事 附墨說

辨廣陵散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皋又從而爲之說云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簒魏之心王陵毌丘儉諸人繼爲揚州都督咸謀興復俱爲晉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皋

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爲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喜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烏戌小隱聽照職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事參而書之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弦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爲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琴十三弦銘之曰璠璵之樂馬明生仙遊見神女於玉几上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

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瑶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

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故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弛拆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牽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誣就刑寃痛甚矣而叔夜

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眞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被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魄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恰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道彼心寄表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蓋羯鼓夷樂也

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蹇淫之奏除之何明皇昵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賊媚悅已之本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

絃已勝人常人十年工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韵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再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

褚彥回嘗聚奏桑合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

在膝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韵施之燕間使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所甚[illegible]彈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弦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宋武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從軫動操超然有

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弦賞音最為難遇此伯牙所以絕弦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陽弦傳　要先有鈎深致遠之懷不用規於絃手之間期較工拙使為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絃頹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昔有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真為得之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梧桐為爨者蔡伯喈聞其爨聲知其為良材請於主人削之為琴果有美聲而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倣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故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為八

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能辟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銳澤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奩見公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抄烟以湯淪起指公對啜云當自有能辟氣真烟香也凡墨入能辟者奪烟香而引

蒸濕反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眞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則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厭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欵也試之

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眞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婿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婿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嘗至負墨篋而酬應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揣

之曰此李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眞氣之力也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

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潘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稍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為人有信義前後為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為余言膠

法并親其手製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晏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晏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孜墨並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為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成即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濬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令嘏雅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平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柴珣東窰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遐明皆有聲稱而精於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修皆起竈作煤製墨為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江通

其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烟令張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峯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

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蔵久磨處眞可裁紙予謂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隨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看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眞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

浩然止以十笏進是其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笏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然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眞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它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

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學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思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家最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

不若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皆斷珪殘璧粲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二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與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承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和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眞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瑫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鄧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八 終

春渚紀聞卷九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葛幸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遜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君漲水暴至遷寓莊戶之廬莊戶硯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惡人所奪祕不啇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臘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變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晴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毋舅祝君予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余氏借觀時君厚母喪在殯正慟研板側已而聞匣中隱然有聲視之蜍腦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垢且數百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黥頰出尤物雕龍淵懿傾澥渤安世屢欲易余果坡醉草未前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即以進御世人

不復見也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守衢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爲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日硯工見有飛鷺翅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沒人視之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瑰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卽以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既登岸轉叉之若有涵水聲研

工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珍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卽叢手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得無効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後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臨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賞鑒爲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岩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冶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劇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凡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

與我百千不能賞余精識研璞斯[illegible]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脈理深青色盤絡如栢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經七八寸渾厚無眼於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卽以進御或言禁中符寶有一研矣

呂老煅硯

髙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煅出硯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爵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眞余兒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

物余嘗爲之銘曰眞仙戲幻其璞頑彼饒覺爲有憖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琦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纇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即乾耳後人於其故基掘地得之鑱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眞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濾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

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哉無英豪磔裂興府覬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土馬人懸瓦何罪淪鼓騎梧櫝錫花封雨苔鴛彩瓪雲鏘當時冊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採琢助揮寫歸參端歙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徒令饒覺餘當擬瑑琨[illegible]士患德不備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硏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存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
世耕者得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
古歐陽文忠公嘗得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
也魏武既破袁紹於冀州紹死逐其子譚於南皮
築臺以候望其軍而名曰袁候臺魏文帝與吳質
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名讌友至今南皮
有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略大擊之

鏗然有聲吾之子遴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
與鐵石競屢敗工斲之具僅能鑿之而特潤緻發
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者皆所不苟非
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遺銘之曰方崢
嶸煥爽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榱
終折泊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跳期乎滌濯薦
藉而參夫文之而銘之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持
指之宜發於隱汶與寒暑燥濕不改其操君子寶之
庶幾免瑕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氣眼古斗
樣溫潤如玉爲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慨惜之餘
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遂銘之曰
在昔馬肝形則虧矣胸中之書振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

爲兒時已有研癖所藏其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
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甃壙無遺恨矣最佳
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
色正青紫緣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
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
十數暈金星周闊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
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
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研

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
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
削不巧見謂椎魯無文郎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
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
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其
眼而知黙祈漸摩以窮年爲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蓋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蓋先博

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險置
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
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鑱三年而
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
王右軍小楷樂毅論檟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
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潤
七八寸溫潤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
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

宿墨滯筆日用一研人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
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
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
代寶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文所用一
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子錢塘湧金門賜
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盈手而此研常所

受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
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塘鐵肆中得一枚絕與
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鶻竹而得之工
製堅密今人不能爲也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歙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
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嘗研求爲婺
源簿既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伐[illegible]

百里採懷出此研爲贐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貴其不誠工云凡隔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涸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春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篆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瓈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未何所寄言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丘了能畜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蹟礎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丘人上長出一頭各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汸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丈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水石中

徐州護戎陳皐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盂圓淨無雕鏤紋盂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得只貯水注硯因閒硯之中有一鯽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爲偶汲　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盆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未曾超子立彼盲開鑿呂梁之險辟陳爲役日視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寺市得一貝有將爲祓鎮

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剌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類也余又記廣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既遷黄龍府虜主新立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爲獻金盌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葉法善冶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方

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蜍研亥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殞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見而甚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因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鋭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窪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几案間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雨刃槊是從震霆散墜風

雹形實斧也其質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鋭澤與翰墨而周旋誅姦觧之死覓

春渚紀聞卷九 終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談訪者盡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饑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各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

伏者以養黃茆死硇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鵶觜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兎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内相皆密受眞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舉世費貲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煅朱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過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煅法欲以相授幸少憇我爐也坡語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煅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入煅朱一錢與金俱鎔既出坯則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潁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

錄云

居四郎伏硃煅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煅朱法其法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煅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兩室養不論歲月要用即取水銀與足色金對拌結成丹砂子取點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色上熾炭上斤能砂煅之候火半紫焰起去火出置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

金不再坯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君未嘗對人言亦未輙用一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煆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貲妄求訪以盡貲用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寶世謂煑法者授之并語曰覩斯人緣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益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鬻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眞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疑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眞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貲用素窘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已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瓢亦隨失之也

丹陽化銅

薛馳蘭陵人嘗受異人煆砒粉法是名丹陽者余嘗從惟湛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二錢七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煆工皆知我銀可再入銅二錢比常血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加光璨取棗肉爲圓俟溶銅汁成卽投藥且鍋中須臾銅汁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眞是爛銀雖經百火[illegible]也此余所躬親試

苟不正者後亦許傳法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煆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煆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令日貯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行周旋遇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消所成也當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

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別鎔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錯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嘗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純誠之季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煆事嘗於焦山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鄉耳空門出家兒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背篋袋中攜行或爲人所窺爾因出一紙裹視空皆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七令空熔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贊云日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曰我

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冊籠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遂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亦以此月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二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即留二浙轉而名山不復至期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持歡

餘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蘇法差似簡易即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少未至將藥再烹及出坯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佃市肆中云真金也宋復相與謀曰常聞京師欒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秘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欒氏取其家金較之則體柔而加紫焰即

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相慶曰我輩窮諳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即市中邊宮醞大罇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破烟焰從稠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覺發火在水中即悔過所爲且誓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於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猶之不敢毫髮爲己用也況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斬也空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汞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

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即撈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欽客經於潜山中見一蛇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

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狀第問客執訊之云正爲腹漲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案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嘗曁廬山過僧了希語及冊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王琥珀色稱取三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盞覆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即開視以稱稱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砒也又言臨安一山寺前有翁媼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媼日用無過貲而純質如一一日僧語之曰我有乾汞法未嘗語人念爾翁媼甘貧於井市且老矣可坐受安逸翁媼即謝而受其方并而乾汞示之數日翁媼復携餅餌造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秘方以休養二老然老夫婦亦自有一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即成黃金矣老僧慙恧禮謝翁媼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眞凡骨也翁媼既歸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市藥即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過人有急難如在已也貧之求濟傾貲與之不吝爲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汞法當以授子可爲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合市藥與汞取汞置鐵

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啓銚中嬰兒聲即揭起示之汞已枯矣公欲取汞并以所示方求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藥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天或不憫我未有子儻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彈水中道士笑謂曰我非所及也是歲遂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肅器讀書且屬之曰吾待汝十年遊燕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

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爲等二十四果於季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師祕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扶王召提至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提曰此亦戲劇耳時坐爐側提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盃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乃中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

餘杭陳禮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發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爲金

閤門宣事陳安正云其婦家劉朝請者在鎮江嘗延一道人臨行借取茶鐺銚銚云欲道中煖酒用既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河上道人以紙數重封

銚還劉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尊丙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閒處一日取銚作粥既滌濯之視銚柄有五指痕反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真氣所化也

余生平以奄冶驗鈙心所欽下者惟沈虜臣家有異籍得恣繙借所我見聞者亦惟虜臣此帙爲宋蒲城何薳著虜臣鈔架所

副言白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儒家也已
下叉從叔本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妨佳
半壁寶藏也加以句抹字竄朱墨狼籍質
訂不翅再三而余從埽塵之後叉得一抄
救篩至於民間雜通寧兩置以竢佳本其
書所載多小德藝術耳目外事而事每及
於杭州就李以其住烏墩寓公耳他如瑩
中丙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

周正夫人君所論只一字相諱係皆於後
來大有譽皆不可謂利雖賛聽也案薳父
去非曾爲東坡表薦爲武學教授後爲秦
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叉請補一
館職不報且占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
不肯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薳之撰
著亦庶乎不媿父風矣薳臨川士也
江南藏書家指不易屈姚叔祥聞沈伯臣

多留隱與遂拈伊架上何薳春渚紀聞見
陳眉公本入秘笈亦知有脫遺余今喜得
全本凡十卷亟公同好指云野駝飲水已
上錄自名儒家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
甫藏手牘魚菜齋僧李朱四三則或失一
葉或失五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
坡事實詩詞事畧及琴硯丹藥種種失載
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豈知絲窗竹

屋局珍玩一一具在然半壁亦能寶藏好
祥可謂身到虞莫放過矣因錄其跋於右
去非字正通浦城人琹川毛晉識

春渚紀聞卷十終

石林燕語十卷

（宋）葉夢得撰

明正德元年楊武刻本

石林燕語十卷考異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錄。夢得爲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頗足以補史傳之闕。與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徐度卻掃編可相表裏。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遼使一條。稱建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說未核矣。惟夢得當南北宋間。戈甲倥偬。圖籍散佚。或有記憶失眞。考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嘗作石林燕語辨。而成都宇文紹奕（案紹奕始末無考。嘉定中有樞密使宇文紹節。疑其昆弟。）亦作考異以糾之。應辰之書。陳振孫已稱未見。蓋宋末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案儒學警悟亦南宋閒之書。不著撰人姓氏。）引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尚可裒集。謹蒐採考校。各附夢得書本條之下。雖其間傳聞年月之譌。稽寫字畫之誤。一一毛舉。或不免有意吹求。頗類劉炫之規杜預。吳縝之糾歐陽修。而援引舊文。辨駁詳確者十之八九。是一朝故事。得夢得之書而梗概具存。得紹奕之書而考證益密。二書相輔而行。於史學彌爲有裨矣。又夢得之書。宋槧罕覯。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祕書所載脫誤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舛駁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譌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謬。庶幾稍還舊觀。不失其眞焉。

石林燕語卷第一

揀甦撰編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筊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想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略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略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之間矣昶居後為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為八大公宮錫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

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宮立名於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誥進太妃楊氏爲皇太后乃名所居爲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於開寶云崇政殿即舊講武殿惟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黃衫窄帶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髮制作極工妙余爲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爲之鎮余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攜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爲之謻門而無牓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謻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謻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謻字或作誃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於建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

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
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
皇城宜春舊苑為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
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
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
幸畢卿閒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
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
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
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

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
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
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
跪趙不能對詢徧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
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
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
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
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
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
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凡拜雖男子
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
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
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母后加
謚自東漢始

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
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
章子厚為謚議請於朝詔以太后功德盛大

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
是宣仁聖烈與
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
曰不可成字於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
曰不可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
時質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一年質病
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號閣不

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卞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寛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眞相故也由是忤恭

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爲卿治裝翌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慶殿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

當制頗矜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爲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廉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召赴燭焚之使者驚懇曰有事當別請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仆侍

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具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

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式皆如前但云令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群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為菲凉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貼子其一篇云上壽

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群官進姓名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請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於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

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循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倣為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

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齋前一日致齋
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做
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
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
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
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
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

十一

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
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尊號初請諡爲悼曰
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
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
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王稱號學士王禹玉中丞
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
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永叔爲參政尤詆
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所

以謂若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貳
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
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官亦力爭而止以
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宣帝以來始見之
魏相以爲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
帝稱定陶王爲恭皇安帝稱清河王爲孝德
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
若舉諡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而
爵文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固嘗著議以爲

十二

父沒之通稱施於爲人後之義爲無嫌此蓋
附永叔之意當時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濮
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
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略相當景德官一萬
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
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於景
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爲
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

同景德止二者所省也半以類推之歲入以
億萬爲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
億萬遂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
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倣
此可以得實效愈於毛舉目前瑣碎徒爲裁
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
條頗諭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
子容爲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

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
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二
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當時遂
以爲例

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
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勑云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
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
皇考時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
疏之云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
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
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爲皆不識文理若宣
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歉故可以其
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光武起布
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爲
過況但止稱皇考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濮王
爲皇考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
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
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户始開國賈文元罷相
知北京未滿萬户以出師佐平貝州功特封
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
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
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文元始蘇子容拜辭
所謂大邦開國賈元勳秘殿升班寵舊臣是
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
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

上曾任通判人未曆通判非特旨不爲仍爲裏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於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爲中司時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爲中司遂薦張戩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荊公薦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爲判院及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一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仍舊職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文節公知白求罷參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講學士知天雄軍翰林侍讀學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學士上從其官也

石林燕語卷第一

石林燕語卷第二

棣程模編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於久立本朝范魯公為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祖開寶中召王昭素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為南京詔即衙城為大內正殿以歸德為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嘗行天禧中王沂公為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為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獻張文定相繼而守有請僅能修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召還朝復以為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為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真宗東封回嘗駐蹕賜於乾酺賜名重熙頒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唯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為守時已將傾頹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為左僕射蔡持正為右僕射新省成即都堂禮上郎中員外郎迎於門外僕射拜廳說升廳各判祥瑞案三道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於庭下東西向僕射降堦就褥位直省官贊揖臺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直省吏贊拜僕射答拜退即尚書省燕侍郎給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以聞禹玉等辭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為相者初正謝即謝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為河北都轉運使是

時神宗方經營北虜有巡幸之意密以委亦
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
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潞公在洛使養
為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
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
有得職者至元祐間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
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
運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
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尚書省及三司使
廨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榜曰文昌府前
為都省令廳在中僕射廳分左右凡為屋一
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于後東西向為
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間有
奇合三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玉蔡持
正為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治
元祐黨人呂申公司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
劉莘老皆貶免者惟蘇公一人而已故言今
陽者皆謂凡居室以後為重今僕射廳不當
在六曹前持獻請遷遂遷舊七寺監移建如
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將作少監李誠總
其事殺其間數工亦減裂余為祠曹郎尚及
居之議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
契丹既脩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
宗為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
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娣婦通書
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
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
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餘
亦如之最為得禮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
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為及識當是有知之語
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元豐編敕脩假寧
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亦
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八[illegible]然不當言逮

[illegible]八制也共也唐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在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於父母也若[illegible]遠事爲父見二[illegible]故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遷處于周有存[illegible]父者矣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illegible]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没時[illegible]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

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

[illegible]在[illegible]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故於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古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

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illegible]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爲之入閤誤矣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illegible]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行百官復得朔望內朝至五代又廢[illegible]

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之明前殿為入閤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宮雖皆起於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曾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兒顏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侯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充聲喏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魏公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為中丞力擊之以為不臣其言雖過然常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為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請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驛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置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役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三歲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

機密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中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婺州再過故

逐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閣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嘗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

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爲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寓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楊文莊公徽之爲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徽之嘗爲東宮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三人又以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並與之同故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

上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

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爲定制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爲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爲趙州隆平縣主簿或爲其能書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工書者自別一人非此入也

王君玉琪為館閣校勘晏元獻以前執政留守南京辟為簽書留守判官公事詔特令帶舊職從之館職外除自君玉始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後亦即禹玉之辭也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即脩文館也武德初置設生徒使習書選京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官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脩書院又改集賢置學士等官宰相知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以為故事梁遂都汴正明中始於右長慶門東北設屋十餘間謂之三館並昭文集賢

史館也初極卑隘太宗太平興國中更命於左昇龍門東舊車輅院地改作置集賢書於東廡昭文書於西廡史館書於南廡賜名崇文院猶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為一故謂之館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為秘書省

唐正觀初始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秩卑者以為直館宰相莅脩撰開元中李林甫為監脩國史始遷於中書省復置史館脩撰迄五代遂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監脩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脩校勘書校勘編脩隨時創制不一舊但以書庫史抄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凡詔令等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秘請別置起居院為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李宗諤為之凡長春

崇德殿宣諭陳列事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
密院則本院記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
制置等事皆悉記錄月終送文館而起居即
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動爲起居注元豐
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爲稿於兩[illegible]若
史館帥之若作局因史院有故其置修不廢
騎常侍轉爲之而後如以宰相監修
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莊
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
武人故孔循如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
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班翰林學士上並樞
密院職事官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設發然猶會
食樞密使轉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
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在
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
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
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未叶言之
密學
元昊請和歐公其當時議六三一曰天下
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征就之何以紓患一
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
異兒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illegible]一曰自
屈忠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illegible][illegible]於後
國[illegible]說皆力破之以爲不和害少和則害多
同古方今不羞屈忠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
五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謂放今以來兩勞
於[illegible]迎邊鄙勞於戍事苟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便
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利[illegible]不患
伏而未發也姦邪之人欲急和[illegible][illegible]陛下以
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事因欲擅其事
使惑亂聰明也庸兵懦將欲急和謂僨敗之
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衆常敗也陝西之
民欲急和謂其困於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

西之民可臣宜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夫議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於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駮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省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為吏部侍郎謝章省進官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華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花真珠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於御坐謂之撒殿詔特許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於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三佛齊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首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政和間蔡魯公為太師王將明為太傅鄭達夫為太保方相繼兩見

元豐二年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朝欲中朝暫見日本之拙爾詔特許進

內香藥庫在諲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寶皇居今在內府初開處充物尤在史堂上已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閤賜

對官班退立衆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欒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欒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欒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待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浸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諭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初朝張誠一館伴語録所載云爾

石林燕語卷第二

石林燕語卷第三

棟程模編

唐舊事門狀清要官見宰相及交友同列往來皆不書前銜止曰某謹祗候某官謹狀其入親在即曰謹祗候某官兼起居謹狀捲候起居不並稱各有所施也至於府縣官見長吏諸司僚屬見官長藩鎮入朝見宰相及臺叅則用公狀前具銜稱右某謹祗候某官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此乃申狀非門狀也元豐以前門狀尚帶牒件狀如前等語盖沿習之久後雖去而祗候起居並稱猶不改今從官而上於某官下稱謹狀去伏候裁旨回字畧如唐制而具前銜謂之小狀他官則前銜與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謹狀不知有牒件狀如前謹牒七字則謹狀字自不應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則當稱謹狀以爲恭而反削自元豐以來失之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

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
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
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
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後有言今
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於
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樞密使拜罷舊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御南
成功廻高文莊若訥爲使罷爲羣牧制置使
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令舍人院草辭自是
遂爲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
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即其拗處和
墨以記事故號螭頭或曰螭拗自高宗後前
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
不待立但於前後殿爲次使候上殿臣寮退
面問所當書之然未嘗有取旨之也後始
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爲史
後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螭殿雖存故事
而奏對語畧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稍
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之也

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儲之
曰封椿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
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嘗諭近臣欲積
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
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橫斂於民故
不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
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
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則當時
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
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坐餘悉禁爲
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
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參知政事班舊與宰相同行至道中呂正惠
公與寇萊公同爲參知政事正惠先罷萊
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
舊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
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
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勘告便
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銜近見士
大夫有悞以賜為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銜
猶沿習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瀆其
告不審也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於御街之東
欲以賜之使盡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公
主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為我捍契丹十
餘年使我不憂西山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
之宅成以賜優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
賜進宅或以為因展脩相國寺併入為寺基
也

祖宗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
賜第曹沂笙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所
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宗歷中諸主
第園池尤勝號衆莊和文好賢樂士以援之

公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
從之游宣和間復取為擷芳園後改寧德宮
以居寧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淵嘿未嘗語一日經
筵問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忽問只此三
德為更有德羣臣錯然康言三德雖少然推
而廣之天下事無不皆在上曰然太宗留意
字書淳化中嘗出入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
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賜秘閣世傳為
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帖永
祈公之子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
為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
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閒亦有僞本如李
斯書乃李陽冰王寄徒政碑石本也石後禁
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
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
白摹刻於州廨為潭本絳本雖以五代近世
人書微出絳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

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本板綦
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
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
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
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
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
李獻臣當制畧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
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壻也

張僕射齊賢為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
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特召其母入內親款
如家人余嘗於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
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
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
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
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為飾蓋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院
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初與樞

密先後入敘班蓋視二府一等也每除
先為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熙
始詔定班樞密副使下元豐官制行猶存不
發自王拱辰攺除節度使遂罷不除元祐間
復置以命張安道後亦廢燕樂教坊外復有
雲韶班鈞容直二樂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
官聰惠者八十人使學於教坊賜名簫韶部
後攺今名鈞容直軍樂也太平興國中擇軍
中善樂者初曰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

中攺今名皆與教坊等用元豐後又有化成
殿親事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用書用簡以竹為之
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勑用黃麻紙承旨而
行者曰勑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
正觀間或云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為上藤次
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
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
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白

務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官共紙
皆一等也
職事官差除皆除自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
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詣都堂面傳旨召試
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
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凡案於中就坐少頃
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
書具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納
試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命方下蓋召試之

制也有恩遷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爲留內
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攻天
章閣待制者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
元豐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
士國朝以來學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
始諷宰相位圜移在官上後遂爲定制本朝
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蓋沿習此例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蓋中書出令
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
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者此也尚
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習唐制官
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
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是也
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
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
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

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
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
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
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
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
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覆
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
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
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

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還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故事職事官以告老得謝受命即行不入謝辭爲其致爲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柬之自侍讀致仕上特召對延和殿命坐賜茶退借講讀官燕餞於資善堂後數日李侍郎受繼去亦用柬之故事召對賜燕二人皆英宗經筵舊臣故禮之特厚非常例也當時謂之二李柬之文定公子素忠謹樂易受亦謹御名長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爲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事特王沂公爲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除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大舉爲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牓王文忠宋莒公牓曾魯公王伯庸牓韓魏公文潞公劉輝牓劉華老章子厚牓葉祖洽牓蔡魯公趙正夫惟楊寘牓王禹玉韓子華王荊公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牓至今惟焦蹈牓徐擇之一人而已他牓亦未有登執政者正本删去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
矣神宗見其康强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
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
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館職初除故事皆行啓偹謝内外執政蓋皆
此兩職試而後除與直拜命者異故其禮亦
殊近年中書舍人行啓但及見任執政而不
及外館職雖在内從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見宰執皆横杖子文德殿後主廊
堦下喏喏宰執出笏堦上揖之外遇從官於
通衢皆斂馬避斂馬之制久廢前輩記之矣
惟内中横杖子之禮迄今不敢廢也舊制幞
頭巾皆折而斂前神宗嘗謂近臣此製有何
上之意紹聖後始有改而傾後者一時宗之
謂前爲斂巾遂不復用此雖非古服隨時之
好然古者爲冕皆前俯而後仰歛巾内前[illegible]
意也

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率有不[illegible]
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illegible]
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
有啓之者或云元豐末黄安中爲中丞久次
神宗欲擢爲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
予爲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唐制降勅有
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黄蓋勅書用黄紙
則貼者亦黄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
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黄紙別書於後乃謂之
貼黄蓋失之矣其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

里見於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黄
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
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
人謂之南宫舍人元豐官制行謂之知名表
郎官禮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從上官
一人掌之大觀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
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分[illegible]
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參取首尾[illegible]
共一兩聯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illegible]

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
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所藏動經數歲若
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
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
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
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
陰其計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
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倍蓰
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
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
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
既有繖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
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
政則重戴之名存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爲兩
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
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
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不知何
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曉宋次道記金帶
曾經賜者皆許繫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
服笏帶因宣獻公爲學士以玉清昭應宮災
落職爲中書舍人仍繫遇仙花帶李文定天
聖中自秘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仍繫笏頭
帶以爲經賜許服景祐中著於詔令近歲前
執政官到闕止繫遇仙花帶從官非見帶學
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隨本官
在燕官班中皆繫寶帶蓋閤門之制不知衛
改始何時余建炎中召至揚州行在以杭州
從罷職官朝請大夫視如上制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
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
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
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
謁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杭
江高麗來朝涼亦用安道例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爲變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於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此還朝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議而不受非國體也

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服並品應得也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而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猶仍其舊服祖宗時知制誥皆然而亦有不賜者李憲成公諮自知制誥出守荆南尚服緋以學士召還併賜紫而後服金帶是也

國朝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留守節察判官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留守節察推官軍事判官爲兩使職官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爲初等職官司錄縣令知縣爲令錄軍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爲判司簿尉其陞遷之序則自判司簿尉舉令錄遷令錄舉職官遷初等職官自職令薦書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薦書則遷兩使職官謂之短般以勞叙賞謂之循資崇寧中鄧樞密洵武建言以爲名實溷殽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石林燕語卷第三

石林燕語卷第四

棣程校補

官制寄禄官銀青光禄大夫與光禄正議中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餘並以序遷大觀中余為中書舍人奏部以為非元豐本意下擬定蔡正乃參取舊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議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銀青光禄大夫正為光禄大夫遂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其等中書臣為命制誥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於磨勘簡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為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擬畢奏鈔命辭他官自陞於吏部奏鈔擬遷而不命辭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曾魯公倚起居注賈文元為相其父嵜也當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為知制誥劉元[illegible]文定之甥文定亡為參[illegible]

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為翰林學士子京避莒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為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尚書侍郎門下侍郎親則不除給事中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尚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於三者無所隸異於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為是近或又以鹵為鼓簿為部謂鼓駕成於簿儀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脩審以部為簿籍之簿則既云簿不應更言記

位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爲相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常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舊官中宗皆令於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飲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以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修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康靖公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修官置局於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出獨不得預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分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安說奏言亦曾魯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拜謂跋扈從横不安自律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義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之近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唐自明皇以誕日爲千秋節其後肅宗爲地

平天成節至代宗羣臣請建天興節不報仍是后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為節文宗大和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為慶陽節於唐世宣宗為壽昌節僖宗為喜會節昭宗為乾和節中間惟懿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其時君耳千秋節詔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為例穆宗雖不建節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婦光順門賀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門道士儒官討論三教之制文宗時又嘗禁屠宰燕食惟蔬食脯醢後旋仍舊

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寧罷科秋賦每牓魁南省皆逆爲得失始余中牓邵剛魁得次徐鐸牓余幹落時彥牓黄中魁得次黄裳牓候絞落惟焦蹈牓陶直失落差一牓次七牓李常寧畢漸李釜蔡薿牓章縡淳朴蔡嶷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牓賈元暨王瞻陳貿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耶

時謂之雄雌解元兩京留臺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許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温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卒周常調廢官以宮觀給使請俸差優兩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末遙故事例皆換觀察使如李尚書維自承旨李左丞術自三司使皆然天聖間陳康肅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亦換宿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

明肅后以隻日御朝而諭之曰天雄朔方會

唐房入視守臣爲輕重非文武兼材不可
不得已受命自兄加留後遂建節度帥中陝
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公龐莊敏公爲師帥
以龍圖閣直學士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
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俸優爲言故文正
不肯受已而韓龐亦辭遂罷
臣僚上殿劄子末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
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
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
然後趨出於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
也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
事皆同壹體者爲定式若爾自當爲取聖旨
蓋沿習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爲西討元帥自是非親王
不爲安祿山叛以歌舒翰守潼關除諸道兵
馬元帥始以臣庶爲之至德初代宗以廣平
王爲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爲副其後又
以舒王謨爲荊南等道節度諸軍行營都
帥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實領兵柄唐末以授
錢鏐則始以名寵之爾
唐乾元中以戶部尚書李峘爲都統淮南江
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
使兼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充汴
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充者中和
二年王鐸以司徒中書令爲京城
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
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
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遣使來其王尚姓高
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
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
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
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之國王事蓋習用其
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
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職亦

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懇宰相任圜升學士於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爲例亦世以職爲重故爾若宰相則所貴不待職也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因唐而名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爲蜀馮鑑所作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知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瑑仍不稱知制誥殊不可曉[illegible]

當時官名而升隆寵雜乃爾也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

唐舊制集賢書藏於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慰其意乃詔與儒臣日並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爲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璀崔渙賈至李季卿吳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於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碑待制給食入銜此出一時權宜後不以爲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右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

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無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記索隱訓婕爲承妤爲佐字本皆從人大抵古人取訓各以其意適然者而字多從省蓋使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從省去才仔爲相予則訓佐理亦宜然後以爲婦職因易人爲女耳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摹極雄麗其聖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舁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林速所

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滋多亦可惜也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戴媯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也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因姓自當爲氏余嘗以白蔡魯公擇於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爲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與趙渭臣爲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唐人初不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

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人書名未
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
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圈公
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横畫又多
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
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
墨塗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矯言者楊氏至今
藏此勅
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

則薦之故人皆御名重不肯輕舉改官人每
歲殆無幾自慶曆後始以屬邑多寡制爲數
於是各務充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
遂增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爲弊者固
不得不御名其初始平中貫直孺爲中司
以爲言朝廷終莫能處盖人情狃習既久雖
使復舊亦不可爲也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鏁廳
止令還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

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
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
賜第
天聖末詔即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
太祖太宗真宗神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
賜名會聖改訾王山爲鳳臺山自是祖宗山
陵成皆奉安於宮中蘇子瞻神宗山陵曲歒
云敞鳳臺之仙宇槩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
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遷陵寢遂以其

地建奉先寺仍爲别殿歲時奉祠宣祖昭憲
太后其後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師寺宇爲殿
如奉先故事興國開先殿以奉太祖啓聖院
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
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豐間建景靈宮於是
皆奉迎以置原廟自奉先而下皆廢普安亦
元德皇后殯宮舊地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
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

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呂以老請
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
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攻翰林
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為兼職得外任
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
士遂為故事

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
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
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
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
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
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
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
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箇翰林學
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
樞密院事當時以為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
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貢
不[illegible]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
[illegible][illegible]馬拐鞭左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自魏公後[illegible]
之者惟鄧公也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
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
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請力陳
願本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汝一世乃
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
俶載與俱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
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
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
遂謀納土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盞必
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
盞方畢或謂之柘枝顛始罷樞密副使知青
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寇準在青州樂
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復用者即曰陛下

寇準不少忘開準日置酒縱飲未知有寇陛
下否上辭少解歲明年卒召爲參知政事祖
宗用人之累不使細故讒入猜嫌間如此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爲以
進選仁宗亦遂延獲付其程文毋先進呈時
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
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
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
意不敢消之上第入第三甲而得童子平卷

子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李詳定恭
次即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
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卷第四

石林燕語卷第五

棣陳模編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
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
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
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瘳善保興居
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
盛古未有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
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
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
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
須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
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
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
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
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
衆犯而發封見而爲白紙則必入禀又歸而

示之，又將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恩威兩得，故
雖彬等無不折服

仁宗初復制科，考等甚嚴，前得富公，次得吳
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
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
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
久虛之等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
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
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
俊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
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
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
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
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
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
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
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
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
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
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
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
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
學士，因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
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下拜
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宜
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爲非常之
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爲得體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
不允，兩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
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可
見於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二章
所論青苗法，於是落以本官致仕，神宗亦
嘗怒也。景仁既得謝，猶居京師者三年[illegible]

禹玉爲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爲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累召不至世尤以爲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貞子弘靖皆宰相滑帥皐雖不爲眞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

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參知政事雖不爲相而康公玉汝皆持國又爲門下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爲知制誥皆王氏出壻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

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爲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贈之乃以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繫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倖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曰或王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爲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爲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叢牘中得門下中書爲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世之極禮文尚不盡廢知不聖善哉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有家貲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

從者

試院官舊不為小録崇寧初霍端友牓安樞

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點檢試卷官自

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録具生月日時若敘齒

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曰

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嚾酒然後

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

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

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

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

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

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

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

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

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

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

金元豐官始制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

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

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

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

易簡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

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

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

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

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

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

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

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

預兵政為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

乃詔釐其事大小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

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

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
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
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
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制
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樞密院爲一幕兩
省官爲一幕尚書省官爲一幕御史臺爲一
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閤門之內惟翰林
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
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
幕趙中令本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
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析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
他官來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
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掌
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以其
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
之班樞密使下食於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
本朝改端明爲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遂
眞宗諱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
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特異
而創名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
既別改承明殿爲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
舊制始眞宗爲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在翰
容下其即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眞宗眷冀公
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
罷參政不除資政以大學士遂置此文殿人
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今名
咸敏蓋用丁文簡故[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倫道
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爲二府職名乃是本朝
新制而端明殿爲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
事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
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於適寸者也鄭氏言
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
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於世久矣自

秦漢以來未之聞翟內翰公巽嘗言論語式負版非板籍之版乃衰服之版以于見齊衰者必式爲證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爲氏後因以爲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爲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泰皇既去泰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爲謚果何禮哉本朝初亦不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爲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德也

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中遷舍人欲（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爲上坡故因以爲稱見李文正所記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於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

賢王叅政代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illegible]
五牓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
唐末五代武選有東西頭供奉左右班侍禁
殿直本朝又增內殿承制崇班皆禁庭奉至
尊之名然宰執及戚里當時得奏乞給使恩
澤皆例受此官沿習既久不以為過政和中
改武官名有拱衛親衛大夫等時宰相給使
有至此官者會其將罷或欲陰中之因言人
臣而用拱衛親衛意不可測不知亦前日承
制侍禁之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勑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
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
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
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難於東門邈矣遂
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
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
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既為定制有[illegible]
無不獲人亦不以為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

於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輒
移牒諷之今亦不復舉矣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
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
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
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
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
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
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
襲而已
唐御史臺北向蓋沿隋之舊公堂會食侍御
史設榻於南而主簿在此兩院分為東西故
俗號侍御史為南榻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
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名唐馬周傳不載而
六典言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
雜記然不若六典為可據也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

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爲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於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於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户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之枝頭乾故云

陳恭公自爲參政時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儲德之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爾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得如此老子不諂我爾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擧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陳恭公初忤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便殿而諭曰善爲草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朝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時令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於是遂無議之者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俟其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眞宗發視乃

言但有御慎名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其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魏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為簽書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為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黙然遂罷議

帝女謂之公主盖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為翁諸侯自相主婚無嫌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為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盖尊之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佐命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礙而封主者惟趙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差流俗相習而不悟主君皆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為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為異也

太僕玉輅世傳為唐高宗時物堅壯穩利至今不少損元豐間禮文既一新有司請別造新輅詔宋用臣董之備極工巧珠寶之飾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於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壓而碎一木之勢盖不能至此人以為異自後竟乘舊輅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巧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燕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檝隆本發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晦池水盡

波儀衛不能立既不能移趾步自後遂廢不
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石林燕語卷第五

石林燕語卷第六

棟程撰編

節度使於節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鎗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九幅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盤三層加紅絲為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爾殿前司亦參馬步軍而統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

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為南衙謂之
南軍也六軍為北衙謂之北軍也末年常以
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已
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
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
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
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
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
為大元帥與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

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
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
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揀
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
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
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
令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為親軍而已天下

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
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為之者異
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為張萬歲
諱萬歲為太僕射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
行於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惟馬之
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
之則以歲為齒理固宜爾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

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
制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督漕輓之
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置
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斂明宗誅謙
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分為三司而以
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
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
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
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

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祭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爲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爲閣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爲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至大朝會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閤百官爲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爲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爲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發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宰臣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於東上閤門國忌來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閤門亦然庭下拜而投閤門使蓋以閤不以殿也惟垂拱爲日御朝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爲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爲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

名故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否與之所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參知政事初除觀文殿學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士以介賈文元始詔非嘗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士遂為宰相職名熙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明堂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不以美罷率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熙河功王樂道以宮僚雖非宰相亦除蓋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為尤盛初文正狩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有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堯臣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為相康靖為參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為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為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荊公第三荊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為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於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喏謂之啞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從列坐於兩榜上事官判按三道後皆書曰記諮而後引百司人吏立於庭臺吏自廳上屬咔以喝則百司人吏

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喏散然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狀如尋常參謁之儀始相與交談[illegible]此蓋參
嘗語也參後判記諮恐猶是方鎮憲衙時沿
襲故事記謂記室諮謂諮議不知喏揖喏散
爲何義然至今行之不改
國初天下始定吏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
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
登科八年已爲參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
於是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
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
禧元年爲參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
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
爲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尚樞
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
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亦登
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
事王冀公爲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爲相而冀
公方自以[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相[illegible]其[illegible]代[illegible]者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秘閣校理直秘閣者必
先移書在省職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尊遣
人持錢及酒殽珍[illegible][illegible]館設盛會燕同僚請
官長爲之主以代[illegible]上之會各隨其力之厚
薄甚有費數百千者就京師除者則即館上
事會亦如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者既
多此禮寖廢宣和後雖書局官亦預館職至
百餘員故遂廢不講崇寧初許天啓自陝西
漕奏對除直秘閣用故事入館上事以漕司
騶從傳導至道山堂坐吏無一出見者館職
亦各居直舍不相誰何天啓久之索馬而去
人傳以爲笑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
文忠試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
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
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
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
或在告則多權行辭而已試之矣故不再[illegible]

遂為故事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
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大相則重書
共一行而左右丞於下分書別為兩行蓋以
上為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重書
於上簽書亦然蓋以下為重而不別行

唐誥敕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
姓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
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
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
監修國史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
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
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敕則雖相亦是敕除
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故事雜學
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待制
權三司使上以為能詔賜金帶非學士而賜
帶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為兩省屬官
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既沿舊制差除
有未審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
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禀議有異同然後繳奏
以閒韓儀公為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
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禀議遂詔如舍人然舍
人於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
則但書錄黃而已舒信道為給事中復以為
言王文恭為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
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遂著為
令迄今以為定制也祖宗時選人初任薦舉
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變為睦州推官
以歌辭為人所稱到官才月餘呂蔚知州事
即薦之郭勸為侍御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
始踰月善狀安在而遽薦論因詔州縣官初
任未成考不得薦舉後遂為法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
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荊公罷相居金陵
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
之蓋異恩也

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而已慶曆以後增爲六考知州等薦吏部皆視屬邑多寡裁爲定數於是當爲舉者當以應格充數爲意遂數倍於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爲中司嘗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參知政事二員爲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呂文穆公餘慶爲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已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爲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正元後改爲輪日故參用之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廳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聽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初馮魏公以疾辭位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公始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復加使相蓋自韓公以來申公方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罷日相繼除遂以爲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罷相除資政殿大

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祐賞文元能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例蓋自非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爲優恩加職名爲常例迄今不改也王本删去

眞宗景德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爲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迄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

學士院舊制自侍郎以上辭免除授賜詔皆留其章中書而尚書省略具事因降箚子下院使爲詔而已自執政而上至於節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書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令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紙連其章後書辭併其章賜之此其異也辭旣與章相連後書省表具之字必長作表字傍一豎通其章隋位上過謂之抹階若使不復用舊銜之意相習已久莫知始何時

龍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謂六軍也每軍有統軍而無上將軍蓋唐貞元之制以此六尚書用待藩鎮罷還無職事而奉朝請者國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誤以爲左羽林上將軍後遂爲例治平三年始詔今後六軍加官不除上將軍所以釐政其失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爲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

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授之桂
衛者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拜王元儼薨因
以為贈官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為之本[illegible]時
唐故事而上命同姓慶曆初始置大宗正司
以北海郡王允弼為知大宗正事其後相承
皆以宗室領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數倍多
於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政事一員亦以保
州團練使宗惠為之迄今以為故事熙寧三
年復置丞二員而命以外官

繼照堂眞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六年因臨
幸賜名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
置舊在元符觀南天禧初徙今御廚北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
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因命宰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兼
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王曾為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賓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illegible][illegible]十日一
赴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illegible]

[illegible]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
文院其實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
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
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illegible][illegible]一任還即試詩
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
官制行廢崇文院為秘書監建秘閣於中自
監少置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
而書庫仍在猶以直秘閣為貼職之首皆不
試而除蓋特以為恩數而已

石林燕語卷第六

石林燕語卷第七

棣程撰編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為中書舍人後遂為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illegible]命往來聘國信使高麗[illegible]乃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其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來至南還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為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為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類以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州復入為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於一時之命而升為國信使亦宣和有為為之今風示四夷示以執物當正簡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官於是張邃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儀自余請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宜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相通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illegible]

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輒退入院與禁中
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
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
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
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
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
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
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

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
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
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紫宸垂拱常朝從官於第一重隔門下馬宰
相即於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殿門
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
列於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校椅子一隻
坐於殿門後稍西北向蓋獨坐之意為坐閣
門吏自下以次於幕次簾前報班到二史舍

人而上相繼進東西分立於內殿門之外南
向閣門內諸司起居畢閣門吏復從上自尚
書侍郎以次揖之東西相向對立於殿庭之
下然後宰執自幕次徑入就位立定閣門吏
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執升殿尚書以次各
隨其班次第相躡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
過雨則旋傳旨拜於殿門下謂之籠門崇政
殿則拜於東廊下
太宗特張宏自樞密副使真宗時李惟清自

同知樞密院為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
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
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為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
欲革去資格之蔽於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
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
取旨或除錄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
蓋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
安縣主簿首為崇文院校書故右丞愈知諫

院猶以爲太遠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雖
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
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
第直爲禁從無害也
宰相除授雖系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
趙韓王以門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
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凉繖祥符五年始詔惟
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
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既張繖而席
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遇出京城門如
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繖然須卸帽冠菜
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婿其夫人明德皇后親
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爲嫌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
虛太妃宮元祐間仁宗臨御上元出寺寺觀
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
殿蘇子容太妃閤六貼子云新春游豫祈民

紅繖雕輿從兩宮
欽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
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
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衮冕元豐中
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王肅據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
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
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
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
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
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
者裘也蓋中裘而表衮乃請服大裘被以衮
遂爲定制大裘黑羔皮爲之而緣以黑繒乃
唐制也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與等中選除建康
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與宰相張鄧公[illegible]

□□張觀後因元昊叛詔□□四人□去後□
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授邠州觀察
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蓋如是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
盧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
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
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
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女爭得如他多遜
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令洗去
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云
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
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云自唐以
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徙御史臺即□與尚書
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
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上扁
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
輕剽易為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行乃
俾張乖崖出守還王元之以詩贈云先皇憂
蜀輕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下
決四年歸闕似還魂□□序元□□□□
說情又結始此者祖逢開口笑□□□□
須論自慶曆以來天下又安成都權富既甚
者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羈旅之意矣而
故事例未有待制為帥者故近歲自待郎出
守或他帥自待制移帥皆加直學士尤為優
除也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群臣王樂道韓持國維
等以宮僚先入慰於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
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
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於
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
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
□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
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

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
欲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諭之彼必能達
上曰善於是荊公始知上待遇眷篤之意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登第後為濟州通
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
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
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
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
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
於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
餘年有告誅殺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
祐為代且委以察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
趙普所居命汝両授官使上道祐到察知
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為辨曰臣
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
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為三
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
公神道碑畧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
親其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嘗五
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
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
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
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
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
州乘虛遂至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
名戎主聞上至亟遁歸太宗文鋒車駕即凱
旋上作詩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
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
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
蜀公校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
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

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特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黑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出其黥文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士卒亦多譽之或云其家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歐陽文忠劉原甫皆屢為之言獨范景仁為諫官人有諷之者景仁謝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上失忍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陳州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効之龐穎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當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說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遂論以為自媒杜祁公時為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為辯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呂侍讀溱性豪侈簡傲所臨鎮雖監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參為都轉運使不相能

士旦易庠事會有不樂呂者因論以賦歐陽
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因率同列上疏論救韓
康公時為中丞因言從官有罪從官救之則
法無復行矣文忠之言雖不行然士論終以
為厚也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
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
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
乞寶藏于家而不復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
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
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
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荊公
且使服以入賀荊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
而後追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
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
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
施於公服辭乃乞琢為方團既又以為未安
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以請
因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
居安童貫非三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人云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
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
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
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
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於說終
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
之易簡即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
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
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
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
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
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
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
白為學士當制希白於思公從父兄也凡草

[illegible]時以為故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祖宗用人多以兩[illegible]次兩許於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嘗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稱典藩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

知開封府復責饒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歉也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為中丞聞其名初不之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衆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蘇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衆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薨蘇公以七十二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爵齒略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前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說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

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illegible]作狂逸歸楊君時猶存六年也中
[illegible]少夫自王魏公而下皆閒常不輟吾自
為文而用其弟倚式曾名吞隨則託之母氏
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今推子子絕布綠上
之田伯夷弟兄[illegible]之服當時服其微
而婉云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
為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
位以刑部郎中召為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
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
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
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羞見都人看李邕舊
日謗吟紅藥樹新朝曾獻寶裘封猶祈少報
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
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石林燕語卷第七

石林燕語卷第八

俠程模編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禮闈知舉任人極慎天
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軸欲差知舉官往往
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為言時劉知潁
州仁宗即令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
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槩第三慶曆
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
士為編排官原父內兄也以嫌自列成告高
下定於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有所
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為第二而
以賈直儒為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
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廷試者蓋以為
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例既備有司無敢
心故人亦不復有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
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為
進亦降為第二以馮當世為魁
當公以故於其學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可

前試求舉人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
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試策
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
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
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
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
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
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
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
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濟路訟考官賦題
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
仍在第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牓柳開少學
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
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
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
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
始然時間復不預多遂爲告聞英雄之士不
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遂特
賜及第
唐禮部試詩賦題皆不有所出或自以意爲
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
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
景祐中稍厭其煩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
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
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特爲試官神
宗顧蘇公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
何以知爲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
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
也時暨自閣丁一是蘇後言字下當從旦此
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故事殿試唱名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西
對號以次拆封轉送中書侍郎即與宰相

殿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考振為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考榜初以眞呼鄭達夫時為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眞呼即出考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為不恭林遂坐貶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

取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會夏英公諫知安州二人以文贄見大稱賞之遂聞於時初試禮部劉子儀知舉擢景文第一余與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時諒闇不廷試暨奏名明肅太后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與曾魯公既

[illegible]石高久[illegible]文所與[illegible]和學聯名[illegible]王[illegible]時[illegible]狀[illegible]璪[illegible]同在第一甲[illegible]稱知人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為他考官所考矣即擢第二及放榜

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illegible]多[illegible]

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能曉紛然
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釜字本
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
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
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
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
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
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

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
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
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
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
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
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
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
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
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
板道為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
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
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
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
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
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
正以其易成故也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
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

請校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為然
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複數有言者終以朝
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
私本則用鄭注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
而琴棊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
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棊勢亦多莫
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illegible]
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
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

時事也
蘇子瞻曾稱參寥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蓋末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為貪婪之意或謂啉為燷如燷入火貪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省[illegible]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
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台省並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亦此也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為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庫有欲觀者旋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揚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衒之元魏時人也

漢大皇太后稱長信宮皇太后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本朝不為定制皇后定居坤儀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當推尊則別築宮而以其名殆遷入百官皆上表稱賀及負所言

國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後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官為東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職皆領於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員止三百或不及大禧後

二十四百有餘益十四倍元豐後至一萬一
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總一萬二千
五百六十視天禧又兩倍有餘以出入籍較
之熙寧八年入籍者歲四百八十有餘其死
亡退免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
右選如此則左選可知矣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呂文靖
公遂有赦罪招懷之意而范文正韓魏公持
不可欲經營服之龐頴公知延州乃密諭頴
公令致意於昊時昊用事大臣野利旺榮適
遣牙校李文貴來頴公留之未遣因言虜方
驟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倨蹇不受命不若因
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順禍福歸告乃遣文
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人果皆以書
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爲不遜未敢答以聞
朝廷幸其至趣使爲答書稱旺榮等爲太尉
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頴公
復論僭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
名太尉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寧令
謨此其虜中官號姑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
爲答書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
刺史賀從勗入貢稱南邦而今國兀卒郎霄
上書父大宋皇帝頴公覺之詰其使曰天子
至尊荊公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
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
稱臣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
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
問貧富三丁取一爲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
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
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爲保捷指揮正軍河
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
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爲邊備韓魏公
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
事復籍三丁之一爲義勇益以陝西[illegible]
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

可言甚切至且請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葢魏公主之也

黄河慶曆後初自横隴稍徙趙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横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為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黜諸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為韓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瓊為樓船戰棹都指揮從部船千艘趨雄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皆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以請與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從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又言天下兵大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卒用其言遽汰八萬人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司使

賈文元為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為侍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為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具草進呈神宗內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為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厭之法歷得所加損乎其如擬進草繕成之蓋上尊祖訓之意非敢苟也其後史成特詔給令宰相以上學士中丞大觀學使以上曲燕以賞

殿帥戒尉書也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前乾德二年范質王溥
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
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illegible][illegible]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四年[illegible][illegible]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相者[illegible]年景德三年[illegible][illegible]罷[illegible]旦相祥符五
年向敏中相旦獨相者七年[illegible][illegible]七年王曾
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呂夷簡
獨相者三年[illegible][illegible]二年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罷[illegible][illegible]
相獨相者五年元祐九年呂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
七年罷獨相者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人[illegible]趙
韓王十年其次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以
元豐中蔡周[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府[illegible]除
寶文閣待制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青[illegible]除
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次也
紹聖初彭器資自[illegible]尚書轉待正自侍郎[illegible]
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illegible][illegible]
即以[illegible]待制為川[illegible]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待[illegible]皆[illegible]當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天章
閣待制即召為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除
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
門下省公力辭章諫亦有以為言不聽遂自
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
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
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
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
繼相遂罷兼使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
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
國重事呂申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
[illegible][illegible]懷貞故事國史院初開史官皆錫銀絹
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汴
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
年真宗謁太清宮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

南京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劉
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
京

從官絨座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
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絨毛暖
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
乘絨毛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
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
為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
者為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為十餅仁宗以非
故事命劾之大臣為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
遂為歲額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
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
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
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
為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為
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為銙茶

[illegible]
慶[illegible]仁以[illegible]
其[illegible]之乃使象[illegible]殿門[illegible]
與至殿陛命其子孫[illegible]以坐既見信然乃
許之前無是禮也

石林燕語卷第八

石林燕語卷第九

棟程撰緝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爲代乞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呂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熙寧初中書議定攻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今中書已議定宗室事則當使舍人院草勅爾學士非所預不敢失職也乃命知制誥蘇子容草勅近世凡朝廷詔命皆學士爲之重王命也

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爲之於是以呂微仲爲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爲五十萬元昊初遣如定來求和朝廷許以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緣蜀事參謀議眞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爲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評受命文潞公爲樞密使以舊制不爲之禮評訴於神宗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爲之檢不獲乃詔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仁宗時臺官有彈擊教坊倭于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歐公以爲今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通判者所以難於充選因請畧去資格添置御史裏行但選材堪此選資深者入三院資淺者爲裏行熙寧初實用此議也

元祐二年詔職事官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論者紛然以為不當王彥林為十不可之說以獻謂尚書二年加直學士若一年而罷與之直學士則過與之待制則與尚書侍郎何異其以罪被謫者常例當落職若落職名則不問過之輕重與職事官為落而重職若止落職事官則與平遷善罷何異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槩以一年為待制則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精出入禁廷才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誚大要如是劉莘老為中丞劉器之為司諫皆以為言朝廷不以為然其後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下[illegible]

本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論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於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義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 指魏公也

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拱聖籍中為延州指使范文公一見知其後必為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涇原經略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凉詔圖形以進於是天下始[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之

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一日忽內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戍不勝元祭之辭也狄武襄以樞密副使出討儂智高捷

宣徽南院事宣撫判湖南北路經制廣西盜
賊事師還復舊任蓋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
嘉祐末韓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書樞密
院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爲用周
太祖故事命逵蓋郭威實由是變也魏公亦
無以解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爲國子監說書孫
宣公爲判監始見閣會學官各講一經師選
說宣公久之不出徐令入持磨書路隋帝庚

厚待使讀文元了不諭己乃見之曰所知以
示二侍爭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
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兔自變其後宣公辭
講筵請老即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
幾仁宗卒爲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
書自文元始云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北
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屬容遣入來覘候
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徇衆武恭特不問

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
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
斬覘者歸密以告虜謂漢兵將深入無不懼

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
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
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
不敢自爲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
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
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爲第一則
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爲秘閣校勘
後爲相范公入拜參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
輔微時亦嘗被薦後元獻再爲御史中丞復
入爲樞府道輔直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
申公爲報聘虜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
以爲嫌蘇子容爲謚議以比胡廣與陳蕃並
爲三司謝安引從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

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默然出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久之公為唐質肅所彈罷守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稍牽復為江東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貶已遠而久未得顯擢願得復召還仁宗不欲止命還官除河東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　爲三司使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洪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和間裴休等二十二人其下如正元中常執誼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亦少猶皆十四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格而後御試故得人頗艱然所選既精士之深造者無幾矣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曆學元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趣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虜曆爲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莫能測無不聳聽即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刻差一刻爾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即爲今日少一刻即爲明日此蓋失之多爾虜不能遂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即問二曆竟孰是因以實言之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創爲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爲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爲故特爲精密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

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曆元年也又明年葛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川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唯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爾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為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至欽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絕將斂復召侍臣觀入梓宮物親舉一玉椀及玉絃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為挽辭云誰知瀟臣淚曾及見珠襦又云朱絃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其後為執政自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遷皆在熙寧中此前輩所未有也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敘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去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伏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兼尚書祖給膀開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申呂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為范公設

也故公亦作賦鄙之不言步之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
公少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
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畧云
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豈爾食
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
反憎鴻鵠之不親愛鷲雀之來附意以共西
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

光祿寺丞直史館會繼遭殿中丞知宣州賜
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亦聞
榜亦為進士第一乃迭三任職官十年而後
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資未嘗求於當路代之
多自赴吏部銓敘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遲作
不足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
不見録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為從官仕亦
歷監司帥守熙寧初荆公當國獨知之片

以為知制誥神宗擢未以為然會廣西儂智
高後復傳溪洞有發選可以招來者乃自南
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
提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棄中赤白之囊唱
為危事盖用學海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
宗覧之大稱善後遂自荆南召為翰林學士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絶朞
不妨燕蘇子瞻為翰林學士當撰致語上疏
援荀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以為非

周穆后既葬除喪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以
為著絶朞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
余謂天子絶朞謂不為服也不為服則不廢
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為情有所不忍則特輟
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更論絶朞為
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
宜不重於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叅知政事知亳州除觀
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徐州亦除其後

非執政而除者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宮僚皆特恩也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於是始試敎天之命惟時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

呂寶臣為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為中丞不以為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人欲登於近用尚

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宜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推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陳暘叔乃詔暘叔班潞公下潞公辭曰國朝以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嘗先之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下聽乃班暘叔上已而閤門言舊制宰相班

王親王歷使相令序侍先升之則遇大朝會親王並入亦當帶歷親王潞公復辭始許班暘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後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例聽直牒閤門請對熙寧三年制科過閤孔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皆第三上王禹玉陳暘叔覆考皆第四等

王荊公見之怒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速發赴本任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不以聞乃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稱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

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
其風遂絕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
流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
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
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
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
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文之文正言有二
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

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時猶未改
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
道舊名
張文節公初爲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眞
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
於治劇欲自便耶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
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於進取故爾上曰若
此正好爲中執法乃命以右諫議大夫除御
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間所以名臣

多也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右
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廷事故
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
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
聞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
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驚見
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多

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徐語曰怨正
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
曰既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司馬溫
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爲率多以
取則溫公自備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
自外同召溫公既謙試而申公力辭不就
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
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
從右公著固辭待詔而臣獨就職是公著賢

從西臣無慨形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天章
閣待制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
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勑
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傳
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賜詩而賜
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奉御製詩稱
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
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爲今詩
乃舊科場詩耳

石林燕語卷第六

石林燕語卷第十

棣猩模編

蘇魏公爲宰相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
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請
致仕呂微仲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
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
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自熙
寧以來宰相未有以大任而留京師者蓋異恩
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未嘗爲宰執者無不

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熙寧以前臺官例少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
干出未幾稍召還故臺吏事其官每加謹爲
其治行及歷處家事無不盡力進歲臺官進
退既輕貶責復還者無幾然吏習成風猶不
敢懈開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舉必繩
以法往往加以笞責故府官罷吏率操背不
顧至或斬侮之時稱孝順御史臺忤逆開封
府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為一制共
辭曰或病告來寧或勤勞可勝時南郊畢質
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罷參知政事眞宗眷意猶未衰特置
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寇萊公欲抑之乃定班
翰林學士之下冀公訴以為無罪而反降故
復命為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嘗
任宰執者不除元豐閒韓持國除爲非執政
而除蓋宮僚之異恩也

王荊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麦文炳傳宣
撫問因賜金二百荊公望闕拜受既已語文
炳曰安石閒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顧使臣
曰送蔣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王元之素不
喜釋氏始為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
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多側目
有偽為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
幾有商洛之貶歐陽文忠公丁母憂服除召
還公嘗疾士大夫交通權近至是亦有偽作

公乞罷斥宦官章傳播者遂出知同州會有
辨其誣遂復留

紹聖閒嘗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
拜遂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即
止蔡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
而退當時以為得禮大觀閒蔡魯公在告張
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爲學士劉德初薛
肇明皆爲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
二人曰非誤當拜命不免亦從之閤門彈失

儀皆放罪予每語人是日遽奏有蕃官嵬名
阿埋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
覺其誤然初亦不甚着意記拜數既聞二人
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
雜以他念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其亟
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
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
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即竊狀以

甫曰秀才曰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烏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眞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晝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是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就師退境內晏然

張乖崖再治蜀一日問其客李畋外間百姓頗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鎮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難服　來今次或恐然只這信守五年方做得成

劉幾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飲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卧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

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
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則難禁而臣
能使必去若陛下詔令守一陣臣庶幾或可
使人上以然
包孝肅為中丞張安道為三司使工罷之既
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
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洗命歐
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
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

雖嘗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為中丞
攻罷許沖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為言
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有厚
士風也
王繼忠真宗藩邸舊臣後為高陽關部鈐咸
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慧
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
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
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既

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録
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封王卒
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
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
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為蔡君
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益
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
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後為妻訟
其不睦事為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
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為近臣所推
少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
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朔五家人嘗
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
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
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雖若無愧

以公觀之則安得為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云

呂丞相微仲性況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御者名也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為不臣魏公得之瞿然已而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服公大度能度受意外之言也

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誕浮畧同而不以為非舊鳳翔郿縣出絛以緊細如著者為貴近歲衣道服者絛以大為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真茸為之一絛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趙清獻公每夜常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祕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

少晝日所為夜必衰歛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耶𡨋吾一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然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為耳有周竦者嘗為公門客為余言之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詵公尭平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吊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尭夫人相里氏以絶俸不能自給如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攺適河陽人公為前母子不容因迎河陽依其母備書於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為西師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右丞德孺也嘗為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靜純粹得吾之材宣忠以身任國世因知之右丞簡默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為名將卒如其言云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范文正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廢斥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憚公廢法建請鄧於盡從因戲之為龍騎指揮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逝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以異貴人眞自有相也余為郎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為延伏者法當獨立於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御名支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旣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為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未云伏望聞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譏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閒之燕非人臣所得稱而魯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閒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釋

司馬温公自少稱迂叟著迂書四十一篇亦魏公晚號安陽戇叟文潞公號伊叟歐陽文忠公號六一居士以琴棋書酒集古碑為五而自當其一嘗著六一居士傳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潁濱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蓋元祐人至子由存者無幾矣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篋中金遺二校摘使逃去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卒兵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賫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為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

將咸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為練氏出
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丁晉公初治第於東營務街楊景宗時為役
兵爲之運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後以太后
得官晉公謫即以其第賜性兇悍使酒挾太
后勢尤驕肆好以滑槌毆人時號楊滑槌故
今猶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
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
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
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煉氣
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嘗以二教相參終身力
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為道院名
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
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
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與
續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為學道靈

感之驗今入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
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
小八十後每在屏帳之間此尤異也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
亦不浣濯與吳冲卿同為羣牧判官時韓持
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
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
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
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先持母喪
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
候挾芻在旁公顧之即解易其寵帶入弔既
出復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為白波輦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嘗
以事忤其父欲撻之潞公竄逃去張靖父為
輦運司軍曹司知其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
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極悲思之乃徐出見
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為
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閣其子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過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拙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换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接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言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以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宜有足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云

宋元獻公嘗附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元憲兄弟好論小學得鍇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嘗與客對棋軍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

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旁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石林燕語卷第十

石林燕語序

六經載道史載事事有善惡美刺讀者不賞而勸不罰而懲率用歸於知道不為無補於經雖不出館採摭是以國事放于山水林壑之間中倫而拾遺不為無補於史史不可廢亦補於史者可廢邪故君子常病史有闕文不

得見某事大全不病乎為
史春秋善惡大斷案至詆
為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詔
不得廁於經預於道乎先
生退居石林之僻而供賓

雅談猶不忘乎世事何又
用心不同那說皆聞見實錄
詞約義正初無荒唐不經
之語其亦有補於史者也
若夫小說家吹影鏤塵幻

馳蘇輸無小補者固不遠
矣始得李憲長叔淵抄
本字頗脫誤無不能多
傳於方伯王德華雖正
吳寔之歐李先二方伯雖

梓行焉先生葉姓諱夢得
少蘊字也蘇之吳縣人登
紹聖四年進士出入翰林
中更讒廢以崇信軍節度
使致仕卒贈檢校少保諡

有文集詩列籍元符諸人

說者惜其黨蔡讀書嘗

知其人又論其世也

正德元年正月上元夜

勅督漕軍政監察御史楊武書

于大梁

避暑錄話二卷

（宋）葉夢得撰

明鈔本

避暑錄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迴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巋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怵於公論，隱約其文，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顚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敘錄，亦多足資考證。而稗見聞，故善書竟從屛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
無有余居既遠城市歲暑又在山半異時蓋未
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
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偃仰終日賓客無與往
惟棟模二子門生徐惇立挾書相從閒質疑請
時為酬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
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為歡笑皆後生
未知三子云幸有聞不敢不識以備遺忘會請
已乃使棟執筆取所欲記則書之名曰避暑錄
云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

避暑錄話卷上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
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與子美也適之坐李
林甫譖求為散職乃以太子少保罷政事命下與
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
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
蔕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盃樂聖稱世賢者是也
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
方以秋賦待官殆非相與周旋者　但記能飲者
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為得計而
終不免於死不能踐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
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
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為焦
遂其可得乎今峴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
為聯句而傳不載其普至湖州疑為刺史而史失
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中嘗鬱鬱不樂舊中書
者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厭心緣忍事霜鬢為
論兵凡數十處此蓋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
昌偶得其集云有令劾承平無功答聖明厭心緣

忍事霜鬢為誰矣道在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
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
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
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
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
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為無事人綠野之游
豈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
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
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自

以為得志然吾山居又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
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
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
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
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
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
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
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

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
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
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
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
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
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獨
無附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
曬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
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容

讀之不覺至日仄舊得釀法極簡易歲夏三日輒
成色如湩醴不減玉友僕夫為作之每晚涼即相
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
況有此釀邪記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
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
下何感於此乎鄭湛有言如蓬輩乃當如公言爾
此公始退休於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之
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余
嘗問其二子邁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

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始好事借以為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麴蘖何可以他物為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楂橙等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為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謁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為予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痹乃起兩簷相去無三百步閲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荊公之癖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頹墮者所及乎

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扇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終日遷徙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塗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檐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敢偃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從夫纔不能累況如吾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閲此軸今

所歷嵗祀倏踰二紀犇罹多難緗軸尚存此在時還所冝與嘆丁未年僑在岐山涿郡子蕃記又畫己酉嵗重九日專謁大儀逯叡覽闕累經多難頗釋愁襟子蕃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蕃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嚴相出爲荆南節度使王成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於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撫館挑煙磴幕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羅左右詰曲行雲煙中不知視鴻吾爲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淙金碧潭耳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游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飲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於未發之前不爲其發之所亂則不流於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於性命之際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悲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勝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爲之特論養生者分於五臟而吾儒一於心五臟非心孰爲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嵗有方士劉淳珽年百嵗餘及以給使事夏英公命嘗見其爲蔡魯公言懲忿窒慾爲損之義甚有理蓋深於素問者嘉祐末有縣卒亦百餘嵗不知其姓名府人

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於至人往來許洛間
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為文簡診脉預告其死期於
朞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
而見素問每撫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
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傷者不可復也孔子
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於醫乎　林下衲
子談禪類以吾儒為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也
然吾儒拒之亦太過矣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
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者則因
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
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為神不滅之論又有非
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寖廣而其術亦少異
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
言得者未必真解其所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
墮於言以為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乎
儒所謂默而識之者乎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
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
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

意與言兩莫為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為其
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
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詆佛老少作本論三篇於二氏蓋
未嘗有別晚罷政事守亳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
超然物外之志在亳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為
樂時陸子履知潁州公客也頗且其所卜居嘗以
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
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
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其師魯諸人游嵩山

見蚪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它人莫見然
葛氏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為之而誰其言未足
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
已乃乞為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塋惟公一人
韓魏公初見奏牘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為貴
公乃使在丘壟之側老君無乃却辭行乎公不覺
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甚嚴往往尤嚴於它士大夫家
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
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

謝令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
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
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
余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
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法顒師住薦福
寺所謂顒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顒使
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
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
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
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
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
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
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至一大山視其殿榜曰
蓬萊旁有一院扃鑰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其
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
多誕此既自見於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
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
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
鍾聲夢覺時與樂天事絶相類乃知天地間冥冥
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
無足怪者
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仝自言與晉
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
子瞻大喜仝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
縑即以贈之作五詩使仝寄賀子由亦同作仝去
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鞏又得姚丹元者
尤奇之直以爲李太白所化贈詩數十篇待之甚
嚴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其父所逐去事
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
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有口好大言作詩間有
放浪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
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繹崇寧間余在京
師則已用技術進爲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
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
上神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
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
帖且薦其有術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誠力詆林
靈素爲靈素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致雖蕭散狀序所懷乃在仰飛

纖繳俯釣清流落雲間之逸禽躞渚淵之紗鯔吾謂此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當與萬物各得其致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者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使人藹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始有激而言亦宜其發於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楊子雲言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世以爲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遁隱者方且逃名之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龔勝老人言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蓧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閒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爲此不可得能爲黄叔度其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絶世而世終不能爲之累所謂汪汪若萬頃之波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也

似優於子真管幼安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爲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貶者惜其非吾黨雖與延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爲晨門荷蓧之徒可也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讒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閔皆不免爲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顧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累賞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於歌詠至甘露十家

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曰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為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大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惟能外世故固自以為深得於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水釋於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有至是乎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爾歙本不出筆蓋出於宣州自唐惟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於是浸不見貴而家亦衰矣而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紋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其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豐腴堅縝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煙者三十年來人始為之以松漬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於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贍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於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負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極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贍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葺葺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畧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於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煙黑無佳者黃山松煤雖密邇度余力恐未易致秋冬間中外或無事當求淨人中一了了者試使為之余自與之為膠劑必有可喜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

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遺火幾焚屋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為挺磊魄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天下事名實相蒙類如此子瞻乃以善墨聞耶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

慶曆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甫及書梁入閏事之類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遽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王荊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有咸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蠙贖寺碑並嘗廢於會昌中蠙以已俸贖之蠙自言太和中嘗於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即須秉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蠙當時名籍名迹合見於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蠙奏狀後具勑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勑云云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住此處分牒至准勑故牒與今尚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遂執兼行尚書省皆不自行也勑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綯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銜有稱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路者巖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又有工部尚書帝旁書使亦當爲見宰相三人紀及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前世故事與史違異嘗爲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於天下事爲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人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異人凡傷寒不問陰陽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尤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寳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黿未幾死而還魂云爲黿訴於陰府力自辨黿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其獨呼爲某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黿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詡有將略且相謂必敢於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殺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誓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爲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今盡發

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萬餘人所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尔余為閱法則凡因灾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劵數十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厢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劵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貲事定按籍給劵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為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别道德為上下兩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别內篇始於逍遙游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內篇盡矣列子不别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此言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脗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漢魏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學語贊學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游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初未嘗有物則不待齊而與道則無往而不逍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賛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爾何足為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為雲也雲之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於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為用則天與人奚之有間矣吾為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於此為丹徒尉甘露仲宣師教法於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為言之

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辯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為是言爾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運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為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柰何置之而不言焉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為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久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為諫官時所請也為郡者類不經意多為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幷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為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為乎自余居此山當歡歲以私錢百千行之於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為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威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當其證用之十人而十愈終歲推此以及鄰里乎

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云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夷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

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允脩
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
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歳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
獨傷寒未之盡似未能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
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
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
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
記中間有用蝱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
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宜
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
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
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有漸發於
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
驟得於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
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
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
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斷之市人無不愈
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畏而不肯服者矣况
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産及人

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
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
亦不可盡廢也

今歳熱甚闐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
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
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産婦
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并發散疏導
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乙酉歳
余爲書局時一養馬僕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
絶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
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
之濾去滓剉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此僕復爲
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
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
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乃使書
百許本散揭遠近庶幾有救其急者也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
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
顧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遨游無度侵夜歸必被
酒文正雖患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

書室中熒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恍之有頃逵適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郎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當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逵適後卒為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鄒聖問為相亦使為館職然終無關為文正之待士與子厚之暴雖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為爾

宣和間道術既行四方矯偽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為言公獨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息者往旬間人敘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師鍾離先生劉棣者棣州人嘗為舉子言師韓君丈人皆小有術動人資息後有罪誅死棣為直龍圖閣宣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獪有智數不肯為已甚館於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相與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天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為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瘖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為是力請乃出於廠時遂自引退魯公有妾為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慢常密語所親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為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掾功曹自光武語非鄧禹貴為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誠用此事令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祖紀言蕭何為主吏益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當未易輕議讀史者亦不可不詳也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荊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荊公甚於仇讎會張安道亦為荊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荊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荊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

可解辨蔡父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於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為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為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為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為書上之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為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次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歐文忠亦為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闢編脩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為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偽主各能為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為所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尒非世宗真備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為忤又安能即棄去信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使世宗不能用儼言其詩未必如是之陋亦不過如祿山尒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

唐書載陸餘慶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為方外十友貞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問輩皆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則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問之徒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於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多累貴驟致其禍敗誅死亦不旋踵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訖無咎悔觀其所處如此世間憂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矣迹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世士相接士亦莫肯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粲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沉江九助也餘慶有子璪為中書舍人蕭嵩所知嵩罷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

短琛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況與有手盟琛猶有餘慶夙烈吾諸兒雖碌碌亦皆脩謹重厚者尚能推吾志為陸琛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脉不出藥但云此病為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頗為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酬謝積其醫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宣和間道教盛行自度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以手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為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慨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脩武縣初希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為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全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於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於世王戎尚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廷之槩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為二人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於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借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為東平相而為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為公卿作勸進表若論於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廷之不論此而論何戎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中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于竺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阮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為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

恨是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為宗
竺法深王敦之弟賢於王氏諸人遠矣支遁求買
沃洲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輸此一
著想見其人物也
陸機以齊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
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尔
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
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於君遠
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既起陸雲曰殊邦遐遠
客主未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豈
不知耶晉史以為譏者以此定二陸優劣竟機優
乎雲優乎原晉史意不書於雲傳而書於機傳蓋
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
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為不孝而亦從而斥之
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尚能置大恩
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
愛士不競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
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赦其子驤而復
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
力哀哉人惟不爭於勝負強弱而後不役於恩怨
愛憎雲累於機為可痛也
阮籍既為司馬昭大將軍從事聞步兵廚酒美復求
為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遣
落世事為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佯欲遠昭
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
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
物也何禮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則每為保護康乃
遂至於殺之籍何以獨得於昭如是耶至勸進之
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為群蝨之處
裩中吾謂籍附昭乃裩中之蝨但偶不遭火焚耳
使王陵母丘儉等一得志籍尚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
日中經旬不壞今王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
州每歲夏以其法造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
又嘗以餉范德孺於許昌德孺愛之藏其一壺忘
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鶴
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或曰騎驢酒
當是以驢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
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鐵鶴證客
用王逸少故事言謝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為戲傾

白堕得無與食在軍為偽耶
續漢禮儀志記歳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為
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
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叢薄中有鳩鳴其
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絶無稽
考高祖雖敗其肯伏叢薄耶余親戚有為光州守
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其尾是若蹲伏
腹虚其中有圜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
疑即漢鳩杖之飾因以為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
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
也

注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顧山在宜興湖㳇今金沙
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楊余從大駕渡
江夜相失從吏皆亡去與劉希范徒步間道至常
州南過潰兵欲為刼遮余二人不得去適有小校
馳馬自旁過則余錢塘舊麾下也亟下拜余卒乃
其所隷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長興
是日微小校幾不免夜抵湖㳇因求宿金沙寺中
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髣髴然因記希聲舊廬
時予得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與汝

曹從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聲自著君陽
山記一卷叙其景物亭館略有二十餘處如輞川
即為兵火所焚燬矣後為相既罷追風翔李茂貞
兵避難死道上蓋不能終有其君也希聲材本無
他長隠操亦無可録欲不量力幸於蜀得以喪其
身與朱朴陸魯望同在其志趣略與朴相類尚不
如魯望能辭行卒老鄉里也方閑君時内供奉僧
䛒光以善書得幸常從希聲授筆法祈使援己乃
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皆光即以名

達貴倖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
觀其傾倒於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
左右正坐盧攜崔錙郎輩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
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瞽事亦見楊文
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
可取信而脩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爰
世猶得借其山以為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
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值風雲會扶
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岸
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尚可想見

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
薦所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
瑱爲贊善大夫鎬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
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
重聞鎬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二書言鎬得官畧
同若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則至德初安得更用
所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二載去亂先一年正
淫湎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
謂徵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云始用張鎬
薦爲穎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拜用張垍薦奪
喪復爲穎川令紀書瑱自贊善大夫爲穎川太守
在天寶十四載即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
合是時鎬方起家安能遽及瑱而張垍兄弟自京
師陷即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瑱史之
謬戾如是何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
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採薪以爲有生之
一役過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
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
之深矣然祿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
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
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
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念
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
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於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
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於此向善若曹自激
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於民亦
不廢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時爲士
者恥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
白樂天手植檜在州宅後池光亭前池中余政和
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矣
偽不可知也後爲朱沖取獻聞槁死道中乃以他
檜易之禁中初不知又有言華亭悟空禪師塔前
檜亦唐物諸沖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
即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既行一日張帆風猛
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
陳霸先宅庭亦有大檜中空裂爲四枝藝李庭皆
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閩寇
空檜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寄託以不朽然此三檜
一槁死於道一沉於海一僅以免蓋欲爲追孝槪

林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　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為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并以命教坊燕樂同為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為不可以意妄增徒為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蹇授之嘗語予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為之踰旬獻數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末音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於必為大喜亟召樂工按試尚書省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誨明皇雜録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事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特為曲江而設也所謂緘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顧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省容尚何足為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為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後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為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為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為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君嘉問學樂君好舉東海匡篤書語人曰篤云吾昧爽梳櫛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

於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於篤者令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於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於君親則必不能無愧於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胷中實有此境不能為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雖微事苟出其情終與摹倣做傚牽率而成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為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常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曆之間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禍者然衆問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關難間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佑為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為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禮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為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腳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而已游嵩山疊石溪而樂之後買地於旁以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於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歎戀不能去而余浩然日自以為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慨豈不幸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

北門通爲三以照壁限其中爲閤命待詔鮑詢書花竹於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爲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爲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爲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爲之慨然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學士時事幸藏其槀以爲退歸談笑之資略云凉竹簟之暑風暖芧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識之益賴欲爲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何者辱出公後亦獲掛名於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興念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爲可恨每念爲學士者不爲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爲餉自言親取於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彊知以爲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患爲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門生邢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即贊寧筍譜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爲後計晉人謂許遠游健於登步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手若遇遠游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爲竇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申公客尚衆也余嘗於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爲西帥時與申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旣以碑獻文忠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 仁宗欲率百官

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貫嘗行公亦自知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者也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兩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歡然釋憾乃是矣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爲中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啗之其後卒以擅答元昊書罷帥奪官則中公不爲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本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辭後世之疑豈碑作於　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　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於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至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爲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言出於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迨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於應待有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者守衛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

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拆學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歸持園喜聲樂遇極暑輙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得去人性固不能無累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輙不能卧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游鸞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役篋中適不以藥行喘滿頃刻不可度起吹燈據按偶見一易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輙用此術多愈於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悪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當獨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為表章尤溫潤閎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頼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為工於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用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稀弛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為難今吾雖力倦倦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無此點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醫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為道觀唐李陽冰為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廣州道縉雲暫舍於縣南之靈峰院東紫欲往游聞兵入境遂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閒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傍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橫天

每聞谷中號聲風輙自上下壑横至擊面僕夫邪
立幾不得前旣至山愈險壑愈狹溪流　慈孝溪
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
人行俯而相先後佐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
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
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晝白不能辨道索酒
飲無有燃松明䦨車僅得温今日熱甚聊為一談
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澟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
明經不知自何時　仁宗慶曆後稍倚取士法患
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
而限以間歲取士舊進士工於詩賦有聲場屋者
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
解省試殿試皆為第一謂之三元王簽書巖叟記
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設
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而或者暴
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騢一卷為
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曆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
亦不免議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懟而
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
當為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
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為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
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録自言以唐李肇
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
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
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牓所得宰相畢
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　太宗始欲廣致天下士
以興文治是歲取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為舉
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
亦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牓楊寘牓王岐公韓
康公王荆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
牓蘇參政易簡牓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
而岐公康公荆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牓王沂公
牓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牓劉莘老章子厚蔡
持正改科後焦蹈牓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
牓杜公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
輝牓劉莘老章子厚二人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
二牓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為盛

也
國朝狀元為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
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後百餘
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為之
梓州臨溪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以
貢入京師者必禱於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吾
文縝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日行十餘里始悟
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簾中
以誥授簾外授文縝發視之略如今之誥亦有詞
文縝纔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

人者今汝冠能為舉首云云後結銜具所授官文
縝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
是歟我耶既唱名果為魁而第一甲傳臚亦以前
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
官與誥略同文縝又言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
肯言然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為後遂因
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
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
殿大學士從資政故事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驗

唱第於陛聽者訛為大仙人以為笑遂改為大學
大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
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
閣同為一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為發運使
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
稱龍學於是例以為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
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
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
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為非則大學閣學亦
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
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震夷伯之廟
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
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
預以為言遂改為明堂議者以為得禮有國信不
可無儒臣
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當儀始
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
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

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見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按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按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也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自持熨斗貯火於傍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按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授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荆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為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㝡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為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之晚乃略取所餔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傍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見公客周諫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一大焙方五六尺設薰爐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使不潔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特為喻者設也佛氏言眾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為主故焚柴以事天蕭焫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為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此行幸能辦意白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信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

其旁煙𩃬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此語雖近奇
然理或有是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溈仰洞山法
眼爲五家宗派自溈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
亦甚少溈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
人而已延亦僅得法表一人其徒號表録公者將
終以其教付之而表言吾自有師蓋藥縣省也延
聞拊膺大慟遂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
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
可與傳公道者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
清華嚴請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
雲門臨濟二氏及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
翕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
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
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
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
分量必禀之天譬之音碁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
至於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
記問爲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叅政長文題目終
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執記爾
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至失心數年醫餌以
一醉膏乃差暮年復作遂不可治晏元獻楊文公
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　真宗皆親試
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
字二公既警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
素嘗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
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
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
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價終一
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
復於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
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於中也　鎮江招隱
寺戴顒宅平江虎丘寶巖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
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
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巖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
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虎跑鹿
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丘最奇蓋何
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殘
破獨虎丘寺在嚴陵七里瀨在桐下二十餘里兩
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籠言若

籠中因謂初至為入瀧既盡為出瀧瀧本音閭江反冉端鏡以為若龍誤也七里之間皆灘瀨今因沈約詩誤為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為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為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峯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峯在餘杭縣界今為洞霄宮有大滌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西數州之間其四吾皆親游而洞霄宮距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嘗一至孰謂吾為愛山者也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為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雞久在選調家素貧晚始改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伏近來逢素髮赤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為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鄉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為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予所居當過我者許幹譽此外即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境上特肯遠至者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具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過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黔中數年數為予誦魯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書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不能盡出於禮古者俗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遠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為祭儀一卷最為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程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為候而鬼宿度

河嵩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每過人也

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通脫真驥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絶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清老携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跋而歸之黃元明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免成今傳於世者尚幾千篇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爲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於漢者而度曹操權不在於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爲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於蜀伺二氏之弊力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覈名實用法甚公而有罪不貸則以申韓爲之也惟所見各得於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爲黃老而不流於蕩爲申韓而不流於刻故卒能輔其材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韓彭以爲用而終殲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爲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決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辨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爲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蓋自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禕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爲遂操與權在前是以始屈於一隅觀二人皆以老高逡巡經營以及丕叡之世猶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於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侵關隴豈其本意知無可

柰何不得不為此以保朝夕蓋為黃老則近道為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忍為而申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歟

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頗得遊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中為郡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荊公猶以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而處公以韓愈公亦不以為歉及在政府薦可為宰相者三人同一劉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荊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為范文正黨滁州之禍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荊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荊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為宰相也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　以釋譏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摽等後世始集之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恩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吉甫於裴洎尚以恩為怨況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為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為而房杜實權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已謀資杜如晦之斷為難不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矣衛王魏固優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於中豈將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之絶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塗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攘奪故相舉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翳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　真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為天下者異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後相　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議慎隱晦行事不盡見於後世只如群臣除擬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為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為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譬人之元氣皆有所稟養之善則為壽考康寧不善則為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姦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齷齪庸流泯然以為死生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於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亦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濟德山趙州數十輩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若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怪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　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喻旨召維試

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
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於
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語維拜三辭
不能鄭樞密達夫正色曰公不吹當違制維不得
已以朝服勉為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
典樂雖為京西提刑為予言之琵琶以下撥重為
難循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鵾絃護索之稱文忠
嘗問琵琶之妙於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它樂工
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言無乃皮為
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貢以皮
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知以鵾雞筋作絃人
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
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為奇乎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
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
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
弟子於是翕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
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
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為譏溫公曰吾豈為天下
無禪乎但吾儒所聞有不必事求而從其書爾此
亦幾所謂質與而文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
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
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
詩戲之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
須棹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
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
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
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
寧末家安國同為郎成都人唐不為諫官以安國
嘗建言移事省上章擊之其辭畧云謹按某官人
材闒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
國性隱而口吃每戰手據於衆曰吾不辭謗遂但
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李
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祕監旦謫同州久未召嘗與
文靖同為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
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
失酒為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
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

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史封置别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亦適遭遇衆人之後而識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倉卒為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壬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瘈瘲戴眼弓背反張壬以為痓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免猶在蓐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物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為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誘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勑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按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别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貴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也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趠風以為風自海外來禱於海神而得之率以為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尤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凉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諷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醽醁新酒相餉者乃蹶起連取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艷膚萎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柰此緊者何則與吾異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已意守道師之始唱為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

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盡同出歸足之及為慶曆聖德詩遂慨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慣用兵之善以啟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為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為而匹夫嫉起擅敍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更歷而後盡其變也　盧懷慎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為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罷祿為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為少引於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為姦偽此事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為矯飾自謂懷慎所行者予嘗見弟深不以為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盡有所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至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啖兼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祕術可延年而無後害道方拱州良醫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於腦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頷與胸背略平十日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灌之水中滲其下略有丹砂蓋積於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方必求之服唯恐盡去歲亦發腦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久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為戒矣

杜子美詩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意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周顒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

既富貴功名爲是圖則此意當在顯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第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詆之其後天覺旣顯諸老宿畧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禪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於慈明者有文悅住雲峯其行解堅高畧與南等從悅旣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見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龕潛清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妝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右風清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公嘗亦甚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畧通本末云見之幾二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圓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

避暑錄話卷上

避暑錄話卷下

程光禄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為詩效白樂天而
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
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
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
公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
隱情也

元豐間進士陳景元博學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
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
甚喜作詩親携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
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誦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
傍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
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
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
初舉進士登科為睦州掾官舊初任薦舉法不限
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諠
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
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為上元辭有
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
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
旨　仁宗亦疑有欲為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
為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為己累後改名
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於丹徒嘗
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
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秦
觀少游亦善為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
家歌元豐間盛行於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為滿庭芳辭而首言山
抹微雲天粘衰草尤為當時所傳蘇子瞻於四學
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
所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
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
道[illegible]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
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
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
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
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

六七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年雖讓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揜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亡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於黄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為言者佛也李翺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為佛者不道以其為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為儒以佛言之則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為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胷中無滯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遠李翺復性書遠甚盍別而為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翺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為儒者無如翺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為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為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闘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衷其間而並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為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為物一為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為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獨飲未嘗學奕而自喜為奕凡事皆

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於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於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流於多事始赫然大悔一切掃除頹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蹈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

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閭之壁間適有翁架戲題其下曰翁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任關中偶至長安見去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得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雅忘此而每見潭水瑩徹高木鬱然未嘗不相慕圓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高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視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橦竿者忽墜地碎其首
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橦
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
溝念詔截危竿横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
戲橦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絶不同一老中貴人為
余言後閲元獻詩果見之　廟號稱仁信哉
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
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
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還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
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栢
有伐以為椽者睢陽近亳有檜而無松亦不多得
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左細高二丈餘百年物也
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
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
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栢長差似遲爾今環余左右
者略有數千株當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
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潭似謝安石栢奇峻
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
四君子游耶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
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
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
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
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
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使
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
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
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所
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
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
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鄉慶曆中受知　仁祖為翰林學
士遂用大用會宋元憲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為
言乃與元憲俱罷然　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
入為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
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范文正諸公見推重吾
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由謝略敘陳　太上皇聞
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為學士者有矣未有宗
族相繼於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為鄉一
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　仁宗不得盡施於

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
懷慚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慶夫諱温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
末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灾傷子
瞻銳於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
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
皆覈實更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
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
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
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灾傷重輕分與之子瞻
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
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於濫不害為仁而
公之守不爲其官亦人所難可見前輩居官無不
欲自行其志也
祖宗澶淵未脩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
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
北方用師其大酋斡離不嘗王燕為邊害朝論必
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斡離不函其首以獻詔
藏之太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
夫為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和尚置梳
篦亦俚語言必無所用也中間改僧為德士皆加
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
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屠髻以簪其冠公
戲之曰今當遂置梳篦乎不覺烘堂大笑冠有墜
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牓吾為省試點檢官安樞密
處厚為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
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
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
吾曰公不聞蜀相如褒頰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皋
鄭年事乎搢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救其身國
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為戒禍何
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
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粲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
因問此六人大畧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皋與
年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畧載之矣還坐
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
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墻聞釵釧聲為破戒人疑之久矣
蘇子由為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

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蓋自謂深於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塲內外墻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墻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欲劍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為散聖章丞相子厚嘗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為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為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耶吾謂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援指法亦能為一兩弄忽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善琴者每坐玻瓈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為我為辭使吾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是為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强為之吾時了了略解既懶不復作今蓋亡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有意時當稍依此自為一篇以終閑志也　真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為詩文自託於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於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欲界者豈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為瀆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為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為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媼者謂小孤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傍林下平日自為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冰蚕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一念纔萌頓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群兒皆莫知吾翌日忽大雨衰雷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群兒欣然皆以為快因問遂君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

子膽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
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
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
於草書故廬在錢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
屋於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練素學
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
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
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
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

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
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子瞻見之大笑就
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
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
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
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俱不逮元章　建中靖
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
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
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
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芸叟

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群兒固可笑然吾行
於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群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
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
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
而受盖三代已有此稱名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
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
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
盖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
於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
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

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
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華
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既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
碑樓便遣拽倒仍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
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
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
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
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
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
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爾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年猶有祕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傍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内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外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靜一法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於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爲守閱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耳而見於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内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以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還耀州皆奪使事蓋呂中有不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且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益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　仁宗

始悟後行公篆而還二公詎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亦未甚貴於世者蓋晉宋問善書者初未留意於研往往但於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真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惑如此設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纓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亞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衛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枓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湅銅枓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枓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枓擊殺之是已湅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蓋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曆名莽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於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送舉二人從中點一人

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為中丞以難於中選乃請本
京官以為裏行遂薦王觀文陶治平初御史鈌臺
臣知故事以名上　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
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為殿中侍御史呂微仲
以三司鹽鐵判官為監察御史裏行待人之故乃
見於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詔勅號令皆中書舍人之職定員六人以其一
人為知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為文辭不
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為之班次各視其官
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勅詩賦而舍
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
未滿一年猶未得為知制誥不與為文歲滿遷知
制誥然後始並直

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
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　太宗以李文正公
流及宋湜王化基為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使中
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為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
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
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為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
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為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太官
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為
學士既老頗為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
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
聞之遂命供饍亦以餅餤為上品以紅羅裹之至
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為
第一

吳正肅公育罷政事守蔡州嘗即州宅為容齋自序
其意以為上為天子所容中為士大夫所容下為
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體然後能容達生以
為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為蔡守時已
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
丈手可及簷意以為是乃稍脩葺之不敢加其舊
以見公之志遺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
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況公之名德風節相去
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況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奇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
阯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
之署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
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宣為異

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錢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迸前却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錢笆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於太高其聲噍殺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挍古製以為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及伶人不以為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辨定比和峴上下一律議者亦不以為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花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於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為之是八音而為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為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箎至是亦備雖箎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曾魯公為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為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 神宗即位乃先擇其半與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為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罷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 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為貼職者但以為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慎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為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為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為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

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謚此
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
之少留意者性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
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
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
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戣爲無是欲留之此
姑爲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
戣計者耶戣時年已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
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
餓如戮殺然剛决固已賤笑若又不能是終不可
去手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祖與覬文帝賤曰
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
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
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
自出其志是以卒能戮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秘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
尋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
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
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蓋
以聘餘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
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
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罷
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懷軒
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
而復出所得又愈於前則不能無愧於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
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欄杆立終日不逢人朱頂
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
亦已牢剝去土人有危疾刻其黑服如黍粟皆愈
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
人始未之重稍言災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
來人家終日不得見夜則宿於紫極宮災福亦不
可問或謬發於語言或書於屋壁或笑或哭皆不
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
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識切者羅歸圄與當時流
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於家
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
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飫或問其故

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寗目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縕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後加之亦唯此六物訖不能廢用故雖難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自陽里子東門伯左丘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堂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謂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槩爲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艷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益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丘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夫授兒無容母挈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又戡平日自言者其說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爲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爲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胷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於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晩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伸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畫乃反尋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狐甥張俊事史臣因疑之然

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攻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於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於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慚則全寧陵昌安得全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奇意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耶爲辯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爲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公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嚮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於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於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親見其一於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癡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於心因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援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爲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鑄已赴省試前時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阯事羣然莫知本末或告

以見為援傳者亟録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為悉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為之師長者不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縝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脩勑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 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於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為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猒於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為苦致遠輒遷坐於門外簷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為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槀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内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蓋當時文體云然晉翰林惟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為難張正素云慶曆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堂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竟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為善一以為不善爭久之不

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為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於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為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袞繡坊富秘監嚴居名德壽坊蔣密學堂居當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圖秉居李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褒德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為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 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為閒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為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尚 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為老李駙馬所居為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為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為擷芳園後 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為序其詩為閒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 太宗魯國公主貪鄙齷齪慕閣公武有集亦自為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真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為之序大年不得已為之遂亦自名其詩為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為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郭象以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沒當是汩沉之意

太宗崇奬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為翰林

學士喜以為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悵不得為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獮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為例而余為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羇旅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巖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賦一舉為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然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既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為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為作記云

呂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難為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鍔求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即本傳考之藩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為更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故事前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為王鍔事不知適為藩累也據鍔傳鍔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為元和五年正藩為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以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

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借忤蓋不勝言偶怪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注以酒酵爲媒麴爲孽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君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孽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爲蠭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

舊說崔　爲延福寺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摑其口曰既要作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怫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摑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 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爲守者率以得士多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申公初薦富韓公使虜晏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

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
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為相富公同除樞密副
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　仁宗不可遂同
處二府前蓋未有此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　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
伐契丹代州正當虜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
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虜衆時母晉國
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
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啓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
面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
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
相不是今生宿世遭來本姓於家孝事君忠婆婆
老福見兒榮貴齊賢蓋自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
不為文飾群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語其家有石刻
士大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仕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
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
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潁公七十六文潞公
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
位得謝尤為可貴
韓建雖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
衆致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族
有道行者使為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
好惡予奪倚護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逮久
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
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以為適中
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
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
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渺然
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
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
後宮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
瓜者或謂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
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
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
冠白巾以為蜀人為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
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
部判官蘇安世為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其以六望

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撓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貢泰州鹽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潞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為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為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潞公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為盛事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其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者也

桑欽為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為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為名余意漸字即浙字欽誤分為二名酈元注引地里志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者是矣即今自分水縣出桐廬睦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於錢塘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為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嘗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者類為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

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者也今謂橫山謂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夏王村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膚佁之言未可為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於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為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北為三江在荊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為三在楊州之分因入於海則合於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北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為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楊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揔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為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為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江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為入海凡言入於謂入於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為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於海不得直言入焉知入之為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瀦

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如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逆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淀障塞水不入於江則不能通於海知澤受之而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遣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鄉侯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為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隄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者敍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尚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為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任為太子舍人益史之闕也漢之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於此知藏碑不為無補也

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當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於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追逐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於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且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為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於輕絕我貪則利於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於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薛公蕭公撥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塗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

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宋文潞始公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於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　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為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栖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產為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為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於曾坑但味短而微澁識茶者一啜者如別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刳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於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於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

歲求於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為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泠字或為冷凡硯石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泠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產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爾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於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爾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再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於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為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為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為義自可以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姬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為兵部侍郎謂已當為宰輔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於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為五代闕文始力為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於元之故知君子但強於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

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令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案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於舍下群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群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為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消詼得陶全他時陰德頌於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為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為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聾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為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喪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以薦舉進於像上而食之者像率淋漓霑污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怪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杜終於家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為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

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斛以羅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當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　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資詢之雖數有規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於道德若急於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東政於元豐元祐兩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聽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汲水於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居東西兩泉發於山足蓊然澹而不流其來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流於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琳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於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洌盛夏可冷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焦槁山石皆可熏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澗者方其有時又以爲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衆難於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益近於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

霆自兗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於余後為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擢用為郎官建炎末虜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已屈節於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南京且還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為豫捕誅矣不覺為流涕乃知余信之為不謬亘有智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為同年生余自勝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殿時獨一過之徐擇之於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為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虜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再辟於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為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郤之如是非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嘗恨未嘗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亘與俊皆致人益可尚世猶未有歆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事各為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日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晏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乎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後法也

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於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卑

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之乎顧不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然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為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陶之戰皆可為書生輕言兵者之戒不論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繈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傍以去累累相望哀哉此虎狼所不忍蓋勢不得已也有教之為綿毬隨兒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咽味兒口中有物實之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己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頗休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乃知雖小術亦有足活人者君子可不務其大乎此亦不可不知許幹譽為余道之願廣此言使人無不聞也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　鑒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寖弛不復振器械刓朽教場鞠為疏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為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為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容督之者遽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用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為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原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於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

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實顛倒内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於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為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於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為外之好惡所奪也

閣所賜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會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柬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於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於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於前無所顧避爾柬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柬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為明特畫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賜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册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懟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為文五十篇者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為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為場屋文

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設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為於潛縣令會以朞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即用為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益猶愈於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牓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於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為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為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在今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於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傍霸主心當萬夫敵麾下蒼黃無羽翼全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蹄津橋橋半徹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横飛秋水空鶡鷩徑度秋雲缺舊迅金羈汗霑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子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屏居之在錢塘十月適虜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岜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灔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興盡不歸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況於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數初亦不以為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詩書為小子有造比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於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為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

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一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皷藝略等初亦怪抱之升使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厨數十千為路費爾為之悵然後或間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倚與吾同為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為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瀞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蔌蔌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為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進為不違道於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嘐嘐然以不仕為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為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為著姓元豐間有名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亦高遂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郎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為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於世蘇子瞻為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累然可愛未幾偶歲大

寒多零即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五七里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未嘗少以瓦甓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卽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閒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加闢當歲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代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蓄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旅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桐子已貴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侯欲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僞雖有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徼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聚固自習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豪相戾何傷有媿鄉黨鄰里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畜水牛鬭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

何取於鵝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像在是耶今藏十百為群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為種　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與章奏論事見於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薦入官至老不敢忘吾少時猶記大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四十條今莫知本安在本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家求集及手書藁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為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賸書追尋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致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書卓卓如是非如廼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於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模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於文者不能為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強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於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於慶緒阿保機雖僅免於弒不及反國

以帝羓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弑於倭
令哥天之於善悪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為虐所
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
死豈有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
可為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紀順亦已十年以
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安禄山元昊之變
乎
孟子言鳥是何言也烏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
之作鼻音亦通於汝潁漢書記故人見陳渉言夥
渉之為王耽耽者夥是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於
今應劭作禍音非是此唇音與壞相近公羊記洲
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為
夬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為丁
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毆擊為謫耿音者
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
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
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
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
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
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掛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
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是怪屋廬林木之間
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
此龍之懶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
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數不一一雨分
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墮材不材
為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
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
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
之叙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
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
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
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覔官時也二公相顧
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
再往問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
細小詩一絶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
華按有黄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再
見嘆見王仲弓説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

消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筀竹蓋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於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斤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此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令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捭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蘭壯丹者燒其枘或臘封即不爲蠹一術也當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痒久之後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窓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移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耶

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昕爲起居舍人薦鎬以褐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替善大夫薦材堪將帥唐書鎬瑱傳皆不載而鎬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材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二書言鎬得官略同看天寶末果已用於國忠則至德初安得更爲昕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二載去亂先一年正滔滔極惡之際何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徵起適植風雲會者也至瑱傳乃云始用鎬薦爲潁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拜用張垍薦奪喪復爲潁川令紀書瑱自替善大夫爲潁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即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將鎬方起家何能遽及瑱而張垍兄弟自京師陷即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瑱史於瑱事謬誤如此則鎬之失無足怪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篤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特奇恨史不能少表出之天下多事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亂何足平也

劉惔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渹惔出人問王公何如惔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渹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

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
桂自鄭䣺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
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
登蟾宮用卻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
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
敢言者不徒為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
時時效之非為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
初脩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
以朝服坐道傍持梃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
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即訶止之
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諢當使先衆人
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即上馬急馳過種民以為
非諢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已也

韓忠憲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
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為鄉里善
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憲許昌任滿顧一
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歸以
終公志為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
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將
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
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為然康公猶請不已乃
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
再入為相韓宗武云

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
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
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
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當傳倫言宦者呂太一
則蓋中人為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
似為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曆八年
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蓋十
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
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
有盧洺水令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曆亦相及此
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
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於江
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為食如金
魚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於陂塘不三年

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水邊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着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丘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為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京德寺是即虎丘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為寺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劒池父老以為會昌寺廢其地歸於民今為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於上則非復珣珉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庵蓋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為鄰自虜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獨存其勝蓋猶為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沖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罷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為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蓋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　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余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為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為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獨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

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為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選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末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丘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弁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年月日書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弁列尚書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蓋光庭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集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尚書省官也璟與林甫彤三名皆親書大如半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彤當為帯彤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尚書故弁見於尚書省官而不名嵩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金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勅而言門下為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為參知政事 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為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畧云匿叢貿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以連蹇終抵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晏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楊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歟孟之不可及惟知道者為能忘也

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於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成喻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謂汝字篆

文與海宇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為學士禮上王文安公為三司使同會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問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為第一王文定公其舅也為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 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為魁以原甫為第二

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於內則憤而為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為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為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虜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黜藝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歷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即未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或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者去音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為食食人則音飼自飲為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應留而留則為平音應去而留則為去音遂留亦同此義

顏魯公真蹟宣和間存者猶有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為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為如臯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臯飛來仍檄如臯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

常氏國語注遂以為熊羆之熊杜預於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鼈三足為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為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别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為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為能能字或為熊初未嘗有别熊羆之熊能鼈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為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之以正常氏之誤然意不盡　終不免改熊為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真為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始志其年耶抑將求為伯玉爾夫伯玉亦何可求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也古之人於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而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為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年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於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為偕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為不至於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為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於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　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為本而魯為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别部司馬張脩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脩而奪其兵衆在其不欺詐也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於妖忘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徽之為太守以入淨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為循害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於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為諱而不敢道也

楊子雲謂嚴君平為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為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遵子真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

論嚴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遵法言令名亾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避暑錄話卷下終

石林葉夢得字少蘊吳郡人宋尚臣之曾孫博學強記徽宗朝舉進士受婺州教授尋遷翰林學士極論大夫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之論以龍圖閣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至政和五年起知蔡州移帥潁昌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歷陳御敵十策與朱勝非議論不協因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一宮懇辭不就紹興初復起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尋弁崇信軍節度使因避亂居湖州十有八年而卒追贈檢校少保平生所著文集若干卷傳記避暑錄話石林燕語吳紀鈦縣窩錄林下放言之類傳於世長子模次子某云

嘉靖癸丑歲仲夏端陽日守約居士命弟書于永思堂中時年六十又六

卻掃編三卷

（宋）徐度撰

明穴硯齋鈔本

卻掃編三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徐度撰。度字敦立、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遺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霅川、度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曆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濫。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俚語一條、中卷載王黼嘲謔一條、下卷載翟巽歆諸一條、為例不純、自穢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葉、則似較二家為勝焉。

卻掃編卷上

漢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馬而以為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馬以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改大司馬為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自後歷代因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以太尉為武官禮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節度使為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之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弘文館亦以宰相為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為昭文然必以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惠隨龐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殊隆名之私者蓋謂是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權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已至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為之不復帶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寬始復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賜毬文帶未幾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學士判司農寺元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戶部侍郎六年王公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皆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明年乃遷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皆除端明殿學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躐遷執政故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必帶樞密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還又復除淵聖受禪之初亟擢官僚耿南仲為執政而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詹事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遂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為簽書而行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為述古殿直學士故二公皆超拜資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猶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書者必帶端明資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士皆執政之亞稍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為簽書而帶學士職殊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客省使宣徽北院使為之二年張遜自鹽鐵使亦以宣徽北院使為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以檢校太傅為之同時馬正惠公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以檢校太保為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瑋自華州觀察使鄜延副總管

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建炎三年王淵自鄜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以節度使爲之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而但以爲權簽書樞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頃之乃進稱權領蓋以謂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爲之而已又數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改其後蔡攸以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樞府亦稱領宣和間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職事者皆稱領如蔡　以保和殿大學士領殿中省高俅以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學士領開封尹之類是也靖康間何丞相㮚以資政殿學士李丞相綱以資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而別置尹初意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貴之也蓋猶難使之正居執政之位故創此名然鄭樞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貫居其下慶曆中呂許公以首相兼判樞密院事論者以爲判名太重未幾改兼樞密院元豐官制罷樞密院使不置則知院爲長官今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將進爲之平尚書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爲之則領之爲重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簽書樞密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學士爲之

國朝中書宰相參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參三相則兩參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參也景祐間呂文靖王文正曾兩相也宋宣獻蔡文忠盛文肅三參也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程康穆兩參也熙寧中曾魯公陳秀公之兩相也王荊公韓康公唐質肅三參也

父子秉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　子安簡　呂文靖　子惠穆　正獻　石元懿　子文定　子恭公　韓忠獻　子獻肅　持國　王　范文正　子忠宣　曹武惠　子武穆　蔡丞相　子懋　蔡太師　子攸　韓忠獻　子儀公　曾宣靖　子令綽　王侍郎　子忠簡　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正獻之老也復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而令綽之爲簽書宣靖猶京宰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爲盛事

兄弟秉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堯叟樞密使弟文

惠（宰執佐）三韓（已見）二呂（已見）二范（已見）吳正肅（首參知政事）弟正憲（相元宰）蔡太師弟元度（知樞密院）鄭觀文（尚書右丞）弟少保（同知樞密院）

祖孫秉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甫（子美）（中書侍郎）呂正獻孫舜徒（好問尚書右丞）富文忠孫季申（直柔同知樞密院）韓儀公孫似夫（肖胄簽書樞密院）

叔姪秉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蒙正宰相）姪文靖（已見）胡文恭（宿）姪宗愈（尚書右丞）林文節（希同知樞密）姪攄（中書侍郎）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爲上清寶籙宮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懇避會北鄙之警有詔復留

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　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先公復力辭曰臣今忝備宰輔於此告受與不受未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除授之日猶未經歷其於彝制終有所妨重失此名於天下也願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於祖宗法度無有大小率循惟謹顧不美乎　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説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輔臣宮觀等使名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爲副使侍從爲判官判官惟盛章嘗以開封尹領之他未嘗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勾通判兼同管勾雖前二府領州亦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既罷領宮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爲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創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

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直爲宮觀使而同使之名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爲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時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參政事當遷乃以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　神宗即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兩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爲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爲特進崇寧間許冲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爲之其後踵之者鄭太宰鄧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爲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爲之靖康初

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因改授金紫光祿大夫

王銍言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為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卧內於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柰宗廟何永德然之承間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群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嗚呼 天命方有所歸固非人謀之所間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 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成遂延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 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為學規凡課試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遊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是書院日以浸盛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為正素先生其子綸復以儒學顯歷事 太宗真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參定學制予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即今之國子監也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為名若河西河南劒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寖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為名者若魏博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 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荊南成都府曰劒南西川潼川府曰劒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因舊以為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為重非親王尊属與勲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為重也

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推任之重自宰相之外他官蓋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為特異誠以其任重故寵之 本朝既削方鎮之權節度使不必就鎮但為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勲舊內則為宣徽使外則別領州府而已若宗室戚

里又止於本朝諸無復職掌而告身賜節鉞印之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諸路經略安撫使雖非唐方鎮之比然亦大將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守臣略等聞命宣撫使蓋古之元帥也直以勑授尤為失之

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以為異禮仁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為西京留守以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願以歸鎮為重蓋謂是也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既罷政出知兖州未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三遷為太師而薨享年八十其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參晚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揚州未幾請老復召為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遂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略同焉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价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時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授旨尚書左丞蘇公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唐蘇公所贈也因悅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蓋以謂閱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

契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其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欬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韓康公王荊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為翰林學士被召命詞既授旨　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矣　國朝以來因命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潤筆執政

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別降勑書宣諭本鎮軍民而為節度使者亦自給牓本鎮謂之布政牓親王亦翰苑為之近不復見矣

元豐官制雖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然未有為之者元祐中既召文潞公還朝以其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温公已拜左相而右

相韓王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為右相諫之溫公公曰文若歷事累朝年踰八十且其再為相時臣猶為小官今顧居其上不可因請自為右相而請以潞公為左相宣仁復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重事且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並令入預參決其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為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堅留之顧憐其老欲以為攝太保同平章軍國事手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為攝字從來止施於祠祭非所為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遣使門過就之若議事遲又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稱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　宣仁復手札謂以呂其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講然其官去保傅甚遠欲以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復對曰謹按國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令公著官是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空則與王旦相近於典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則平章事乃是執政自當十日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字矣於是始定議云

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為之若官猶卑則守本官官卑則躐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太中大夫崇寧後必超遷數官政和以後至有徑遷特進者靖康初吳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遷銀青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太中大夫就職

慶曆間賈文元為昭文相陳恭公為集賢相會又早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為參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訥以為大臣不肅故兩不時若而文元亦自請故與正肅俱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轉政故如二參宋元憲自給事中參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郎降中書舍人數月而復云

國朝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為之權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待制權中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遷官矣

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為知制誥纔數月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即拜龍圖閣直學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他職紹聖間猶如此彭器資尚書自權吏部尚書授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權尚書補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

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命告詞甚急意璪之為詐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改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而未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若以姬為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顏師古注曰諸姬總言衆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大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他則見於書傳者皆通謂男子至碩人俁俁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為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捨據甚明設欲多其等級者莫若求魏晉間鄉

君郡君之目而增之則猶為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之予在司封欲援此為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及官制行太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與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分為二資於是復十一轉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勘故每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賤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符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節度使守福州復稱知靖康初白太宰（時中）守壽春府李太宰（邦彥）守鄧州始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射（頤浩）以使相守池守譚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鼎）官本特進再罷相初以節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守婺皆稱知近歲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府（世則）亦守溫州稱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以稱職聞者或之劉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譽望高一時故士論咸

以為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為當得之然久
抵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且十年矣
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以翰林侍讀學士知
永興軍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公閑殿
前指揮使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
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例當如此耳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官
為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獻公
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
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
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徒之重蓋謂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
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
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未至一時稱之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問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
人太君政和間待制皇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
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沒並祭於
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
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並除去太字
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晏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
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
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
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
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
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止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
仙帶世謂之横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
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
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
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横金追拜太
尉則毬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
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帶佩魚建炎間復
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
詔建康始建請借服許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勑
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
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
終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三京赤縣皆
借緋知州提點刑獄白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
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陽借自節鎮轉
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
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瓶帶三日職事官
唯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為虛名戶累數萬雖號實封者亦初無

其實故有司亦不甚以爲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號重複不可稽考予以爲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馭貴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縣不再以封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勲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勲官而寄禄纔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衆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頗同然自執政侍從皆通爲之如吳正肅公育自資政殿大學士改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父自翰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皆以職閒愚事故也其後專用自權侍郎罷除集賢院學士始有嘗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太中大夫之上參薦班列並同待制紹聖元年又詔曾任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壓封贈在中散大夫之上其餘恩數儀制並依中散大夫餘人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下蔭補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二年罷貼職爲集賢殿脩撰政和中改集賢殿爲右文今右文殿脩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特戴玉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賁政延繼有是除靖康初爲太常少卿復夢緋衣而特戴玉者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爲本寺時劉以翊聖登極恩初易章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勑尾不書姓葢用唐故事也元豐官制僕射爲宰相故不計寄禄官之高下皆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葢趙叅政昌言之壻爲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壻爲韓忠憲億呂惠穆公弼呂惠穆之壻爲韓文定忠彦李侍郎虛己之壻爲晏元獻殊晏元獻之壻爲富文忠弼楊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爲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爲賈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龐莊敏籍爲通判龐莊敏守并辟司馬溫公爲通判范文正公爲陝西招討使辟田樞密況孫威敏沔並爲判官歐陽文忠公爲掌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文定公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黄門維爲屬王文安公堯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挺自隨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數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後居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貲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他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耶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猶稱秘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猶稱狀元爲監丞

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

其官者謂之分司大抵皆闕秩故當時有詩云猶
被妻孥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唯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
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
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宮觀時士大夫多自請
以為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司
者近歲惟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蓋無供職之
所故也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戎之
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
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
授故官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　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名
為官稱惟天章難以為稱初置時嘗以王贄為直
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
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
得之然初無班綴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
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為之者衆矣
范文正公為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蓋無
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
故每有事宜職卑者付以懦兵逼遣先出位高者
各據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鄜
延路兵以為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

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
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
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
則補為教頭每人卻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
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
先出多則鈐轄都署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出迭
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貳勞逸又均人樂為用邊備
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與置將法
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
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
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顓專

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尋有詔禁止其
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
道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
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郊恩遷員外郎
時寇萊公為參知政事知印以拯為虞部惟節為
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
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
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
　太宗大怒曰拯既無過非理遭降責免勘雖萬
里之外爭肯不披訴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
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　太祖已令
削去因何卻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

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須降勅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已被旨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既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既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劄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予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閤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何也

國朝之制凡降勅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類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　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之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爲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屬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此甘心也卒爲之

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幷門以帥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擢三司使始特賜是賜未幾韓莊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繼得之　政和宣和之間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其多不可殫紀名器之濫於是爲極云

傅獻簡公在　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號事其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會出使契丹既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若以苟隨衆計者臣且不忍張目視之況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師時王荊公用事素善公謂公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荊公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閱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爲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奪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親不以骫清顯自待雖家人不

身其瘦慚色任滿管勾中嶽廟築室濟源盤谷時竹木游詠其間一時名士爲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往來悠然自適若將終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宮元祐初還朝蓋不茍合久之乃自吏部尚書遷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爲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 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 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 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

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始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史右許直前奏事蓋自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而推爲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爲故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士或同學究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四門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有補三班借職者迨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歸職也顧憐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乞之此蓋 國朝忠厚之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次必降階稱謝搢紳間頗以爲榮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放進士時楊中立龜山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遹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遹之年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卻掃編卷上

上 三葉上十二行 策、以 行
上 五葉上六行 下十行 閔無悶字
上 七葉下一行 所聞 能
上 九葉下八行 俗至 介
上 十葉下四行 因命 相
上 十四葉下十一行 國朝 圖
上 十五葉下十行 補注 補
上 十八葉上五行 本朝 奉
上 十八葉下七行 中允 元
上 二十二葉上三行 此廿 所

卻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
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熙寧初
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講及司
馬温公爲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百官議因
自建經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議之草具
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
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夫詢衆之義若已陳此書而
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衆人皆隨
則相君自謂莫己若矣然後諂子得志於其間而
衆人默而退媢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己若矣
前車可見也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不可者

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
責議者矣若先漏此書之意則諂者更能飾增利
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
集載此書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過必傳宣撫問宣和
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
絶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天閽夢
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之言後因
生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夢十走日邊
人蓋用表語也矩臣退傳家好學喜爲詩先公爲
相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學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歐

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為重然
故事苟嘗兼攝雖俸草一制亦復免試渡江後從
班多不備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為眞皆援例
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特降旨免試
焉

國朝宰相執政既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和
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為之俸賜禮秩悉
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脩其子行而孟昌
齡王革高伸亦繼為之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
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鎮大名仍舊職以
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
知燕山府又之亦進是職再任恩數加之雖前宰
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淩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試京師一夕
夢人告曰汝父擇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寤意
大惡之既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
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
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
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
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辟為檢討官未幾局
罷後以宿州通判終

宗室士暕字明發少好學喜為文多技藝嘗畫韓退
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為高軒過圖極蕭灑一
時名士皆為賦之又嘗學書於米元章子嘗見所

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
以為戒而今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
鑒其如何不必問蘇翰林父論也乃知二公論書
素不相可如此

程詗真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
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
勢遒怯吳越人無識顧學之自余為辨之後此間
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及能草
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書殊未得自
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余而已錢塘關氏
蓄其書數卷信為高古今世不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傅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小
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
神宗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予頃在館中與
其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每幅
不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蓋閱古書
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
於其孫紵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
在筆先筆絕意在為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
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
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詳備如禹本
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

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諷誦惟恐不及正此類邪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莘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爲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子容左丞公詩曰膺門忝歲預登龍倫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託帡幪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和無音答高唱終慚下

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爲右丞亦和曰當同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書諾雖云舊晚歲吁俞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濟固非同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衆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 太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 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 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 神宗覽之不悅曰爲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臣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他無所預 徽宗朝易名廉訪使者仍俾與監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州縣無所不至于時頗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門有王褒者宦者也來爲廉訪使者在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

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唐書李鄘傳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憚相敬承璀歸數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平章事鄘不喜由宦者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辭改戶部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奇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而放之菹也此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相既悉取元祐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姦黨而投竄之

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世世錮
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爲
說蔡左丞爲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得聞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名氏刻之於石
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
寤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書直孺聞之
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其
廳事而出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中甚
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
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

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直也今
世言顧手牢如淳曰盆鬻鹽盆也獨古爰字今更
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意盆之遺制
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爲製作甚精非官不
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
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者如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
度使公引故事以爲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授
兩鎮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通臣希望僭忘之源
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度使元
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亦不敢拜
陳正字无己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
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間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
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興取
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卧哦詠有竄
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
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今世所傳
率多雜僞惟魏衍所編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己游最久蓋高弟也
以學行見重於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不事
舉業家貧甚安以爲應唯以經籍自娛爲文章
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軒自號曲肱居士
政和間朱公守徐招眞書館俾子兄弟從其學時
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故其家雖貧而

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平生所爲文今世
無復存者良可歎也
魏昌世言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
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
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日者無己
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
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
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閑居何以遣
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書楙喜理性之學中年提舉淮西學事遊五祖
山憑欄悅若有所得者因爲偈曰四大本空五蘊

皆蘊靈臺一點常現圓明
舊制輔臣與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頃在
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牽馬
就廳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肅公再相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曾丞
相子宣拜相時其弟子開為翰林學士當制初子
開除吏部郎中子宣掌外制告詞子開為之近歲
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
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於兩人文體
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刪潤
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銍云
却掃編曰
劉羲仲字壯輿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
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
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
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
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十百
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余所以
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參知
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欲命居正等為之副而
難其名稱詔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等者有
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故以命之仍
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

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甎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
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帝意未欲居正等
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
為右僕射參知政事杜淹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
魏徵為祕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為特進參議政事
劉洎為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
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
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
淺未可與卿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
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
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鑿以
參知政事為下丞相一等殺失之矣議者惜之余
以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
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僕
射不兼平章事皆不為宰相則平章之重也久矣
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
中書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為風憲之地今一
旦以御史大夫廁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為紊亂
乎如必用漢制者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史
臣之論亦未為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
宣和間薛太尉嗣昌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
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其後遂為
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既為擇之因書其後曰廢日力於斯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觀此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鶠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慎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其意將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然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旦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見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僕寺總諸馬監庫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鑠為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數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 哲宗問閑廄馬監積錢甚多其數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異勘別具奏聞既退其貳怪之問曰公平時勤於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於春秋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不對懼啟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虜時新更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皆稽周禮虜不悅曰周禮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為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檢校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勑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爲重任 國朝開寶五年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湖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運使事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劍南轉運使蓋襲唐之遺制也 仁宗朝司馬溫公爲諫官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以總天下之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參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用然不入銜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人梁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楊戩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事而保吉先拜 真宗令史館檢討故事准唐武德中詔宗姓官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令職制令叙位以國姓爲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令項見史院 神宗國史某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昕爲刑部尚書年甫三十盧[illegible]盧尚書 注原 俱爲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黼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君要少年並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爲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惟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是致齋之類頗爲近古又韓忠獻公 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參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爲雖出於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爲可行

張文定公 安道 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己衫帽自如鞏頗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鄭侍郎 [illegible] 爲教授嘗內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鄭爲之鄭辭以爲備官師儒而爲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間鄭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誣訐蓋當時小人僞爲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嘗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護而不迫蓋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過者至

問祭康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嘆爲曰吾聞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可爲哉即日上章請宮祠

趙晙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晙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頗以爲難而命之以飯晙辭曰所爲來者欲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乃許就借因館之一室中晙閉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退　先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其穎悟之明日往造之叩門久方應窺其何爲則抄書如下時其勵志如此後數年始登科然近以剛故京所合　先公初秉政薦爲勅令所刪定官方改京秩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關數畝輒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爲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鄉人競爲避狄計晙獨留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爲郎官聞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爲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爲給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爲給事中內禪之夕縣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三十八數月之間周歷三省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爲參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甫舊與王荊公游甚款荊公在從班貢甫以館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荊公爲參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廡下荊公飯罷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爲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荊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爲己意以對荊公不悟其嘗見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裂之蓋荊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爲流俗之見也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待於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己對卧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寤有至終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或反致虛弱蓋香附子薑黃爲氣太甚而然不知

山何以獨能取效如此意其別有他術特託此藥以閉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疾問何所服食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唐史載姚崇爲相與張說不協他日朝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因得留語又蔣伸爲翰林學士宣宗雅愛信一日因語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執日同進呈公事退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此與唐制頗異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每居之室必寘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爲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爲變如何衆未及對時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以知之 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固請不已 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義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内臣敢誣大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 仁宗犒立點頭者

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被賜寖相沿爲故事 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初拜賜爲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加恩乃賜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賜中書樞密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增或因取爲美稱宰臣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守忠靖節之號文武迭用爲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

之號過加恩但改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　神宗
旣累卻群臣尊號之請大臣將順因請并罷功臣
之名詔從之近歲始復以賜大將然皆創爲之名
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旣罷館職獨置祕書監少監丞郎著作郎
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祕書省職事官然不兼領
他局專以校讎著撰爲職元祐間復置館職又詔
輔臣乘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官秩資序
或授以祕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任不必專在
館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年乃授校理紹
聖初復罷之建炎間張參政守建請復召試館職
然旣試止除祕書省職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職迄
不復置蓋考之不詳也
元祐執政大抵欲衆用　祖宗官制旣復館職又俾
侍從官咸帶職爲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御
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爲行
守試時議者多以爲無益事實而徒爲紊亂然余
觀元豐官制旣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旣上者不可
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中丞六曹侍
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爲左遷若使帶
職而爲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門自翰苑除中丞
帶龍圖閣學士鄭閎中穆嘗爲給事中後復以寶
文閣待制爲國子祭酒及前執政入爲尚書皆帶
殿學士之類旣近於爲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

無傷且則帶職爲便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
之任則進奏院隸焉諫官以言爲職所以通天下
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祕書省著作局掌
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焉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
焉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
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次進取
所持案牘徧閱之旣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
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
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剖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
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
繁者亦多吏所爲　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
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悰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
郡職官悰具狀辭免去所有告敕未敢祇受而以
祇爲祗以受爲授士大夫間傳以爲笑諫官劉器
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
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豈容有祗授賢
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孫亦有文采祗授蓋筆誤
也
熙寧閒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爲留
守燕會款文公因問魏收有通峭難爲之語人多
不知通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事見本

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
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爲一詩紀席上之
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樹聲清謳仍許木犀
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罷未終花
十八洞行光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
懷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考
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
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相判准始錄奏
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
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家
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因不復請景祐中
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緣
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給酒食從之然亦有
其家不自請而人爲之請而得謚者若楊侍讀徽
之既卒久之其外孫宋宣獻公爲請而謚文莊宋
尚書祁既薨張安道爲請而謚景文張公既薨遺
命毋得請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爲言遂謚文
定兵興以來請謚之禮幾廢張慤中書卒汪翰林
藻爲之請遂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官
參議也
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惟
錢文僖公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瓌議以爲惟演官
坐黨附外戚及妄議附廟爲憲司所糾左降偏郡

卻掃編中

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因合敏而好學貪以敗官
二法謚曰文墨其子曖許于朝禮官議以爲惟演
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庶追悔前過之法宜謚曰
思其後曖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
請謚韓持國黃門時爲博士合寵祿光大不勤成
名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其非因詔太
常再議衆禮官議應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楊
南仲請議曰恭襄何剡密直請議爲恭田員外
郎黃師旦乞謚爲榮尚書省衆議從恭詔從衆議
凡侍從官以上之致仕者雖復進官資而不許帶職
熙寧中始許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素首
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賀之公和
篇句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
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
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
人蓋謂此也官制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
著爲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牋表故謂之南宮舍人國朝
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使掌牋表有印曰
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爲之其後就
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御史中丞
歲時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掌詔誥之臣
主爲繕辭定草既輕重不倫亦事體未便今共之

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檢會舊例以禮部名表印擇
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不爽矣議者是之及
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

李才元大臨仕 仁宗朝爲館職家貧其僕伕不具
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
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 上上大驚異他日以
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事熙
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
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
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操井臼秣羸馬却整衣冠
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
曾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輸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
繡衣還鄉由上爽君今已行二千石亦復將爲第
五公右原甫贈才元詩也

卻掃編卷中

中一葉下二行飾增 增飾
中四葉下九行史記 訓
中四葉下十二行爲吏 史
中五葉上五行一官 宦
中五葉下三行下半行禪悕 禪
中六葉下九行通 逋
中十葉下八行更申 悔
中十四葉上七行命之飯 無以字
中十五葉下四行默然 然默
中十八葉上二行不復 下
中十九葉下五行六而紙 紙 下十二行見杜木 下七行之忠世至各 初復卸擊
中二十一葉上二行許于 許 上五行不勒 勤

卻掃編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　駐蹕揚州以通衢皆塼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鄱陽作堂於後圃名曰慶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著成離恨秖託春風管句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龍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因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游詩蓋以寄道士云

汪彥章言頃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荊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修非政之善飾廚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於琅邪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為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與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為姦利民用重困　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為然時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為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衆莫能奪

宗室令時少有俊名一時名士多與之游元祐間執政薦之簾前欲用以為館職曰令時非特文學可稱吏能亦自精敏其為人材實未易得　宣仁后曰皇親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何如不如更少待於是遂止建炎間余避地饒州之德興縣令時亦在焉自言如此

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

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成試平中文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

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亦未有應詔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　宣仁上僊以舊臣例請退　上再三堅留之不可則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　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即上章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又聞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加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戮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爲怨讎以疑似之言爲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誡忽孟軻反爾之言謀國害

公覆車可鑑豈可尚蹈前轍虧撫恤致光哉章既上即束裝計程既達且有命即大會僚佐中果被謫落職知隨州拜命畢交州事通判主席復就坐終宴而罷明日遂行

王侍郎（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文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叙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

能摇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内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何如爾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焉

唐諸鎮節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軍長史司馬之類是也名位率與主帥相亞往往代居其任董晉以故相在宣武陸長源以御史大夫為之司馬裴晉公以宰相領彰義節度馬揔以刑部侍郎為之副使其後皆因補其處國朝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

以右僕射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兼判邠州而奏請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為判官慶曆中西邊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為陝西經略招討使而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以雜學士為副使又別置判官皆唐之上佐類也其後逐路設經略安撫使亦置判官一員兵罷皆省熙寧中吕汲公建言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不才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所為也請諸路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

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通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蓋自古設官必貳立副者所以紓危難而濟時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備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不報建炎三年詔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撫大使浙西治鎮江府江東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參謀參議各一人自是之後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失名）後有竹林甚盛僧開軒對之極蕭灑士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牓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携牓以歸數月

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牓還題曰竹軒余觀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當理而無病者極少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東坡初為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荊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訾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旣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

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不言元度曰觀其推步甫尒如此何足信哉吏後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錢龍圖景諶性剛介最惡人過稱官秩曰近歲士大夫例稱薄或疑而問之答曰自己有官不自以爲稱而妄取他人官而稱之豈非福薄耶

程資政公闢喜嘲謔初爲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誚時俞尚書㮚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日程自外至抗聲問曰俞㮚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程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程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程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程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程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慢如此使衆人以驕淮夫之罪歸汝文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先公嘗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時望子時今日柳綿吹欲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影寄空館蕭然飢鶴姿秋風北窓來問我歸何時其佳句可喜多類此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歐陽文忠公爲滑州通判有祕書丞孫琳者簽書判官事自言頃被差與崇儀副使郭諮均肥鄉縣稅嘗創爲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簡當易行未幾召入爲諫官會朝廷方議均稅因薦琳諮使試其法詔從其請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不言便遂罷後秉政適復有旨置均

稅司命官分均陝西河北稅命下兩路騷然民爭斫伐桑棗逃匿又群訴於三司者至數千人公復上疏請罷之且言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因不敢緘默也事亦尋寢

呂太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感戚所致矣

汪彥章言頃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進士登科後爲法官至刑部侍郎嘗有表曰臣本實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忝其素守白首困於丹書雖以文辭自名者無以過也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

久去場屋才能為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 神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惟策一道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 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己知危笑曰畏喫棒耶

張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為文章取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工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謂

陝人薛公度言少時猶及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冢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為鄉里之訓公欣然為講孝經庶人章

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值上元陰雨三日不得出遊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安大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為備今盡臨時營之決不能辦蔡固欲之或曰唯備城庫貯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為轉運使所劾時呂汲公為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斤何足加罪乎寢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詞顯名於 仁宗朝官為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佳者盍自為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為開封尹專尚威猛凡盜一錢皆杖脊配流一日杖於市稠人中有擲書一冊其旁者亟取視之則其卧中物也因大驚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盜起以選出守大名慘酷彌甚得盜輒殺之然盜熾革自以殺人既衆且懲開封之事常懼人圖己所居輒以甲士環繞然每對客必焚香呂本中舍人時從辟為帥屬私語曰此正所謂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者也

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杖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喜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蔡左丞大愛之

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樞密使又次之乾興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樞密使

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而沂公充會靈觀使遂班利
用之下中外深以爲失天聖二年王冀公卒沂公
遷玉清昭應宮使張文節公知白以平章事兼會
靈觀使及告謝皆集門廡候閤門定班次沂公當
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閤門久不能決
上意不欲特出指揮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內侍監
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請班首姓名欲先啓奏沂公
乃抗聲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謝班次始定熙
寧初陳秀公升之拜相時文潞公以司空節度使
兼侍中爲樞密使　神宗以潞公三朝舊老欲優
禮之故特詔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辭且
言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會

王荊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豈容有他官霍光
功烈權勢雖盛然猶序宰相下上於是從潞公之
請宣和間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領樞密
院皆以真三公居位未幾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
詔二公班攸之下其後黼罷相復詔二相居攸上
猶用故事也

舊制進士第二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並召試館職
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陞通判資序熙
寧初詔燒革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爲華亭令民有爲商者與一僕俱行
踰期不歸其家訪之則已爲人所殺僕亦逃去其
家意僕之所爲也捕得之執訴于官僕無以自明
舜明詰其所以而不能言則械繫之廡下一日晨
起聽訟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顧也訟
者畢因問曰向何爲哭囚曰適見訟者乃殺吾主
者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其身猶衣郎之衣今失此
人我必濫死矣是以哭耳舜明聞之惻然欲物色
之未知其方是夕適與同官宴集飲罷宗室監酒
務者數人共登後圃高亭以憩有妓女不知人在
亭上而溲於亭下宗室戲以物擊之則有白衣男
子突起亭間衆大驚亟命執之至則惶恐稱死罪
曰殺商人者我也旦將事於邑而忽心動因悸不
能行而伏於此適見物墜於前疑爲捕以今果見
獲我固當死且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寘于法僕

於是得釋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官
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非駱愛之薦之于朝其辭
曰竊見某人識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
妄稱人如此

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嵩福宮南京鴻慶宮舒州
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兗州仙源縣景靈宮
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州洞霄
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
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
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廟太原府興安
王廟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員蓋

以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者而王荊公亦欲以
寘異議之人也

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句當公事建炎初避 今上
嫌名易爲幹辦時軍興一切所置官司數倍平時
而皆有屬官所置縱横有題於傳舍者曰北去將
軍少南來幹辦多

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
郡夫人然不繫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爲郡公
郡侯而妻爲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爲縣伯子男
而妻爲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爲小
郡小國公而妻爲大郡大國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他官如開封府三司使
之類者不復歸院供視草之職故銜內必帶知制
誥則掌詔命者也官制接雖不領他職然猶帶知
制誥如故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士院近歲
有以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者而不帶知制誥議者
謂不若止稱直學士院

文臣換武諸司使以下則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則臨
時取旨此舊官多不遷故慶曆間范韓王龐四公
皆以雜學士止得觀察使熙寧初王懿敏素以端
明殿學士亦換觀察使建炎初孟郡王 忠厚 以徽
猷閣直學士換承宣使邢開府 煥 以待制換觀察
使非舊制也

宰執生日禮物舊多差親屬押賜例有書送物則赴
閤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許收乃下牓子
謝恩雖子姪亦然王荊公爲相因生日差其子雱
因上言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皆僞作竊
恐君臣父子之間爲禮不宜如此請自今應差子
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

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爲河北東等路安撫
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丞相
綱 以知樞密院事出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始以謂
既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關牒蓋都
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體與劄子大
同而小異

樞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別置承旨副承旨
舊得遞遷至承旨太平興國七年以翰林副使楊
守一爲西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
人皆自此其後復止以吏爲之熙寧三年乃復以
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充副都承旨且詔見樞
密使副如閤門使禮蓋以歷年不用士人接遇及
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故也未幾又請鑄印詔止
許印在院文字不得別用以樞密承旨司印爲文
五年曾樞密 孝寬 自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同修起居注爲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
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後多由此徑遷同知或簽
書院事

劉資政 珏 靖康間爲太常少卿因檢視禮器庫見有

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爲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柰何以爲戰士衣乎劉嘿然無以應

邵博公濟言呂文靖公爲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慈聖謂曰今歲難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之容妾還家進入旣歸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廡下文靖歸問何所用夫人對以中宮之言文靖命止進一合餘並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餉遺猶欲四膄柰何靳之文靖曰此雖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漢書陳勝傳勝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與守丞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顏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譙亦呼爲巢所謂巢者亦於兵車之上爲巢以望敵也今流俗本譙字下有城字非也譙城已下矣劉貢甫以謂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今京師有宋門鄭門之類也又田橫傳高祖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衆也劉貢甫以謂者則也古人之語多如此謂橫來大則王小則侯耳方是時從起蜀漢功臣未盡封安得地封田橫之徒衆乎蓋劉原甫與原甫之子仲馮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其正前人之失皆此類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遣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有布衣王充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充爲人深目高準多髯事長裘氈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見充以爲虜也執之充自辨數莫聽則欲縛送州縣充不服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之臂充仰而言曰幸斷我左臂或問何也充曰右臂妙吾故癢衆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

范龍圖(純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嘗大閱百姓入教場觀者皆禁俄而騎出兩翼圍之命觀者皆列坐五人結一保已而有十許人無保呼使前問故叩頭曰夏國之人也復問曰爾國使爾來覘我乎曰然因令坐帳前而後閱試技藝迨暮而畢復呼問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口歸語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爲寇者幸早來飲食而遣之世言文正三子各得其父一體蓋長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純禮)得其文學德孺得其將略也邊人至今畏服焉

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甚略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爲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

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叅佐固已有御史之
名不得云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
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羡田佐
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鈎校帳符得偽勳
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
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
爲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
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鎮及賓佐
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
名器之濫莫甚於此　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
丞猶有端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遂罷然
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
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
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回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
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焚薰
覺皇

韓忠憲公平日常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
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
墓則是忠孝兩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闋將
造朝自誓於墓前曰仕宦至六十決當乞歸田里
洒掃墳壟期於不隳先訓及熙寧中以觀文殿學
士守南陽年五十九矣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
引年往往不即賜可徒奏牘累上旋復視事故先

手疏具述遺誡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
羲之爲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
前朝廷以其誓若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
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
隆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尚區區之志
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安
下退閒也然章屢上終不允訖不得如其志及元
祐初方得致仕時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為
難也

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大禮使則首
相爲之禮儀使則禮部尚書爲之儀仗使則兵部
尚書爲之鹵簿使則御史中丞爲之橋道頓遞使

則京尹爲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
頓遞司酒爲最美　徽宗朝五使皆用執政次第
爲之大觀元年明堂大禮先公以尚書右丞爲橋
道頓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　本
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
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
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
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
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
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
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名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

分產諸司工匠休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兩使貂後為之又或兼樞密文臣則前二府及侍從之官高久次有勲勞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則稱判其重如此元豐官制行罷官徽使不置時為之者二人張文定公與王君貺也特命領使如舊其後君貺自請依執政置墳寺詔特依後毋為例

陳無已嘗以熈寧元豐間事為編年書既成藏之龎莊敏家無己之母龎氏也紹聖中龎氏子有憸或為己累者竊其書焚之世無別本無己終身以為恨焉

彩選格起於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為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為一傳博戲中最為雅馴初貢父之為是書也年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為學怪其數日程課稍稽視其所為則得是書大喜因為序冠之而以為己作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

司馬温公編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甫范純夫劉道原為屬兩漢事則屬之貢甫唐事則屬之純夫五代事則屬之道原餘則公自為之且潤色其大綱書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為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為後紀前紀既成而病

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為外紀

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世傳秦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撫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至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東平劉斯立嘗登泰山絶頂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礲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起以東北南為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為全篇如親軹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隆體作禮具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斯亦名跋丞相華老之子善為文章晚牓所居室曰學易堂類

其文爲二十卷號學易集行於世

瀉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爲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以所聞見請於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爲坎皆溝洫什伍爲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輪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爲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賈魏公平生歷官多創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自都官員外郎首爲之四年置天章閣侍講與趙希言王宗道首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遷直侍講于邇英延義二閣在崇政殿廡下皇祐元年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公自使相首爲之

崇政殿說書本以待庶官之資淺未應爲侍講者故熙寧初呂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純夫翰林司馬公休諫議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講宣和又置邇英殿說書命楊中立龍圖以著作郎爲之近歲初召尹彥明誠所除官將以爲邇英殿說而議或以爲　祖宗時無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己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

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爲吏部尚書時寄祿官纔授承議郎　神宗以其太卑詔特遷朝奉大夫其後無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爲文常以爲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尤不喜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八尺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楊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見故老有能
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徹服屏騎從至田
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漿水者欣然為舉之
以是多知民間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為政平易
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終身漢文帝始以
即位之十七年為後元年景帝復以即位之七年為
中元年又六年為後元年至武帝初年乃號建元
元年其後屢易其後號以至于今雖立號紀年始
以武帝然其源蓋自文帝之後元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

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之後稍西為堂五楹尤大
其間洞然不為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宴息之
地也
國朝既以節度使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
次者間亦得之蓋優禮也其不歷二府而為節度
使者自國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陳康肅(堯咨)
始自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特詔位
丞郎上其後自安國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張
宣徽(堯佐)自禮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軍節度群
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言者交章論之
遂罷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加宣徽院使判河陽
王君貺自熙寧間以侍從久次為宣徽使會官制
行廢宣徽使不置時為之者獨有君貺與張文定
二人特詔領使如故其後君貺判大名府當再任
遂拜武安軍節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
大學士上清寶籙宮使拜淮康軍節度使靖康中
張永錫(孝純)自延康殿學士知太原府拜檢校少
保武泰軍節度使建炎初杜僕射(充)自端明殿學士
東京留守拜宣武軍節度使大抵陳康肅以次遷
張宣徽以戚里王君貺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
倖張永錫以守禦之勞而杜僕射以居守欲重其
任也
國朝不歷真相而為相者凡七人錢文僖程文簡夏
文莊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于美兩鄧樞密(洵武)
真以少保領院而不兼節鉞前所未有也

却掃編卷下

[illegible]

却掃編爲王百穀家藏宋刻亦付之絳雲一炬中近從平湖錢夢廬處借得宋刻舊爲玉蘭堂文氏藏書手校於津逮本上此穴研齋鈔寫本與宋刻雖近時有不同中加校語籤即與宋刻異處也卷首有序一首此仍脫焉别有校本已增補各存其面目可耳　己亥季夏　復翁

欒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蘇籀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欒城遺言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蘇籀撰。籀字仲滋，眉州人，轍之孫，遲之子也。南渡後居婺州，官至監丞。籀年十餘歲時，侍轍於潁昌，首尾九載，未嘗去側。因錄其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以示子孫，故曰遺言。中間辨論文章流別，古今人是非得失，最爲詳晰，頗能見轍作文宗旨。其精言奧義，亦多足以啟發來學。惟籀私於其祖，每陰寓抑軾尊轍之意，似非轍之本心。又謂呂惠卿王安石之隙起於字說及三經義，核之史傳，亦非事實。至謂轍母夢蛟龍伸臂而生轍，引孔子生時二龍附徵在之房爲比。又雜載轍崇寧丙戌夢見王介甫事，尤爲失之誕妄。特籀親承祖訓，耳擩目染，其可信者亦多，究非影響比也。

欒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籀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深明非後世之士所及孟三代之遺民也當時士君子與遊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仲范蠡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嘗言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於先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典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為治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聞知此發策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溫公默然既而見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覷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為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為之解說各仕它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于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穀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荅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年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

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兒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為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佐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掊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稷死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為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榷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吏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為詳盡識者韙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老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為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徤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時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其天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

公曰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為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貢父嘗謂公所為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知任貢為文善腹稾作賦場屋中黙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其無謂非所以

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
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
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
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公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區以別矣如瓜苧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
爲己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
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
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
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嵩鄭公能攻過南京謂張文定公門不
材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擇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
然怪乎公問吾文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
其論事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
僻自此疎之
黃魯直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詹
直甚憾
見無咎作東皋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
陳恬題義成北極觀織腳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
徐蒙讀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猶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
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肆驅追前人書墨竹過李康年遠矣
或以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
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爲濮州首其字說　曾祖編
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
所不及
公爲解所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
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
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
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
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
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強其間自韓退
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
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
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
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前十年流落已
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 去子年始 遺書孔子
富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 來附徵之房識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 先祖潁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
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樂餌玩
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
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
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渢吳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環訓頲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
頸受榎楚汝今懶惰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
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黃
御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
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
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
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
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
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
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伺其
罷去追至劍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
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豸

潁昌吾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堂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歷積歲籀閣中未嘗開緘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令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爲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
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圓通閣記公偶爲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

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舜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閔匹夫之行堯舜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以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而復責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數日克文勉之尚恐不能公眞大過人者

東坡病殁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愛天倫最茂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

公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篇諸詩云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試題有同者或曰何以更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

游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爽

公蕃茂教授宛丘或言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鍊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知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下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猶輩弱齡驚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史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摭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遺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廟制諸公皆言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孟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在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録者其則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着以
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斝兒
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
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宜送
茂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
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嘗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殊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
居士集叙公極賞歎其文咨嗟不已
公頴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漢上似雒濱青
帝遣姚黄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
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歎慕不已歎想富鄭公文潞
公司馬温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
憶不逮後生茫然尔　先祖蓋歎然則哲云或曰嵇康
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黄門書云兄自覺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爲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
樂彌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
故後學當體此說　欒城先生遺言卷終

東園叢説三卷

（宋）李如篪撰

清鈔本

東園叢說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如箎撰。如箎始末未詳。據卷首紹興壬子自序，則括蒼人，時爲桐鄉丞。正德崇德縣志載宋李如箎字季牖，崇德人，少游上庠，博學能文，著有東園叢說樂書行世。晚以特科官桐鄉丞。人名書名仕履並合，當即其人也。其書諸家不記錄，莫考其所自來。下卷雜說中所作初夏詩及其父歡喜口號三首，爲自來錄宋詩者所未及。又是書自序作於壬子，爲紹興元年。周庭筠刊書跋作於甲寅，爲紹興三年。而記時事一條，記紹興六年楊幺李成事；儉佞一條，記紹興二十四年秦塤登第事；以少敗衆一條，記紹興三十一年兩淮失守事。且有稱高宗廟號者，則書當成於孝宗時，年月殊不相應。且語孟說一門，語孟合稱，不似南宋初語。所辨北辰不動一條，與明陳士元論語類考之說同。似乎曾見集註，故有此說，亦不似朱子以前語。其天文歷數說，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羅巴書既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卽推步之家未明此理，無論儒生。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箎書名摭拾舊文，益以所見，僞爲此帙歟。今但就其書而論，如春秋行夏時一條，謂以建子爲周正月乃左氏之失，不知左氏周人，記他事或失之誣，至於本朝正朔，則婦豎皆知，左氏不容有誤。詩亡春秋作一條，謂孔子所聞所見之世無詩。不知株林夏南詩有姓名，不能移之東遷前也。召公不說一條，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召公當北面而事之，則誤信明堂位之謬說。左傳其處者爲劉氏一條，疑丘明先知，又疑其附會，則未考此句爲漢儒增入，孔穎達正義已有明文。然如解王用三驅，引周官大司馬立表爲證；解坤六五爻，駁程傳女媧武氏之非；解說卦生蓍，糾揚雄太玄蓍之誤；解繫辭太極生兩儀爲生蓍之法，引左傳楚有句澨章澨薳澨遊澨諸地，證三澨非水名；解關雎爲后妃求淑女，引崔靈恩三禮義宗，證縮酒用茅之義；以及考究易之八法，及六日七分之說，推算絳縣人甲子之類，皆典核不苟，於經義頗爲有裨。故雖顯有可疑，而其書可採，亦姑並存之，以資參訂焉。

東園叢說序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

僕頃年僻居諸兒之東鄉既無進取之望又不能營治資産日與樵漁𠎝圃者處羮藜飯粮安分循理亦足以自樂時時技閱文籍省記舊聞隨手筆之遂成卷帙其間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曆數之說無不有之目之曰東園叢說好古博雅君子覧之者殆將有取焉紹熙壬子三月下澣桐鄉丞括蒼李如箎序

東園先生李君少遊上庠博學多聞與紹興諸倫魁皆友善平時上下論議出入經傳前言往行靡不識錄庭筠來吏桐鄉密邇南廥暇日授以一編得備末見之顧謹綴倴以栞諸梓其於學者亦有助云

紹熙甲寅正吉建安周　庭筠敬書

東園叢說卷上

春秋說

春秋行夏之時

夏正月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各用其月為歲首也建寅則稱正月書云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是建寅則稱正月也建丑則稱十有二月書云十有二月朔伊尹以見厥辟嗣王歸于亳是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建子則稱一月書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建子則稱一月也一月者謂是歲首稍變於夏商而謂之一月其實十有一月也詩稱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謂十一月十二月至言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據夏正而言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以見此月歲終十一月則歲首矣以是考之三王之歲首惟夏正建寅稱正月二代雖或建丑或建子初不稱為正月秦漢間雖用亥月為歲首只稱冬十月亦不稱為正月孔子作春秋將立一王之法以夏正得天春秋之法行夏之時蓋用周正紀事而以春王正月揭於其首其實則冬十有一月也不然豈得以十一月而强指為春正月哉只緣左氏不曉聖人垂法之意遂序言元年春王周正月後儒因是和從遂云商用建丑為正月周用建子為正月使春秋行夏時立法貽後之意晦而不彰左氏之失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皆謂黍離之詩降於國風是謂詩亡非也孔子序詩國風雅頌各從其躰初無褒貶去取在其間也按周召分陝之時周家已有天下關雎美后妃之德王者之事也為其是風躰故謂之國風得於陝之東者為周南得於陝之西者為召南豳七月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與夫東山之作及周公遭變之詩亦同在國風亦以其是風躰故也但國風之中有正有變足以明政之得失時之盛衰耳黍離之詩所謂變風者也不列之國風將何以處之處之雅乎頌之頌乎皆所不可故列於國風而非所謂降也不然則二南豳詩俱謂之降可乎且如大雅版蕩召旻之類雖周室大壞無綱紀文章其躰實是大雅只當列之於大雅之中又可降之於風耶故知黍離之在國風其躰是風而非降也然則孟子所謂詩亡者何也蓋嘗考之國風之詩如鄭莊衛宣齊桓秦穆襄晉昭獻之類皆孔子傳聞之世所作雖變風居多亦本於人情而止乎禮義先王之澤未泯也孔子所聞所見之世亦安得無詩國風無見焉者止乎禮義者無有也此孟子所謂迹熄而詩亡者也非謂黍離列於國風而云也然則春秋何以始乎隱究觀黍離雖作於平王之時而其顛覆之禍幽王為之也其它刺平王者如行役無期度不恤其民也戍于母家凶年飢饉室家相棄之事亦衰世之常春秋豈猶是而作哉逮桓王之立諸侯皆叛王師傷敗如左氏所載周鄭交質取温之麥尚猶可言至於帥師以取成周之禾甚至於射王仲肩則諸侯蔑視周室無復有王矣王者威柄自此絶矣桓王之立實當隱公即位之三年故春秋自此而始為無王而作明矣若以東遷之後王政之失始於平王而秋春作則當自惠公始而不當始乎隱也杜預以為隱公讓國之賢君故春秋以為始亦非也聖人立一王之法豈以讓國之一節而為春秋之始哉

春秋感麟而作

孔子嘗語子夏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又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麟鳳之至河洛之出圖書乃上天休嘉之應有明王者出然後見也孔子大聖人也必有明王者出然後其志可得而伸而其道可得而行河不出圖鳳鳥不至孔子蓋傷無明王者作其事業終不得有見於當世也至魯哀公之西狩麟偶見獲孔子反袂拭面而嘆曰胡為而來哉蓋傷明王之不作已志不伸而麟至之無從也且謂其道不行於當時要必垂之於後世於是作春秋垂一王之法若曰後世有明王者作必將舉而措之以其書感麟而作故至於獲麟而止志在春秋者如斯而已矣其書既存一王之法則其施設之所寓焉者無非天子之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正謂定天下之邪正

正成天下之事業皆天子之事非孔子欲身爲天子之事也李淳作春秋總要序見孟子有此説遂云孔子以天子之事爲己任殊不知孔子只是思得明王以行所藴既終不可得於是作春秋見諸行事以明己志耳豈可以匹夫欲以天子之事爲己任哉如先儒黜周王魯之説孔子素王丘明素臣之説皆不明夫子作經之旨

黜周王魯

春秋書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新周也黜周王魯之說蓋啟於此新周者蓋謂王者必存二王之後周有天下則宋杞爲二王之後今王魯則以周宋備二王之後是新周而故宋也其説從此濫觴又見黍離之詩列於國風而魯僖之頌又繼周頌之後王魯之説遂得援以爲證惟深識之士則知聖經之作皆自有意義也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蓋嘗論之周自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之後天子未嘗有巡狩以朝諸侯之事由東遷而來亦未嘗有諸侯朝王之舉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天子巡狩諸侯朝王之書蔑如也獨僖二十八年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書魯公之朝則諸侯之朝可知已天子爲巡狩之舉諸侯即其所而朝之最是東周一時之美事晉文之力也而傳乃有不可以訓之云何哉且明德之云杜氏以爲明晉文之德其言是也詳究其事文公名王以諸侯見初非欲自尊大蓋以當時周室衰微諸侯蔑視王室無復有宗周之念者晉文欲率諸侯朝周以明上下之分又力有所未及兼之皆使去其兵車以入然後可苟不能去又使天子何以自安故使天子出狩因率諸侯以朝之其意甚美其謀甚婉矣春秋正色而書之無少貶焉所謂譎而不正者元不在此若以爲貶則也錫命之失遂削去天字君廼爲臣之所召而反稱天王何也直書天王狩于河陽又書公朝于王所辭無所貶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集傳亦嘗明此意後之釋春秋者皆不能到也

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經文云齊人來歸衛俘公穀經文皆曰齊人來歸衛寶按書稱俘厥寶玉衛俘衛寶其實一也但以俘爲寶則掠取分受之罪不彰也當以左氏經文爲是

盟于召陵盟于袁婁

孔子作春秋與奪之義昭然可見如齊威公伐楚屈完之詞未服師進至于陘楚人懼使屈完來盟于師夫楚人來盟則其心已服矣於是退師召陵而與之盟示不迫而强之也其仁恕之心待楚之禮可謂兩盡矣故春秋書曰楚子使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蓋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于鞌進至袁婁去臨淄纔五十里齊人大恐使國佐如師晉人方且欲得蕭同叔子爲質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

至使齊人不勝其忿無暇滅亡之恤而有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之言於是遂盟國佐于袁婁故春秋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蓋疾之也齊威退師于陘以盟屈完卻克即袁婁以盟國佐二事中禮違禮觀聖人所書之文彰彰可觀矣

紀季紀侯

春秋誅三叛人以懲不義皆以地出奔者又諸侯失地名紀滅於齊所書有可疑者方齊襄修九世之讎志乎滅紀乃取郱鄑郚之後紀之國勢已危矣紀季不能與紀侯死守迺以酅邑入附於齊與叛人何異春秋方且嘉而稱其字見褒與季子仲孫等同又且書入若内弗受然紀侯不能効死而弗去至於亡國既不言滅又不斥其名書紀季則曰紀季以酅入于齊書紀侯則曰紀侯大去其國何也原其所以蓋紀之不能抗齊終必見并紀季知其不免於是以酅入齊以存宗廟且使其姑姊妹親屬得有所歸其以邑附齊非以為利也紀侯初非不道以取滅亡見迫於齊力不能以自全死守徒斃其民無益也於是委而去之去其國亦非為身謀也故二者之書紀季之事不惟異於三叛且取貴於春秋紀侯之去國不惟異於失地之君且有大之之稱其後書叔姬歸于酅則知紀之宗社尚存於酅者紀季之力也書大去其國邑酅之宗社猶得以存安得與叛人并失地之君同日而語哉尋謂紀季之賢不可望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賢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似

三驅之說未能深信於周禮上三表乃[illegible]馳殺大司之世且[illegible]
及車至表乃下設以循田者則徐而進者千三百步
步至四三決喝使則獸早不待驅而至矣自得謂之失
前禽也

譏易之家解釋三驅或以湯網三面為三驅非也不曉三驅之義併與一爻之義曖昧而不明矣夫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說者未之詳也大司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二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屬皆集於第一表之中皆坐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躁至第二表而止皆坐是一驅也鳴鐃振鐸又作驅逐奔躁至第三表而止皆坐是二驅也又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躁至第四表而止皆坐是三驅也此王者田狩三驅之說也比卦九五取此為言者蓋比卦五爻皆陰惟九五一爻是陽又處尊位為群陰之所附是天下顯然比之者也考其象則坤為輿衆陰為徒坎為豕坎之變為離離為飛鳥以車徒而逐禽豕即有三驅之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蓋上六一爻居前獨後於衆陰又坎為險是衆陰比於九五惟此一爻恃險而不附以三驅之義言之是在前逆而能去之禽也夫禽之迎而來者順也順則取之背而能去者逆也逆則舍之夫聖王在上

箕微子而存宗社與抱祭器以歸周者略相似紀侯之賢
不可望太王其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亦略相似

易說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卦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講易之家解釋三驅之義或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為三驅或以湯網三面為三驅非惟不曉三驅之義併與一爻之義曖昧而不明矣夫三驅之義見於周官大司馬而說者未之詳也大司馬四時之田立表者四第一表五十步又立一表是第二表去第二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三表去第三表一百步又立一表是第四表車徒之屬皆集於第一表之中皆坐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騶至第二表而止皆坐是一驅也鳴鐃振鐸又作驅逐奔騶至第三表而止皆坐是二驅也又鳴鐃振鐸而作驅逐奔騶至第四表而止皆坐是三驅也此王者田狩三驅之說也比卦九五取此為言者蓋比卦五爻皆陰惟九五一爻是陽又處尊位為群陰之所附是天下顯然比之者也考其象則坤為輿眾陰為徒坎為豕坎之變為離離為飛鳥以車徒而逐禽豕即有三驅之象王用三驅失前禽者蓋上六一爻居前獨後於眾陰又坎為險是眾陰比於九五惟此一爻恃險而不附以三驅之義言之是在前逆而飛去之禽也夫禽之迎而來者順也順則取之背而飛去者逆也逆則舍之夫聖王在上天下皆比附其間有不服者聖王豈肯強之而必欲其比附哉置之度外從其自去而已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卦上六一爻即虞氏之三苗是也

坤六五

伊川先生解易甚明白惟坤卦六五解得未盡伊川云坤雖臣道五實尊位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聖人有黃裳之戒焉按易六五一爻坤卦之至美故曰黃裳元吉孔子釋之曰文在中也又於文言數暢其義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既曰正位居體安得有羿莽女媧武氏之亂家不知程氏如何

發之論

三五以變

繫辭言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說者多引河圖五居中央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之說以為縱橫十五是謂三五以變三五則然其變縱何也夫三以變者伏犧之八卦是也八卦之畫三舉乾一卦言之乾一變巽二變艮三變坤是三以變者也五以變者周易之重卦是也重卦之畫六以乾一卦言之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六變復變第三畫為晉為遊魂七變復變不三畫為大有為歸魂遊魂歸魂是五變之後再變之卦故只言五變而不言七變即是五以變者也三五之變錯於三

百八十四爻之中而總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錯總其數可知矣

參天兩地

繫辭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儒者往往說得不甚切當王弼注云參奇也兩耦也七九為陽六八為陰奇耦是也參兩倚數之說則未聞也夫數之所由起本於五行生成者是也夫天一生水成於地六地二生火成於天七天三生木成於地八天五生土成於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者之天之生者三地之生者兩天三地兩數之所由起故曰三天兩地而倚數又五行生成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十九者三三也十者兩五也亦得為三天兩地

六者三材之道

繫辭云六者非他三材之道也凡卦六畫皆具三材下二畫為地中二畫為人上二畫為天以乾一卦觀之故九二曰見龍在田是下二畫為地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是中二畫為人也九五曰飛龍在天是上二畫為天也

生蓍

繫辭云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蓋能以吉凶失得預曉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不能與人相接故聖人生揲蓍之法探神明所謂吉凶失得者以示於人使人知有避就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也楊雄認錯此意以為聖人有以幽贊於神明而生出蓍草也故太玄云混渾天地而產蓍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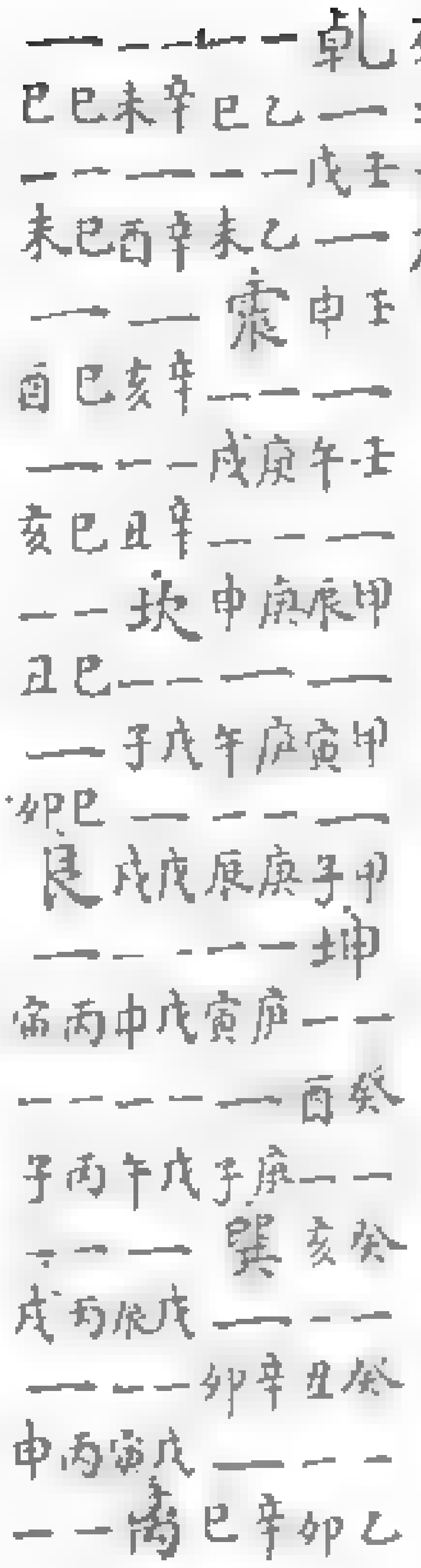
太極生兩儀

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後儒便以兩儀為天地兩儀既為天地而八卦中又有乾坤何也殊不知此一段是聖人言生蓍之法也四十九莖聚而為一者太極也分於兩手而為二者即有陰陽二氣是兩儀也既分陰陽揲之則有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是四象也過老陽則其策三十六過老陰則其策二十四少陽則其策二十八少陰則其策三十二老陽之策三十六是九揲之數也故九為老陽老陰之策二十四是六揲之數也故六為老陰少陽之數二十八是七揲之數也故七為少陽少陰之策三十二是八揲之數也故八為少陰七八九六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安用外其說

易有八法

易之書其法有八曰貞悔曰對變曰反對曰互體曰之變曰世應曰納甲曰飛伏明此八事可與言易矣凡重卦內象為貞外象為悔舉一卦以明之如雲雷屯䷂坎上震下即震為貞坎為悔 對變者如乾對變則為坤 反對者如屯䷂坎上震下反對為蒙䷃艮上坎下 互體者如屯䷂坎上震下自第二爻至第四爻即有坤體自第三爻至第五爻即有艮卦是互體也 之變者易以變為占揲出少陽少陰則其爻不變揲出老陽老陰則其爻變所謂變者陽爻即變為陰陰爻即變為陽也以乾坤二卦舉一爻以明之乾卦六

畫皆陽䷀乾上乾下若第一爻揲出老陽即變而為姤䷫乾上巽下坤卦六畫皆陰䷁坤上坤下若第一爻揲出老陰即變而為復䷗坤上震下是為之變也世應者如乾之初九變為陰而為姤則姤卦初六為世九四為應䷫應世是為世應納甲者以六十甲子納於八卦爻中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巽納庚辛坎離納戊己艮兌納丙丁列之于左



飛伏者如乾卦初九是甲子變為姤卦姤乾上巽下第一爻是辛丑是辛丑為飛神甲子為伏神也它皆倣此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孔子於鬼神之事未嘗言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則曰未知生焉知死至繫易則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舍易無以明之而非可遽以語人者也觀八卦之變則鬼神死生之情狀始終之義昭然可覩矣凡卦至第六變為遊魂精氣盡於此矣是死而為鬼神者也至第七變為歸魂是精氣復返再生而為人物矣蓋八卦之變皆七與正卦為八八卦之變是為六十四舉乾坤二卦之變以明之圖之于左

乾䷀乾上乾下乾一變姤䷫乾上巽下二變遯䷠乾上艮下三變否䷋乾上坤下四變觀䷓巽上坤下五變剝䷖艮上坤下至剝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乾本體精氣為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三爻為陽於卦為晉為遊魂䷢離上坤下則乾之精氣盡矣卦為遊魂故曰遊魂為變乾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為陽於卦為大有為歸魂䷍離上乾下則精氣復返而為物乾體復見矣

坤䷁坤上坤下坤一變復䷗坤上震下二變臨䷒坤上兌下三變泰䷊坤上乾下四變大壯䷡震上乾下五變夬䷪兌上乾下至夬雖下五爻已變猶有上一爻是坤本體精氣為物者猶在也至六變卻變第三爻為陰於卦為需䷄坎上乾下坤之精氣盡矣卦為遊魂故曰遊魂為變坤之本體全不見矣至第七變再變內卦三爻為陰於卦為比䷇坎上坤下為歸魂精氣復返而為物坤體復見矣震巽坎離艮兌準此

六日七分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震兌坎離四正之卦二十四爻為二十四氣外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每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爻為一歲之日按一朞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則不足者五日四分日

之一矣於是分一日為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四百
二十分均該於六十卦之中每卦直六日七分

論大玄踦贏二贊

易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不可增減太元八十一家七百二
十九贊亦不可增減易以一爻直一日三百六十爻當朞
之日究朞之日數則易爻少五日四分日之一故分一日
為八十分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四百二十分六十卦每卦
直六日七分而周一朞矣太元以兩贊直一晝一夜驗朞
之日數則元贊亦少四分日之三當如易不於卦外增爻
計所少之數分一日為幾分均該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
足矣迺於首外增踦贏二贊夫不增二贊則所少者四分
日之三今增二贊則多於朞之日四分日之一此蘇先生
所謂四歲而加一日千歲之後恐大冬之為大夏者也蔣
永叔韶音集進卷中却去揚雄立兩贊多於朞數四分日
之一者日行遲緩當至後天故雄多此分數以追足周天
之度曆家固有此法然豈有四歲加一日之理按曆法至
七十五年始加一日也蘇先生云恐大冬之為大夏却人
不然曆法七十五年日退一度而加一日積至二萬餘年
亦將大冬之為大夏矣然自上古至今日之行度久而必
差故堯時中星至秦已差半次自太古至今其差豈勝計
哉四時不至變乱者日行自有黃道其度雖有差須至加
日四時初不易也蘇先生是據冬至日在斗度夏至日在
井度差至於井則大冬為大夏矣不知自有黃道之運故也

書說

召公不說

書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大聖召公大賢何故不相知心而有不說之意詳觀君奭
一篇蓋緣召公欲避位而去周公作此以留之一篇之中
歲稱召公當文武之時佐佐二人心德契合周家所由得
天下有無窮之休美皆召公之力在今日不可不成就文
王光大之業召公既疑周公而不說周公安可無一言以
曉喻之而亟稱其美似非人情周公不為也又召公不說
周公在居攝之時庸或有之今已復子明辟同為師保而
尚不說必不然也詳究其書周公召公當文武之世以至
於有天下皆有大勲傳稱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商一事
其謀決於周公太公則其勲名又與召公不同況又居攝
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則其功又非人臣之所能為者
方其朝諸侯於明堂召公以下皆當北面而事之一旦復
子明辟遂同為師保左右成王師保位望敵躰召公之心
有不能自安者故欲引去不敢與周公比肩如是而不說
耳豈相忌而不說哉蘇先生稱孔子厄於陳蔡其弟子自
能相樂周公在位而召公猶且不說是周公之富貴不若
孔子之貧賤蘇公豈不知此一時驅駕其說以為文耳學
者不可以為實

江漢朝宗于海

書云江漢朝宗于海按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以其能獨赴海也水之赴海皆有朝宗之勢何獨於江漢言之且江漢合於夏口去海尚二千餘里即有朝宗之說何也嘗推原其意蓋江水逕荊陵而東至于夏口漢水逕漢中歷魏興上庸興勢襄陽而南入于江皆荊楚之境其南當虞夏時則為三苗之國以虞氏之化而尚且弗率逮有商之際荊楚復為患故詩云奮伐荊楚罙入其阻周之衰昭王南征而不復春秋之時荊楚僭號稱王常為中國病故傳曰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蓋其民輕剽喜亂歷世患之聖人因二水合并東趨于海故為朝宗之說以示訓猶曰水尚有朝宗人而不知尊君親上之義乎孔穎達疏略言其意而言之未詳唐杜工部更天寶之亂作詩多出於忠憤措意甚深而用事不苟其詩有曰蜀水會涪萬雅擠争一門朝宗人共仰盜賊爾誰尊蓋用尚書江漢朝宗之義也

和夷

書云岷嶓既藝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氏云和上所居之夷和讀曰洹其地去古既遠莫得而詳也予讀寰宇志洮州美相縣本後周之洪和郡周明帝武成九年置洪和郡屬岷州武帝時郡省以縣屬同和郡同和郡即岷州也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故以為名尋改為同和郡郡之政和縣有當夷縣城唐正觀二年亦置當夷縣於此書稱岷嶓既又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今岷洮二州之間郡縣有同和洪和政和之稱岷州溢樂縣有步和川又有當夷縣之名名號之起必有由來又在岷嶓之間竊意和夷之地蓋在於此也鄭氏之說無所經見非也

湯始居亳將治亳殷

成湯所居之亳與盤庚所治亳殷實是兩地成湯所居之亳帝嚳嘗居之帝嚳有商之祖也故曰從先王居盤庚所治之亳乃亳殷之地故曰新邑成湯之亳在今應天府穀孰縣之地盤庚所治之亳在今河南府偃師縣之地諸儒多以為一地其實兩地也契始封商縣故國號為商至盤庚都亳殷於是始有殷之稱至高宗又遷居河北之朝歌

洛邑

洛邑為天地之中按史記周紀武王有天下已有營洛之意故先寘九鼎焉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意經營洛邑觀召誥洛誥之書定都之計決矣然而竟不遷都姑以周公君陳畢公相繼尹之成康之世四方無虞太平數十年迄無遷都之舉推原其事蓋緣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遺德在民之久周家雖得天下關東之民懷商之意未泯也三監之叛其民有反鄙周邦之語自非周公定之關東之地已非周有矣由是姑保關中百二山河之勢以臨制東方遂無都洛之舉也如遷殷頑民正如漢高祖遷齊諸田楚昭屈之類蓋據其強宗以杜其亂耳

三澨

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别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氏曰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十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薳澨服虔云或謂之邑或謂之地南陽淯陽之間淯水之濱亦有南澨之稱礼部韻注亦云水邊土人所止其實水際之地也究其他水際未有稱澨者諸以澨為名皆漢楚之地恐是其土人以水次為澨也所謂三澨莫究其所在又按定四年吳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陣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則三澨與二别皆漢水近江之間地名也

浮磬

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云水中石可以為磬泗水中今無此石按淮陽下邳縣西南八十里有磬山先朝於此取磬石以供樂府其山在泗水之南四十里恐指此為泗濱也今三衢亦有浮石蓋其石傍岸而生浮於水上又端州細石好硯甚輕薄土人亦謂之浮石僕意泗濱之浮磬亦其石輕細縝密以浮稱之耳

三江

按禹貢於揚州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孔安國不言三江所在酈道元注水經引庾仲初揚都注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東江為三也又禹貢言漢水東為北江入於海江水東為中江入于海安國止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亦不言何者為北何者為中何者為南而漢地理郡國志注並云北江在毗陵北東入于海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桑欽水經亦云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酈道元曰江出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蓋言蕪湖之江注于太湖運松江以入于海也水經又指是水為南江詳觀諸儒之說震澤與大江其中各自有三江據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疑若震澤中自有三江也其言江漢之水則曰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有北有中不應無南是大江之中自有三江也蓋嘗深究之其實不然禹貢於揚州之境所謂三江者併震澤與大江之水而言之也予觀桑欽水經酈道元為之注其言水之源流支派至詳且悉然二子言江漢之水自彭蠡而下甚有踈舛如言北江自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今大江自京口以東至江陰界舊屬毗陵謂之毗陵東北入海然也至言中江自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其說踈矣按今太平州蕪湖縣其南有水通大江其水自蕪湖東至黄池鎮又東至銀林遂絶不通自銀林十八里謂之東垻有水運溧陽宜興入于太湖故今江東諸州之運必經由大江東至京口以入運河以隔於銀林之垻故也

蓋前代蕪湖之江嘗遷溧陽宜興以入于震澤是為南江漢志所云陽羨即宜興也宜興之水首受蕪湖江水遷縣之南是曰荆溪後以江水泛溢於大湖為吳中之患故為之堰以限之則水經指蕪湖之江以為東通太湖且謂之南江其言亦未無失也蓋其水舊通太湖遷今蘇州吳江縣之松江東北入青龍江以入于海者是也按吳地秦時雖併屬會稽郡後分為吳郡故漢志言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不言會稽蓋後漢時陽羨已不屬會稽也酈道元注水經作於後魏之時與桑欽之水經但云會稽陽羨而酈道元且謂與浙江合豈不妄邪又指蕪湖之水為中江皆不然蕪湖之水東至陽羨者乃南江也僕平常疑諸儒之言三江者而未究其實後為通州酒官自蘇州常熟縣福山發渡抵通州琅山岸其江面還八十里八十里之中其水有二道最深而流且急土人謂其北者為中洪南者為南洪洪亦曰溜兩洪之間皆沙夾海船皆不可行其可通行者必於兩洪之中惟小舟食水不深者方可徑渡予方悟三江之説其二蓋在於此并蕪湖之江舊通太湖由青龍而入海者是為三也後又咨訪其迹通州琅山之東北海門縣界有地名三江口又東則青龍江入海處乃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然後知三江之言實主於此可以無疑其實江漢之水自夏口併流東會于彭蠡至京口以東漢水則分而為北江江水則分而為中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舊通太湖出吳松注于青龍併入于大江者是為南江此謂三江也方三江之堙塞震澤之水不得其所歸而為一方之害三江既入則震澤底定宜矣竊意三代之前大江東下江漢之水分為二洪並流東注其中蓋有岸肉之地以分其江域去古既遠日漸堙沒遂成沙夾至今惟見一江之中其流有二水深而流急耳然大江之二洪予以為江漢之水禹貢之所謂北江中江者則今之中洪乃北江南洪乃中江而北人乃以中洪南洪為言者實由北江之水去北岸最遠居於水面之中故土人指為中洪又居其南者則指為南洪其實今之中洪乃禹貢之漢水東為北江者也今之南洪乃禹貢之江水東為中江者也蕪湖之水首受大江東注震澤句青龍併入大江之尾閭者實為南江故曰禹貢之所謂三江併大江與震澤之水而言之也蘇先生子瞻常論三江以豫章之水為南江併江漢為三江詳禹貢之書揚州界言三江既入豫章亦揚州之界也然江漢之水自會于彭蠡之後方曰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而豫章之水乃今江西瀦漢與鄱陽等水會于彭蠡者也安得援此以為南江哉然大江之流水之併歸者却有三江西自蜀郡而下東至于海者中江也西北自漢沔而東至夏口而南入于大江者北江也西南合瀟湘澧沅之水會于洞庭至巴陵西合于大江者南江也則荆州界亦可以稱三江但

禹貢所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據揚州之境而言亦不待用此以為之解也

二禮說

月令中星與堯典不同

堯典仲夏之月日永星火謂心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夏之月則昏亢中堯典仲冬之月日短星昴謂昴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考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率差半次所以如此者蓋緣日行遲緩月行疾速日之行日行一度月之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就其中日之行又不能無毫釐之不及故歷家率五十年而退一度議者謂五十年為太過率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堯時冬至日在虛宿故昴星昏中至月令二千餘歲合退三十餘度冬至日在南斗故東壁昏中也自漢而下以迄于今中星之差亦可得而推也又堯典中星只以二十八宿為言至月令二十八宿之外又指弧建二宿以為言蓋由二十八宿之中井斗度最多昏旦中星人目所覩春分之節井星昏中斗星旦中二星其度既闊昏時井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井度中也旦時斗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斗度中也日之所覩見其星已西而指為中星則不能不惑弧在井度之內昏而正中建在斗度之內旦而正中故又取二星以正昏旦也

祭

凡食必取少許置於器中以祭先造飲食之神今人謂之出生者是也故禮云飲食必祭示有先也周禮膳夫受祭器人君之祭器授之膳夫也魯語云君祭先飯謂待食於君祭則先飯而次及其它也

喪制

禮經五禮之中喪禮最詳儒者以無益於進取講論所不及以古人所重因敘其略凡死有復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有葬有虞有祔士庶人始死即升屋而號曰皋某復若君則復於小寢庫門四郊以生時嘗所往處也在道則升車而呼復者蓋以旌招其魂而欲其復盡愛之道耳其旌即謂之重置於坐以受奠享及已葬反而虞祭始為木主其旌則或綴諸主或藏之故禮曰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其旌今世俗謂之兆揭於竿及置於坐上者是也始死既復其魂已不返矣而後浴尸惟君用鬯蓋以香草置湯中以浴尸也春夏即用夷盤盛冰以寒尸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是也既浴楔齒綴足帷堂楔齒用角柶以通飲含也綴足謂聯綴屨履之屬帷堂者男女方亂故帷堂帷堂即換新衣遷尸於戶內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先斂衣次斂衾以絞束之然後加冒殺君錦冒黼殺大夫玄冒黼殺士緇冒赬殺凡冒質長與手齊蓋以韜尸也殺者冒之下韜足者也小斂又加夷衾斂已徹帷未有席天子七日大夫五日士三日而大斂大斂

亦布絞紟綃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奠於堂方有席天子七月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既葬返日中而虞禮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虞置木主用桑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而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其變而之吉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檀弓云豈若速返而虞者蓋欲死者速有所依也至祔於廟又易虞主周人以栗

七廟九廟

鄭玄之說王者親廟四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周家七廟后稷為太祖文武二祧不遷故有七廟王肅則以為王者親廟六三昭三穆與大祖廟而七周家文武二祧不不遷其為九廟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自周以前已有七廟不緣文武二祧而七當以王肅九廟之說為是

祭存三古

凡祭必存三古郊血大饗腥上古之禮也骶其犬豕牛羊中古之禮也實其脯簠簋豆鉶羹近古之禮也血腥未有火化上古之俗然也體薦則爓湯中古之俗然也至於脯簠簋豆其食物脍矣大羹不致滋味鉶羹則加鹽菜之屬近古之俗然也蓋祭祀之禮求之上古又求之中古又求之近古備古今之禮以交於鬼神於彼乎於此乎庶乎或饗之也故禮曰郊血大饗腥一獻爓三獻熟又曰血腥爓脍祭皆備三古而言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

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有九年之食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據三年而餘一年之食二十七年已有九年之食而必三十年通計方有九年之食者蓋三十年本合有十年之食緣三十年之中有二十個閏月多用一年之食故通計只有九年之食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以國用不乏衣食足則知榮辱人之情也故必待三十年而王化洽也古者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熟貢賦皆入然後制國用計一歲所入之數而四分之用其三而會其一至三年又足三分可支一年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九年必有三年之食三十年之通而有九年之食也

土圭測景

洛陽陽城縣舊屬河南府今屬許州周公測景以求地中之處也其測景之法蓋為表八尺以立於其地又為土圭長尺有五寸卧於表之北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影與土圭齊謂之地中廼於此建王國焉若表立於此地之南則景長其地多暑立於此地之北則景短其地多寒立於此地之東則其地夕多風立於此地之西則其地朝多陰周禮稱日北日東日西者指陽城日景而言也南北之景率千里而差一寸惟陽城影尺有五寸為地中也

鄉遂

古者兵農一體周家鄉遂之制兵寓其中近國為鄉為鄉者六郊外為遂為遂亦六其鄉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遂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其兵制則五人為五比與隣之夫也五伍為兩兩二十五人閭與里之夫也四兩為卒卒百人族與鄰之夫也五卒為旅旅五百人黨與鄙之夫也五旅為軍軍二千五百人州與縣之夫也五軍為師師一萬二千五百人鄉與遂之夫也蓋鄉遂各有一万二千五百家各有萬二千五百夫六鄉卒之鄉則出征伐遂則居守魯人三郊三遂是大國三卿也

周家不用商聲

大司樂祭天神地示人鬼備宮角徵羽四聲不用商聲者周家木德金尅木商聲金也故不用

大宗小宗

古者諸侯卿大夫皆世襲嫡子既襲爵位其庶子謂之別子別子不得祭宗廟故自別以下則自為宗別子之嫡長子與嫡長孫相繼而下為大宗凡自別子出者皆宗之不遷之宗也禮所謂宗其繼別者百世不遷之宗者也其別子之庶子則又自為宗庶子之長子長孫相繼而下為小宗自庶子出者皆宗之至五世則遷禮所謂繼禰為小宗五世則遷之宗也庶子為禰繼禰者庶子之子也近代既無世襲則無大宗惟宗室則當有大宗小宗而無其制故蘇先生欲使天下皆行小宗繼禰之法蓋欲聯宗族以教親睦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禮醫師云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人之身其陽竅七陰竅二總陰陽為兩有疾而為變其事顯然而可知者也所謂兩之以九竅之變者也心肺肝脾腎與胃大腸小腸膀胱為九臓其中有變不可得而見而其血脉之動常觸於寸口醫之能知者必於人兩手臂高骨之下用三指測候之九藏之動不逃於三指之下因以決人之安危生死和緩俞跗之流不能舍此而已疾也所謂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也

陰德陽德

大宗伯云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所謂陰德陽德曰陰陽者非奇耦之陰陽也蓋主言隱之與顯也漠然無朕兆之可窺者陰德也顯然有可驗之形者陽德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根於性情出乎天産者也是漠然無跡之可窺者也此七情之發不以中禮防之則人偽勝而天理滅故曰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耳目口鼻手足之見乎軀躰之間者出乎地産者也是顯然有可視之形者也其視聽言動不以和樂防之則猖狂非僻無所不至故曰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而禮者所以制中而樂者所以道和也聖賢不愧屋漏而每謹其獨如怒不遷而過不貳是以中禮防其內者也步趨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和鸞之節燕饗則有聲歌在御則有琴瑟手舞足蹈而非僻無自而入是以和樂防其外者也

詩說

周南召南

詩序稱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稱用之何也按儀禮燕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鄭氏云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周南召南風化之本故謂之鄉樂蓋周房中以及朝廷饗燕與鄉射飲酒俱用之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魯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為即與用同也

芣苢

芣苢韓詩直曰車前今俗人謂之蝦蟇衣者是也山海經則以芣苢為木云實似李食之宜子生於西戎按二字從草按得是木又芣苢之詩係周南所採之詩既生西戎周南之地在陝之東其人安得而采之因以為詩也

長庚啟明

詩云西有長庚東有啟明先儒多以為一星在西為長庚東為啟明非也夫在西者昏見在東者未明先見是啟明居日之前長庚居日之後若是一星豈應一昏旦之間昏日後旦在日前之理按五緯之中金水二星常隨日長庚啟明迺金水二星也漢書高紀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高允崔浩並以為不然蓋緣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十月日在尾箕金水無緣會于東井也五星之聚當在五月耳

詩各有體

孔子刪詩為三百篇國風雅頌各從其體而類聚之有風體者則列之國風有雅體者則列之雅有頌體者則列之頌雅又分小大小雅只言一事如鹿鳴燕羣臣嘉賓皇皇者華遣使臣之類主於一事如此之類謂之小雅如烝民大明文王之類其文非止一事往往廣及道德政化之本如此之類即謂之大雅又有一詩而備三體者豳七月之詩是也七月之詩自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以上有風體故為豳風自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有雅體故為豳雅自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有頌體故為豳頌周家祀享通用之也

生民玄鳥

帝王之興必有神異不可以常理推也司馬遷言后稷之生由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契之生由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故生民之詩云履帝武敏歆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又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以其生之奇異故置之隘巷平林寒水之上以驗之而名之曰棄而玄鳥之詩明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履巨人跡吞

玄鳥之卵其事不妄矣而說者廼云詩人所言謂高禖從祀之時隨帝之步武以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禖二詩之意皆主於高禖而為言也夫帝王高禖之祀特常典耳豈惟稷契之生獨言之詳歟詩人之作遷史之言為是

我姑酌彼兕觥

卷耳詩云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永傷注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用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今人燕會求席中人舉動語言之謬誤者則罰酒以為笑樂其所由來遠矣

用金銀為環置指間

詩注古者后妃群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今世俗人用金銀為指環置於指間以記事自古有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之詩刺鄭太子序稱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之齊女賢而不荅卒以無大國助至於見逐鄭忽失齊之援至於失國其事則然矣按文姜嫁於魯威生子同即魯莊公其母文姜淫亂為二國患猗嗟之詩嘗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有女同車之詩反謂齊女賢而不荅何也

關雎

關雎之詩本言后妃之德首章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夫關雎之為禽摯而有別以況后妃之德明矣窈窕淑女宜為君子之求匹是亦主后妃為言也夫窈窕淑女既主言后妃下章言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所謂窈窕淑女乃后妃之所求似非主於后妃為言也既言后妃求窈窕之女以窈窕之女為后妃作詩之躰不如是也予謂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二句是況后妃之德繼言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廼后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之義故序稱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其意可知也夫人君自后妃而下夫人世婦御妻皆人君之求匹也不必以好求之文專為后妃也

召伯聽訟

行露之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蓋言當時有強暴之男侵陵貞女爭訟至於召伯之前其間強暴之男初無納采問名之儀直欲以爭取之其訟為易決譬如雀之無角豈能穿其屋室家之禮不講安能強取其女其訟為易決也至於強暴之男有強委禽之類指為納采問名之事其訟為難明譬如鼠實有牙信乎可以穿屋雖有疑似難辨之跡亦不能欺終不汝從也此詩人所為美召伯之聽訟也

左傳

艮之八

揲得艮卦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五爻並遇老陰老陽其爻俱變惟六二一爻得八為少陰不變史氏見此一爻不變故曰是謂艮之隨也圖二卦于左

艮 ䷳ 九六六九八六 艮上艮下

隨 ䷐ 兌上震下

此一爻得八為少陰不變

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蓋以亥字横着以為算位故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絳縣老人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蓋自其年甲子至今來甲子四百四十有五甲子末後一甲子得甲子甲戌終癸未計二十日至後甲子尚少四十日故曰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四百四十五甲子總計二萬六千七百日少四十日則是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史趙士文伯之言日數與絳老所言不差但傳文師曠言七十三年矣計七十三年只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日尚有三百八十日則是七十四年有奇也考之魯叔孫惠伯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正是七十四年印文傳寫誤以四年為三年耳非師曠所言之誤也若據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七十四年當二萬六千六百四十日尚多二十日雖稱七十五年可也師曠只指會于承筐之歲計七十四年者蓋絳老生在會于承筐年中不必在朔旦甲子而生只是七十四年不得以朔旦甲子計其年數也

風馬牛相及

書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蓋封境相接馬牛或有風逸臣妾或有逋逃越逐不獲即起爭競之端故費誓以此告戒欲息爭端也齊國邊北海楚國邊南海封境闊遠雖是馬牛風逸越逐不復之爭無緣相及何事而兵臨其地屈完問齊之意蓋如此耳杜氏註云馬牛風逸邊境之細事解釋甚當學者不照杜氏所註多見臆說有云馬順風牛逆風而者相背或云馬牛風逸相逐亦不及其地並失本意

包茅束酒

禹貢言包匭菁茅蓋二物充祭祀之用欲致其潔故包而又匭之也孔安國於包字下注橘柚是據厥包橘柚錫貢之文以包為橘柚謬矣夫祭祀所以必有茅者為欲縮酒也蓋古之為酒不如近代用纖素為袋以取清酒其取之也簡率必有糟粕之屬不能盡去按周禮五齊曰泛齊曰醴齊曰盎齊曰緹齊曰沈齊注云成而滓浮泛者為泛齊成而翁翁然葱白色者為盎齊成而滓沈者為沈齊三酒曰事酒曰昔酒曰清酒清酒祭祀之酒乃沈齊也雖名為清仍有滓濆沈於其下故當其祭祀之際必束茅以酒

沃其上以去其滓濆欲其清而潔也其說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今人有喪奠之者亦束茅一㦸置於盤中祼酒必沃於茅之上亦上古縮酒之遺制俗人不知此以為使若鬼神吸之鄭氏周禮注亦如此說陋矣

先軫

晉文之霸成於城濮之勝城濮之勝出於先軫之謀合齊秦之交而使楚人不得不戰軫之謀也如使宋人賂齊秦藉之以告楚執宛春及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激楚之怒齊秦之交合矣楚人欲不戰而不能矣敗楚師以釋宋圍諸侯震恐其誰敢不服借使當時之謀不如是之妙楚人雖釋宋而歸不決於一戰豈能遽然號令諸國若是其速哉但其謀詭譎非仁義之兵而點數機巧有以役使與國俾強敵亦由之而不知亦可喜也

兩葵丘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又諸侯盟于葵丘杜預註戍葵丘云在臨淄西注盟于葵丘云陳留外黃東有葵丘蓋兩地也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蓋連稱所戍之地也寰宇誌開封考城縣東一里有葵丘蓋所盟之地也按左傳稱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使其從妹之在公宮者為間而弒襄公若非所戍之地近於齊都安能謀及婦人而為公室之亂乎則臨淄西之葵丘是也又按齊威公為葵丘之會晉獻公往會之遇宰孔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若所會之地去齊稍近安得指其勤遠略而有西為此會之言哉則考城之葵丘是也陳留開封一也臨淄即齊之所都

魚麗陣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蓋以車列於前以步卒　伍伍相承於其次以彌縫偏之闕漏其陣非圓非方形如畫一而徽於後狀如群魚游於水面然是為魚麗之陣也

歌鍾二肆與其鎛磬

傳云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與其鎛磬者按周禮小胥凡懸鍾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曰鍾磬編懸之十六枚而在一簨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蓋賂晉侯以四堵之鍾也又新築人仲叔于奚請曲懸是欲鍾磬各用一肆以僭大夫之禮也蓋天子宮懸鍾磬各四堵其形如宮諸侯軒懸鍾磬各三堵缺其一面形如軒大夫曲懸鍾磬二堵又缺去其一方其形曲也周官曰判懸士特懸鍾磬各一堵三方皆無只有其一故曰特也十六枚為一架者是為編鍾編磬又自有鎛鍾鎛磬隨月律而為之制皆特懸於一架

魏絳

用兵之道要歸於廟算晉悼公之霸其功全在魏絳方無

終于嘉父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悼公將弗許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從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於是和戎三駕而楚不敢與之爭楚人不敢加兵於中夏者二十有五年豈非廟筭之勝乎蓋不肯勞師於所緩之地蓄其勇銳以全制楚人也至如章邯為秦將兵以臨關東關東諸雄所可虞者劉項雖項梁之軍再破猶未可以蔑視也而邯遽以楚為不足慮方且左馳右騖以獵群寇又且引兵渡河盡銳以攻鉅鹿故項羽救趙而邯力不能支一敗而不可復振其廟筭為如何哉

其處者為劉氏

左氏士會自秦歸于晉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由左氏突然有此一句故漢儒推原其始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士會之歸劉族在秦者復累之姓故班固高帝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左史亦因是得立學官劉漢之將有天下丘明其先知之耶抑附會而為之說也此一句亦甚異

元后

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公孫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土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為元后漢氏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

東園叢說卷下

語孟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先儒覩極星居其所而不動遂謂以德為政者無為而治如北辰之不動而衆星拱之也其道理則是但極星初非北辰又極星人雖不見其動亦自運轉未嘗不動也但其運轉也微人覩其旁星之轉動而不知極星之轉動耳春秋傳云心為大辰北辰為大辰所謂北辰元非北極也北極與南極處天樞之中兩極相對以運轉天體北極一星道家所謂北極紫微大帝者是也紫微垣中北極之旁華蓋之下勾陳之中一星曰天皇道家所謂天皇大帝者是為北辰星辰之至尊主宰萬物衆星之所[illegible]夜且一轉[illegible]亦未嘗不動又昔之考[illegible]嘗窺璣以望極星終夜之間或在管之中[illegible]但不出管外蓋運轉乎天樞之中其動也微耳亦不得為不動嘗究其所以然者蓋緣渾天之象有類於輪南極北二極建轂之兩端運於樞中者也夫車輪遠於轂則其轉也疾而漸近於轂則其轉也緩而微至於樞間轂端之轉迎而視之則見其動遠而視之則宛然不動也指北極為北辰且謂其不動者不達於天文故也孔子所言取其居所而衆星拱而已

執珪鞠躬如也

鄉黨曰執珪鞠躬如也按鄉黨一篇記夫子居鄉與在朝廷宗廟禮儀之事也夫公侯伯方執圭子男則執璧孔子魯大夫如何執圭蓋夫子出聘他邦之事也禮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大夫出聘則奉君之瑞玉以行若其君之身王然以致其敬也晉侯爵當執信圭夫子蓋嘗持以聘鄰國也鄉黨之文自執圭鞠躬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觀愉愉如也皆言出聘異國之禮儀也

禘自既灌而往

灌字同音者三詩云祼將于京語云禘自既灌而往易云觀盥而不薦是三字者灌與盥同義謂以水灌洗灌爵灌手之類是也祼則以酒祼獻於神者也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者[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學廟之主皆至於太廟與[illegible]之後[illegible]大學者二曰禘曰祫其後凡五年[illegible]廟合食禘則主於審諦昭穆既灌之後行[illegible]之理其禮自上而下魯躋僖公昭穆不正故孔子稱不欲觀之而不斥其言故也後人或According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說以為既薦則精誠少懈故孔子不欲觀既灌而往非也易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謂精誠內充不假於物而其孚自顒若也至於薦則其孚固非有損假於物而有可見之迹也若曰既灌而往則不欲觀則所以灌者為何事也

知之次也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段話說自來儒者解釋不甚通徹其要旨在作字上吾夫子當周末之時述作者紛紛不知惟聖賢然後可以有作如伏犧氏作易大禹皋陶之作謨伊尹之作訓箕子之作洪範皆有生知之質明乎天人之際故能有所作以垂萬世之法式末世蓋有無知見之明而遽有所作者虛無詭異叢碎駁雜甚至無知於天地之間往往有之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如夫子之作春秋亦何愧於犧之易箕之範然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不以作經自任故嘗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其立言垂訓有及於述作之事而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其意以謂已之述作者亦必出於無悖經傷道違闇不經之愚雖不可以比生知之賢聖亦可以為知之次與不知而作者異矣予於此有以見聖人退讓之意又足以明述作之要云

叩其兩端之說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悾悾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此一段說話亦學者之所難曉者先儒釋兩端為終始不知有何意義能知得兩端之說則數句格言通徹貫串洞然無疑者矣夫語道之要只是兩端真偽是也夫降衷之性存乎人道德仁義出於天然者真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發乎人之情者偽也天真不明而人偽勝則為小人為夷狄為禽獸天真昭晰而人偽不能亂則為士君子為賢者為聖人孔子發切要簡逕之言以曉悟學者無若此數語者矣孔子之意若曰我安能自有所知哉我之所知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者也天下之人不能知之者以不能明其孰為天真孰為人偽也二端不明而欲知道之所存難矣能照破兩端而別其真偽雖愚鄙之夫亦將竭盡其自然之知識而不疑於道矣故曰有鄙夫問於我悾悾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悾悾者未有知識而識趣內充者也故夫子叩以兩端而遂能洞曉若先有知見則又為聰明所累未見其能竭焉也

子路

孔子於群弟子之中貶駁季路處多甚季路於孔子亦有相抵忤處學者往往以此少之僕謂孔門自顏騫伯牛仲弓數人以下可以進道者無如季路如顏子之如愚蓋與聖人心相契合者如子路則有疑而未達之處不肯遽以為是故不能無抵忤處夫學道到有疑處最是罕得其與尚（尚去）左之徒有間矣

孟子

孔子之後可以傳道者莫如孟子孔子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且如子路之行行可謂剛強不伎不求可謂無欲然亦尚有未到處夫子以此未

詳只剛之一字所占地位甚廣孔子所以嘆當時之未見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浩然之氣之說以為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因夫子未見剛者之言而發明之也孔子之繫易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深明厥旨於是有性善之說推原人心其惻隱者為仁之端羞惡者為義之端辭讓者為禮之端是非者為知之端以為天然固有之善人生而具者是因夫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發明之也其它言行與孔子契合者甚多故曰可以傳夫子之道者莫如孟子也

諸子言性

先儒嘗謂孔子之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雖有相近之說而不言其善惡自孟子始有性善之說孟子既以為善故荀卿以為惡善惡孟荀已言之矣故揚雄以為善惡混善惡混揚雄既言之矣故韓愈以為有上中下三等起諸子紛紛之論者蓋自孟軻啟之是說何其淺也君子之論道惟其是而已豈宜求異而自立其說哉殊不知孟子性善之說蓋本於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說其言當於理真不易之論也荀卿之所謂惡者是以情為性也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是以習為性也韓愈之所謂上中下三等是以才為性也皆不明其本者惟孟子性善之說為至當

執中無權之說

孟子嘗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所以酌輕重之宜而不失其當者也人知執中之為是而不知有以權之與執一何異孟子雖洞明此理然而臨事之際亦有執而不通處如云可使制梃以撻齊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德義之尊足以無敵於天下也彼戰國之時縱是有德有義如廉頗白起之朋未易以梃撻也如其說可用則虞舜周文自當制梃以撻三苗與崇國矣孟子又有答皋陶為士瞽瞍殺人之說曰執之而已是又謂天下有至公之道人主不得而私也豈有人臣行法而執天子之父之理使其可執舜負之而逃又當追捕也豈不知議親議貴公道自存乎其中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是亦公道非有所黨也故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孟子如此等言論迂僻坐執一之病也故荀卿祇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雖非之太過亦有以致之

浚井焚廩

孟子云瞽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倉廩父母牛羊父母琴朕弤朕干戈朕嫂使治朕棲此亦齊東野人之語而孟子誤以為然也竟以女妻舜之後即有遜位之舉其時舜居攝十六相在朝豈容象之作亂至於如此縱使能害舜象果可以奪取琴弤揜有二嫂乎焚廩而不為所害故史遷有兩笠自捍而下之說揜井何以能出故史遷有從匿空旁出之說皆相承謬誤而附會之者也君子所不取

書云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亦允若允之為言信也若之為言順也言瞽瞍見舜純孝如此亦為之感動而信之順之也方在歷山之時已能以至誠感動瞽瞍而使之信順象之傲慢於此亦必少悛矣故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某人曰與善人居則不能不化而為善與惡人居則不能不化而為惡況乎終日與頑嚚傲狠者居日以戕賊殺害之為務雖是賢知者處于此地豈能不為之動心而起忿懥之心哉忿懥之心一萌則至於姦矣惟舜大孝之誠根於天性如真金之在鎔百煉而不可變易故能進進以自治不至於姦其父子兄弟之間能盡其道也如此堯又欲觀其所以處室家者於是以二女妻之以觀其內行而二女果不敢恃其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書所謂嬪于虞者是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各得其所而人道極矣故堯舉天下而付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孟子所謂厎豫即書之所謂允若者也孟嘗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人倫之常道中人皆足以服行惟舜遭人倫之變厥父母厥弟不惟不慈不恭而已日以殺之為快而舜則惟盡其在己者而不顧其在彼者至誠所格而瞽瞍亦為之悅豫三綱五常之道至此而益明矣至此而臻其極致矣故史稱明德自虞帝始非謂堯以上明德不著於天下正謂虞舜遭人倫之變而克盡其道使三綱五常之義一定而不可變謂自虞帝始其誰曰不然哉

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

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於東郭氏景丑難之孟子無以解紛延引曾子之言以應之且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嘗曰遁辭知其所窮躬自蹈之矣

耕者九一

井田之制什一而徹孟子言耕者九一何也蓋一井之地為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是九一安得為什一也蓋八家於公田百畝之中又得二畝半為廬舍八家共占二十畝只為公家耕八十畝八家皆私百畝為公家耕八十畝每家十畝是什一也孟子言五畝之宅者凡外保城之中又占二畝半冬月居之是為五畝之宅

金聲玉振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孟子之意蓋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者

力量皆到得聖人地位曰清曰任曰和俱得為聖之事如射之能至者也但三人者各得其一而未能兼通惟孔子為聖之時清則清時任則任時和則和如射之有至又能巧中者也故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謂其兼聖知而全盡之也如三人者但力量可以到得聖人地位而未能全盡聖知之事譬如射者能至而不能中也始終條理者自衆樂中金聲玉振為喻條理二字與清和任集大成之義初無干涉蓋作樂之條理鍾為始而磬為後始以鍾聲合樂至其成則以磬聲為準故周禮以鍾鼓奏九夏詩云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是金聲為始而玉振終之也孟子取喻若曰金聲也者作樂之中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作樂之中終條理也始條理主謂金聲以譬知之事謂金聲有洪有殺圓轉而善應也故為知之事終條理者主謂玉振以譬聖之事謂玉聲有一定之體而不可易故為聖之事條理二字自於作樂鍾磬之始終初不指聖知為言也學者不明其旨遂謂始條理者是知終條理者是聖至出聖知始終條理論不知知如何是始聖如何是終知之條理如何聖之條理如何稱舉之文穿鑿撰造必巧為之說牽強可知矣

盡心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事天也盡心知性而知天是知見之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復踐之事

辨經傳所言天

經傳之言天有二義有天地之天有自然之天夫天之與地固一定之名天下有自然之理非出於有為知見之所不能判則歸之天此非天地之天蓋自然之理不可以形迹窺而謂之天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說者便謂性出於上天之所命夫天固主死生禍福之權又安能以性而與人哉苟能以性與人賢知愚不肖天何畀付之不同哉故中庸之所謂天命之謂性以性乃天然固有而命之於人者也如孟子所謂知天事天知天者謂明乎天然之理事天者謂循乎天然之理也

天上帝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或以天與上帝為一伊川謂以形體言之為天以主宰言之為帝非也后稷配天者謂昊天上帝也文王配上帝者謂大微五帝感生者也周官大饗是祀昊天大旅是祀五帝周家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文王受命作周故配感生帝周家木德即是以文王配靈威仰之帝也

微生高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說者皆謂孔子言微生高之非直是不明夫子之意者也夫直之

爲言有二義有正直之直有執直之直正直之直固君子之所尚如易所謂直方大者是也執直之直君子少之如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遽伯玉是也微生高者想在當時有以執直名之夫子見其乞醯於鄰一事有以知其亦能圓轉委曲以盡人情初非執直者蓋取其就直之中亦能圓轉也不然則乞醯於鄰以與人何至得罪於君子之門也哉

晝邑

東漢注云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晝水因名焉孟子去齊宿於晝今學者相承讀爲晝夜之晝嘗考之齊地即無晝邑趙岐云齊西南近邑也按史記王蠋晝邑人注云晝齊西南近邑晝音獲與東漢注音同蓋讀爲晝者俗師相承之誤也又水經注云臨淄西南二十五里有澅水土人謂之宿留水以孟子去齊嘗宿於此故也水西有王蠋墓

天文曆數説

四遊

先儒嘗有四遊之説謂地居天中有升有降或南或北其説謂地在天之中舊説如卵之黄者是也自春分漸降而又漸漸著南至夏至極南降而下一萬五千里自夏至以後即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秋分上與春分等自秋分又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冬至極北升而上亦一萬五千里冬夏二至地或南或北升降上下於三萬里之間故冬至地升而上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北故日居於南而去天近所以日晷至短夏至地降而下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南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皆居中適平在三萬里之中日居天地上下南北之中故日晷不長不短其説見於鄭玄不知其説曰誰始亦大費思索矣然非至當之論也蓋緣先儒不詳渾天之形覩日有南有北去地有遠有近而晷有長有短故爲是説殊不知地至静之體安得有遷動轉移而上下升降南北往來之理哉蓋渾天之體其形如卵地居其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圍其外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一日運轉一周赤道帶天之紘居南北二極之中黄道斜運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在赤道内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外極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日之行雖曰左旋而實循黄道又有南有北冬至則極南去赤

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夏至則極北去赤道亦二十四度與黃同春秋二分則當赤道與黃道所交之中南去冬至日之所在二十四度北去夏至日之所在亦二十四度二至二分或南或北進退往來於四十八度之間緣天體北高而南下南北二極相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而高南極入地而下天形北高而南下則天之中赤道之中分南北者不在人頭之上而近南稍下矣猶是冬至日行至黃道極南之處去地近而晷短夏至日行至黃道極北之處去地遠而晷長蓋兩極居天之樞一高一下日循黃道運於其中故冬至日行地下多而地上少夏至日行地下少而地上多此日晷長短之不齊耳明乎渾天之象則日月星辰之行與夫四序推遷之道如示諸掌四遊之論無取焉爾

地深厚之數

天體周徑以度推考之亦可以步里計惟地之深厚古人未有言其數度者予嘗冥搜而得之地准天度之數厚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蓋用天輪運轉與刻漏而推之也其說斷然有不可易者非臆測牽強而云爾也蓋日入地即為夜出地面方為晝將昏時日已入地矣更二刻半方黑曉時日未出地面先二刻半已明用此為旁照則地之深厚之數不可逃矣夫日已入地而未黑者蓋尚在地之側而未入地下故先透上而未黑也至二刻半轉入地下而始黑矣日未出地面而先明者蓋已出地之下故光透上而先明也至二刻半而日方出於地之面矣日之出入隨天體而運轉一日一夜而一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晝夜凡百刻百刻之中日隨天運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計二刻半合轉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也予嘗以此約昏旦地之厚薄少差則晝漏夜漏於二十四氣之中皆差惟是此數與曆相應

天地之形

舊說天形如卵地如卵黃中高而四隤予嘗深究之天形如卵是也謂如卵黃中高而四隤非也地居天上下四圍之中其形如餅北微高而南微下八度八百分度之六百四十一為之深厚此地之真形也夫洛陽陽城縣為地中若地中高四隤則陽城之地當絕高於天下而東西南北皆漸低而下望陽城若居霄漢之上矣今地惟北高南下則如中高四隤之說為非是也或曰地有山嶽河海高下之不同烏得其平如餅殊不知以人之所覩言之其險夷萬狀安得如餅以天之高遠地之深厚言之山嶽河海之為高下曾幾何也升乎宇宙之表而下視之吾見其平之如餅矣

渾蓋

說天之家有曰周髀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而歷代太史

氏之所用者不出於渾蓋楊子雲深於天文者也其法言語蓋天則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語渾天則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違也夫渾蓋之為用一也但蓋天之形狀如倚蓋故南方星度漸向跡濶不與近北者同又南極隐而在下當與北極相對無地位可以指定其處此其不如渾天之密也然渾天惟制器可以備列辰象不可以為圖凡今之所謂渾天圖實蓋天之法而寫蓋天之形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儒者觧釋往往不明愚謂璣者周旋而運轉者也衡居中而不動者也璣之運轉必出入乎衡之上下以正朝夕周旋而運轉者天也居中而不動者地也以是知璿璣玉衡即渾天也洛下閎諸公其知此矣愚以玉衡為地則所謂地之形如餅者信矣此說惟深於天文者可語當今有張子平者僕將持是說以質之

二極隐見之度

舊說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見而不隐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周圍七十二度內星象常隐而不見唐志云南方浮海者見老人星下有星明大者甚多而不知其名所謂隐而不見者也按老人星常於二月八月見於桑榆閒蓋居南極七十二度之外出乎地面之上者也北斗之星常轉著於地而復起蓋居北極七十二度之表者也夫北極高而南極下其說然矣愚常推究之二極之出地與入地皆不及三十六度之數其出入之度實二十四度而已何以明之北極與南極相去一百八十三度弱南極又在地下三十六度則自北極而南至地面一百四十七度南極至赤道九十一度半弱冬至之日又在赤道南二十四度三十六度又入地中冬至日中時日去地只有三十一度半弱夫地面而至天中謂之天徑之半則其高六十一度今冬至之日當日中時去地僅三十一度半則冬至之日晷不能及四十刻其它四時之刻皆不能如數矣僕嘗為天文圖南北二極隐見之數只用二十四度又計地之深厚以日入為夜日出為晝四序晷刻其數行合分毫不差惟曆家通曉者可以語此二十四度之說古人亦嘗言之而未詳也

月蝕衡

曆家考中星推五緯與太陰之躔度皆目所能覩可以的知其在某星幾度惟大陽特可以數而推其所在欲觀其的在某星幾度光既爍日而星象皆沒無由可窺夫日蝕必於朔月蝕必于望日蝕必于朔者月魄掩之也月蝕必於望者日光爍之也欲知日度之所在但於月蝕之夜窺其在某星第幾度上蝕此星對衝是某星第幾度審其時刻則日行之度定在於此古人謂之月蝕衡使從此起筭最為親切假如月蝕亥時在角五度則日于其時定在奎十四度也

土王

一年之氣春爲甲乙木夏爲丙丁火秋爲庚辛金冬爲壬癸水中央爲戊己土十有二月分于四時而土居四時之中蓋四時之末各有十八日土王故立春後七十二日而土王十八日然後立夏立夏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日然後立秋立秋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日然後立冬立冬後七十二日土王十八日然後立春四時各十八日亦計七十二日是一歲之間五行各占七十二日而土在四時之中故曰中央土禮所謂播五行于四時者也

氣候

陰陽之推移俯仰之間則已変矣但其変也微而未顯至五日則小覺矣故五日爲候三候十五日其変稍著故三候爲一氣自此更六氣其変大著故六氣爲一時曰春曰夏曰秋曰冬四時具而成年凡一朞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成四時而一周天二十四氣每氣十五日共三百六十日據一朞之數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所少者五日四分日之一故分一日爲三十二分每氣管十五日七分此七分前後相通一日凡百刻分爲三十二每分管三刻八分刻之一也

雜說

赤壁賦

東坡先生赤壁賦曰七月既望月出東山之上徘徊斗牛之間按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星蓋在斗牛間中星在斗牛則月當在室壁間去斗牛甚遠秦漢至今雖有歲差昏旦中星不得而同以大要約之亦只在合危室間無緣在斗牛又指黃州赤壁爲周瑜敗曹公之處皆不然赤壁蓋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周瑜當語孫權請兵三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夏口即鄂州也愚嘗謂宗師大儒以傳先聖之道立言爲書以詔後學爲己任至於天文地理所謂末學初不深究也如孟子稱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泗水蓋自兗歷鄆逕徐至下邳而入淮汝水亦自汝至蔡州汝陽縣西北而入淮二水俱入淮而淮水東注於海未嘗至江孟子鄒人去淮泗不遠所言尚有差誤則知大賢宗師不當責以此也

韓信自當項羽

伊川先生語錄云惜乎項羽韓信司馬仲達諸葛孔明不曾合戰得於中原戰得幾場方有可觀此言今幡竿亦折師已道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畝人無匱乏之憂破之必矣皆所以作士卒之氣也李晟之平朱泚時熒星見諸軍皆賀請速進兵晟以爲星象之变不可測忽有退舍則吾軍不戰而其氣先怠矣故善用兵者必以作士氣爲先不可不知也

堅壁

廉頗堅壁不戰以拒白起司馬懿堅壁不戰以拒孔明皆

深曉兵勢者蘇先生所謂與智將戰則持之者是也

以少敗衆

用兵固有以少敗衆者如周瑜以三萬人敗曹公于赤壁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於淝水是也然不可以為常兵法十則能圍之倍則能戰之故王翦攻楚必用六十萬人垓下之役淮陰侯亦以三十萬當項羽皆以全制之者也仁宗朝西邊用兵劉平任福葛懷敏等三敗皆破軍殺將然五路之地不至陷失者以鄜延環慶涇原鳳翔等路皆屯重兵其當敵之衝要者不下數萬人足以控制之故也紹興初北虜之勢方熾偽齊子父僇力作難歲為邊患然而兩淮荆襄四川皆足以防禦偽齊然以無功被廢者以公威信之明玠等重兵可以制敵幾失四川辛巳虜人悉起西北之兵傾國以臨淮甸劉錡細順昌八千人之勝不復以重兵壓境而乃分布其兵於諸郡王權守鍾離當虜堂堂之衝所領止三萬人虜軍初集邑處精專而兵力數十倍長驅南下勢若震霆王權安得不焚燒積聚而為宵遁之計哉辛巳兩淮失守劉錡之罪也

記時事

紹興五六年間既誅珹楊么平定李成等四方無虞民俗安安

高宗圖回救復中原計張魏公力贊之其時吳玠鎮蜀漢岳飛屯鄂渚韓世忠劉光世分守兩淮岳飛陰結寵葉閒豪傑及招諸大行雄強有誥軍號而往者飛慨然有掃清河朔之志而韓世忠亦悉師攻下邳以圖山東國威甚震虜人稍懼又偽齊劉瑀等連年入寇喪失軍實甚多知進取之無益由是有請和之意秦檜在虜庭時以熟知虜人之情既自虜中脫歸居中參預朝政於是力主講和之議自是南北安堵北邊無犬吠之警者垂三十載人皆歸功於檜而不知檜之所賴以濟和議之成者廼 高宗神武而諸帥操秩徇國之功居多也和議之前 朝廷有親征之舉銘書宣布僕 先人嘗有擬書口號三首謹錄之于左其詞曰諸將宣威正此時 一人神武萬軍知無煩司馬誅荘賈共笑隋侯侈少師又曰要將孝友求張仲莫把

韓世忠屯淮陰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屯夏口吳价屯河池各不下一二十萬人足以控扼之也王彥之守興勢紹興二年虜將入寇時劉子羽在興元吳玠楊政在河池先戒彥以不可輕敵彥以殄滅草寇得儁居多而欲自用壁亢术率劉益等犯金州彥以五千人背城而戰果至失利走達州吳玠楊政劉夔等共守饒豐嶺以遏其鋒虜攻饒豐逾月不得上嶺之旁有松門關者峻險不可陟吳玠等度其冒險以出吾不意乃使郭仲以五千人守之以防不測虜果自松門攀木沿崖而升郭仲不能支遂失松門虜兵遶出饒豐之後吳玠等大驚急引兵退柵定軍山以待之時張魏公置司在閬州議欲徙司成都四川大震曰非魏

甦梧望于房神略廟籌歸變化　帝圖王業自安強此篇主為魏公也又曰吳岳川蒐百萬兵彝劉淮甸兩長城頗聞特兩蘇諸路更肴壺漿走四京于時國勢方張諸將往往不樂和議岳飛力爭之父子被誅而其議廼始堅定

石米

建炎間年飢嚴之壽昌縣乏食尤甚縣官日食湯餅細民嗸嗸無告有掘山地者得土極細而白其人取而食之亦能止飢縣人遂相率爭取食之謂之石米用湯調和如米粉製造市井賣餹餅人亦製造以賣愚幼時曾買食味甘酸稍帶土氣食之臟腑亦無恙小民貪得厭其取過多土輒坍有覆壓而死者至其秋小熟則其土遂竄至不可復食矣此事極異又愚所親見因錄記之

唐太宗

唐太宗誅建成元吉而有天下與齊威公殺公子糾而得國事足相方齊威以糾合之功見稱於仲尼以其有德於斯民者大不得以過而掩其功也太宗雖有誅建成元吉之過其戡定禍亂而治底升平有德於斯民者又非齊威之比使其出於孔子之前則誅殺兄弟之過亦可略去然於誅建成之際使尉遲敬德入侍　高祖高祖驚惶失措既迫不得已而遜於位使在春秋之前當作如何書也又太宗於唐有人臣不能為之功固天命之所歸究其兄弟之爭始由杜如晦與建成家人爭道有隙遂成其禍至於同氣被誅　高祖見偪其事皆出於如晦故史臣稱如晦善斷竊金者為盜竊國者為諸侯斯言信哉

二帝三王之樂

有虞氏之樂以簫為主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以簫為主也商人之樂以磬為主詩云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以磬為主周人則以鍾為主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以鍾為主也夫八音之中匏土革木特為和應其為樂之綱領者金石絲竹四者是也四者之中一曰鍾而磬次之簫又次之琴瑟又次之按伶州鳩云古者神瞽考其中聲以量之以制律度均鍾又司馬遷史獨存生鍾之法則知鍾者八音之首也故周人以鍾為主按十二月鍾磬皆有特懸諸器皆用鍾磬為均又石聲難調石聲和則衆聲皆和虞書云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磬於八音當次於鍾而與鍾同為衆聲之首也故商人以磬為主又聲本於律律本斷竹以為之後或以銅或以玉為之故簫之為器亦可以度調故有虞氏以簫為主也舊說謂韶樂稱簫見細器之備非也

五行避忌

避忌自古而然周家祀天神地祇人鬼皆不用商聲以金尅木周木德忌之也如洛陽或從水或從隹漢都洛漢為火德忌水故去水從隹魏承漢祚亦都洛魏為土德水土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說見魏略

氏號占兩地

尭如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曰陶唐氏季札始封延陵又封於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

秦楚皆三遷國都

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按秦水出隴山秦谷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今秦州之地也至德公始都雍至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立方治咸陽自秦亭又凡三徙國都楚熊繹始封丹陽其地在今荆南之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都江陵平王城之是為郢都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徙都於陳考烈王二十二年又徙壽春歷三世二十年而為秦所并自丹陽又三徙國都

范增

漢高祖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高祖之云亦林於鴻門榮陽成睾之阨免於見殺而去爾僕觀范增之為羽計者主於賊殺漢主一事而已至於深謀遠慮闔回天下之成筭婉畫增蓋未之知也劉先生關雲長皆嘗居曹公掌握中而公無害之之志者恃吾有以制之也予於此有以知曹公有取天下之量與增之所見異矣且夫英雄崛起將以成當世之大業其道有三而戕害其敵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之所向以為已資二曰據形勢之地以為根本三曰求當世之奇才以為任使舍是三者雖使倖而得亦不旋踵而失之范增之相項氏於三者之中不能有其一焉切切然務在手賊殺漢主而已使如增之謀可以殺漢主而亦終不能以有天下也當秦之斃六國也楚自懷王之見執其人讎秦之志痛入骨髓故其諺有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人心所向可知矣劉項之起推懷王孫心為主故豪傑風靡而爭趨之使范增有謀當教項羽翼扶義帝以令天下大業未就而先放殺之增無一言以諫羽增之罪一也關中形勢之地以周公營洛之舉如是其切猶重於遷不肯輕駕而東者以其形勢足恃也羽之入關不能據之以為根本示天下形制之勢則英雄知所向矣迺懷思東歸焚燒屠戮以肆其暴特一巨危之所為耳豈能有帝王之度哉而增無一言以及之增之罪二也韓信陳平當世之奇才皆嘗處羽麾下增不能一言薦之以謂羽用卒歸於漢平為漢之謀臣而信分漢兵獵取群雄若孤豚然終以三十萬斃楚垓下以濟大業增之罪三也增有三罪皆足以亡國予故曰高祖之云亦休於鴻門榮陽成睾之阨免於見殺而云爾也若增者豈天下之真才者哉

劉先生

曹公將征烏桓荀彧以為劉備在荆州必教劉表襲許挾天子以令天下曹公不從決意北伐劉備果欲乘許下之虛言於劉表表不能從暨曹公北還兵勢大張出師以臨江漢劉表甚悔謂備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備曰當今天

下紛紜機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亦未足爲恨也夫常人之情少有所得則盈滿少有所失則沮喪英雄之處事則不然失之東隅則欲收之桑榆豈以一失而挫其志哉故高祖百戰百敗而氣不少衰劉備始得豫州而曹操奪之中得徐州而呂布奪之其氣未嘗少衰也終能取荊收益以成鼎峙之業非天下之英雄其孰能與於此哉劉先生之英槩僕於對劉景升之言見之矣

天雨

天將雨必先蒸溼雲氣騰結而後雨降又龍見而雨必旋至以雨主於龍乎則何待於蒸欝而後雨作也又有薄雲而爲雨者且龍所取江河之水曾幾何而能爲泛溢衰变之患者何哉二者之說蓋無定論也俗諺有云人能變火龍能变水此雖俗說細詳之亦甚有理天下之理不能以無爲有有其本矣亦必有所待而後發見夫水之爲性火實存焉然火無以自見人以一灼之火而变之則木俱火也以至於焚丘陵燎原野無所不可者假人之力而致之也雲之爲氣水實存然水亦無以自見可以爲霖霈而不可致霶霈龍以一酌之水而变之則雲俱水也以至於彌江河盈澗谷亦無所不可者假龍之力以致之火木雲龍二者相待而成者也俗諺雖有此說然不能推其理之所在因爲之說

唐太宗

唐太宗將以晉王爲嗣恐大臣不順對長孫無忌等取佩刀以自向而晉王之立遂定是爲高宗其後武后專政唐室幾於不祀帝王之爲萬世慮當擇賢嗣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無賢嗣則當如堯舜爲天下計舉賢者而付畀之何至任情循私而偏意於其所甚愛者乎如唐太宗引佩刀自向之舉迺厮第閭婦人女子之所爲也僕不謂創業英武之君而爲之何哉漢高祖欲立戚姬之子如意一見商山四老從惠帝游則翻然然而改呼戚姬而語之曰呂后真汝主也武帝既立昭帝爲嗣慮其有母少子弱之患即日引鉤弋夫人殺之雖太傷於忍其爲後世慮亦深矣漢高帝武帝可謂明理之明而決然能斷者不謂之英主可乎與唐太宗不可同年而語矣

憸倖

本朝　太宗時西夏圍靈武甚急　朝廷遣師援之費耗頗多　上意欲棄之而大臣意謂失靈州則邊患將不已上意亦悟令兩府侍從集議時呂端向敏中爲相張洎在政府洎逆知　上有棄之之意而不知其中变也當集議所向責二相謂其不能推誠徇國呂端曰張洎豈能進切直之言不過揣摩人主之意耳既而張洎上疏援賈捐之棄珠崖之說以進上曰卿所奏朕不曉一字還以付之洎慙懼而退上曰張洎果爲呂端所料也大臣阿意順旨爲利祿計者自古有之近世士夫又有依附權勢全無顧藉

者紹興中秦檜秉權士夫爭以取媚於檜爲能甲戌廷試檜之孫勛在焉科舉條制已有官人不作狀元時有學官入劄子謂朝廷取士當協公議不宜以有官無官爲限蓋欲爲秦勛地以媚檜也檜以其說形跡太露不答又檜生朝有一名士作九韶以獻其序云九章九辯亂世之音九韶之作以治世之音變亂世之音也其中篇有泰趙之語推原秦氏與趙父同宗且指檜爲聖師聖相又以無疆祝其壽如此等語言姦邪不軌甚矣檜受而不報不能暴白其事明正典刑檜之意安在哉其人有文章嘗中甲科有時名與僕同歲作此文時其族人嘗出以見示僕觀畢即擲之至今談及其姓名視之如蛇虺然使其當兩漢之間擬造符命以爲亂階者斯人其首也富貴利達其誰不願然亦必以其道非道而得之抑何榮之有哉于時士夫若此類者甚衆姑識其尤者云

籌邊

方域之中天之所以區分內外隔限南北者其處有三其中曰大河其南曰大江其北曰大漠三者二在中國一在戎狄大漠雖無深險重阻而其地曠遠徑數百里無穀粟水草故匈奴畏漢者常居漠北蓋天以爲夷夏之限也五帝三王之世北邊不過幽都朔方涿易之境古先聖王不務遠略其蓋有爲言之也四人在當時親見之者且不能決其勝負後之人按紙上語出於臆度據謂孰勝孰負一彼一此甚無謂也伊川之言蓋歎後世紛紛之論也按班固陳壽二史所載司馬諸葛韓信項羽委是不曾合戰而史遷紀中垓下之役云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羽敗遷史謂之實錄此一項最是大事必不虛書班書不載亦別有說伊川謂不曾合戰偶有不照耳

荀卿史遷作文之體

詩家用古人意造語謂之脫胎著書作文亦有之如書云甲子昧爽王于商郊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荀子則云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壓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壓旦于牧之野即昧爽王于商郊也言鼓之而紂卒易嚮即前徒倒戈也是脫胎法也荀卿此一篇自周公相武王以伐紂一段其文極佳又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司馬遷史記則云二女不敢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即堯典嬪于虞之意蓋將嬪于虞三字衍爲十餘字以敷暢厥旨亦自好也

學者自出己見

本朝熙寧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召試舍人院考試賦入第三等論入第四等止緣竹青青詩不依注解作王芻萹竹還定入第五等因是改一官放罷宰臣富弼言切詳安度命意必謂王芻萹竹柔脆常草不足以興詠武公之德注疏遷就非詩人本意也又按史記河渠書云淇園之竹則知淇澳之竹祇是竹箭之竹也又按陸德明釋文

青音菁茂盛之貌於理甚通未爲不識題意乞再取安度所試三題詳定下學士院看詳並惟合格惟詩不合自出己見亦非純謬於是賜安度進士出身愚嘗謂注疏之學執而不通之處固多有之前輩讀書往往欲有師承必務遵守其說明有所據依也其自出己見如吳安度者理致甚當尊加詳定尚以不合自出己見爲過自非宗工鉅儒爲世師表有以發明經典之微旨異義者則不敢輕視傳注而用其臆說故學者有所傳授而士風淳厚時世日趨淳薄學者觀書不務本原傳注雖存而未嘗省覽即用己見立說及謂先儒所不能到甚可嘆也近有朝士居常以大儒自負一日爲僕言禮記云儒者點句之誤曲禮云席東嚮以南方爲上南嚮北嚮以西方爲上且如今之屋宅面嚮北得以西方爲上嚮南安得以西方爲上也面嚮西得以南方爲上嚮東安得以南方爲上也元作四句點今當作六句點當以席東嚮西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南方爲上爲一句南嚮北爲一句嚮又爲一句以西方爲上爲一句是以屋宅坐東嚮西坐南嚮北爲言鄙俚訛謬有如此者既不詳正經之文又不觀鄭氏之注而用其臆說者也殊不知禮經非以屋室嚮背爲言蓋以坐席相對爲言南嚮北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西以次而下是西方爲上也東嚮西嚮兩席相對則席端當自南以次而下是南方爲上也蓋謂賓主在坐之人布席相嚮而坐東嚮西則南方爲席端南嚮北嚮則西方爲席端經文先以席一字揭於其上故鄭氏以布席席端爲解可謂允當矣如朝士之說良由讀書鹵莽而又果於自用故也予當時聽其說幾乎失笑因悟熙寧有司既黜吳安度未爲過蓋防其末流之弊將至此也

李照論樂以十龠爲合

二帝三王之世莫不以律度量衡爲要務故有虞氏巡狩省方必以同律度量衡爲先而夏禹之訓亦以關石和鈞爲重此有國之成規生民之日用詎可忽哉

本朝李照修大樂耗費

朝廷財用不貲於度量之間甚有疏舛黃鍾律容千二百黍是爲一龠合龠即爲合李照却云十龠爲合其失也甚矣蓋據書坊中本爲言也

納音

禮云十二律旋相爲宮蓋十二律應在十二月每月各自爲宮各自有商角徵羽共五聲作樂謂之一均故十二月有十二等宮聲十二等商聲十二等角聲十二等徵聲十二等羽聲其清濁高下各自不同總十二月爲六十音謂之納音者納此六十音於六十甲子之中也且如甲子乙丑海中金是十一月十二月之商聲也丙寅丁卯爐中火是正月二月之徵聲也戊辰己巳大林木是三月四月之角聲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是五月六月之宮聲也甲寅乙

卯大溪水是正月二月之羽聲也以類推之不必懸擧是爲納音

感生帝

五行之帝居太微中受命之君必感其精氣而生東方木帝曰靈威仰西方金帝曰白招拒北方水帝曰叶光紀南方火帝曰赤熛怒中央土帝曰含樞紐故以本德受命有天下者則祭靈威仰金德受命有天下則祭白招拒水德則祭叶光紀火德則祭赤熛怒土德則祭含樞紐謂之感生帝故周人祀靈威仰

本朝祀赤熛怒是也

韓愈詩文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愈得其傳荀楊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遷楊雄殆無以過其行已亦中正可爲後人模範然其文亦有大不可人意處如讀書城南詩令士人家家誦之盤谷序擧世稱善愚謂二文逈文公之失如美玉之瑕玷而人未之察也夫君子之讀書以求仕進本爲行義達道以遂其志初非爲富貴榮名計也如公孫衍張儀操縱横之術當世之君奉承之不暇蘇秦縂六國印儀從比王者而孟子視此輩比之妾婦其自爲則曰後車千乘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然則平日之所養可知已今文公二篇之文逈以潭潭之府粉黛列屋爲大丈夫得志之事何其陋也愚每讀其文至此二篇則情緒作惡者移時不能釋令人以此訓後生不幾乎以文錦覆陷阱者哉

韓柳

韓退之柳子厚皆唐之文宗儒者之論則退之爲首而子厚次之二公平時各相推許退之論子厚之文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之流不足多也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玄法言退之特不作作之加現奇詳究其作二公之論皆非溢美但退之之文其間亦有小疵至子厚則惟所投之無不如意如退之元和聖德詩序劉闢與其子臨刑就戮之狀讀之使人毛骨凜然風雅中安有此體至子厚平淮雅讀之如清風襲人穆然可愛與吉甫輩所作無異矣

歐文

歐陽永叔之文純雅婉熟使人讀之亹亹不倦然比之韓柳所作則雄深道勁不及也雖各自有體然亦傷助語太多如醉翁亭記其文之美者也亦有助語可去如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則其字可去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山之間者讓泉也則而字可去瀉字亦自可去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然而二字可去如此等閑字削去之則文加勁健矣大抵爲文要須移

動一字不得方好

釣臺記

閻之前輩云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其文已就召人能為改一字者當有厚贈有一士人乞改一字記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乞改德字作風字公大喜遂改風字因厚贈之改德字作風字雖只一字其意味深長文益大增勝矣

坡詞

坡詞卜筭子山谷嘗謂非胸中有萬卷詩書筆下無一點塵氣安能道此語愚幼年嘗見先人與王子家直閣論文王子家言及蘇公少年時嘗夜讀書鄰家豪右之女常竊聽之一夕來奔蘇公不納而約以登第後聘以為室暨公既第已別娶仕宦歲久訪問其所適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詞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之句正謂斯人人也揀盡寒枝不肯棲楓落吳江冷句謂此人不嫁而去亡也其情意如此纏綣使它人為之豈能脫去脂粉清新如此山谷之云不輕發也而俗人廼以其詞中有鴻影兩字便認作鴻雁改後一句作寂寞沙洲冷意謂沙洲鴻鴈之所栖宿者也愚每舉此一事為人言之莫以為然此可與深於辭翰者語豈流俗之所能識也哉王子家諱俊明官至中大夫直秘閣與先人道此語時在紹興三年寓居於婺州蘭溪縣之西安寺王公時已年七十餘蘇子由之壻也有文章書字與東坡相似先人嘗謂其字法傳於東坡王公云東坡本學徐浩書其亦學徐浩書偶相似耳其言三蘇故事甚多愚幼不能記也

論詩

作詩有與古人偶相類者僕嘗於初夏間作詩其中一聯云繅車離落桑陰盡土鼓鄉亭稻葉青吳江宰黃濟卿見之以此荊公意也荊公嘗有詩云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其措意造語皆略相似然僕作此詩時初未知荊公有此一聯也質偶相類耳

唐贊

唐文宗贊稱其勤政有曰唐制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讀者或不明其義蓋唐制視朝不用雙日且如月一日有旨輟朝三日則輟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以雙日元不用也初六日當放朝又是雙日至初七日方放朝也然則輟朝三日隻日不用是輟六日今皆用雙日則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即放朝以此知其勤政

鵩賦注

解釋古人之文最是難事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如賈誼鵩賦有曰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注云絕聖棄智絕之棄之用力甚勞豈能超然自喪也哉

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出師司馬懿將兵禦之懿曰亮誠勇者若依山

而東且當避之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孔明果西上五丈原司馬仲達謂其參佐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提卒十萬已墮吾策中破之必矣當時之人與後之讀史者皆謂孔明已爲仲達所料殊不知孔明之出本欲先取隴右然後取關中故魏延請以三萬人爲奇會於關中而亮不許也其一定之畫如此故必須向五丈原司馬仲達皆曉識兵勢者其智謀足以先料知其必由五丈原也故爲是說以說衆而作其士氣耳是仲達之黠數也若果足以制勝何至堅壁而不進哉夫用兵之道作將士之氣爲先不可未戰而使其氣先挫故宋武帝征慕容超兵踰大峴而幡竿折軍皆失色武帝喜曰昔征盧循幡竿折而（此下似有闕文）

破之於戎狄蓋振文德以綏之畜威武以備之如斯而已下逮戰國燕趙之地與狄爲鄰各務斥大其封域燕有玄菟樂浪趙以陰山高闕爲塞秦并天下逐匈奴戎人割榆中北假之地西北際比前代益邈遼漢中葉大將軍票騎之師疾戰窮追獯鬻遠遁王庭丘墟自漢以南皆爲內地魏晉而降迄于隋唐大較幽燕之壤未嘗不在中國也自石晉起并門藉契丹之衆以濟大業于是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畀之由是函夏北邊近逼雄霸歷代設險襟喉而鎮之固剪棄唯有大河之阻雖在中國而北邊之地率多平陸無高陵深谷之限戎馬奔突始難控制而虜勢益橫爲中國患我國家祖宗神武不殺鑒漢唐窮兵之失不以湯夷夏獨爲快太宗皇帝籌安邊之計端拱中嘗下詔其略曰悠久之計在於設險若決大河築長城又徒自示弱爲後世笑朕今立法令沿邊作方田可以限戎馬而利我之步兵雖彼衆百萬無所施其勇方田者蓋類古井田溝洫縱橫若碁局然所以隔限胡馬抑彼長技太宗皇帝神機妙略見於用此真可以垂永制以詒後人也仁宗皇帝時又嘗植榆柳爲塞以防虜騎之奔突亦設險之一端也其後林木既成虜人患之乃使間說雄州張昭遠曰楊可以爲弓梢砲稍昭遠遂斬以爲用慶歷間上封事者或以爲言于是下詔禁採伐二者之爲邊塞之利其可以不知也哉粵自中原失守復失大河之險所恃者長江耳自江以北淮甸之區其地亦多平衍乏巖壑之阻亦猶燕趙雄霸之北邊也近嘗見有司作堰儲石梁之水自天長以北頗爲沮洳雖稍害民田亦得設險之意後聞已決之矣豈張昭遠長梢砲梢之間行乎誠使今日於真陽以北視其空曠之地舉行二宗之良法講求石梁瓦梁之水利以限制北鄰扼其長驅之勢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庶幾乎

酈食其說高祖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拒楚酈生說漢王曰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迺天所以資漢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從之乃復守敖倉甯觀漢高祖之取天下先用蕭何韓信之計自南鄭還定三秦據關中形勝之地以基王業及楚漢相距則堅守力爭滎陽成皐之地以遏其衝而挫其鋭譬如鬬者扼其亢而搏其膂蔑有不濟者矣僕觀廣野君之說是誠曉達地理知山川之險要其言甯關乎當世之大計者夫用兵要以知地理為先用兵而不知地理其猶木偶人是也諸葛孔明為蜀先主畫取荆收益之計其言天下之地理若指諸掌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與議天下之幾務今人千里之外則冒然無所知何足與論四方之事哉

按敖倉在今滎澤縣書云仲丁遷于囂詩云搏獸于囂之地也寰宇志云敖山在滎澤縣西十五里春秋宣公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名也秦於此置倉是為敖倉亦曰敖庾東觀記曰濱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凡千萬斛送敖倉今屬鄭州○成皐乃春秋時鄭之制邑古東虢之地故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又名曰虎牢穆天子傳云天子射鳥獸於鄭圃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畜之東虞是曰虎牢虎牢之名自是而得晉悼公城而戍之以備楚因以服鄭水經云成皐有大坯山其地巖險泰以為關即禹貢大河之所經也酈通言項羽阨西山而不得進者即是山也成皐之北門曰玉門今在孟州汜水縣○太行山水經云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今懷州河內縣也按太行山有八陘第一軹關陘在孟州濟源縣西孔安國言桀之敗於鳴條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陽遂奔南巢即由此陘也又參邑曰太行之上有天井之高關是也太行河北之大山嶺也其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界○飛狐口據漢書章紀注云在今澤州青城縣飛狐之口如淳曰是上黨壺關顏師古曰壺關無飛狐之名臣瓚曰在代郡西南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安次幽州縣也國朝雍熙中北伐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又敗之于飛狐北重進之師無一兵一矢之失即其地也按寰宇誌云今蔚州飛狐縣飛狐道自媯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之飛狐口也漢書王霸傳注亦云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南古之飛狐口也○白馬津水經注云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濟濮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黃溝也在今開封考城縣西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渡河居之所謂野處邑者也漢二年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與彭越擊破楚軍又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皆其地白馬有韋鄉韋城亦曰韋津又曰鹿鳴津今滑州之白馬縣是也又寰宇誌澶州臨河縣亦有白馬城近滑軍黎陽縣東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率戶四萬三千自鄴將徙滑臺至黎陽津燕魯王遣

船迎徙會風飄船沒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保黎陽昏而
冰合是夜濟迄旦而魏師至冰亦消泮若有神助德大悅
改黎陽津為天橋津高齊文襄征潁城仍移石濟關於此
既造橋改名口白馬關此則白馬津之北岸也是數處皆關
東河北襟喉之地詳究廣野君之說當其說漢王之時漢
已得燕趙韓信將東擊齊楚漢相距於滎陽其言杜太行
之道距飛狐之口者蓋欲以固燕趙之心也塞成皋之險
守白馬之津者蓋欲以斷齊楚之路也愚故謂其言實關
乎當世之大計者又觀酈生之說齊王言今漢已據敖倉
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是漢王已用酈生之言分兵守諸處矣

抑知高祖之善用謀而識兵勢也

東園叢說卷終

丙申道陵之所校是日雨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宋）孫奕撰

元劉氏學禮堂刻本

示兒編二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為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殆寧宗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為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中第九卷前為文說，後為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二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考評經傳，漁獵訓詁，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舛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並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刺王妃為妻姨。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奕以為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荊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為周公。王安石字說竊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為旁，於黽勉從事訓黽為蛙。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宂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

示兒編叙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爲聖賢事一以爲利祿事殆若有所區別於君子爲不能忘其子則隨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大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懶惰無匹閒學編隱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只以平生之未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吾篇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爲君子之陷可不懼哉於是攷評經傳漁獵訓詁旦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之賢廣吾意不賢毋誦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澣廬陵孫奕書

新刊履齋示兒編目録

盧陵鄉先生孫　奕　季昭撰

○卷之一

經説

經傳引古　六經主於王

六經無真字　天帝

后皇烝辟　皇帝王通稱

歲祀年載通稱　校庠序皆在鄉

五行先後不同　周禮樂官名

倒文　字訓辯

實字　冐字

惟唯維字　有亡字

不字

○卷之二

經説　易　易有象數

乾元坤元　用九用六

富以鄰不以鄰　六五童蒙吉

七日來復　先甲先庚

履校滅趾　顚取龜虎

夬五陽一陰　麗澤兌

衍字誤字　書

汝作士　九共

無教逸欲　九官相遜不相遜

冀州不言山川　要蔡

要荒　兼弱攻昧

放諸桐　四爲字

君子所其無逸　文王卑服

詰姦詰教　其勿誤于庶獄

執競　費誓泰誓

○卷之三

經説　詩　章句對偶

相鼠　凱風

黃鳥　搞兎

螽斯　居諸

死生契闊　衡門

東門之楊　七月兼夏周正

常棣　黽勉

南山有臺　天保

思豫
下武
〔周官〕
六官
八柄
宮正
宗伯獨不垂法家魏
侯服
國屢三十而一
載師閭師
脫字
司險
芊氏

。卷之四

〔經說〕

〔禮記〕
餕餘不祭

死曰嬪
舞斯下脫六字
子之哭也壹
聖人之葬人與
爾以人之毋嘗巧
千里之外曰釆
鷹化為鳩
養老於李
燕居閒居
毫釐
盤銘
〔春秋〕
春秋書法
春秋用周正
矢魚觀社
家父求車
儉德之共
陳殺其大夫洩治
稅畝丘甲田賦
築圜

見易象春秋
行李
宰木
論語
論語總說
作經本末
三年无改
貧而樂
從心
視其所以
攻乎異端

。卷之五

〔經說〕
哀公問社
不以其道得之
觀過斯知仁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孰謂微生高直
先難後獲
南子
民鮮久矣
老彭
束脩
聞韶
文莫吾猶人也
無間然
食不厭精
先進後進
皆不及門也
子樂
論篤是與
不可則止
忠告而善道之
必也狂狷乎
禹稷躬稼
桓公殺公子糾
鄉原

〇卷之六
經說
作者七人　文便辟
其爲東周乎　患得患失
在人　仕優學優
君子不施其親　擧逸民
孟子
孟子篇目
見梁惠王　智足以知聖人汙
四端　龍斷
草尚之風必偃　行辟人可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　戎狄是膺
則枉尋直尺而利　小德役大德
故者以利爲本　少文
辯問　舜爲法於天下
不屑之教誨　聖人然後踐形
過化存神　性之反之
奮乎百世之上
孝經
景行　斷章取義
哭不偯
〇卷之七
文說
史重複　文重複
承劉襲訛　祖述文意
沮意而勝　擬聖作經
史體因革　古今之言詳略
句法同　文意同
經同文　經異文
史同文
〇卷之八
[illegible]
史異文　經史異
破題道盡　作文法
賦要識題　賦須韵韵意全
賦貴巧於使事　賦以一字見工夫
〇卷之九
文說
聲韵押韵貴審　雙音字貴詳審
協韵不可重押　用字貴詳審
祭文簡古　對用人名
詩說

假對
偏枯對
倒用字
雙字
遞相祖述
用古今句法
類前人句
杜詩轉字音
韓詩轉字音
柳詩轉字音

○卷之十

(詩說)
出奇
疊用字
練字
屬對不拘
爾汝
安得
嗚呼
知見
用方言
詩酒
落英
花妥
寺殘
錦宮城
緑楊垂手
甛酒
禽水
溪聲山色
鴨緑鵝黄
白雪黄雲
四印
意相反
風雅不継
殺風景
向上人
花竹無香

老而詩工
周益公評詩
賀生日
省題詩更須留意
春猿秋鶴
韵書脫字
康節詩無施不可

○卷之十一

(正誤)
仟伯
未渠央
豐碑
壽堂
名諱
正昭
三辰
民農
黎苗
弋人何慕
日一日勞
道術
莊子語訛
荀子反經

○卷之十二

(正誤)
程伯休父
陽生
亀策
昞伏波
發縱
上廉
數奇
尚書尚公主
陳蕃設榻
監鹽

誤然 / 从立卄露
秦焚書之淛 / 句讀
章句 / 文辭
五湖 / 四海
六學 / 百丈
百金 / 來年
淅米 /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黎明 / 陳亥
重穆 / 印文牓額有之字
〇卷之十三

正譌

齒牙 / 皮革
鬚髮 / 縈纓
饔飱 / 馬耳
於菟 / 欸乃
般盤 / 正鵠
非能 / 叔皆弱水
癖病地 / 引經誤
誤經意 / 意誤
字誤

〇卷之十四

雜記

無恙多能果然卒然 / 地有二義
可稱之地 / 地名異
地名同 / 帝王歷年
紀元 / 年號同
姓名同 / 慕人姓名
不類名字

〇卷之十五

雜記

人物通稱 / 人物異名
物重名 / 因物得名

〇卷之十六

雜記

易物名 / 人相反
物相反 / 自相反
事類

〇卷之十七

雜記

事同 / 郡國川苹

卦配十二月　漢將相起微賤
漢兵唐兵　唐與云以女禍
宋太宗戒官吏碑　死生以義爲重
李賁通古今　塗注乙
癖　癡
聖　仙
殺妻食子　西施乳口
託名　草木冬青
屛風兒　祭之明日

○卷之十八
字說
晝謌　聲謌

○卷之十九
字說
字異而義同　字同而義異一

○卷之二十
字說
字同而義異二　字同而音異

○卷之二十一
字說
集字一

○卷之二十二
字說
集字二

○卷之二十三
字說
集字三

示兒一編孫先生之所以惠後學者深矣
辯經傳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訂詁之
評字之正人物之終始考同異音韻
而不載歲月紛紛散亂磨滅學者病
之木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
篤意義方者毋惜家置一通癸未月
正元日晚學廬陵胡楷子式誌

新刊履齋示兒編目錄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一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總說

經傳引古

經傳之文雖出古聖賢之手然旁舉遠引亦必有所從始古今皆知文言為孔子之所作以左氏襄公九年攷之穆姜之薨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体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案穆姜之筮後十四年而聖人生實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又夫子年六十有三乃始繫周易以此言解乾卦故謂之文言云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子革誦祈招之詩而感其不能自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礼仁也信善哉及其荅顏淵之問而曰克己復礼為仁則是援古志以告之也

孟子論國家閒暇明政刑一章并荅滕文公以太王去邠事人皆知其為孟子之言及稽諸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荐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撤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崇以德遜其立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此夫子訓子路之辭也孟子一則援以證政刑之說一則援以證小事大之問良由此始

若夫唐明皇序孝經而謂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得之於何休序公羊傳之文而何休又得之於鉤命決文也

後漢趙岐序孟子而謂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於太史公

自叙之語而太史公又取之於春秋繁露也
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出易緯之文
也王充論衡注詳見毫釐謬

六經主於王

易始乎皇而成乎王書始乎帝而継乎王詩始乎
諸侯而終乎王礼樂制作乎王而春秋一乎尊王
也

六經無眞字

六經之中無真字非無眞字也夫人而不偽也是
故仙之一字聖經所不著聖人所不言以至於佛
若僧若禪聖人尤不筆之於書蓋其衛道之嚴也
故佛之敢入中國者乃在於經籍焚滅之丈礼義
衰微之末二百餘年而後始至也則六經之有功
於人也大矣

天帝

高而覆物者天也尊而宰物者帝也健而不息者
乾也故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運動謂
之乾

后皇烝辟

后継也謂継治之君也皇大也謂圖大之君也烝
衆也謂御衆之君也辟法也謂立法之君也君臨
也謂臨涖天下之君也主宰也謂宰制天下之君
也

皇帝王通稱

皇可以謂之帝月令云其帝大皥是也亦可以謂
之王礼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是也帝可以謂
之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亦可以謂之王
大禹謨云四夷來王是也王可以謂之皇文王有
聲云皇王烝哉是也亦可以謂之帝歸妹云帝乙
歸妹是也

歲祀年載通稱

伊訓惟元祀陸氏釋文曰年也又引尓雅言夏曰
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則是帝王各有定名
也案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曰歲二月
東巡守則唐虞不特曰載也禹貢曰作十有三載
乃同則夏不特曰歲也伊訓曰太甲元年太甲上
曰三年復歸于亳則商不特曰祀也洪範曰惟十
有三祀又云一曰歲周礼曰大計群吏誅賞則必
曰三歲則周不特曰年也然則四者名異而実同
何哉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

祭一歲而徧季以禾一歲而熟此名之所以異而實同

校庠序皆在鄉

三代設斈果安所在嘗讀太史公儒林傳謂三代之遺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學蓋繇是以參諸經左氏則曰子產不毀鄉校是校在鄉矣黨正則曰屬民飲酒于序是序在鄉矣鄉飲酒禮則曰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內則又曰虞庠在国之西郊是庠在鄉矣先王盛時斈校徧于天下故民於是時仰父俯子左詩右礼无非礼義之教斈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又一證也由是言之太史公得非有所据而云

五行先後不同

五行一也大禹謨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洪範則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月令則曰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爲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見以不同也

問禮樂官名

或謂夫子大聖也以生知之資天縱之能宜无所不知无所不聞而猶問礼問樂問官名者諸曰於傳有之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問礼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問樂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斈之問紀官也曰然則何獨於斯三者是斈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礼至於官制時異事異沿革尤多不耻下問是以謂之聖也

倒文

六經或倒其文如易之西南得朋吉凶者失得之象類皆有之唯詩爲多如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家室裳衣衛從殺黍琴瑟鼓鍾斯螽西南東南下上羊牛樂豈息偃蜴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鼐鼎齋音資明不一而尽記雖有吾得坤乾焉書雖有月正元日或三四年又其東入于海皆有說也蓋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其次弟不得不然也書前有正月上日則後不得不以月正元日錯綜言之也此不言三四而曰四三者自多而至少故

四言於三之上也又且水之勢北折而東故東言
於北之下也然倒此一言不徒其理為長而又且
文矣至如孫義云祿爵慶賞祭統云備內外之官
闔居云春秋冬夏中庸曰設其衣裳大率若此

字訓辯

皇者大也
天曰皇天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王者大也
大父曰王父大母曰王母

極中也正也至也
書曰皇極詩曰四方之極皆中也兒寬傳天子
建中和之極師古曰極正也

洪範云六極者窮也
孟子曰使我至於此極也亦同

格至也正也止也
詩曰祖考來格書曰格于舜皆至也來也書曰
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皆正也

學記云扞格者止也
格旧音户華切或如字

擾乱也馴也
書曰俶擾天紀亂也周礼曰以擾萬民馴也

亂亂也治也
書曰刑兹亂語曰亂大謀謂亂也周官曰亂尒
有政語曰武王有亂臣謂治也古文尚書治字
作乿與亂相類後人不識古乿字訛以亂訓治
耳

錫畀賚上予下也
書曰敷錫又曰不畀詩曰賚予也皆上予下之
謂也如師錫帝納錫大龜此又古者下錫上亦
可謂之錫也

貢獻供下奉上也
書曰任土作貢春秋來獻捷孟子曰無以供粢
盛皆下奉上之謂也

台卬朕我也
書曰以輔台德詩曰人涉卬否皆我也古者上
下皆稱朕罷朕位堯自稱也朕德罔克禹自稱
也秦始皇方不許臣下稱朕

乃而若汝也
書曰惟乃之休又曰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項
籍傳吾與若北面懷王皆訓汝也

覰下見上也覰見也非上非下也
周礼秋見曰覲下見上也語曰私覿揚子曰覿
君子者問鑄人無所不見也
如此往彼也適往也非彼非此也
春秋如齊如晉皆之彼也董仲舒曰道者所繇
適治之路則無所不往也
蕩々廣大也又放蕩也
語曰蕩々乎無能名焉書曰王道蕩々皆美辞
也詩曰天下蕩々無綱紀文章又曰蕩々上帝
又非美辞也
囂々自得也又愁歎也
孟子囂々然曰又曰人知之亦囂々皆自得也
詩曰讒口囂々又愁苦也
堇々少也
前地理志曰豫章出黄金然堇々師古曰堇讀
作僅少也
區々小也
礼樂志曰河間區々小国楚元王傳曰豈爲區
區之礼哉謂小也
鞅々不滿也

高帝紀曰心常鞅々師古音於亮反韓信傳曰
居常鞅々師古音於兩反
拳々勤謹之意也
中庸曰得一善則拳々弗失之矣
匈々擾々之意也
高帝紀天下匈々謂喧擾也
云々詳々之意也
韓愈詩曰識笑方云云
往々意其必然之謂也
仲舒傳王道往々而絶
無限之謂不訾
蓋寛饒傳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無聊之謂無俚
欒布傳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
俚聊也許慎曰賴也爲其計畫無所聊賴
不難之謂何有
語曰從政乎何有孟子曰於王何有
不幸之謂無祿
詩云念我無祿
以詞譏之曰刺

刺幽王刺厉王皆作詩以刺之如操刀以刺人
然
以法殺之亦曰刺
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春秋書
殺大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
因其可傳而繼之曰襲
揚子曰襲堯之爵
掩其不備而取之亦曰襲
左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
伐無曰侵輕曰襲杜曰掩其不備也

爾者如此也
語曰吾無隱乎爾
耳者而已也
孟子曰尽心焉耳矣
曾字
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国尚書詩信南山郭璞注尔雅曾孫之曾並音層之
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
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音增馬融曰承順父母顏
色乃爲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
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

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
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
猶何乃也丁云則也乃也禮部韻亦訓則也併援
曾是以爲孝乎爲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爲極亡則
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説皆通而乃字勝
嘗以類推之詩曰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
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
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
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
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

之類皆作曾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
孝乎之曾
屑字
屑之一字先儒於書訓尽於詩於孟子訓潔以今
驗之凡物之爲屑皆輕故屑之言輕也如多方大
誥圖天之命屑有辭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屑
播天命言輕播棄天命谷風曰宴爾新昏不我屑
以言安安於新昏而於我舊室則不輕用君子偕
老曰不屑髢也言婦人髮美不輕用他人之髮爲
髢公孫丑上是亦不屑就已是亦不屑去已告子

韻不出此音徒見於佛經有曰不也甘筆𪇖作弗声讀亦可一證今以司馬公切韻圖考之明舉一杯字以發声曰杯[illegible]貝不即是與逋骨切同音信乎此音不可廢矣是字也本有四音自陳正敏之說與而人始疑自溫公之圖出而音始定第溫公之圖近行於世知音尚希故表而出之

示兒編卷之一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二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易　易有象數

易之為書也絜靜精微有象焉有數焉不可偏廢也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易之象木上有水曰井頤中有物曰噬嗑為卦之象坤之黃裳困之赤紱剝之牀渙之机為爻之象人皆知之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數五十為大衍之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人皆知之也然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論君子之言行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則論君子之出處語默以茂革當留釋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釋射隼于高墉則人不知之也蓋夫子之於易未始屑屑以象數泥者也

乾元坤元

乾坤獨備四德也隨臨無妄革卦間亦有之惟六子之卦俱不以元稱何哉蓋乾父坤母也六子者皆其所生也父母既稱元六子不復謂之元是以乾元曰大坤元曰至坤且不得以擬乾之尊况六子乎

用九用六

諸卦生乾爻純乎九乃專用陽剛之道故曰用九惟坤爻純乎六乃專用陰柔之道故曰用六

富以鄰不以鄰

易在小畜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皆曰不富以其鄰何邪夫小畜則德之小也泰謙則德之大也故左右相比謂之鄰人君之與萬民九重之與四海中國之與四夷無非鄰也人君之所以撫萬民綏四海御四夷德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非富莫行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以柔順之才居聖君之位居聖君之位而猶以童蒙自處蓋以人視我則聖君也以我自視則童蒙耳其不自居其聖而求師於其臣養其正性以冀聖學之高妙非聖益聖明益明者不能也古之聖帝明王有志於聖學者初不以形迹拘故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反覆以汝稱周公爲成王作洛誥作立政終始以孺子呼而無嫌也

七日來復

七日來復者昔之計月非其正歲則以日數之即豳詩一之日二之日是也謂陰自遇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蓋六日耳及陽受之而復乃七日焉其來也剝而至復已歷七日是天數之運也

先甲先庚

蠱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言聖賢當事之蠱壞必有飭蠱之道既更新於其先又丁寧於其後則天下復歸於治矣故於蠱言甲先庚三日者丁也後庚三日者癸也言聖人當令之申行必有發施之道既丁寧於其先又揆度於其後則天下無不順矣故於巽言庚 一說甲木主仁以示其令之寬也庚金主義以示其令之嚴也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無咎蓋噬嗑用刑之卦也用刑之卦不絕於其初其終必難制故此卦於初爻言之蓋慮罪小之時不爲之懲戒則必至於大惡故滅趾使不得行則其惡不能肆也已

頤取龜虎

易之有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於

龜六四又取於虎二者之不相侔何哉蓋古之制篇篇刻龜於盞以龜之爲性不嗜食者也仲冬之月虎始交則虎之爲性其交有時者也大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則必伐其良心戕其正性爲有所謂自養哉故聖人斷斷乎有取於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以明君子之自養者如此

夬五陽一陰

夫以五陽而决一陰猶衆君子而去一小人之象也以常人處之則必健而暴决而剛今也不然健而濟之以説决而乘之以和則君子之待小人以忠厚欲其改過如此

麗澤兊

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言兊之爲卦兊上兊下是澤鄰於澤瀦蓄者深交相灌溉互相流通此深有益於彼彼深有益於此誠得朋友之象也夫同門合志之友以善相資以文相接有過相箴有難相濟兩有所利而無寡陋之患此所謂以附麗爲悅而有朋友之義也

衍字誤字

人有常言易以卜筮獨免秦火之厄得爲全書宜然讀其書繹其義不無可疑者繫辭曰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是必傳寫之誤嘗求之於明爻有曰能説諸心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則辭切意明雜卦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先儒以爲誅夷之誅然以晝與誅對則非反對之卦矣嘗求之象則曰明入地中明夷又求之於明卦有曰明夷務闇卦略又曰明夷爲闇之主則知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若以爲誅豈聖人雜卦之旨耶

【書】汝作士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爾雅曰士察也周禮士師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也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也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故也月令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得此之意也鄭康成曰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今士曹改爲司理其源蓋本此

九共

九共九篇九共者即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之丘孔

安国為隸古定書於序言則定於此後以為共非
是九州異土殊俗故有九篇一篇言一州之事也

無教逸欲

皐陶謨曰无教逸欲有邦北之前漢王嘉上封事
云各録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国兢二業二一日
二日万機顔曰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
戒謹危懼以理万事之機也教讀曰傲則以教字
為教其理尤長蓋自古未有人君教臣下佚欲者
也按教字尚書作教訓傲也漢史作機則非

九官相遜不相遜

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劉向此言古今以
為其持九官之用心然禹稷益伯夷固相遜矣若
稷契皐陶夔龍皆不見其相遜之辭何耶且以此
之遜是則彼之不遜非以彼之不遜是則此之遜
非曰皆是也大舜之命禹稷益伯夷也皆出於僉
言惟其出於僉言故不容於不相遜至於稷契皐
陶之与夔龍也則不待於僉言惟其不待於僉言
故不用於相遜然則相遜者所當然其不相遜者
亦所當然皆无一毫之偽若也所以衆賢和於朝
独為稱首

冀州不言山川

禹貢皆言山川示其域民以封疆之界也如濟河
惟兗海岱惟青之類八州莫不皆然獨冀州不言
山川之界何耶禹之意若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以
中國為室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且
祭則天下名山大川咸与焉冀則四海九州之表
味咸有焉無此疆尔界之限无内夏外夷之辨豈
容以一山一川而局之如餘州者哉禹之意微妙如
此

要蔡

五百里要服薛肇明云要讀如要約之要則
約之而已非治之也孔安国云要束以文教亦此
意陸音一遥反非是二百里蔡當讀如左氏蔡蔡
叔之蔡不音蔡葛反杜預曰蔡放也薛肇明曰放罪
人於此故謂之蔡則讀如本字非

要荒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
百里蠻二百里流盖要荒皆在九州之外曰夷者
以夷礼待之若春秋之杞鄫也曰蠻者以蠻俗待
之若春秋之楚越也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

於荒服蔡近於夷流近於蠻則知中国之非人尚可変蛮夷之俗也

兼弱攻昧

仲虺之誥曰兼若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載之於書不過如此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又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此言一唱其汨乱聖經為甚孔安国從而和之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乱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嗚呼信斯言也則仲虺是誠何心哉幸災樂禍之人也焉有佐克寛克仁之君可出是言乎竊謂兼人則自弱攻人則自昧取人則自乱侮人則自亡推人則益自亡惟能保固人則所以自存德至於此国乃昌盛也不然引君於非道豈告戒之辭哉

放諸桐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有以溷經旨也今夷考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大甲既立不明也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因念闕也又奉湯之坐以待旦以訓之至于未克変也乃始営于桐宮密迩先王其訓其終始告戒啓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豈謂伊尹而肯為放君之醜耶原伊尹之意不要太甲於亳而処於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帰于亳乃即吉服也故獨止於三年之久焉臾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説反復訓戒之未必少志而曰伊尹為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迩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為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悪不可掩太甲不明初无大過何放之有則知書序為非放諸桐也益明矣放教字相近以隷古定者遂從而譌久矣当読作伊尹教諸桐　且書序之譌不爭惟是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則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日伐下師渡孟津

四為字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孔氏王荊公皆為上字去声為德字平声下句同東坡解為上字平声為德字

去声下句同皆有义今四為字皆作去声理尤明
或謂上句二為字當上側下平下句二為字當上
平下側

君子所其无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无逸至則知小人之依所
与曲礼拜受於尊所之所同依尤帰也君子所在
皆无逸其先知者則稼穡艱難之事乃若自暇自
逸則知其為小人之帰也必矣

文王卑服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知君臣之分不可犯
也故卑躬以服康殺而已惟其卑以事殷則安耕
處順而得以日勤於民田之事是故既就其安民
之功又就其力田之功然則卑服之效其大如此
豈先儒所謂卑其衣服者所得而尽焉

誥毖誥教

厥誥毖庶邦云云祀茲酒誥教小子云云无彝酒此見
文王之於臣民處之各尽其道其戒飲酒也於庶
邦則曰誥毖於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
言故以毖戒之毖之為辞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
教戒之教之為辞寬嚴以責士大夫寬以責民各

上世帝王之書終之以文侯之命何耶[illegible]
而殺焉夫子之意為平王設也平王東遷之初有
大戎弑父之讎當卧薪嘗膽無庸更辛廼疆場旬
安五十一年而恬不知報在位時惟以王子余並
立之患未除爲已憂公得文侯爲我殺之當思厚
報故錫文侯惟恐不及曾未聞有一言及於不共
戴天之讎其如此知其無討賊之心又無撥亂
之材而泰然有自安之意深痛王室於此衰矣王
道於此絕矣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
瓚非褒也蓋傷之也今也幸而有能治戎狄知宜侯
悔過如秦穆公使平王惕然而改以曾秦之心為
心則君父之讎庶幾可復王轍之東庶幾可與夫
曾秦諸侯耳其聽堂堂三代未易德器特因其治
亦有修悔過有素東周以來僅有此介雖欲不升
焉得而不升夫子之定書豈苟然哉

尚書一覽編卷之二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三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詩 章句對耦

章句始於詩對耦亦始於詩故三言若深則厲之類四言若關關雎鳩之類五言若于嗟乎騶虞六言若狂童之狂也且七言若遭我乎猺之間兮八言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以後世由三言至七言皆自此始如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之句無一字非的對則世之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得非又發端於是與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州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按地志相州屬河北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能拱而人立其有禮之體如此詩人蓋取譬焉毛氏以相爲視信如毛說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取於鼠哉或謂相州當平聲呼非也世言相纈亦有所本陳無已詩云相州紅纈鄂州花相字可平音呼哉東坡指掌圖亦云河亶甲居相即今相州是也

凱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當以之母屬下猶不能安其室爲句如經云之子于歸莊子云之人也之德也之二蟲又何知之類

黃鳥

黃鳥有一種名同而實異小大殊也如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睍睆黃鳥載好其音鸎也詩人取其善鳴者也如交交黃鳥止于棘于桑于楚者黃雀也詩人言其交交而集于楚棘者衆多也如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我粱我黍亦黃雀也蓋啄其粟與黍粱正今人稻粱熟時黃雀群集于田壟以啄爲人所羅所逐者正謂此耳毛氏陸氏謂黃鸎一名搏黍能搏黍則亦當是黃雀况黍熟于七八月之間亦無復有鸎矣

鶡兔

古語有曰鶡無舌兔無脾人皆疑焉嘗以鶡羽兔爰二詩推之信其有證蓋聲出乎舌鶡之爲禽無

舌則无舌也故詩人以鵜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親而无舌以訴其情也脾獨士土主信兎之爲獸无脾則无信也故詩人以兎爰刺桓王之失信而无脾以表其信也

鸒斯

小弁二彼鸒斯孔謂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辞其說誠有据以斂董氏則信尔雅禽經師曠以二字爲名李迂仲則又信楊子以二字爲名曾不思詩人以斯爲語助者多矣如彼何人斯哀我人斯湛二露斯彼旟旐斯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以詛尔斯天難忱斯无射於人斯類皆云然何董李獨信諸子百家而不信經耶借曰詩亦有以螽斯名螽然七月六斯螽其实一物豈可以一切已前之語辞皆顛倒其文而均指爲物名乎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二字爲柳鹿名可乎

居諸

栢舟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日月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予謂孟子注諸海求諸遠左氏拘諸原兎諸国此諸訓於也而韻釋於字亦訓居也諸尤於也於尤居也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於頃公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此二詩所以自傷而作也孔皆以爲助語脫或讀作何居之居則可如本字讀則不可毛並謂之乎以乎字釋諸則是以釋居字義似不通韓文公爲亦昔居諸之句誠有味當求之

死生契闊

死生契闊与子成說契旧音挈非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与汝成誓言矣

衡門

衡門一篇誘掖其君之詩也凡誘掖之說必使之心競而力爭蓋自卑者抗之使高自惰者激之使勤自退者揚之使進自用者抑之使大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所謂懦而有立志者也說者謂衡門雖小可以棲遲泌水非廣可以樂飢食不必魴鯉娶不必姜子非也此詩三章首章言可以棲遲可以樂飢先發其端也中末二章言食必魴鯉娶必姜子者以陳其說也若曰衡門可棲遲泌水可樂飢則何其食魚者必須魴鯉之美味娶妻者必

須姜子之大姓則知前曰可者真不可也後曰必者不得不必也此乃見其君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說此詩者死於語下則失之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當以親迎二字為句

七月兼夏周正

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是周何也蓋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使於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蓋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也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昔夫夏之五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蚕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勸蚕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葽蓋正陽之月嫌於无陰亦猶十月嫌於无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常棣

常棣常字諸家並无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陸音務如字鄭曰務侮也爾雅釋言亦云侮也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韓詩外傳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国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此毛詩以務爲侮其義明甚戎字叶韻當作戍戍亦禦也

黽勉

黽勉從事者黽盡力也蠅氏字本黽黽注謂盡力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退之雖詩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人耳其蟲也蛙黽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黽勉如猶之爲獸其行趑趄故曰猶豫

南山有臺

賢才不在野則聚于朝勢也亦理也南山北山皆賢者昔日躬處之地今徒見其有臺萊之章桑楊杞李栲杻枸楰之木盛多如此而無一賢之遺逸於其間故作南山有臺之詩而序則曰樂得賢也五章反復詠歎而羨之旨是意也非謂山之有草木喻国之有賢人衆多也

天保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六言下下俱户嫁反非上下字依旧音下下字亥雅反

思斉

以思斉名篇序詩者偶无其說釋者无所考信直以斉訓莊似非文王儀刑于大姒之本意斉當讀如見賢思斉之斉文王有圣德以刑于寡妻故大姒既思有以同於大任又思有以順淵媚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斉大任思媚周姜

下武

下武繼文也下者尤言不上也不上武則是下其武事以継文德此武王之本心其或用武蓋不得巳耳即非右武之君故曰一戎衣天下大定示天下弗復用也不然篇名下武而此詩未始一言及武詩人之作盖有深意

周礼六官

成王作周官見之於書自三公三孤之外有六卿分職率屬各有司存未嘗以象天地四時今攷周礼无所謂三公三孤借曰既載之書不必贅可也而書謂冢宰掌邦治此乃以為天官况天事多在春官而臣不可攝天乎司徒掌邦教此乃以為地官况地事本主於司空而司徒可攝地乎以宗伯掌禮之官而曰春官春主生物而屬仁反主禮乎以司馬掌兵之官而曰夏官夏物盛而方長反主兵乎惟以司寇掌刑為秋官可矣至以司空掌土為冬官豈理也哉設若成王果以象天地四時則書必載之書所不載則亦无是事也以周官之言質周禮之六官相戾如此信乎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

八柄

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夫八柄之法先敘賞而後論罰賞多而罰少蓋爵禄予置生者賞之柄也奪廢誅者罰之柄也賞先而多罰後而少周家忠厚不在茲乎

宮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言王有祭祀之事宮正則為王蹕于宮中祭于廟中則主執燭之役焉蓋廟中不蹕也

宗伯獨不垂法於象魏

周禮一書其載制度紀綱庶事備自昔論者皆以

爲六官之所掌无一或闕也然以今攷之則惟五官無法於象魏而宗伯獨畧於是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治教政刑事均曰象者蓋所用治具之象於魏闕也其闕之上既可垂文可斂使万民而觀者又有具之可指焉凡可以蹟其治具而圖寫之特其治之粗迹耳若夫宗伯不布法非畧也不容以象言也亦不容以粗迹寄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以和邦國以諧萬民進退揖遜之儀冠昏喪祭之用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之制防民爲亂禁民爲非盖合此然能使之然也故天下之人日用常行而不可須臾離曾何持於有司之詔告而可以一象魏盡之哉

侯服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按孔安國以謂斥候孔穎達以謂候占近候且曰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見[illegible]其辭其發明多矣故附于此

園廛二十而一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說者以爲田税非也又鄭許鄭康成謂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鄭已得其說而未盡蓋在國之園廛既二十而一如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園廛自近而遠吾漸增亦不過乎十二謂禮者當自近郊至縣都以上皆承上園廛之文而求之不然漆林之征何以止於二十而五也

載師閭師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責一何或重或輕耶載師之法掌士大夫受地之賦而閭師之法掌庶民受田之賦者也夫所謂不毛不耕無職事者蓋士大夫有分地而縱其民游惰未作故罰其受地之人也重士大夫受地既多則其責也不得不重夫所謂無職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蓋庶民受井田而或至於惰游廢耕故責其受田之人也輕民受百畝則其責也不得不輕

胥字

按地官廛人之後有胥師釋文亦有胥師而正經

止曰胥當是脫字

司險

司險隸夏官司馬又儕於司固司疆蓋周公謹固封守之職也是以五溝者設墳塹五重以捍患防塗也五塗者即緣上爲五路以通車徒兵馬也鄭康成乃以五溝爲遂溝洫澮川五塗爲徑畛涂道路是指爲田畝則失其旨

萍氏

萍氏幾酒謹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沉溺於酒也

示兒編卷之三

履齋示兒編卷之四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禮記餕餘不祭

或人有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而時人多祭之何也曰胡不以禮經上文觀之上文曰餕餘不祭而後繼之以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二句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死曰嬪

曲礼下生曰妻死曰嬪案下文有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曰天子有夫人有嬪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堯典曰嬪于虞大雅太任曰嬪于京天官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宰以陰礼教九嬪又贊九嬪之礼事又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昭公三年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尔雅婚姻去嬪婦也徧閱群經皆以生爲嬪獨此以死爲嬪而一篇之中自相乖馳信乎漢儒之說雜之

舜斯下脱六字
舜斯下脱踊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陶〻斯咏〻斯犹〻斯舞〻斯踊矣人悲則斯愠〻斯戚〻斯嘆〻斯辟〻斯踊矣蓋自喜而至踊凡六变自悲而至踊亦六变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此豈有喜与悲之情混者乎

子之哭也壹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讀礼者當以哭也壹為句似重有憂者為一句按下文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死者三人其哭之声壹而不雜聖人所以問之蓋知其憂之甚也今洪慶善注曰發元知聖德許去一似兇禍輙引礼記一似重有憂者為釋且謂退之作文老杜作詩無一字无來処誠是也而以此一似字指為喜僧且之所取在是吾恐聖經不如是之膚浅也

聖人之葬人与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与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此与古之人与古之人也同此句法見仲尼燕

居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氏於豈不得以釋之又改以為已字備其母以嘗巧者乎於下句既不可讀又不可說當依方氏作一句為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母字備音無亦非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綵〻杈之綵此緦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

鷹化為鳩
月令於仲春曰鷹化為鳩蓋喜其能变不仁之心也如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周礼司裘注亦云仲秋鳩化為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变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養老於學
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以此求之養老於學

何也蓋人君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爲人子止於孝而父子有親若人倫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若此謂此夫然則於此而養老豈不得其所哉祭義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即是而觀古之聖人莫不於此爲重所以治效如此其盛

燕居閒居

或者謂礼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無乃贅乎答曰鄭氏不云乎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即安故次之以燕居閒居

毫釐

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正敏遯齋閑覽曰歐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与顏師古之說小異又按字書毫釐字當從犛而省史公用釐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用之說文釐福也理也犛牛尾也十毫曰釐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犛師古曰凡言犛者毛之彊曲者志用犛字而師古注用釐字則知釐犛二字通用久矣

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場屋每以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命者往往多因方氏誤指爲燕器故因今亦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云者戒之甚也蓋取其潔身浴德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義抑嘗觀諸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謂之盂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春秋書法

春秋之辭簡而嚴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以大約有二斷內隱公而下說于獲麟皆正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

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仰觀天時之災異俯察人事之善惡褒貶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用周正〻〻以建子為首歲在夏為十一月不得四時之正惟取其一陽生之月而已若建寅則便於民事啟堯典所尚則夏正誠万世不易之典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无並而不致自專殆不然也且以僖公五年書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觀之実夏之十一月也使属夏之春曰有南至乎又以莊公七年秋大水无麥苗觀之実夏之五月也使属夏之秋麥尚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年春无氷若非周之春冬氷霜何足為災乎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為傷乎由是而言則知春秋之用周時不疑矣且周公周之冡宰改月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若使夫子之於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敢當乱紀自夫子倡之尚何以律它人乎益知夫子脩周公之法豈苟作云乎哉

矢魚觀社

隱公矢魚于棠五年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春秋皆書云譏其舉動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魚乃有司之事於己所不當射而射齊社乃它国之事於我所不當觀而觀二者皆失之春秋書以示貶益知人君不當親𡡖者也

家父求車

威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音䟽吏切言使者私有求於魯即非致天子之命致天子之命則不得謂之求故春秋書家父而加天王使於其上以貶之謂既為天王之使而來則不當私有所求也

儉德之共

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按司馬温公訓儉文援此語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後漢翟酺上䟽曰儉德之恭直作恭今詳杜預以不丹楹刻桷為共之說則讀為恭者非況陸氏無音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嘗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蓋君子處世之法不可苟也聖人於甯武子取其得智愚之道於蘧伯玉取其得卷之理至於史魚則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邦无道而直豈不速其禍哉危行言孫足矣今洩冶之諫陳靈公斥之以宣淫之醜治之以公卿之惡其言无隱可使人畏可使人恥然遂不能回靈公荒淫之心若蓋當无道之時不能雍容開陳引其君於當道必欲斬然以直鳴是所以殺其身而已矣夫子於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書陳以其君与二卿同殺之也書大夫言其刑不當上及而自取之也稱洩冶則咎其以訐直殺身也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所以有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禍

稅畝丘甲田賦

宣公之初稅畝十五年譏其始什二而稅也成公之作丘甲元年譏其賦增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田賦十二年譏其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才也一說用田賦若可以足食賦以出兵其田出賦民何以堪乎

築囿

宣公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以游觀而勞民也成公之十八年八月築鹿囿以養獸而勞民也昭公之九年冬築郎囿以遠築而勞民也畢侯不道既煩其役又非其時斯三者皆貶之故曰无囿猶可无民其可乎

見易象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与魯春秋曰周礼盡在魯矣夫易自易春秋自春秋初无与於礼而宣子乃云耳何耶蓋礼之為礼也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數者不失其所即周礼之所在也故繫辭有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易象之體也孟子有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賊子懼此春秋之體也惟其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案不外此孰謂周礼而非易象春秋耶且言偃嘗問曰夫子之極言礼也可得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孔子亦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礼者皆是義也豈非易之所見者象礼之所形者器繫辭不云乎以制器者尚

其象則觀其易固可以知其禮况坤乾若天地也夏時若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礼之實如斯而已因觀易以知礼則觀春秋可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音个古賀反一本作介按李文正資暇集云李字人姓之外更无別義左傳行李之往来杜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使岑山下人人下子則岑與李相近乃知杜之説是而讀非僖公七年曰行李之役共其乏困昭公十三年又云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既謂為行李之役又謂為行理之命則是行使无疑也但理李字異讀管子五行篇黄帝得后土而辯于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益知古者多以李為理矣

宰木

左氏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作子之冢木已拱矣公羊傳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冢也合三傳而求之左氏曰墓即穀梁曰冢也冢宰字相近公羊乃譌而為宰注則又譌以傳譌

論語總説

論語一書凡稱子曰者與弟子答問之辭也稱孔子對曰者皆答君之辭也答異邦之君亦然蓋示其敬也於昭公定公哀公不稱其國於齊景公衛靈公則稱之者蓋夫子魯人也以示其莫非臣也其為敬君莫大焉至如孔門之高弟莫顔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師也以至於羣弟子則稱名於子産蘧伯玉則稱字又別其非同門之友矣

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苟作去乎哉嘗觀論語顛末夫豈无他説斷〻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于首而必終之以尭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為師而聖王則莫克若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尭問之篇終之楊雄

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去

三年無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觀人子之所為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觀以三年之久不改于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貧而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礼者也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從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无音或作縱字非也當以從心所欲為矩

視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楊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觀其從迹中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无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四

履齋示兒編卷之五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論語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既往不咎按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公遊孟武伯問曰余及死乎三問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則哀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則戮于社之意(甘誓)以問焉宰我謂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聖人答之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三語謂三桓自宣公以來至于今勢偪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齊)哀公苟知自治則三桓之禍自息无事於誅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至不去也蓋富貴人之大欲存焉若必富貴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必富貴則不必之也貧賤人之大惡存焉若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去貧賤則不去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謂偏也偏則過之所由起也觀吾有偏而不正之失於此乎識之則過不得著見矣非仁者能之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无遺恨矣([illegible])如此其急

孰謂微生高直

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尽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爲不直是直情徑行而无委曲周旋之義豈吾与人交若哉嗚呼聖人之意必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爲直情徑行之直

先難後獲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學圃觀之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當爲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南子

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子解（弟）以愚觀之必非衛之南子蓋嘗攷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史記作顏刻字子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恥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文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之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南蒯遂奔齊）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杜預注張強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此夫子所以見之將以興魯也与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必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昭昭矣

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語中庸之德其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

老彭

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問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礼於老聃此識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以老彭為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類比者今不取

束脩

漢儒說自行束脩以上皆以十脡脯為束脩蓋因礼記束脩之問不出竟及束脩一犬以誤之也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與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束脩謂束帶脩飾此說稍通然以脩為脩飾則是以束為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為正如鄭均傳曰

均束脩妄貧太守薦劉敞束脩至行皆同一意方
性夫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
其説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
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聞韶

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爲喜之之辭吾獨以爲怒
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戚而不知也曰發憤
忘食者怒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
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舜樂也齊侯国
也夫子在齊怨悶侯国僭作帝樂又至三月之久
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非怒辭而何　一説以子在齊絶句韓退之攺三
月爲音字亦穿鑿（聞韶三月絶句）

文莫吾猶人也

欒肇曰案燕齊之間謂勉強爲文莫今語猶然肇
深於論語此説必有所援杜詩有久拚野鶴同双
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二字殆不可曉嵗有異
以促教之説發明之其旨遂顯予喜其文相若故
併有取焉耳（拚芳袁反　遮音之夜反）

無間然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隙也猶玷缺也孔子謂禹
之所爲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菲飲食
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礼也由其致孝乎
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
之可議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食不厭精

厭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飫
而食之盡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
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飫況饐餲餒敗臭惡失
飪則不食也必矣

先進後進

子曰先進於礼樂至吾從先進先進指三代而上
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
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
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
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皆不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門非門庭之門
乃門日之門夫子勤其從陳蔡之徒其同患難如
此苟不幸不保首領以沒皆不及門日之側無以

表於後世是有遺恨也可不念哉遂舉四科之目
以歸於顏閔而下十人爲

子樂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
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
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習中之病而爲是言則子樂
當作子曰聲之誤也曰悅聲相近篤者既誤以爲
悅又轉悅爲樂故也既以由也爲不得其死又何
樂之有

論篤是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吾與點
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
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荏者

不可則止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以道格君
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若此所謂不可
則止也

忠告而善道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
焉言忠告即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即毋自辱焉
也自非自取自累之自乃訓從也凡有不可處即
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導之豈非善
道之乎何謂從取辱之事以導之凡非禮非義之
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導之
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非朋友之罪而誰
罪

必也狂狷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此章歎無中道之可與也聖門之
學不容有去偏之失大過之偏流爲狂不及之偏
流爲狷故子張之病在大過子夏之病在不及聖
人皆指其偏以拒之焉有狂狷而尚與之者乎乃
知此言乎者疑辭也疑則不與可知與狂者乎則
狂者進取即大過也與狷者乎則狷者有所不爲
即不及也中道安在哉聖人深歎無中行之可與
故發是言也

禹稷躬稼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初夫子雖不之荅
終也必曰君子哉若人且禹盡力於溝洫而有天

下則然矣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云有天下何哉得非積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弑襄公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陰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敢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矣納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君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言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保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諸侯則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讎桓公而相之以霸也晉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啟之晦庵又附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國陰小白於莒高傒立之為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駁左氏桓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桓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仲尼伊川之說誠為誤矣

鄉原

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為言慤也原愿則為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汙所謂鄉原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依偽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為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揚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循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五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六

盧陵　孫奕　季昭撰

經說

作者七人

藝苑雌黃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說固是獨取王弼之說亦非至謂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說亦不敢從予謂雌黃未可信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蓋有所本此而不從將焉從哉嘗讀易大傳見夫伏羲之畫八卦无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氏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為市則取諸噬嗑与黃帝堯舜衣裳之制九舟揖杵臼弧矢宮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而云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堯舜而九疇之叙未著於是夏后氏作而叙九疇後乎禹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氏作而伐夏弔民此賢聖之君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者之為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為万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為万世之至當云

友便辟

按前漢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辟讀為寵嬖之嬖亦通舊音婢亦切

其為東周乎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為東周之衰乎揚子雲擬論語直謂如其好問仲尼則曾作東周矣釋者便謂便當能好問仲尼則曾亦可使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尔此特受揚子而為之說曾不知夫子之所謂乎与揚子之所謂矣二字大相逕絕学者宜辨之

患得患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按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比論語多一不字辞意甚明

在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在人二字

為一句謂文王武王之道未墜猶在於人言人皆
有之也故賢者則能識文武之道之大者雖不賢
亦能識文武之道之小者所以無不有文武之道
也非在人而何

仕優學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〻而優則仕〻優而不劣則
仕盡善矣仕盡善則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
優而不劣則學盡善矣學盡善則是亦為政矣其
為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

按開元五經文字君子不弛其親弛音始易也棄
忘也舊音昌移切非子謂即孔子云親者毋失其
為親是也

舉逸民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何晏謂逸民若節行超
逸也林少頴亦謂逸為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
隱逸也其義可取

【孟子】孟子篇目

前漢藝文志曰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
目少於前何也曰合今之七篇與外書四篇即十
一篇矣昔嘗聞前輩有曰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
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則時人以性
善辯又為一句說孝經為正為一句甚乖旨趣古
文辯辨正政通用

見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与孟子見梁襄王皆下見上之見
並當與某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孫宣公奭
前〻見字无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案史記列
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是以古史
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及攷司馬
溫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惠王之三十四
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尚未即位故七
篇之首以孟子見梁惠王冠其首以齊宣王之問
繼其後則先後有序可見矣故列傳為難信而年
譜有所據云耳

智足以知聖人汙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汙七字為句汙小也三子之
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四端

惻然而傷隱然而痛也羞恥己之惡憎人之惡也辭卻以舍己讓推以与人也是曰是非曰非也端始也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為仁義礼智之始也

龍斷

龍音壟斷如字龍斷者岡壟斷而嶐起之小山也四顧无礙可左右望而見其高猿貧賤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故曰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草尚之風必偃

尚謂加也加之風則草必偃伏尚与論語上字亦通

行辟人可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杠梁皆橋也通徒行者曰徒杠通車輿者曰輿梁辟法也言君子平其政則行所謂徒杠成輿梁成之法於人可矣安能盡以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哉

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言詩亡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黍離之詩降為国風則天下无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校平王之孫桓王兔爰刺桓王失信曾孫莊王丘中有麻刺莊王不明猶有風二詩皆見王国風則是王者之雅亡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戎狄是膺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滕文公上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為周公方且膺之人皆疑焉按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僖二十六年書公會齊侯于淮則僖公之服齊久矣僖十六年寧有膺之之勢及即明堂位礼記紀之周公踐祚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国隨方各至則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耶曰史克知僖公之心在於尊祖之功業乃為之作頌一以推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說者直以為僖公時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

則枉尋直尺而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与當以枉尋直尺而利為句以明

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所利亦可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小德役大德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有道之世人以德勝故德賢之小者爲德賢之大者役无道之世人以力勝皆不脩德故小而弱者役於大而強此天理之必然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迹以示人也故者即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自然之勢也勢有二自然与使然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此自然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故如禹之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拂逆所以无橫流之害也

少艾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遍攷載籍艾字並无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无一言以爲幼而美始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爲少女孟子知言之要豈不經如此之甚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声慕少當音上声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鬱陶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先如煙氣鬱而不散也故来見而有忸怩之慙色

舜爲法於天下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遭人倫之変而不失天理之常故使頑嚚之親而尽子道封傲很之弟而尽兄道刑于二女而尽夫道歷試諸難而尽臣道凡人倫之至者舜无一之不善也宜乎可爲天下後世之法也

不屑之教誨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其亦教誨之而

已矣多術言非一端也何轉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之教誨也謂挃扐以教之其爭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聖人然後踐形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二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則外即內也人亦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於形色之間皆天性也此之謂能踐人之形一為情慾所汨以亂其天性則雖有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過化存神

君子在上之君子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謂所過於人者化所存於己者神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可謂其益无方矣

性之反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復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奮乎百世之上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為斷句百世之下連下句聞者莫不興起也讀之

□經景行

序有曰朕聞之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作无所見實本於車牽景行行止之語此若依舊音去聲讀則景行先哲一句亦甚強通今府學之東萊諳詩記於景行下注云釋文下孟反當不音又引晦菴朱氏以景行大道也則行字平讀无疑蓋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辭若德行則不類然晦菴於詩則以景訓大行訓道乃謂大路之可行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往往泥此一句便隨聲是非偶為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為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往往因孝經敘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若殊未聞有以景一字訓慕也或有以景為景蘇命名已无謂矣甚者有景賢之稱則是自名曰大賢可乎嗚呼音訓之不講其敝至此

斷章取義

聖人之於六經造理高遠去取隨意无溺於本文

無泥於一句故孟子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事孔子則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孔子則取以證諸侯之孝或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證三才或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證孝經夫如是然後見夫子於孝經之書斷章取義無所不可而不經之適通矣若乃自天子至于卿士每章或引書或引詩独於庶人章無之此又見聖人之於貴賤有別焉

哭不偯

偯舊音衣觀礼記間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釋文於起反声餘從容也許氏說文作㥋云痛声齊韻玉篇集韻皆音於豈反借音未攷諸家而誤為之音

示兒編卷之六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七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文說

史重複

書有意異而言同者有意同而言異者如務而不爭群而不黨言同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異而意同者也然前之言人皆知之後之言與子貢三者之問孰知其兵食之外又有信也古人之立言深嚴如此若夫後世則不然良史之才古今莫不以遷固為稱首史記孟嘗君傳言馮公形容狀貌乃四字而一意西漢張禹傳言後堂理絲竹筦絃乃四字而二物昭帝贊言周成有管蔡四国流言之變夫舉四国則管蔡已在其中矣乃四字而駢文南史恩倖傳序云謀於管仲齊桓有乃陵之師遁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善小白即齊桓也不亦重複乎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孫子睦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其辭則異雖然左氏此患亦或不免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illegible]之按文公十八年才子八人注云庭堅皋陶字也

則此既言皋陶又言庭堅何耶

文重複

漢人文章最為近古然文之重複亦自漢儒倡之賈生過秦論曰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至於陸士衡文賦序曰妍蚩好惡四字而二意也張景陽之七命既曰飛鸞為之擗摽又曰孀老為之嗚咽豈嫠孀老果二義乎既曰搦以商王之箸又曰承以帝辛之杯豈商王帝辛果二人乎既曰燮封狶又曰僨馮豕豈封狶馮豕果二物乎

承訛襲謬

絲竹管絃均二物耳班孟堅既不之審遽書曰此以為張禹後堂之盛王羲之又拾以序蘭亭則承訛襲謬而不自知也

祖述文意

歐陽文忠公初得昌黎文嘗曰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于素志居無幾何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而於昌黎不無所得觀其詞語豐潤意緒婉曲俯仰揖遜步驟馳騁皆得韓子之體故本論以原道上范司諫書似諫臣論書梅聖俞詩藁似送孟東野序獲麟論怪竹辯斷句皆似原人蓋其模翔捷出不減韓作而平澹詳贍過之若夫羅池碑曰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混之又曰深得離騷東皇太一歌吉日兮辰良之句法寄崔立之詩曰歎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則又深造乎班固賓戲福不盈眦禍溢於世（愍人華疏尺五稍不益盈觜溢世）之遺意其前輩名相佩述類如此

佩服而勝

東坡志林亦記云使天而雨珠則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則飢者不得以為粟即劉陶疏語大錢議有曰猶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飢無所食渴無所飲之遺意然不如東坡所演意明所謂出藍更青者也

擬聖作經

作經以擬聖者其後儒之僭者乎自非僭者則揚雄不作太玄經以擬易（漢）王長文亦不作通玄經以擬易（晉）劉向不作洪範五行傳以擬書（漢）陳黯亦不作禹誥以擬書（唐）兩廣鄉春秋（唐）呂氏春秋（秦不韋）楚漢春秋（陸賈）吳越春秋（趙曄）晉春秋（孫盛）唐春秋（吳兢）之類無聞焉漢尚書（孔衍）附尚書

王劭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孔衍）續書（王通續尚書）之類甚有焉揚雄不作法言以擬論語之精微王通不作中說以擬論語之緼與嗚呼孝經孔子所論也魏郭良輔又变爲武孝經（唐）鄭氏又易爲女孝經以至農孝經（皇朝賈）酒孝經紛紛而出爾雅周公所記也孔鮒又轉爲小尔雅張揖又衍爲廣雅以至博雅埤雅説之而興郎孝經者又有馬融之忠經擬論語者又有宋尚宮之女論語傳皆其僭之尤者乎

史体因革

自編年變爲紀爲書爲表爲世家爲列傳也司馬迁黜項羽於紀與帝王並則失史体迁固列呂后於紀不設其實則合春秋法史記始制八書前漢改爲十志東觀漢書曰記華嶠後漢曰典張勃曰録（吳録）何法盛曰説（晉中興書）五代史曰考其實一也如迁曰平準固曰食貨前曰地理後曰郡国書曰河渠志曰溝洫書曰封禪志曰郊祀班易天官爲天文范易礼樂爲禮儀律與歷與樂兵與刑或分或合百官輿服固所無陴增之五行藝文馬所闕班補之選獨著經籍唐特出選舉洽華紛如也自大史公效周譜以爲表何法盛改表爲注以至諸侯稱年當別於天子故稱世家然陳勝吳廣起自群盜迁不應特舉而列之唯三国以吳蜀僭之列国爲當傳之爲辭大抵記公卿之行事迁始傳循吏晉曰良吏三国則闕陴始傳文苑隋曰文學唐曰文藝後漢爲獨行唐爲卓行五代一行後漢爲方術魏爲方伎晉藝術焉自晉至唐改東都逸民爲隱逸自唐以來改南唐孝義爲孝友列女不見於西漢義兒獨見於五代迁固皆作佞幸南北曰恩幸魏晉俱作后妃五季曰家人辭毚雖異所制不殊也

古今之言詳略

聖人之言文約而意已盡自然不可易而非若後世君子好自立論也觀孔子之言性曰相近而已而孟子曰善荀子曰惡楊子曰混何其彰彰也觀孔子之言三代相因曰損益可知而已而董仲舒曰上忠上敬上文太史公曰忠以野敬以鬼文以僿何其紛紛也至於行夏之時一語而已後世乃

有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三統之摟攫春秋
之也一編年而已後世遂變而爲紀也世家列傳
甚著也變而爲志爲表志又變而爲攷史列傳
又衍而爲叙傳河出圖洛出也論語与易大
傳兩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
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曰可与不可語
上而已芊尹子宇辭曰人有十等班固古
今人表分九等前司馬遷儒之外五家孟堅儒之
外八流或增或損或因或革紛紛籍
籍殆有不可勝言者矣

句法同

伊尹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張平
子得之於付曰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范
睢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孔融得之於書
曰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黄魯直章彥徐齋
銘曰孝哉身哉身哉孝哉句法使班孟堅典引曰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鄰哉鄰
哉臣哉杜子美南郊付曰九五之後人人自以爲
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句法使曹子
建与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荊山之玉其源出崔駰達旨曰家家有以樂
和人人有以自優又楊雄解嘲曰家家自以爲稷
卨人人自以爲皋陶退之進学解曰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句法使夏侯湛
抵疑曰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李白
上裴長史書曰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揮長劍乎
句法用鄒陽上吳王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唐啖助曰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
奈何句法使唐太宗帝範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
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并正觀二十二年徐惠上疏
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其祖
出渾罕曰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
之何昭四年

文意同

孟子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告子下即孔子以不教
民戰是謂棄之論語之遺意孟子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民以善謂之忠滕上即孔子愛之能勿勞乎
忠焉能勿誨乎憲問之遺意孟子曰子產惠而不

知爲政婁下即孔子曰子産惠人也憲問之遺意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婁下即孔子
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之遺意孟
子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丑上即易大傳將叛者其辭慚中
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之遺意祭統云養則
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順也盡
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即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
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之遺意左傳序文著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即與東方朔答
客難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
而度之使自索之同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即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十五之遺意
荀子曰勞苦之事則爭先之饒樂之事則能讓即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之遺意語六

經同文

舜告禹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伊尹
告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
四方由礼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大學好而知
惡惡而知其美傳行礼之以和爲貴有子曰礼之
用和爲貴礼器曰經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曰礼
儀三百威儀三千少儀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子曰
依於仁游於藝語七仲尼燕居曰明乎郊社之義
禘嘗之礼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中庸曰明乎
郊祀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猶示諸掌乎子産曰
夫礼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
民是則之昭二十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章三十孔文子之將
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
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哀十一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語十五

經異文

周官曰唐虞官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
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孟子曰夏曰校
殷曰序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序也祭註曰五十
不從力征周礼曰國中六十野則六十有五皆征
之記曰天子有世婦有嬪周礼天官所序是九

嬪次則見毋婦王制孟子皆載公侯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礼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
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
三百里諸子之地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地官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
有澮万夫有川冬官匠人為溝洫田首謂之遂井
間謂之溝成間謂之洫同間謂之澮孟子言有布
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周礼載師言宅不毛
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論語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中庸曰
忠恕違道不遠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
吾能徵之矣 八佾 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
以是觀之 礼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礼則
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緇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无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礼有恥且格 為政 檀弓曰兄弟吾哭諸廟
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奔喪曰哭父之黨於
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
識於野張帷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
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檀弓曰子夏問於孔
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
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
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
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調人曰凡和難父之
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讎不同國楊子曰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
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君子 與論
語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之說太異左氏因裨諶謀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襄三十一年 與論語爲命裨諶
草創之之說太異

史同文

荊通爲漢言之則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蘇世長
爲唐言之則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狄仁傑爲張
光輔言之則曰一越王死百越王生房琯爲第五

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路温舒傳）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忍於殺人而不忍於刑人（…）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算生張說（…）死劉楨乾生歡揚（…）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寧我負卿無卿負我（春秋…）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野禽殫走犬烹（…）狡兔死良狗烹（…）無異使羊將狼皆不爲有用（…）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傳）

示兒編卷之七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八

廬陵　履齋先生　孫　奕　季昭撰

文說

史異文

前高帝賛曰劉氏頌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叙傳又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後漢杜林議郊祀乃謂漢業特起功不緣堯　宣帝紀曰神爵三年八月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荀悅漢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　劉輔上書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荀紀云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卑不可以爲主　東漢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謝承以爲陽遂亭長化不孝子羊元　學者　來濟傳以城石仲覽尚賢周傳江都石仲覽　唐百官志云平章事自李靖始鄭正一傳自正一始百官志云太宗設官七百三十員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食貨志曰天下府兵六百三十有四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陸贄奏議謂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　太宗實錄云正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七年天下死囚

凡三百九十人自詣朝堂賁錄乃云二百九十人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人（呂公著覽曰今新書刑法志）新書刑法志云正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班固賓戲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淮南子脩務訓篇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前食貨志晁錯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荀子富國篇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晋荀勗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唐李德裕曰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白居易傳云九歲暗識聲律元稹白氏長慶集云五六歲識聲韻又白氏長慶集云雞林賈人求市其詩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本傳乃云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經史異

易曰養賢以及萬民蕭何曰養其民以致賢人舜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前漢宣帝時政書曰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前漢儒林傳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孟子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隔書）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　文中子王道篇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舜典止巡四嶽

破題道盡

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畜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見破題尤難者也嘗即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歐陽文忠公縱囚論曰信義行於君子刑戮施於小人則一句道盡太宗求名之意矣其後韓文公廟碑蘇文忠有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又一句道盡昌黎之道義矣百有餘年而至周益公（必大）三忠堂碑其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滔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滔而踰也謂文忠歐陽公以文鳴忠襄楊公忠

簡胡公俱以忠義鳴故言可已道盡三公平生事實然太宗文公二人耳皆易道三忠既三人又兩塗尤難道公爲句無一字無來處殆爲歐蘇爭光不爭惟是以言乎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言致仕曰三千同臣心甫際與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踰告老之年謝復益国公曰華陽累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氈從天而下以言乎啓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不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閤闈晨趨班迎貳卿之玉筍絲綸夜草燭摇内枘之金蓮賀在院楊給事桂曰塗歸東省儤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掞麗四方傳擲地之声謝刘守并送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服已屬使過爲自謙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題意粲然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不可殫姑舉此則一嘗鼎一臠可知矣

作文法

艮齋先生謝公曰国自起部郎初歸省上嘗借謁爲春容訣曰无所不論因求作文之法先生曰余少時讀昌黎文得四字取爲文法平生用不盡乃跽而請曰四字謂何答曰奇而法正而葩易詩之体尽在是矣文体亦不過是然文貴乎奇過於奇則豔故濟之以法文貴乎正過於正則朴故濟之以葩奇而有法度正而有葩華兩兩相濟不至偏勝與古作者不難到況今文乎　又嘗得尚書張公濬獻文儀曰作文有三病意到而辭不逮如欸者抱直理口訥莫伸一病辭逮而調不工如委巷相爾汝俚鄙厭聞二病調工而骨不健如堂堂衣冠美丈夫而無精神三病又曰非積氣之清以爲日月星辰則日月星辰不足以爲天下之文非馭氣之正以爲充实之文則文雖文不足以議自然之文是訛也雖詩人之優遊騷客之靚深史家之詳贍一舉而兼之又豈特舉子之文而已哉

賦要識題

前輩作賦須有韻脚誠不易之論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韻脚誤人者如吉州出动哲通天地之心韻脚云此其实通而無間者而所取不主禮刑三代

有道之長韻腳云三代長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
專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謹養其和以知本末源
流之謂也爲韻而所取不主財貨乃知作賦須就
題熟認不可參入外意必若太宰出天子當陽韻
腳云天子當陽照臨萬国則以陽字爲大陽却不
可不從

賦須韻韻意全

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
俗奇古不流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
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
於成篇渾然不可隽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
心於此守而勿失請借此以爲八韻之法尚欲逢
此旨始可言賦昔秦少游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
四韻云兹蓋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
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
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繳衛四環去
兵兩夾雖鋒無鏤鋋之銳而势有泰山之壓蹈數
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隊而竄如秉華元之甲押
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爲尽善凡八韻皆如此可反
三隅矣近歲效蘭陽体者雖貫意全然置字多而
失之冗句法長而失之疏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
若解試省試尤貴得体切宜知之

賦貴巧於使事

高安解試由也升堂賦滿場皆苦其無故實林掁
体狀題意獨得活法只用孔門同時之事映帶其
第六聯云攀鱗附翼仰窺在寢之淵聞禮學詩下
視過庭之鯉主文李先之朴撫案稱賞曰無鎖此
聯已見由也果又在堂上矣遂真首選艮齋先生
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
從游場屋者皆閣筆無以躲表制者自作第四
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駭輿之馬爲表
制設也有學生曾其姓者巧於移撥上添兩句云
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駭輿之
馬非特喙離得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
路表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子次之作
者不可不知

賦以一字見工夫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
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煇天下第
一首聯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内積安行之

德蓋與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姓為改作蘊劉頓駭服紹興已卯廬陵秋試大衍天地之樞賦劉明老破題八字云法著大衍理闡万殊主司喜其闡字包尽題意取為冠場有用該字者皆末綴其後太宰復出魁者亦不過用此八字郭昌明首冠宜春賦曰重明麗正化天下第三隅云德增日日之新斯能凝命世被風風之教孰不胥然以風　又對日日是不經人道語也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八

履齋示兒編卷之九

廬陵　舜　先生　孫　奕季昭撰

文說

聲畫押韻貴乎審

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叅有取易義為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以欲擯斥考官乃上庠人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廬陵出聖武為天下君賦小賦押君字者儒句皆押能羣品而多寫作群當時有數人作者賦甚工意以可列而竟不掛名後主文出院与勸駕言及此甚嗟惜之且云二十文韻中無群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取又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殽函者並行點落盖函音咸且二十七咸其与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不傷人之函湖南臨江軍出順天為日新之敘賦敘字韻效倣二字寫也効倣不從文而從力者並不取所謂頗胥公有干祿字即此可知後之人凡書者不可不辨其畫押者不可不審其聲

雙音字貴詳審

林德頌𡇓賦文精義云如車攻宣王復古賦復字本獨音扶又反俗音伏熊淳押旧字云茍根本之謀在我柔講則統緒之托指期可復皆本音也沈之万押肅字云所嗟古制之久泯豈謂此詩之能復此用俗音也理當從經釋文是然恐主文用俗音故須上請乎按經釋文車攻序復古復文皆无音唯復會獨音扶又反復古之復當音伏訓反也復會之復訓又也則此復古熊淳押去声非是沈之万押入声乃是林德頌第弗深究也林又云如渾天仪字本音胡本反兼重開天行健賦云爰有稚圭擬形容於轉轂故令平子妙制作於渾仪此誤作平音用也如姚鳳渾天義和之測賦云妙契洪造器名渾天此是矣乎揚諸揚雄傳大渾㝵渾天顏思古音胡昆反楊子重黎篇或問渾天盈公音胡本切則二音皆得通押不可謂誤張救納在廬陵郡李出孟郁羽援六經賦羽有內音上声有五音之羽去声者羽翼之羽有上請者許押上声乃是落韵

協韵虽亦作字不可重押

如游火游君臣相王国之肥賦第五韵云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雖以成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聖時之會聚常真道以更相盖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屈故民借皇猶世常觀德以張強所以殊申后稷之忠民或饒而可救唐相韓休之𩰚已垂緖以何傷係中魁選者試其重疊用韵之殿乎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強矣盖十陽韵中強字亦作強故也

用事貴審

凡用事須深究本文不可以虛對實如陳傅良洪鈞陶鑄為模賦云吏尚刻深斃見於乾封元鼎之歲穿鑿機形於五鳳黃龍按漢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乾音干則乾封非年號也以對五鳳則為偏矣

祭文貴古

世傳北狄來祭皇太后文揚大年捧讀空紙无一字即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時仁皇深喜其敏捷歐陽文忠公奉母夫人喪歸廬陵道過臨江李覯以著作佐郎知清江

縣太守命作祭文應声而成曰孟軻亞聖母教之也夫人有子如軻虽死何憾尚享公听之甚悲感且擊節称賞二者虽皆祭文然体律简古詞意超絶真得尹師魯止用五百字可記之法使施之它文无不可若故表而出之

對用人名

觀皇甫湜醉鄉日月有徵人名必分品類則用字之法貴乎親切於其略試中之如**風雲**中用朱雲斛律明月則申以李淳風南霽雲高霞寓韋雲起袁天綱崔日用**鳥獸**中用魏豹扁鵲則申以伯虎仲熊叔豹李鵾梁鴻高爲賈彪郭象陳龜朱鳳崔駰朱虎孔鯉祝鮀石季龍韓擒虎**草木**中用鄧艾越撒則申以薛荔張松張華崔寔王筠盧杞元德秀葛仙芝**布帛**中用李布麦然則申以黃裳駱布伍被陸炭田布常衮**顏色**如衛青李白則申以陶朱李赤郎丹李绛朱邑黃香白圭黃霸龍黃元白赤松子黃石公**肢体**如張耳伯牙則申以隸首姜肱馬骈臂公肩班叔皮賈嘉齒**器用**如王朗衛子夫則申以賀王孫婁嚴公子𠕋祖羊叔子祜刘伯祖祜**家具**如刘盆子公孫杵臼則申以袁益京寄臧宮渾室管輅張衡劉盆子高駢生**州郡**如馮唐孔光則中以王吉法其梁唐李通張衡李歆賈曾杜撫梁巴馮道馬嚴李賀又以門目觸類而長之如**国名**用馬周董晉李漢馮唐吳漢路隋孫楚蘇秦唐儉陳翊西周宋周前漢後漢**帝王**用趙堯王舜貢禹張湯田文蘇武**卦名**用楊震朱和李蹇蕭復唐臨崔涣蘇安恒温大有賈敦頤韓思復程知節韋思謙薛大鼎沈既濟**金玉**用韓瑗唐璩蘇瓌蕭瑀周瑜李杜王珪宋璟郭璞庾琛衛玠刘琨薛琉刘璋张竹珪李抱玉**數目**用九方皐百里奚貢禹千武平一張九齡權万紀雷万春程千里武三思方方頃張万福鄭千秋**山川**用刘元海馬子山安徐山倪若水段千木韋巨源孔北海李西河賈山和嶠賈島李源洪淮李峴王潮李漢袁崧温嶠山簡江淹**四時**用于夏杜秋雷万春車千秋韋夏卿趙冬曦**四方**用東園公北宮錡姚南仲公西華東方朔西門豹南宮括北宮黝東施西施南阮北阮以至高皇小白倪寬王猛夏馥黃香刘晨叔夜谷永牟長傅喜馮驩李固徐堅梅福王祥許遠袁高裴𣪘杜欽周仁韓信馮道刘德祖迷宗均張衡邵

鑿祖已仲壬田甲庖丁謝安稗官陽虎樂羊牛崇
馬援采濟到治馬良羊祜守我吏吾京房渾室伯
吏儀狄淮夫馮婦徐孺子來護汜金安上白敏中
司馬遷公羊高徐有功蘇無畏卑無傷巾不害蘇
味道婁師德史叔賀宗彝寄堯辟邪霍
去病冊伯牛桑弘羊刘罢闊杜黄裳田仁會崔信
明凡此皆可以類求所謂世間未有無對者也

詩說

假對

詩律有借對法者下字工巧賢於正格也少陵北
鄰云定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贈張四李士云紫
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又無復隨高鳳空餘泣聚
螢送楊六使西蕃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寄
岑有安郎中云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九日云
坐開桑落酒來折菊花枝 蓋用山簡對水曹
黄綰對六經高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讓
君桑落對菊花亦清秋方落帽子夏正離羣之比
也如少游与子瞻同席自矜記聽之美曰君子多
乎哉子瞻戲曰小人樊須也 尤借對之的
者况又全用經語

偏枯對

詩貴於的對而病於偏枯雖子美尚有此病如重
過何氏曰手自栽蒲柳家纔足稻粱
寄李白曰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田舍曰櫸柳
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此以一草木對二草木也贈
崔評事曰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得舍弟消息
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寄高常侍曰天上多
鴻雁池中足鯉魚寄李白曰幾年遭鵩鳥獨泣向
麒麟又曰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此
以一鳥獸對二鳥獸也秋野曰吾老甘貧病榮華
有是非寄李白曰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偶題
曰作者皆殊列声名豈浪垂上韋左相曰聰明過
管輅尺牘倒陳遵是以二字對一意也人日曰冰
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是以二景物對一物也仍
贈日見花辭漲浪避雪到羅浮惠州二山是以一水對
二山也月夜曰遥怜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是以二
人對一郡也上韋左相曰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
身是以一人對二国也贈太常張卿均曰友于皆
挺拔公望各端倪是以對後對正語也龍門曰往
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是以实對虛也大手筆如

老杜則可然未免爲白圭之玷恐後學不可効尤

倒用字

詩中倒用字獨孤焉多酔贈張秘書曰元凱承
筆勛赴江陵去所奇皆孔周别彭城云閭里多死
飢下言引龍變城南聯句云忱敢侑羊牲又百金
交弟兄赴江陵云殷勤湖友朋孟東野失子云薄
劣胡不均重云云身体貴卑康送惠師云超然湖
朋親答張徹云碧海渦瓏玲若寒云渊和進梅鹽
東都遊春云渚牙相緯經音に雜詩云詩書旦後前
寄崔立之云不約論財貨又无人前雄雌孟先生
云應對多差參又此格轉嶇崎音云欹斜音云寒飢出
先驅人日登高云盤蹴冬春雜南内朝賀云不見
酬稱稀又磨淬出角圭脱秋聯句云惟李平貴當
贈唐衢云坐令四海如虞唐八月十五夜贈功曹
云嗣皇繼聖登夔皐贈刘師服云後日懸知漸莽
鹵杏花云疏花兩株能白紅又百片飄泊隨西東
感春云两鬓雪白趨埃塵和盤谷子云推書撲筆
歌慨慷音慷慨 皆倒字類也

雙字

詩人下双字不一然各有旨趣如庾子論撒々芳
蕪零韓吏部淮之水舒々楚山直叢々野晴山簇
々霜晚菊鮮々韓遊百花叢宋々荻白々潮々啄
々有客至門佾々雉雉韋雎朔々鶴声鳴植々鳥
噪声樓々蛙遍鳴无鼎閣々紙乱人届々脾々雞
初鳴月吐忽問々韋蘇州漠々帆來重冥々鳥去
遲杜工部野日荒々白江流汎々清无边落木蕭
々下不尽長江袞々来荆公霜浦淑綿々白薄
晚林疏掉々青坡滉々爐香初泛夜離々花影
欲摇春六一翁霜天映月娥々邑風葉飛空擬々
寺古全醉吟灯艦々尽鄰爭所雨滿々聖俞淡々
平叫水滚々平嶺密秀隨事命詞要不苟也

遞相祖述

老杜戯爲詩曰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
誰所謂夫子自道也嘗觀其後出塞曰借問大將
誰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純遊仙詩借問此
句誰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貞有車馬客而无
人世喧句法得之渊明雜詩結廬在人境而无車
馬喧春日憶李白云何時一樽酒重与細論文即
孟浩然何時一杯酒重与李膺傾之体復哉云月
生初李翁寒細不成衣即李又府錢月成歌翁裁

霓作舞衣之体酣歌云天開地裂長安陌嵗圣春生洛陽殿邸靈運日映昆明水春生洛陽殿之体也若夫追之酒食罷无為恭與以相娛句法又使少陵今夕行云咸陽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為歡娛祭姪孫湘文云情一何長命一何短句法又使少陵石壕吏云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也

用古今句法

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莫傷根一作傷葵根用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江边小閣云薄雲岩際出孤月浪中翻用何遜入西塞云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寒食舟中云雲白山青万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用沈佺期云雲白山青千万里幾時重謁聖明君寒食舟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沈佺期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莫相疑行云晚將末契託年少用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此皆取古人之句也至於戲題畫山水圖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即白樂天听曹綱琵琶云不重蓮云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細袖中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輕即樂天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即樂天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金魚換酒來即太白金龜換酒処此又同時人之句也

類前人句

太白獨酌勸孤影同淵明揮杯勸孤影退之江燕正飛〻同陸機飛〻燕弄声韋蘇州春婆椀〻云朵蒴露未晞峯頭見南山同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蘇子美峡東滄淵深貯月岩排紅樹巧粧秋同老杜峡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徐師川早朝云黄帝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老杜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元白酧和云有月多同賞无杯不共持即昌黎縣斎讀書云詩成有共賦酒熟无孤斟潘佑感懷云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即李白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東坡西湖新成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即欧公西湖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風太白云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类靖節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声六一翁食車螯云但知美无厭誰謂來甚遐梅聖俞河豚亦云但言美无度誰知死如麻東坡初冬云一年好処君須記正是橙黄橘綠時类昌黎

早春詩最是一年春好処絶勝煙柳滿皇都小谷
云去時無止氷帰時燕哺兒来白黎征蜀聯句始
去杏飛蝶及帰柳鳴蛩王元之春日雜興云何事
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数枝花同老杜拾似春風
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宋元憲郊云紫閣無鳥
忘情地䄇冬江湖極目天同徐仲雅五代人題明月
圃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楼王荊公
梅花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来葵蘇子瞻只言
花似雪不悟有香来徐師川云誰家竹可欵何処
酒共忘来退之遊青龍寺云何人有酒身无事誰
家多竹門可欵太白瀑布云海風吹不断江月照
還空介甫嘲白髪云種々春風吹不長星々明月
照還稀樂天琵琶行云間関鶯語花底滑幽咽泉
流水下灘酔翁听箏云綿蛮巧囀花間舌嗚咽交
流水下泉唐宋書㠯陳懿老至云一別一千日一
日十二憶苦心无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
更帰夢三百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語相若李白
題峯頂寺云夜宿峯頂寺举手捫星辰不敢高声
語恐驚天上人乃知晏元献危楼詩全似之陰鏗
云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太白行楽詞亦全用

常居戒者常慨慷則巳轉慷乃平声也陸士衡為
顧彦先贈婦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則巳轉
緇乃上声也劉公幹雜詩云安得肅々羽從尔浮
波瀾此以去声即所切用瀾字也顔延年登巴陵
城云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此以入声于六切
用囿字也即此觀之則知四声皆有可通押者矣

新刊履斋示兒編卷之九

覆瓿示兒編卷之十

廬陵 鄉先生 孫奕 季昭撰

詩說

出奇

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能香嫩芳蒲袖生習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破字減字替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以至倒用一字亦見工夫如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illegible]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客愁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漫成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秋興凡倒着字句自奕健也

疊用字

杜陵翁獨爲詩人冠冕者吐辭不凡[illegible]有受字自字不肯字前輩能言之如過字已[illegible]工鉅儒道破然愈用而愈新者請復出其所謂[illegible]尗蘗過[illegible]蛟龍引子過[illegible]四十明朝過[illegible]何事於天過[illegible]步屧宜輕過[illegible]讀書難字過[illegible]俊鶻無聲過雲裏不聞雙鴈過[illegible]河廣傳聞一葉過[illegible]則孰不喜談而樂道若乃用破字如讀書破万卷上韋左丞嘗新破旅顏茅堂檢校收稻梅蕊臘前破江梅恋闕丹心破[illegible]歌長舉樽破醉歌白團為我破[illegible]悠悠三边月破[illegible]鯨力破滄溟寄張十二清風破炎暑雨干戈滿地客愁破夔州吾廬独破受凍死亦足茅屋

又用一字如乾坤一腐儒江漢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江漢一歸舟[illegible]長嘯一含情懷古安防身一長劍[illegible]每蒙天一笑[illegible]万古一長嗟[illegible]望回首一茫[illegible]社稷一戎衣重經昭陵[illegible]愁風方一醒[illegible]飄蓬老病山陰一茅宇[illegible]一擬問高天[illegible]一起撒中鱗[illegible]二十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石壕吏飄然時危一老翁[illegible]江湖滿地一漁翁秋興兗職曾无一字補題省中[illegible]万古[illegible]一羽毛[illegible]浦上童一一青蓋[illegible]昔一逢无此流[illegible]先判一飲醉如泥[illegible]又用信字如作客信乾坤[illegible]了吟詩信杖[illegible]作[illegible]搜信容旌[illegible]所過信席珍[illegible]三信然[illegible]鮪網信知生男惡[illegible]信是德業優[illegible]大陽信深仁[illegible]疾惡信如讎[illegible]逸群絕足信殊傑[illegible]兒童莫信打慈鴉[illegible]春風自信牙檣動[illegible]又用生字如春泥百草生[illegible]春氣晚更生[illegible]

淵戒下接上[illegible]梁塹生寒早[illegible]水生春流決
[illegible]常已生[illegible]十丈年二渡
何曾風浪生[illegible]二月六夜春水生[illegible]樓上炎天
冰雪生[illegible]小二蒙生八分[illegible]又用竟
字如時若[illegible]尤人[illegible]來住[illegible]詩成[illegible]肯
神[illegible]廚煙竟邈庵[illegible]宋香[illegible]對醜[illegible]
飄蕭客[illegible]但[illegible]高故有鬼神[illegible]已[illegible]氣与
萬華散[illegible]不齊[illegible]後生[illegible]放[illegible]不[illegible]
空[illegible]取笑喧呼[illegible]船重[illegible]尾此不[illegible]
用也

煉字

詩人嘲弄万象每句必須煉字子美工巧尤多如
春日江村詩云過懶從衣結頻遊[illegible]又八經
心石鏡月到西雪山風[illegible]王庚君睡[illegible]上云船
知花[illegible]鳥隨舟漫興云[illegible]楊花鋪白氈
[illegible]得句[illegible]此[illegible]
進[illegible]地古拔洞庭湖壯遊云[illegible]短
曹刘牆從西湖去破花尊[illegible]刀[illegible]春
去紅入桃花嫩青[illegible]柳葉[illegible]秋日[illegible]峽
東滄江起[illegible]排石樹圍[illegible]都十二韻云風[illegible]蒲

郎[illegible]柴門云足了[illegible]白[illegible]居高[illegible]
皆[illegible]好也[illegible]村船[illegible]
上溪[illegible]云子能[illegible]細石吾亦[illegible]青泉收稻
云[illegible]易[illegible]老[illegible]遺[illegible]雨留[illegible]
江風借夕涼柴門云石乱上雲氣[illegible]月華水
[illegible]星月[illegible]口云和
風引[illegible]春日[illegible]春[illegible]水靜[illegible]
[illegible]春日
江村云[illegible]先登[illegible]白[illegible]
好[illegible]不悲[illegible]亦足風[illegible]舟中

伏枕書懷云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　劍橋陵詩云
王[illegible]李
[illegible]大[illegible]司馬[illegible]
[illegible]云江碧鳥逾白山青花[illegible]
奇張十二[illegible]數篇吟可老一字買[illegible]
[illegible]
界天[illegible]日黃[illegible]落[illegible]霧
[illegible]風[illegible]旋隨雲[illegible]長
[illegible]鳥去[illegible]明[illegible]句好也
無[illegible]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illegible]見此

斗向江底仰看明星當空大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落花皆練得七言全句好也

屬對不拘

人皆知草堂先生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江莊）羈栖秋見裏二十四迴明（故云）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散愁）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白帝）皆為偏對不知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黔州寄）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曲江）不害為正對至於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歸雁）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寄司馬）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示宗武）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南郡）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古柏）又未始有一字非的對也先生詞源衮衮不擇地而出無可無不可何拘拘譾譾所可議

爾汝

爾汝羣物前此未有倘自少陵白鹽山詩云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花鴨詩云稻粱占汝在作意莫先鳴落日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梔子云無補祗欲在映江梅病馬云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illegible]問俗人情似瘦馬行云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杜鵑行云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螢火云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至於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之句（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則於物無異觀如此王荊公梅詩有少陵為汝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亦得公之遺意

安得

或有以安得二字結尾蓋杜公竊有望於當時天下後世者不淺也故喜雨詩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送韋云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雲詩云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三川觀水漲云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騁望登滾上堂云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題韋偃畫馬歌云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早秋苦熱云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
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犁奔石牛行云安得壯士
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蠶穀行云焉得鑄甲作
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
翅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
中道路即今多擁隔然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
忍待明年莫倉卒畫山水圖歌云焉得并州快剪
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
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
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折檻行云嗚呼房
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共白馬詩云喪亂死多
門嗚呼弟如歎冬狩行云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
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天育驃騎歌云嗚呼健
步無由騁昔無騕褭如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
休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云嗚呼一歌兮
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
里為我色惆悵嗚呼三歌兮歌三發女歸何處收
兄骨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為我啼清晝嗚呼
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嗚呼六歌兮歌
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
皇天白日速今古詩翁以嗚呼二字寓於詩歌者
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

知見

杜工部以知見二字相配极關捷甚奇絕殊甚觀
其詩云湖外草紅知海東雲[illegible]見知[illegible]清見
光洞[illegible]過黃知[illegible]紅取風
雨[illegible]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春
東北青絲色團練王筋頭[illegible]殺消憶雕胡飯香聞
錦帶羹[illegible]各隨題著句轉移一字燦然可觀它
人不易到

用方言

子美善用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
不絕[illegible]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illegible]客睡何
曾著秋天不肯明[illegible]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語
[illegible]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illegible]棗熟從人打
葵荒欲自鋤[illegible]拾頭紗帽側[illegible]背竹書兒[illegible]兒耶
背面啼垢膩脚不襪[illegible]舊大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鄭谷憙我歸沿酒舆葫芦對牀前兩小女被綻襪
過勝阳誰能更於未能醉是生涯（守歲）癡女飢咬
我啼畏猛先開（…家家）秋鳥鬼頭頭食黄魚（湜）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生春）不分挑
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送路六侍御入朝）須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十二月一日）去歲兹辰捧御床
五更三點入鵷行（臘日）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
肯成梟盧（今夕行）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鈎
与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狂歌行）八
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兒欺我
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
口燥呼不得（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事長相見（病後遇王倚飲贈歌）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

詩酒

古人吟詠情性不逃詩酒老杜一集而以詩酒相
配者無慮十數處戲寄漢中王云尚憐詩警策猶
憶酒顛狂遊何將軍山林云醒酒微風入聽詩靜
夜分送懷舍弟穎觀云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
宴王使君宅云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比鄭云
受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徐步云把酒從衣濕吟
詩信杖扶述魏倉曹云見酒須相憶將詩莫
浪傳可惜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賦還參謀
云試詩能共伙醉酒或連宵盛遣興云把酒宜
深酌題詩好細論贈張參上云賦詩拾翠殿佐酒
望雲亭不見云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寄鄭君
作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我詩能吟不復聽酒成
詩云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酒渴止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
苑有修竹深山湖上亭花柔美狀尊酌益助還留雞
新賦詩分留家住句莫頻煩獨步尋花云詩酒尚
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寄岑嘉州云外江三
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踈

落英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謂始生之英可以當夕
粮也落爲訪落思頌及章華臺成則落之（昭公七年）
落間宜蠲之謀之於始則曰訪落宮室始成而祭
則以落成故菊英始生亦曰落英說者以落謂隕復
何食況菊花獨乾死于枝上而不墜所謂秋英不
比春花落誠齋六一居士詩荆公謂不然此而
沒誚人爲（…）

花妄

杜陵詩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釋者謂妥訓落
非也蓋妥與墮同聲當作墮字傳寫之誤也一說
古字妥墮通用

寺殘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誦此詩者皆疑子美既
曰殘僧又曰少意若重複以愚觀之不見其煩複
當讀作野寺殘所以僧少也山園細所以路高也
又別常徵君詩曰白髮少新洗寒衣寬摠長此皆
是一字二字躰也亦有二字五字躰如宿府曰永
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并石鼈菴松花
待客地爐燒木葉者書又有三字四字躰如蘆黃
元裏愛跳踘嫌箏地蜀葛秋迁蔽出牆花之句云
耳

錦官城

蜀本杜詩春夜喜雨云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送段功曹歸廣州云幸君因旅客時寄錦官城蜀相
詩云錦官城外柏森森又錦官城西生事微皆作
官字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止云成都州城亦
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
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
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余觀范至能參政爲詩
錦官城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
身親見成都爲錦官城故取以名之况杜子美嘗
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爲
正

綠楊垂手

洪駒父詩話云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
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
此予謂美則美矣其如綠楊無手何終不若下句
意渾成

甜酒

三山老人語錄曰唐人好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
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尊
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余嘗味樂天詩有
日量戶一作大厭嫌一作甜酒才高笑小詩則又似不
然

禽水

苕溪叢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
低田流魯直曰野水自添田水鷸晴鳩却喚雨鳩
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余謂

盧溪先生云民瞻禱雨有應云東嶺雲遮西嶺黑高田水与低田通石湖居士范至能題江縣云旧雨初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蛙皆公褻一公語意相屬又過之宜与荊公云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樂天題天竺寺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之句無間然矣然合六詩觀之唯招之一字為尤甚

溪声山色

東坡贈東林總長老云溪声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以溪山見僧之體以廣長舌清淨身見僧之用誠古今絶唱安城劉升卿有曰溪声蕢听无边法山色長存不壞身虽祖述舊語亦亹亹相適无愧於坡

鴨綠鵝黃

鴨綠鵝黃經兩詩人道之荊公南浦云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則以鵝黃為柳主柳色黃金嫩而言之東坡過貫收水閣云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則以鵝黃為酒主鵝兒黃似酒而言之皆為哥句然辭意雅馴則荊優於坡

白雪黃雲

詩人喜荊公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莫不極口稱誦而不知其有斧鑿痕矯詞雪不成繅雲不可割請易繅為捲易割為收則然麥自見而非但意語天出用字不露歐公詩話云魏野啄木云千林啄如盡一般餘何妨宜改作千林蠹如去却不犯題上字又見其有諷去蠹之意雅言新載云李範道傍木云雖當南北路不礙往來人子謂是道傍石詩不如換當字作生字始見題意也李畋該聞録云有縣令姓張牓云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献送而曹吏各持縑献一無所拒後告後月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王直以鷺鷥詩諷之曰飛來疑似鶴下處却尋魚為易下處為到處則見張何所往而不貪也

四印

谿谷各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床一曲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黃曾有逆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鸎秋菊之英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關堕溪之聲酒浣宵次之器愧萬制粗世之稱齡羣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此誠

相若然而在辭雄意婉徑倒無各原其句法實貴有來歟并非難況金璫玉瑕歎云贈若金瑙大寶之玉珮金璫禹步之流珠丹頂真君之訣錄九天文人之寶書況黃符奪胎換骨之活法於此皆學

意相反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後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不肯藏姓名二人意相反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不朽也一人意自相反

風雅不繼

六一居士云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文潛題磨崖碑云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曾直過桂林云李杜成不生耶無死李此百嶂千峯何與退之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老杜双松歌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殆一律也

殺風景

或謂背山起樓撫琴煮鶴之類為殺風景以詩觀之盧仝韓老仙亦或未免退之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直為王子猷昔興借曰得人憐處只緣多猶云可也如子美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无乃大甚乎曰非也此足以見詩人意到處便有焚山者不故赦栗手段

向上人

陳舍人君莘未第時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如義皇向上人之句當爰其下得向字好及閱晏元獻集劉蘇歌曰蘇歌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亦有所自云

花竹無香

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无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与枇杷本元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風吹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荊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當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老而詩工

客有曰詩人之工於詩初不必以少壯老成較優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後詩涪翁到黔南

後詩比興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偉大篇豪而
古如少陵到夔州後詩昌黎在潮陽後詩愈見光
焰也不然少游何以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
与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周益公評詩

余紹熙丁巳三月既望侍燕春華樓胖閣大丞相
益国周公議論灑灑終日不倦余于論詩則謂須要
有警策歎題著句不可泛泛因批而請曰如祖公
一丁昌火運三合瑞皇家[illegible]
為一丁其久李士策詢李上策[illegible]秘

書宮試秘書官[illegible]
前後頗膾炙稱王支干引從偶連珠[illegible]
[illegible]
曰是也如挽詩亦難作復請曰願聞之公[illegible]
皇帝丁亥生与藝祖齊年一則為開基之上一則
為中興之君天之生此二帝功德兼隆豈偶然哉
高宗慶八十聖壽後未幾上仙[illegible]大行亦
然故作挽高宗詩曰生年同藝祖慶壽[illegible]人
億庚二光天傾九二齡正謂是也若徽宗挽詞尤
難命意亦難措辭獨見湯丞相[illegible]一聯云

虞姚從梧野啓毋衲其山最紀此只实事用舜事以
狀徽宗巡狩不返及梓宮归葬會稽又用禹事
以形容之皆婉而有直趣此真得詩人之三昧

賀生日

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經代人作壽詩
曰天边将满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謂将
满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
分便見正是十四日也予嘗猶欠一分非祝壽寃
語終未若魏仲先壽公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
是中元形容得七月十四日坦然明白矣周益公
生於丙午七月十五日嘗壽以詩曰年与潞公同
丙午日鄰萊國占中元公覧而笑曰賢此[illegible]
尽了予生年月日只欠說出一个生時便是一本
好生也公齐年友歐陽伯威適在坐亦曰矣
得著

省題詩更須留意

山谷与洪駒父云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
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大体作省題詩尤當用老
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近年許琮以
聑图天廣大對王度曰清夷乃用老杜全句与付

濺全句跐逡兠南省其有鼻孔可知此味不必全句但能着意點化深造詩仙句法則亦必歷倒元白突過黃初矣廬陵董克正以其父參政當國避親就別院考官周孟賁㕥以二月一日試出中和節詩董上請云何謂中和節周荅曰上元已過上巳未至今日所以為中和也董即跰其意曰上巳時將近元宵節巳過仲春方駘蕩今日是中和遂高中又嘗聞艮齋謝尚書云每考校賦卷子必先看第一第二韵即以詩看有何好句有好句則遍看徹定去留不尒便斥下則詩斷不可輕視又聞西昌譚高立一飛臨汝考試歸云省題詩不宜押協韵有堅守貢舉條制者謂限五言六韵成是並不容取協韵之詩矣

春猿秋合

六一先生跋羅池廟碑云今世傳昌黎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以步有新船為涉舸子丹兮秋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為是而碑亦云春与猿吟而秋合鶴与飛則疑碑之誤也今觀張子韶之成書解如舜攝位時則曰正月上日禹攝位則曰正月朔旦令曰月正元日上日元日朔旦皆一也而或謂之上或謂之元或謂之朔昔作書者欲備衆體而使無餘蘊乎如離騷東皇太乙歌曰吉日兮辰良而韓愈羅池廟記曰春与猿吟兮秋鶴与飛其錯綜參差之法當有所祖述矣即此而推則知有所祖述而得作文之體者在此嗚呼歐陽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謂筆補造化其平章千古勘破萬卷於此何疑之有

韻書脫字

杜甫送張參軍赴蜀云好去張公子通家别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張祜骰子詩云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東坡雪夜詩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皆押尖字韻編閱近世刊行韻略無此尖字當是禮部韵略脫文

康節詩無施不可

康節先生六言四賢吟云彥国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今盡去其之字為五言亦可乃見有不為剩無不為欠至如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後來

必更此其又有韻散文也施之文卷中人將图丢
前輩於詩得三百篇微旨蓋如此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第十

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一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正誤

仟佰

史記貨殖傳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万相僕物之理也前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顏曰仟謂千錢佰謂百錢也仟七堅反佰莫白反今俗謂百錢為一佰說文曰佰相什佰也談數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其字皆從人今俗書作阡陌而皆從阜非也何以別之史記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後鼂錯募民实塞下議曰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皆從阜此為證耳如後之商君壞井田開仟佰繼而曰衆庶階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羣字亦謂南北曰仟東西曰陌其音又同乃皆從人耳此二字通用非謂當從人也於以陳勝起蹶屈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後儒代阡陌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貊凡謂行

伍則從人田間則從阜獨未有以仟佰之錢從阜者也然則指錢与行伍之仟佰當從人指田之阡陌當從阜故玉篇於人部則載錢与行伍之仟佰於阜部則載田之阡陌未嘗紊也且伍与什皆數也俱從人旁隄与防皆岸也俱從阜旁抑又可證

未渠央

庭燎曰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渠陸音其據反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大雅曰央且央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〻亦中也二章言未艾三章言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尽從未尽而至鄉明也晉原音其據反者即与遽同音故荀子脩身篇云有法而无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〻不寛大之皃顔氏家訓曰古樂府詞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淵明挽詩曰嚴霜結野草枯瘁未遽央談薮載高爽題鼓謝孫琮云身有八尺圍腹内不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遽央邢居寔啓陳後帝云會合能幾日歡樂何遽央王介甫少壯喜文章云良夜未渠央有灯剔更皆作遽字故之廣韻遽卒也急也是謂未卒然而中世至如淵明讀山海經詩方与三辰游壽考豈渠央曾見鄮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般未渠透坐憾不傲令人瘦此古躰公謂為去声近出內翰汪彥章挽洪永議大孺詩落句云欲識慶源何自遠大川未去未渠央中書舍人張安國若拜水調歌頭末句云莫遣兒輩覺此樂未渠央二公旨作平音用误也或者謂新唐書王求礼讓蘇味道曰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耶乃絳謂憲宗曰陛下焦心銷志求済時之略渠使高枕而卧哉邪文傳仰人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樂石張説傳説曰帝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尽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為亡君子地乎皇朝文鑑宋子京治戒曰兄弟之不懷求合它人渠肯信哉張舜民為石司理書曰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問命已來勿知所齊魯直和于世弼寄七兄同小材渠困我斧斲閑輪扁凡此皆言渠又何謂耶案尚湖紀項伯告羽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詎能入乎服虔曰詎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説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孫寔傳曰掾部渠有人乎渠實曰詎〻豈也杜詩曰牽牛処河西織女処其東古永相望七夕詎見同亦此意也渠音雖同而有

二訓讀者當審釋為遂又為訓渠與詎皆訓豈也
第與前之未渠央未遽央字同而義異

豐碑

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曰豐碑斵
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
間為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
鹿盧也斵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
二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无碑喪大
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
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鄭曰碑桓楹也樹碑於壙之

前後以綍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
窆使輓者皆係綍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
用綍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
既入廟門麗于碑鄭曰麗猶繫也謂牽牲入廟係著
中庭碑也聘禮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
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是致前之四說所謂碑
者於葬祭聘享之時惟一大木耳非石碑也而
其字從石者取其堅而已然勒銘於其上者亦木
之舒闊也今喪葬令其序自施然又勒之以石者
後儒增之耳此碑何取形之今以火灑之豈開杜

用為淑妃堂又碑云日居月諸丘墟荊杞列樹拱
矣豐碑鉄然又按東觀余論云其立碑在葬後當
開元二十五年堂時葬時所作也則是杜誤以豐
碑為可勒銘矣故近世之士不究其義凡作挽詩
者多指豐碑為勒銘之碑用矣

壽堂

今士人尺牘中稱人之母曰壽堂蓋不知是謹按
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魑魅注曰壽堂祭祀處言
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魑魅楚辭曰魂將蕩兮
壽堂王逸曰壽堂供神之處林逋自作壽堂詩曰
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疏茂陵它日求
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早朝文選又指丘塚為壽
堂也按而言之稱人之母者豈不背理傷義乎乇
詩自有壽母二字閟宮何不稱之

名諱

生為名死為諱從古而然禮曰卒哭乃諱是也
上皆以諡累推之其曰御名皆御名者自生存以
前言之其曰廟諱蓋自祔廟之後言之係于諱首
井井不紊古今名公鉅卿為人撰軒序堂樓等記
及生祠碑則曰公名某及撰眾以銘神道碑與列

傳則曰公諱某其別如此世俗不審于是凡賓牟相與言或斥某人名曰諱某或問某人名為何諱答者亦曰諱某可發一笑故歐公集古錄亦曰樊毅脩華岳廟碑云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據此碑乃郎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蓋謂其碑之終則世俗之名諱不十亦久矣

正昭

秦始皇名政為之避其諱若讀正月為征月晉文帝名昭為之避其諱者讀昭穆為韶穆傳至于今當如本字讀始有分別陸德明唐大儒也自秦晉至唐亦遠矣當作釋文時何不單出一音以正舛誤宜咨詔後學以疑誤詎正字始置勿論且以昭穆言之了無他說書詔考經疏曰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面穆北面孫從父坐而已若音曰韶不知何以釋之朱元晦亦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酒誥稱穆考文王而載見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予以載見訪落驗之昭考並不讀曰韶若何獨於昭穆有兩音全如史記於通鑑光武十八年昭音韶本音招亦謂昭以照下穆以順上為義後避司馬昭諱昭作韶讀其說是矣不應復音韶請以征韶之音一洗而空之毋俾汨亂學者之耳目自古避諱而轉音者多皆當是正之獨此二字所係甚大而常用之急者故特表之

三辰

益稷曰日月星辰孔安國謂日月星為三辰桓公四年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預謂三辰日月星也皆不指星名而言辰則並以總上三事為辰而辰非別物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鄭玄曰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洪範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孔氏謂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也魯直雙詩曰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耳謂月暈在十二辰之末位也昭七年傳曰晉侯謂伯瑕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杜氏謂一歲日月十二會也一以為五星一以為二十八宿而並以辰為日月所會之次也則辰与星固異矣然之有卑對矣予詩曰吾懸日与月吾係星与辰抑亦異而言也

如漢律歷志云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三辰五星之於經緯也既謂星為斗又謂斗之外有五星其說盡不一矣司常掌九旂之物曰日月為常而已初不言晷星及左傳三辰旂旗則言晷星而不言何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晷日月七星乃晷北斗也紛紛藉藉莫之適從盡皆思而得其說以言其晷之於衣與旂則辰非有形容之可繪而謂之三辰則宜以言其徧祭天之諸神則十二次亦當祭之而謂之辰次亦宜如祭祀及掌天文則日月五星乃天之七政不得不以為先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至於昏明迭見則非二十八宿無以辨之故五紀之所謂星辰蓋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運轉以為形所是若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之類皆所以叙節氣也是以知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取於二十八宿也若夫鄉飲酒主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注曰三光者係於天三大辰也易曰三光大火也代也北極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北叙北極天之中也取居中之義以是觀之孔說近之乃因記云日月又云三光遂強為之說當以日月為通論

民農

嘗讀穀梁傳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則四民有定名矣故史記貨殖傳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此言得之如漢食貨志云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夫豈知民即農之總名也既言民安得又言農哉乃知班固謂傷民傷農不如馬遷病農病末之為別白也雖然孟堅西都賦有曰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又未嘗失言何獨於志而失之豈智於此而愚於彼乎此為韋昭之說者曰此民謂士工商強為之別也然周禮司農亦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又何耶韋昭言士工商而不言農周禮言農工商賈而不言士農以韋昭之說是則周禮之說非以周

礼之說是則韋昭之說非周礼亦豈雜於漢儒而
然若夫孟子曰信能行此五者則其士從商旅民
所言尚及之且旅也言士農商又言民而不言工亦
不得知言之要

黎苗

楊子重黎篇若秦楚彊闚震撼胎籍三正播其惡
於黎苗吴秘謂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
不恭其說甚迂司馬溫公曰黎苗民也余按宋說
黎苗二字皆訓衆也則溫公之說其辞既明其理
亦安信而有證

弋人何篡

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按後漢逸民傳序
援此語作慕字退之醉雜以府云少燕弋者篡
溫公亦謂宋吴以或作慕字為誤誠有所据

日一日勞

孝至篇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溫公曰
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
功也其說尽善矣舊註杜甯楊子問勞功為二事
乃於日一日勞考載文下釋之斷曰功二字於下
句句讀不明爰之雖讀溫公之說是而不為釐正

其句亦非下日字當讀為曰以日一曰勞句斷考
載曰功句斷言日專一而不息則謂之勞以成
其事則謂之功矣

道術

莊子謂人相忘於道術當讀如經術之術廣雅曰
術亦道路別名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
術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云來人迷新術去
子惑故蹊注曰術蹊皆山路也陳晉之解學記術
有序曰月令審端徑術鄉飲酒莊周皆有道術之
說是途之大者謂之道小者謂之術乃知鄭音遂
非也信乎莊周以江湖對道術而言則直指為道
路无疑矣三國志術字公路杜甫朝享太廟賦押
粟字韻有曰曙黄屋於道術又寄韋尹丈人云牢
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以道術對乾坤皆明此意

莊子語疵

司馬遷言莊周其學无所不闚可謂博洽矣然其
著書立言不无小疵觀其譏齊威公讀古人之糟
粕固善矣而謂輪扁椎鑿非糟粕與言孔子七日
不火食容或有之而藜羹不糝非火食與

荀子反經

三代以後儒者敢於自信而好異莫荀卿若也堯舜揖遜之主而以為非禪周公恭儉之臣而以為不恭不儉子思人所不可非則非之孟子人所不敢非則非之禮義本不偽則以為偽人性本不惡則以為惡六經有親出夫子之筆者有寔載聖人之本文卿猶一切反之故議兵篇曰堯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楊倞釋之謂一人為鯀二人為共工驩兜矣又自曰堯伐驩兜禹伐共工非惟與舜典四罪左氏舜去四凶之說異又且自相背馳甚者正論有曰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則又直不以典謨象刑惟明之言為可信而好異甚矣究而言之象刑之制即周禮垂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畫刑為象者無非黥墨劓剕宮大辟之刑用刀鋸斧鉞之狀以示於人使之懲於未然而知畏耳苟知畏則不復犯刑乃刑期于無刑之本意矣烏得謂之非生於治古者哉就如卿言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刑人也然而李斯韓非之慘刻不當罪韓李而當罪卿其亦作俑者與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一卷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二

正誤

廬陵 孫奕 季昭 撰

程伯休父

馬大年嘗為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父之後蓋出於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故涑水公用之且伯休父者其後也今古一字多矣如姜絲為薺蒸籀之類三字元之本朝有刘伯貢父刘中原父為字按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孔安國解詩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国之伯字休父者為之司馬故其所自溫公盡引用詩与楚語而未必專引遷史孔氏既云程国之伯字休父則不當以伯休父三字為字而取證於今之刘伯貢父刘中原父也況中原父兄也叔貢父弟也故以中叔之序称伯貢父當作叔字邵氏聞見錄云溫公一日過康節子偕之閣謂曰程秀才云溫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

陽生

太史公為伍子胥傳言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世皆信之余以左氏春秋考之哀公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陽生來奔（杜預云景公子）六年八月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十月丁卯立之將盟悼公稽首（杜預云悼公陽生）又以齊陳世家考之皆曰景公卒太子荼（左氏作荼）立是為晏孺子（左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鮑叔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即是而觀陽生即悼公也其伍子胥傳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當是弒其君悼公而立壬太史公之所記於世家既如此於列傳又如彼前後抵牾所謂實錄果如是乎

龜策

龜策傳序曰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贊則曰龜藏則不泥泥之則不神贊不如序多矣

兩伏波

或人問漢有兩伏波海康令王約作忠顯王廟記以為馬伏波瓊州守李時亮作廟記以為路伏波蘇子瞻作廟記則以為馬伏波夏侯安雅作廟記又以為馬伏波紛紛孰是曰嘗考之兩漢有二伏波前漢伏波將軍邳離路博德武帝時討南越相呂嘉之叛遂開九郡後漢伏波將軍新息馬援光武時討交趾二女子側貳之叛遂平其地則是二人皆有功於南粵東坡之說渠不信夫

發縱

蕭何傳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縱音子用反孔毅父曰指縱音作蹤非也周礼地官有有迹人注迹人言跡知禽獸是亦蹤跡之義不

上廉

賈誼策曰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无級廉近地則堂卑竊詳顏曰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尤所謂上廉矣當讀陛九級上為句近歲太李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賦豈一時之間未加討論歟林鉞漢雋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不言上廉

數奇

李廣數奇師古曰數所角反奇居宜反宋景公筆錄云得

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及傳者悞以具為角也云孫奭亦誤以為朔也蔡絛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无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至於數奇独不以為誤對則蔡絛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声之為當也

尚書尚公主

或人有問尚書与尚公主同乎曰否按惠帝紀云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食至文書曰尚書陳餘傳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与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則尚書之尚訓主尚公主之尚訓配明矣孔毅父珩璜新論云尚書与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声呼誤矣見張耳傳注原應如顏三家之說則世俗誤呼尚書為平声誠如孔言而以尚書与尚公主同亦非其說是陳餘傳注非張耳傳也

陳蕃設榻

東漢徐穉傳云穉豫章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辭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又陳蕃傳大尉李固表薦迁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讀史至此未嘗不疑焉嘗攷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云陳仲舉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唯周璆之事无聞焉陳蕃傳始有特置一榻之文信如前之說則特設一榻為璆而已乜无與焉以為止待一人歟不應兩傳互載而姓名异只以為穉來則待穉璆來則待璆歟不應兩傳皆云去則縣之以為穉則有穉榻璆則有璆榻歟胡為均是特設无它蓋在豫章則特以待穉在樂安則特以待璆故不害其為特設惟是范曄昧作史之体陳傳漏載既失之徐傳重出未為得也當以是一事本末特書於陳蕃一傳則不惟省文又且兩全

暨豔

吳志張溫傳有暨豔既是字无音史炤通鑑音義於魏紀文帝黃初五年音其冀切葉少蘊石林燕語

云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
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
蘇頌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其
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者陶恐其後遂閒
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字缺下
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
誤弗改耳今以暨字讀為入聲即是乞字及見紹
興戊午議臣上陳言神宗時御殿放榜進士有暨
陶音洎讀暨為洎而陶不應蘇頌曰吳有暨豔
讀為結皿得非其後乎問之果然神宗喜謂頌曰
果吳人也某不知出何典據則又呼為結字徬以
廣韻證之五質与丸迄中暨皆居乙切姓也吳有
尚書暨豔則正其說字無語以為乞則近議臣以
為結則甚乖史炤音洎則絕相遠況廣韻明載暨
豔於暨字之下而二書不能會明于一何耶其字
益按玉篇從旦誠如蘇言但註音不収然讀曰自
具晉宗亦非代宗也

薛愿

杜牧記寧陵謂天宝末薛愿守淮陽賊不能陷故
名不傳不得与張許並稱今以新旧二史攷之乃
玄愿為頴川太守与龐堅共守頴川城陷二人俱
死按頴川乃許州而淮陽乃陳州所守之地不同
所記之事各異豈牧傳聞之誤耶抑亦作史者采
摭而不得其真乎

瓜丘甘露

坑儒之禍蓋秦詐以瓜冬成於驪山詔博士諸生
就視因此欲坑儒生是時乃隆冬之月豈瓜熟時
耶陋如秦儒不知其計詐之深而卒至焉宜乎不
能逃其死也附載歐甘露之禍蓋李訓謀以甘露
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是時乃十
一月之末豈露降時邪豎如宦官豈不知其詐謀
之淺故卒不至焉宜乎不可得而殺也唐李訓謀殺
儒生易殺宦官難殺儒生則至於亡國殺宦官則
可以存国秦能殺儒生故秦亡之速非不幸也唐
不能殺宦官故唐存之不久非不幸也悲夫

秦焚書之漸

秦焚書之禍其所由來者漸矣晉韓朔獻捷于周
王秋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二北宿鋳關
爵祿之制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下坊卓始皇則又其所以禁先王之典籍投諸烈焰

而不敢得非有勿錯然後有去錯有去錯然後有焚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秦之酷既極於焚書矣重之以坑儒則愚黔首之術始无余策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礼宫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絶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国有事王當出則宫正主禁絶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鄭康成注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句絶讀火戒如字徐音豆韓愈師說去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其字從言從賣唯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注曰投徒鬭切句投猶章句也其音訓同而字登異廣韻玉篇讀投二字去声俱不収

章句

孔安国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称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来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余謂今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則是又以一字為一言也

文辞

學者論孟子不以文害辞多不喻辞文何從而別按伊川曰不以文害辞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辞詩為辭一字不行却迁就它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晦庵朱氏曰文字也辞語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辞之志當以己意逆取詩人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辞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詩人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无遺民也

五湖

昔開元齋先生謝公在諫垣以侍講當夜直寺皇帝論及地理曰五湖何処為是公奏或謂洞庭彭蠡太湖丹陽射陽為五湖或謂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為五湖其實皆非周礼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国語吳越戰於五湖以地攷之[illegible]五湖者太湖之别名為是也上嘉其[illegible]于昔按張勃吳録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之

四海

祭義云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而曰推而放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即四海也校人注曰四海猶四方也及調人曰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引尓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夫經云海外而注指四夷為言非也所謂海外即堯典光于四表是也以四夷為海外可也以四夷為四海不可也

六轡

凡駕四馬則必有八轡而諸經多言六轡何也曰孔氏解六轡在手有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六轡者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又曰車駕四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兩騑即驂也蘇黄門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觖與鋈以觼軜之轅同即是求之則言六轡有以也

百丈

杜子美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注云海賦揭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又秋風云吳檣楚柂牽百丈注云檣柂百丈皆船上器用也辭云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篾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謂其長可百丈今川陜猶多用之又十二月一日詩云百丈誰家上水船東坡云古離別曲百丈牽船上水遂郎去瞿塘發白歸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今舟子皆呼之趙云百丈者牽船篾内地謂之宣音彈余親見海商以竹劈為大瓣相續可長百丈每相續处以用漆固其絲紵使耐水即非以篾為三股四股索之类如索則今之所謂纜是也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与薛氏相續篾索之說則亦牽船之纜非此百丈也

百金

公羊傳隱五年曰百金之魚注云百金猶百万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万錢矣漢食貨志亦云黄金一斤直万錢則知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即為金百斤為錢百万也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命陳平為反間捐金四万斤使漢金不賤何以多至此如唐時必貴太宗以于志寧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而已非貴則不如是之少也

來年

詩兩言來牟說文以前漢作麰麳以下訓孟子作麰麥
告玉篇廣韻皆作麰麳又出一麳字唯廣雅有
曰來小麥也牟大麥也二字与詩并同是二麥者
後稼穡而生先稼穡而熟深有補於先民之粒食
月令孟夏之月獨以麥為秋豈言然哉

淅米

生民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曰釋淅米也孔曰
淅米謂洮米也叟叟声也浮浮氣也又曰釋訓云
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曰溞溞
淅米声烰烰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声炊飲則有
氣取尓雅之意為說也淅星歷反溞蘇刀反烰音
浮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曰淅漬米也不及炊淅先
歷反者是二說皆讀曰淅今之好事者凡称士大
夫之家淅米飲多作析声呼之良可怪笑然退之
城南聯句云淅玉炊香粳淅亦作淅又何耶

東壁東井南箕北斗

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唯井壁箕斗四星而已
營室者天子之宮壁者室之外院爾宮在南則壁
在室東故称東壁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
称東井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箕在南而
斗在北故曰南箕北斗也

黎明

史記高帝紀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犂黎
猶比也謂比至明也前漢高帝紀作遲明師古音
值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乎意也唐刘崇望傳
黎旦含光門未開遂音都奚切又按史記呂后紀
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非也犂
黎古字通黎黑也黑与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
曰昧爽昧晴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
及乎明也將明質明則已曉也

陳玄

或謂毛穎陶泓褚先生退之雖寓言以為文戲然
莫非取家筆硯与紙而言也獨於陳玄若无義乎
曰不然彼三者以家言陳玄以姓言也故陳孫遂
告老曹云陳者久也玄者黑也取其經久服不敗
而黑者為宜故墨曰陳玄其義尤深

重穋

詩七月曰黍稷重穋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董氏曰鄭衆云先種後熟謂之穋說文種音董所
謂重也種音拱所謂蓺也釋文曰禾边作重是重

移之字禾边作童是穜之字今人乱之已久　及
考周礼天官内宰云生穜稑之種其字与廣韵並
作穜並音為重与同二声則知釋文云禾边作重
是種稑之字當作童乃是穜稑之字禾边作童是
種蓺之字當作重乃是種蓺之字蓋種蓺之字合
從重不當從童穜稑之事合從童不合從重始為
不乱也

印文榜額有之字

馬大年嬾真子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其来久矣
大初武帝元年夏五月並曆以正月為歲首也上
黄数用五注云漢用土数五用五謂印文也若丞
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是五字者
以之字足之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
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平正耳非之字
本意及崔談苑云太祖将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
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
只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
之乎者也助得何事帝似不以為然惜乎韓王生
於　馬大年之前不及舉是說以敷陳之　邵氏聞
見録云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
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
事普尤言明德与朱雀二名不同未知孰是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二卷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三
盧陵 孫奕 季昭撰

正誤

齒牙

或疑呂黎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為頌文字按禓中立解謔謂鼠無牙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陸曰鼠有齒而無牙僖公五年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杜曰輔頰輔車牙車史炤通鑑釋文晉摯帝九年輔車頰骨牙車也咸卦咸其輔頰舌馬云輔上頷也漢張晏云耳目之閒杜甫戲贈友云一朝被馬蹄脣裂板齒無又按洪氏韓子年譜云去年與崔群王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乃知在頰為牙當脣為齒也昭昭矣

皮革

羔羊詩曰羔羊之皮又曰羔羊之革毛曰革猶皮也初無區別孔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鄭註掌皮曰皮謂若虎豹熊羆有文章者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王光遠曰未練治謂之皮已練治謂之革此一說也司裘曰大裘飾皮革謂革輅也去毛得称皮有毛得稱革比又一說也然論語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虎豹與犬羊別者並以毛文異耳乃知鞟即革也按八音之中有革謂鞉鼓也則革已去毛無疑矣若夫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蔚非毛氏所謂革猶皮也

饕餮

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故孫仲益覿與唐及甫書曰晉侯被兵之後復用吏饕可吏之貪財者也及觀北史明帝朝獲禿鶖於宮內遂養之崔光曰此即詩有鶖在梁解云禿鶖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況饕餮之餉必藉魚肉菽麥稻粱之養豈可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老杜麂詩曰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趙彥材云言衣冠之人行如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庖正在斯須之閒焉則是崔杜以二字為貪食之謂初無別也至東坡賦老饕又直以饕之一字為貪食云山海經又以饕餮為獸名則以貪惏之獸也

檠撤

東坡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前二首皆押燈檠韻末篇云大弨一弛何緣穀已覺翻翻不受檠孫倬云揚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曰何也曰檠之而已又攷揚子正文作撤其字從手溫公音居影切復攷諸周禮弓人注云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体檠音景韻略三十八梗作檠居影切所以正弓釋云蘇武能檠弓弩雖並從木皆非平聲東坡所押獨取揚倞註荀子繁弱鉅黍口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音巨京反然玉篇廣韻平上聲皆收作正弓之檠但上聲註云撤世周禮亦作撤則是不專主平聲之音

囊橐

公劉之詩曰于橐于囊毛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惟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二說不同並存之

馬耳

東坡雪後詩曰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趙次公云馬耳山名切謂天下之山至低不下數丈而止於尋丈者少雪雖深埋沒山草木之有也趙指爲山果何所據殊不知雪夜王晉之與霍游對談雪盈尺王曰雪太深乎霍曰看北臺馬耳葉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蓋用此何趙未嘗見是事而妄爲是說

於菟

宣公四年楚人謂虎於菟於音烏前漢敘傳楚人謂虎於一音烏塗今作於菟山谷題雙澗寺云二水雨蒔鳴屋際松林落日吼烏菟碑本作烏非也又詩曰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生人間汗血駒後用於字乃是

欸乃

人皆曰柳柳州漁父詩欸乃二字本音爲欵乃讀曰襖靄既有山谷題浯溪碑可證又有元次山集中欸音可質胡仔漁隱叢話乃謂洪駒父詩話反其音爲靄襖者非矣何廣韻十五海欵音於改反相然膺也謂之相然膺則正得一聲山水綠之本意當從駒父欸音靄乃音襖爲正故洪景盧尚書

歟乃齋記云柳別本或併二字為欸首文別出一
靄字非也

般盤

初讀進學解周誥殷盤之語頗疑盤庚是書名非
訓誥誓命之比至味六一先生聽琴詩有一典意
澹薄三盤語丁寧文復下然一再思之太甲益稷
之屬篇皆以名檀弓本皆人以其善於禮故亦著
名如泰伯衛靈公梁惠王亦載於語孟之篇首同
此一意

正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
註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辜音質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射人張皮侯
而棲鵠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義云循聲而
發發而不失正音征鵠者其為賢者乎孔氏曰大
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
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
為獸其中射處皆一尺則以侯中所射之處為正
鵠也正與鵠皆鳥名正鵠皆省文也方言齊魯以
題肩為鵠月令征鳥厲疾鄭氏謂征鳥題肩也齊
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正義曰征鳥鷹隼之屬也
鵠即漢高祖所謂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雖有矰繳
尚安敢施鵰健黠而難中鵠高遠而難中故射者
取以為質的焉

非熊

六韜曰文王將田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
及三王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
以漁文王乃載以歸立為師史記曰呂尚以漁釣
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
非羆所獲伯王之師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而
歸立為師而沿襲皆作非熊用之嚴有翼雌黃亦
云世所傳本或作非熊非羆致使學者相承皆以
非熊為太公事何其繆歟及觀崔駰達旨辭曰或
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註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
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輔班固賓戲曰
周望兆動於渭濵李善曰史記云太公望以漁釣
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
所謂伯王之輔則謂之非熊蓋本於此不可謂之
謬然今史記寔無非熊二字不知李善何所據而

云

赦書弱水

本朝赦文必曰赦書日行五百里用昌黎答張徹詩赦行五百里蓋有自來矣又八月十五夜贈功曹云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信如後之說無乃太遼乎神仙傳謝自然之海求蓬萊一道士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飛仙不可到東坡詩則曰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信如蘇之說無乃太近乎

瘴癘地

杜甫夢李白詩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舊註引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謂廣南也趙彥材乃引唐史白坐永王璘事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潯陽今之江州屬江南東路(今又屬西路)予謂此指夜郎而言江南非瘴鄉少陵號詩史必不妄言當是傳寫之誤當詩何以又曰南方瘴癘地罹此農桑苦

引經誤

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坊記乃曰不耕穫不菑畬凶牧誓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孟子乃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宣王也禮記以為太王(皆詩)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也孟子以為周公(皆詩)致遠恐泥子夏之言也班固以為出孔子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之言也李固以為出老子孟子以孔子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曾子唐史以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為孔子與有扈戰于甘野是啓也劉向以為夏禹(說苑)濟人於溱洧子產也劉向以為景差(說苑)微子曰我舊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之曰我舊云孩子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論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愛民荀子非相篇乃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伯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與今仲虺之誥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文意小異揚雄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文意大異

誤經意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即無瑕可指之義實指之泥

於文而不明其意便謂禹入聖域而不優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即非草野之義左丘明亦泥於文而不達其意直謂裨諶謀於野得非讀論語之誤歟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則謂玄鳥墮卵簡狄吞之而生契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史記則謂巨跡在野姜原踐之而生稷得非讀詩之誤歟史記謂妻舜二女者豈非因堯典釐降二女而誤耶又謂瞽叟重瞳子者豈非因舜典明四目而誤耶其者有曰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子是泥益稷之文所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而誤耶書曰叶和萬邦論衡藝增篇以為唐以無萬國書曰弼成五服論衡語增篇以為五米之衣服則王充豈深明於書者耶

意誤

光武即位祝文曰上當天地之心地果可與天同稱上耶宋玉賦曰料天地之極高地果可與天同稱高耶唐高昌傳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自殄滅謂日滅霜雪可也謂月滅霜雪可乎呂溫詩曰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謂潢潦無源可也謂潢潦無根可乎

不可以爪葛為王質弈棋事　觀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箸食湯餅祝辭天麒麟不可專以湯餅為明皇王后事　觀高朕漢末為蜀郡守興設學校修周公禮殿邦人立石室祠之在文翁石室傍則興蜀之學不特文翁一人也（詳見范鎮東齋記事）　觀前漢淮南王欽傳迺幸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則左顧之事不當指為毛寶也　觀述異記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數童子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覺飢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則爛柯之事非弈棋也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二卷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四

雜記

廬陵 孫奕 季昭 撰

無恙多能果然率然

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蟲名人皆知多能爲多材而不知爲獸名案史記外戚世家云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獨無寵疏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又按漢高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以無恙配多能尤爲的對又有獸名果然出國史補揚州人取果然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聚族而啼殺之不去也此禽獸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矣然大類猩猩蛇名率然出山海經常山有巨蛇物謂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者此也

地有二義

盤谷之名有二義或曰環山或曰盤旋而藏且衆兩存之冉谿之名有二義或曰冉氏或曰可染而柳河東兩存之

可稱之地

天下可稱之地有四謝玄暉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是也杜甫祠南夕望詩云湖南清絕地是也張孟陽劒閣銘曰形勝之地是也杜甫亦曰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爲懷錦水作也

地名異

梁一也而有南有大有少焉今汝州南梁縣爲南梁皇朝浚儀縣爲大梁同州韓城縣爲少梁蔡一也而有新有上有下焉今新蔡上蔡今蔡州二縣下蔡今壽州縣是也三齊三楚之有別齊與京東爲三齊南江陵爲南楚彭城爲西楚吳爲東楚三蜀三吳之有異三蜀謂蜀郡漢高分置廣漢武帝分置犍爲吳爲三吳蘇州潤州湖州今既辨三亳今曹州考城縣爲北亳今西京偃師縣爲南亳今穀熟縣爲南亳西京偃師爲西亳又分三江自彭蠡以下爲南江自蜀入于山至于海爲中江自江入以入于海爲北江三江自鼓蠡以大別入于海爲北江嵩高外方一山而名二具區震澤一湖而號殊荊山有南北之異條華[illegible]山有東西之異域

地名同

崆峒山有三在臨洮者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在安定者禹導涇水之所出也在臨汝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地也霍山有四南岳之衡岳江之天柱

皆謂之霍山晉之霍山在今晉州霍邑彘氏有霍山在今汝州梁縣也汶水有二魯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所謂東北會于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汜水有二僖二十四年王處于汜南汜也出汝州僖三十年秦軍汜南東汜也在中牟蒙城有二楚之蒙縣莊周所居也宋之蒙縣宋萬弑閔公之地也武城有四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即子游所宰之邑也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在今同州馮翊今息州亦有武城縣漆沮既見於扶風又睹於馮翊沱潛既發於梁地復出於荊州

帝王歷年

以史記所載歷年計之五帝四百一十一年三代一千九百七十四年以劉恕外紀所載歷年計之五帝二百五十二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則外紀於五帝少二百四十年於三代少四十六年

紀元

紀元非古也其起於誰乎以一字紀元者始於西漢文帝之後元年景帝之前元年中元年後元年以二字紀元者始於西漢武帝之建元以三字者始於梁武帝之中大通繼以中大同以四字者始於前漢哀帝之太初元將中於後漢光武之建武中元又申於魏大武帝之太平眞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又曰萬歲登封又曰萬歲通天繼於我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惟後周制不改元但稱元年者自西魏廢帝始至于周明帝復改元以天紀者有天漢天策天璽天紀天監天嘉天康天興天賜天保天授天安天統天和天寶天復天祐天成天福先天又有甘露調露景雲神雹以地紀者有地節地皇以乾紀者有乾明乾封（唐高宗）通乾乾元乾符乾寧乾化乾祐以龍紀者有黃龍青龍神龍景龍龍翔龍湖龍德龍紀又有麟德大象神爵神龜以鳥紀者有元鳳五鳳天鳳神鳳儀鳳鳳凰又有神爵赤烏鴻嘉以瑞紀者有元鼎寶鼎寶應寶曆大寶神瑞嘉禾以元冠于上者曰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元鳳元平元康元壽元始元初元嘉元徽元和以太冠于上者曰太初太始太元太平太和太豫太通太清太曆以太冠者曰太安太興太寧太常太延

大同大明大開大統大象大寳大建大業大定大
中大順以建者曰建元建昭建始建平建武建初
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建興建國建衡建明建
德建中以永者曰永光永始永平永元永初永寧
永建永和永嘉永興永壽永安永熙永康永昌永
明永泰永定永徽永淳永貞以景者曰景耀景元
景平景和景明景初景龍景雲景福以初承于下
者曰太初永初元初本初黄初景初以始承于下
者曰太始本始建始永始元始更始泰始皇始太
始正始以和者曰征和綏和章和永和建和光和

太和咸和隆和延和景和興和天和元和中和以
平者曰元平河平建平永平延平和平熹平中平
初平興平嘉平升平承平正平熙平天平太平以
昌者曰永昌隆昌延昌孝昌會昌以康者曰元康
太康永康咸康寧康建康以寧者曰竟寧永寧建
寧咸寧太寧興寧乂寧乾寧以安者曰漢安建安
永安太安咸安隆安興安長安以熙者曰延熙炎
熙咸熙光熙義熙永熙
按孔穎達云文王既王稱王而得鄭改元年
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元年是已之所

稱容或中年後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
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
古也其說有據故并録之　通鑑周顯王紀
四十五年秦惠王改其國十四年爲元年註
云古未有亦改元盖始於此　張表臣年曆
辨誤云漢哀帝建平二年夏待詔夏賀良等
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乃
詔改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
帝八月復詔蠲除之本紀但稱太初元年脫
元將二字況太初本武帝號與哀世相去未

遠不容更襲舊號盖後之校讎者誤也　溫
公攷異曰世祖中元元年四月改元續漢志
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紀年
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
傳寫脫誤今官書崇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
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删去斯爲
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
寔誤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後漢光武紀以
二月登封泰山四月己卯大赦改元爲中元
宋礼儀志載封禪事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爲

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列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據紀傳但出范氏而所載不同如此蓋後之校定者但見改元後有建武二字輙以意刪去之誤矣

年號同

西漢武帝紀元曰建元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亦曰建元東漢光武紀元曰建武西晉惠帝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亦曰建武西漢宣帝東漢威帝皆號元康晉明帝南北武成帝皆號太寧晉惠帝元魏文成帝皆號太安西晉愍帝蜀後主皆號建興漢章帝唐憲宗皆號元和後漢威帝改元元嘉宋文帝亦如之後漢和帝改元與東晉安帝吴烏程侯亦如之同曰黄龍若漢宣帝吴大帝也同曰五鳳若漢宣帝吴會稽王也漢宣帝魏高貴鄉公俱曰甘露東晉安帝恭帝俱曰義熙南齊和帝魏孝武帝均曰中興以泰冠于上者曰泰始則晉武帝宋明帝同曰泰和則魏明帝東晉廢帝魏文帝唐文宗同以永冠于上者曰永平則漢明帝晉惠帝魏宣武帝同曰永興則漢威帝晉惠帝魏明元帝孝武帝同曰永安則吴景帝晉惠帝同曰永康則漢威帝晉惠帝同曰永寧則漢安帝晉惠帝同曰永初則後漢安帝宋高祖同曰永嘉則後漢沖帝西晉懷帝同曰永和則後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元則後漢和帝南齊東昏侯同曰永安則晉惠帝魏莊帝同曰永昌則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泰則南齊明帝唐代宗同以至交于有同號若漢高祖與改帝不改其乾祐梁太祖與宋帝不改其乾化唐明宗與哀帝不改其天祐三世有同號者周太祖世宗恭帝祖襲為顯德　大宋藝祖皇帝與蜀主王衍同為乾德

姓名同

曾參與魯人同姓名而得殺人之謗（史記甘茂傳）宰予與闞止同字而得作亂之誣（史記仲尼弟子傳）則凡名號同者可不參會而使之歸一乎堯時有羿（淮南子）[illegible]有窮后羿（[illegible]）二人皆善射舜臣有伯夷（[illegible]）孤竹君之子伯夷（[illegible]）一則為名一則為謚周有季子（[illegible]）魯公子友（[illegible]）[illegible]七吳季子札（[illegible]）衛子路戰國蘇秦（史記）皆為季子齊有夷吾（[illegible]）晉亦有之（[illegible]）周有南宮括（書君奭篇文王臣）魯亦有之

仲尼弟子卿南宮閱…南宮号 縚 管仲爲敬仲萬濮定二十…陳
公子完莊二十一年 皆字敬仲 孔白…公西与…闕勃
僖二十八年 馬帶僖二十八年 皆字子上 孔伋 原憲 巫級 平當
皆字子思 孔家 冉季 公孫僑 皆字子產 澹臺滅明
公孫揮 知罃 皆字子羽 巫馬期 叔仲會 皆字子期
公孫茲 秦非 皆字子之 顏由 仲由 皆字季路 蒯孫
師 公孫黑肱襄十八 叔孫輒襄…年 豐卷襄十… 琴牢 皆
字子張 紂有左師䎘龍… 趙亦有左師䎘瓏
東 戰國 鄭有子西公孫夏 楚有二子西公…申 春秋
時晉有趙括 六国時趙亦有趙括 春秋時晉有士
燮 三国時吳亦有士燮 春秋時曾有兩公子偃 一
非成公庶子 一是也 鄭有兩公孫揮 皆字子羽 一
非行人子羽 一是也 冉雍与漢陳寔 同字仲弓 端
木賜与漢王尊 吾丘壽王 同字子貢 仲由与洪爰
曾[illegible]同字子路 卜商与漢杜欽 杜鄴 孔光 同字子夏
[illegible]
不齊 伏勝 皆字子賤 [illegible] 鄭子產 [illegible]五
唐杜甫 皆字子美 谷永 終軍 楊雄 皆字子雲 孟賢
汲黯 韓安国 皆字長孺 東方朔 雋不疑 于定国 皆

字曼倩 司馬相如 薛廣德 施讎 皆字長卿 李陵 任
安 丙吉 皆字少卿 朱紱 王添 皆字武子 前漢枚乘
晉嵇康 皆字叔夜 後漢边韶 魏毛玠 皆字孝先 漢
晉孔安国同姓名 漢晉王良同姓名 前漢有兩韓
信 俱佐高祖 而一爲韓王 一爲齊王 又降爲淮陰
侯 前後漢有兩王吉 而在後漢者爲酷吏 後漢有
兩王霸 而避王莽者爲逸民 又有兩李益 而皆能
詩 又有兩韓翃 而一爲詩人 一爲刺史 周唐皆有
大顛 而在唐者爲名僧 晉唐皆有李密 而在晉者
有孝德 晉有三趙孟 趙朔之子曰武 謚文子 稱趙
孟 趙武之子曰成 趙成之子曰鞅 又名吉父 謚簡
子 亦稱趙孟 趙鞅之子曰无恤 謚襄子 亦稱趙孟
周有伯達 後漢有公孫伯達淵明傳 漢齊有二召
平 蒲何傳 東陵侯曰召平 項羽傳 廣陵人亦曰召
平 齊悼惠王傳 齊相亦曰召平 趙有將曰扈輒史記
号李牧 漢張耳時別有扈輒 尹翁歸前漢 鄭翁歸梁 後
孔翁歸梁 皆同名 司馬食其 酈食其 審食其 趙
食其 並漢 皆同名 荀闓 蔡謨 諸葛恢 皆字道明晉
賈琮 班固 並字孟堅後漢 周有君牙 唐有邢君牙 梁
有吏有吾 唐有施有吾 齊有孟嘗君田文 後漢有孟

嘗君此皆名同而實異

慕人姓名

司馬相如初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李侗始名後慕張綱之為人改名綱初起慕南容更字南容鄭當趙慕儲可出上作名食其人皆賢之淮負半千本姓劉慕彘而改為負氏則又甚焉姓可改也孰不可改也

不類名字

馮野王字君卿竪國劉年之劉黑闥張開地殷開山李百藥劉大真吳武陵宗楚客牛仙客東郭延年不類名也 竇鞏字友封彭祖字公子朱買臣字翁子道公國字翁孫杜茂字諸公孫宗字諸君施延字君子孫宗字孺子石中字幼子胡常字少子羊祜字叔子吳祐字君上李宗字尊祖劉佑字伯祖李容字仲伯裴光庭字連城薛平字坦途獨孤郁字古風斛律光字明月李靖字藥師蕭瑀字時文柳公權字誠懸王維字摩詰何伯字穎秀裴鎖字遠民侯暇字闌石牛僧孺字思黯賈島字浪仙不類名字也

陳寵字昭公劉昆字桓公陳重字景公伏湛字惠公呂岱字定公竇融字周公袁安字邵公直類古之諸侯耳 浩生不害吾丘壽王不類姓名也

新刊毅齋不見編卷之十四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五

廬陵　禮津　孫　奕　季昭編

雜記

人物通稱

父母稱嚴君（易家人[illegible]）。梓里子亦稱嚴君（史記[illegible]嚴君[illegible]）。○母可稱大人（[illegible]）。亦可稱丈人（[illegible]）。○兄為伯氏（[illegible]）。○妻父亦可稱丈人（[illegible]）。○祖父亦為伯氏（[illegible]）。稱婿亦可稱甥（[illegible]）。○天子可稱鉅公（[illegible]）。[illegible]可稱縣官（前漢[illegible]）。○太后亦稱東宮（[illegible]）。○太子內官稱孺子（[illegible]）。○妾亦稱良人（[illegible]）。○嬖幸之人亦曰玉堂（[illegible]）。○人有名青史應劭風俗通曰[illegible]。即青史者人姓名也書亦名青史杜甫贈鄭十八曰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注云殺青為竹簡之史也。○觀論語遇丈人荷蓧注曰老者則不特杜

用彌大亞則為丈人也。○天下可以為物莊子在宥篇有土者有大物也人亦可以為物泰誓曰惟人萬物之靈是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謂更者[illegible]則知不惟五夜為五更也。○李義山云雞催歌子夜謂晉人有子夜者善歌則知非甲夜乙夜之類也。○係辭以天地人為三才而韓人之新三才謂[illegible]人之合三才謂勝滌緣也。○王渐曰太常君寸曰紀于太常注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是也禮宮亦曰太常漢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太常注謂尊太之義是也。○車蓋亦謂稱蓋漢高紀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謂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車亦得稱路襄公二十六年[illegible]子展賜之先路賜子產大路皆車之總名。○日亦曰東君前郊祀志云晉巫祠東君師古曰東君日也。○元日亦稱三朝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注云三朝元日也朝晡遥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是也。○四月亦稱正月詩正月繁霜注云正月夏之四月是也。○曲亦名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十人曲亦名也秋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云冊

启含九秋注九秋曲名〇矢名志歸出劉向新序
云楚王載志歸之矢以射兕於夢草亦名忘歸出
文選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北襟注謂忘
憂草〇稻亦称嘉蔬曲礼云稻曰嘉蔬是也〇雉
亦称華虫益稷篇云山龍華虫是也〇山有羊腸
酈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在成州仇池
山又見後漢白馬氐傳水之縈廻者亦曰羊腸後漢鄧訓傳
所謂羊腸倉是也〇酒名屠蘇廣韻屠蘇酒元日
飲之可除瘟氣是也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
年場行云障月錦屠蘇是也〇竹有名龍鍾杜寄
君岑長史云何太龍鍾極于今出処坊韻云按廣
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取此義也謂其年老如竹
之枝葉搖曳而不能自禁持也字攷之廣韻注籠
籠鍾竹名廣志云可爲笛二字皆從竹籠切公切
太宗伯以禽作六贄而禽爲其一者是獸亦可謂
之禽也攷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而羽亦爲其一
者是獸亦可謂之禽也攷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
而羽爲其一者是禽亦可謂之獸也〇鼓蜥亦名
白鳥杜寄劉峽州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杜
修可云一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鶴鶴又比以賢
者之絜白乃奔江湖之間一謂蚊蚋也以譬小人
云賢者処亂世欲隱則爲蚊蚋所嗜欲出則爲青
蠅所汙〃鳥有名竹林杜寓同谷縣云竹林爲我
啼清晝西清詩話云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籠
一禽大如雀色青善鳴曰竹林鳥也〃鵁鶄又名
玄鳥螢火又名丹鳥並出古今注、鳥反哺亦名
孝鳥雉反哺亦名孝雉出卷游雜録注云出雜〇人名
飛燕前漢趙飛燕〃江爲皇后注云善舞馬亦名飛
燕謝宣城送會吟〃行云飛燕躍廣途西京雜記云文
帝有馬九匹一名飛燕騮〃人名飛廉滕文公注
云紂之佞風伯亦名飛廉離騷經後飛廉使奔屬
是也〇觀名風廉馬端臣云草亦名風廉本草〇羊
謂之腔韓愈病中贈張十八云酒壺綴羊腔是也
豬亦謂之腔張鷟朝野僉載云宋後一腔東豬肉
是也〇竹謂之个史記貨殖傳云竹竿万个是也
舟点鳥獸亦可謂个杜甫舟跡云漁舟箇〃輕絶
句云兩个黄鸝鳴翠柳夜歸云峽口驚猿聞一个
螢火云却繞井欄添个〃題柏大川君云蕭〃千
里馬个〃五花文是也扑一云五花文謂似馬之毛文爲个也

人物異名

人物之異名其來尚矣天子曰天辟

曰鉅公曰縣公

父曰郎罷子曰囝

兄弟妻相謂

舅姑曰尊章

曰先後曰娣姒曰妯娌

長嫂曰丘嫂

女

壻曰丘壻曰倩

曰甥

太守曰郡長

郡將

邑長曰落長

帥名曰五百

公

軍官曰大誰

主餅餌曰湯官

仰涂者曰㣲人

主鑄錢曰鍾官

操舟曰榜人

舟師曰長年

三老

民曰氓隷

使車曰

駟騎

夫人車曰魚軒

天子旗曰翠華

楚靈王

弓名大屈

繁弱

鉅

黍

矢名金僕姑

箭曰忘歸

磻石曰䃂

紙曰楮先生

剡藤

石

烏絲欄

筆曰

毛錐子

管城子

中書君

墨曰陳玄

黑松使者

硯曰陶泓

石

井欄曰銀床

交牀曰胡床

鄉侯

簾曰蝦鬚

席曰龍鬚

鏡曰菱花

扇曰六角

蒲葵

香爐曰博山

鞭曰馬箠

琴曰綠綺

園林曰

坐隱

船首曰

文鷁[illegible] 虎皮曰皐比[illegible]

羅甬曰黑暗 家牙曰白暗[illegible]

蝦螺曰紫貝[illegible] ○牛曰犴犂[illegible]

馬曰驚帆[illegible]

飛黃[illegible] 肅爽[illegible] 黃耳

犬曰韓盧 宋㹶[illegible]

羊曰羙髯主簿[illegible] 胡髯郎[illegible]

參軍[illegible] 豬曰長喙參軍[illegible] 烏金[illegible]

豪豬曰帚猿[illegible] 猫曰蒙

貴 文曰烏員[illegible] 白老[illegible] ○龜

曰靈蔡[illegible] 僂句[illegible]

玄衣督郵[illegible] 洞玄先生[illegible] 先知君[illegible]

鼈曰河伯從事[illegible] 河伯使者[illegible] 小魚曰魚婢

蟹曰蚄奴[illegible] 無腸公子[illegible] 蝦蟆子

一名蟹奴[illegible]

為科斗[illegible] ○蚊曰白鳥[illegible] 小蜘蛛為喜子

蜘蛛名絡新婦[illegible]

[illegible] 莎雞名促織[illegible]

蚯蚓名歌女[illegible] 蚓曰齊

女[illegible] 齊谷[illegible] 螢火一名耀夜

又曰夜光宵燭[illegible] 蠅虎一名蠅狐[illegible] 蜻

蜓名青翼使者[illegible] 蛺蝶曰風子[illegible] 鶴

曰丹哥[illegible] 鴈曰鴈奴[illegible]

[illegible] 霜信[illegible]

[illegible] 殊翁[illegible]

[illegible] 鵠曰飛奴[illegible] 白鷺曰春鉏 雪客[illegible] 雀曰

嘉賓[illegible] 知更[illegible] 鷹鶻曰决雲兒[illegible] 雉曰

婦[illegible] 別名婦[illegible]

[illegible] 鶯曰金衣公子

[illegible] 鸚鵡曰雪衣娘[illegible]

[illegible] 綠衣使者[illegible] 隴客[illegible] 出曰搏谷[illegible]

雞曰戴冠郎[illegible] 猿曰野賓[illegible]

公[illegible] 巴西侯[illegible] 狙曰報時猴[illegible]

[illegible] ○牡丹曰木芍藥[illegible]

[illegible] 瑞香曰錦薰籠[illegible] 蘭香

曰羅勒[illegible] 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

水花[illegible] 菱曰水栗[illegible] 芰曰[illegible]

曰木筆 新雉[illegible] 支子樹曰

鮮支[illegible] 挑實曰乾不落者

名桃奴 草本 柑曰木奴[illegible] 櫻桃

曰崖蜜 [illegible] 橄欖曰南威 [illegible]
石榴甜者天漿 [illegible] 枇杷曰盧橘 [illegible]
龍眼爲荔支奴 [illegible] 棗曰羊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雞心 [illegible] 龍骨 [illegible]
○苔曰青帶 [illegible] 甘草曰國老 大黃曰將軍
芭蕉曰巴苴 [illegible] 芋曰蹲 [illegible]
鶉 [illegible] 筍曰稚子 [illegible]
[illegible] 竹萌 [illegible] 茄子曰落蘇 [illegible]
[illegible] 蘿蔔曰土酥 曰蘆服 [illegible]
[illegible] 茗曰酪奴 [illegible] 瑞草魁 [illegible]

柏曰蒼官 竹曰青士 [illegible] 枝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椰曰天棘 [illegible]
[illegible] 絲瓜 [illegible] ○酒曰歡伯 [illegible] 麴生 [illegible]
般若湯 [illegible] 青州從事 [illegible]
合 [illegible] 而飲曰餕飲 [illegible]
曰鴟夷 [illegible] 小甕爲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寒具 [illegible] ○雪爲滕六 風 [illegible]
[illegible] ○冰 [illegible]
[illegible] 村市爲墟 [illegible]

[illegible] 炭火曰活火 [illegible]
[illegible] ○金釧名金條脫 [illegible]
曰文甲 [illegible] 近身小衫曰鶻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曉事名懵懂 [illegible] 惡言罵詈名傍人 [illegible] ○
獄名若盧 [illegible]
[illegible] 聯 [illegible] 徒 [illegible]

物重名

物之名有重言之者 鳥曰周周 [illegible]
鶼鶼比翼 秩秩 [illegible] 燕燕 [illegible]
獸曰猩猩 狒狒 [illegible] 賁賁 [illegible]
卬卬 [illegible] 蛩蛩 [illegible] 蜻蛉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八八兒 [illegible] 曰六六
魚 [illegible] 棠棠 [illegible] 堂堂 [illegible]

因物得名

世有所出所皆所作因以冠名者多矣莫邪作寶劍而名其劍曰莫邪（[illegible]）劉白墮善釀酒而名其酒曰白墮（[illegible]）畢中畢氏羅氏好食因謂所食者為畢羅（[illegible]）胡人常食餅而名胡餅（[illegible]）胡人常食桃而名胡桃（雜記）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名曰使君子 鄭人牽牛來易藥帝名其藥曰牽牛 （[illegible]）食蟲張口吹沙青雀善盜食脂膏而名竊脂（[illegible]）王桑蠹附於松柏而名寄生（[illegible]）猴桃為含於含故名含桃（[illegible]） 王羲之以禽來食林檎之實名林檎曰來禽（[illegible]）漢中之地有蟲曰朐䏰因名縣為朐䏰 漢祠太一使樂人侯調樂帝坎坎因名樂作坎侯（[illegible]）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因名琵琶作阮咸又改為月琴（[illegible]）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僂句（[illegible]）蔡地出龜因名龜曰蔡（[illegible]）冀北出良馬則名馬曰驥（[illegible]）衛地出騾則名騾曰（[illegible]）

（[illegible]）巢元脩所嗜之菜謂之元脩菜 房州有異人載三朶花名之曰三朶花（[illegible]）牡丹曰姚黃魏紫（[illegible]）荔支曰十八娘紅狀元（[illegible]）以至鄭国渠（[illegible]）劉氏冠（[illegible]）謝公墩（[illegible]）陳公（[illegible]）皆類此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五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六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雜記

易物名

山谷喜為物易名鄭花則易為山礬竹夫人則易為竹妃水晶膾則易為醒酒氷洞庭春色則易為掃愁帚集句則易為百家衣東坡名榛筍為木魚稺筍名鐵柱杖為鐵君名竹為秋節君文與可畫竹亦名之曰墨君皆自我作古之一端也

人相反

孔子不飲盜泉二人正相反于公多陰德也吴隱之飲貪泉（晉書本傳）二人正相反陳平多陰謀陳平多陰禍（王陵傳）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後漢袁安）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子貢問）商也曰益賜也曰損師也過商也不及（先進）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莊）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范書）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說苑）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以甲子日興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高帝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余人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唐太宗謂李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薛万徹非大勝則大敗矣孔子高（孔穿）理勝於辭公孫龍辭勝於理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韓）張良得黃石公書而為帝者師京房得焦延壽易而忘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孫丑上）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子則去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則守（離婁下）子路拯溺而受其牛（呂氏）子貢贖人而不取金（家語）漢祖能用三傑項羽不能用一范增（高祖紀）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東坡）漢以羽林為衛軍金吾為北軍唐

以金吾領南衙羽林統北衙（唐書）蘇秦爲諸侯弱秦張儀爲秦弱諸侯（史記）王衍口不言錢和嶠有錢癖（晉書）魯褒作錢神論晉蕭綜作錢愚論（南史）阮籍作達莊論王坦之作廢莊論（晉書）佛言无生老言不死（…）李廣擊胡无部曲行陣頓舍不擊刁斗莫府省文書然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擊胡正部曲行伍擊刁斗治簿至明軍不得休息未嘗遇害（李廣傳）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唐子西語）崔佑甫爲相所用多涉親故（代宗）齊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文宗）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張輔傳）下…爲僕射…史恨不得宰士來濟爲學士恨不得僕史（南部新書）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李白爲蜀道難陸暢爲蜀道易（唐詩話）胡元礼在此人莫覓死（…）知在此人莫覓死（唐語林）韓魏公用家資如官物曾公借官物如己物（…）劉隨州有眼作无眼句宋雍无眼作有眼句（…）子美以詩爲文退之以文爲詩（后山）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后山詩話）好言語老杜道尽世間俗言樂天尽道（…）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邵氏聞見後錄）蘇公之文自經中出英氣多和氣少（…）韓退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文自史中來（…）魯直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史記蘇明允不能詩歐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韓退之不可謂之詩有章韻文也杜子美不可謂之文无章韻詩也柳宗元而下兩失之矣（蔡君謨言）文章而不言政事歐公言政事而不言文章（…）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能作詩而不能畫（…）味王摩詰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人之相反如此

物相反

太陰以八千歲爲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二物正相反（莊子）黃英生而蓍草死而靈二物正相反（…）牡丹華之絕而无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黍熟頭低麥熟頭昂（…）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草盛在末竹盛在本草宴而生竹宴而死（…）草殺而榮木敗而芝（…）牆下之木抽必外向庭中之風行必內向（…）者曰蘋浮者曰藻（…）菊甘苦苦（…）麥寒芙暖菱花開背日葵花開向日（…）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

獨六出（詩緯）葵知隨日櫻知應雨（埤雅）○烏之鬬竦其尾鵲之鬬竦其翼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莊子）梟鴟短脛續之則悲鶴雞長斷之則憂（莊子）雞司晨犬司夜燕秋去鴈秋來鳧善浮鷗善沒雞晝明而夜昏鴟夜明而晝昏大腰無雄（龜鼈類）細腰無雌（蜂類）（博物志）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木蘭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家語）魚無耳而聽蟬無舌而鳴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荀子）仲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

（月令）鵲巢背大歲燕伏戊巳乾鵲知來猩猩知往（淮南子）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同上）熊行數千里必在石岩枯木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蛙蛤知雨鳥鵲知風燕避戊巳鵲避大歲魚聚北首針浮南指猩猩啼而流翁佛佛笑而被格（左思賦）鼯愛其膝狨愛其尾犛牛自斷其尾雄雞自斷其尾（左傳）天道尚左星旋左轉地道尚右爪兎右舉日生東月生西（禮記）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書洪範）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揚子）飲養陽氣食養陰氣（禮記）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淮南子）舟以行水車以行陸（考工記）水流濕火就燥（易）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釋名）合樂爲柷止樂爲敔（書）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　方曰筐圓曰筥（詩）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爾雅）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注）端石瑩潤惟有鋒鋩者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蔡君謨硯譜）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前推曰排却曳曰推其物之相反有如此者

自相反

梁武帝手得江左而亦自失之唐明皇手定唐亂而亦自乱之唐明皇始年焚錦綉珠玉晚年乃奢淫侈意宗始年四方無得進奉晚歲乃責羨餘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左傳）二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史記）叔孫通在秦則爲諛士在漢而直諫裴矩在隋爲佞人在唐而亦直諫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明堂論）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見梁襄王　韓非作說難之書而死於說難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

霸爲相功名減於治郡時王尊爲賢不侫（漢書）王吉
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劉昆安能廉於臨財而不能
廉於取名（史傳）司馬相如言吃而善著書（漢書）嵇康
善著養生論而自以事坐誅阮籍口不臧否人物
而作青白眼（晉書）光武却祥瑞不假而受圖讖武宗
除去浮屠而不能受道家之籙（唐書）王衍高談物理
見石勒而不拜王坦之剛鯁自許見桓溫而倒執
手板（晉書）退之嘗識人不能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
嘗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李太白識
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識永王璘之爲無成

書之美者莫如顔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
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
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輙不工（秦少游說）梅聖俞云前史
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寛韻可自足而輙傍出窄韻
難獨用而反不出（詩話）

事類

堯爲唐侯二十以德盛爲縣民二十以孝聞（…）
（…）漢高祖約法三章（…）唐高祖約法十二條
（…）高祖從諫如轉圜（…）德宗從善如轉規（…）

高祖從諫如順流（…）宣帝
從諫如流孝宣厲精爲治（…）太宗厲精思治（…）
（…）元宗厲精求治（…）德宗厲精求治（…）元宗
勵精政事（…）文帝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宣帝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明帝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光武渡滹沱河而冰合（…）
王方翼次葉河而冰一夕合（唐書）漢明帝作世祖紀
章帝爲顯宗紀（…）肅宗与李泌爲布衣交及即
位事無大小皆咨之德宗以張涉爲翰林學士事
無大小皆咨之（…）舜廵縣而用禹周公囚蔡

叔而命蔡仲湯以伊尹遺太甲武王以周公遺成
王（…）紂脯九侯（…）高祖醢彭越（…）舜罰弗及
嗣（…）文王罪人不孥（孟子）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
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桓溫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覩官
軍（…）楚昭奚恤之對秦使以子西子敖子高
子反爲宝齊威王之對梁惠王以檀子盼子黔
夫種首爲宝（史記）桓公官事無攝（…）管仲
官事不攝（…）殷作九市之宫而諸侯畔靈王起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張武受賂文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漢文帝紀長
孫順德受賂太宗更賜之帛以愧切其心唐太宗紀魏盧
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魏志盧毓傳北魏選舉之法
先門地而後賢才齊明帝紀隋牛弘選舉先德行而後
文才隋文帝紀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秦不用子焉
而齊并之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魯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燔肉不至
孔子去魯醴酒不設穆生去楚前漢楚元王傳孔子作
春秋而子夏不能贊一辭史記世家呂氏著春秋而秦人
不能易一字史記呂不韋傳孔子四十不惑論語孟子四十

不動心孟子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大公誅華士於齊荀子宥坐篇
西漢以揚雄爲東道孔子東漢以楊震
爲關西孔子本傳晉士弱曰國亂无象
曰大平无象唐本紀穰苴起於正旦
平起於亡命而爲謀王韓
子產鑄刑書趙鞅鑄刑鼎
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
司馬遷儒林之外五家班固儒林之外八家
賈山獄書記書班超洪獄書傳晉束皙補
亡詩六篇唐白居易補逸書一篇

姚鉉以柳子厚李赤銘表爲序蕭統以高唐神
女賦爲序文選出於蕭統而統自爲之序文
粹出於姚鉉而鉉自爲之序楚襄王遊高唐夢與
神女遇楚襄王遊雲夢亦夢與神女遇宋玉
神女賦衛夫人見王羲之少真書曰此子必逼人王子
敬見王景仁隸書曰此子逼人柳家元和
脚者宋得美于厚之能書也黃家元祐
脚者陳无己紀魯直之言書也蚩尤爲作亂
之始苗爲虐刑之始[illegible]羲即重之子孫和即
黎之子孫衛玠神清杜乂形清晉杜乂傳解孤舉

怨於仇虞丘子薦孫叔敖丘子家干法
叔敖戮之虞丘子喜左雄薦周舉舉後劾左雄
雄悅謝之後漢書張釋之爲廷尉天下无冤民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劉寬蒲鞭崔
謙皮鞭商鞅欲變秦法則立徙木之令以示信
吳起欲伐秦則立移轅之令以示信虞世南
默寫列女傳无一字誤又誦補傳臣圖贊不失
一字魏相奉行故事前漢侯霸明習故事范武
子光輔五君張居事四朝馮
道歷五朝八姓扁鵲之見齊王以爲病在骨

髓秦緩之見晉侯以謂疾在膏肓唐食鶴
鑽車耳盤猿眉蝶重耳雙猿反蝶唐衛人餓叔
向美与錦叔向愛美反錦擲唐元宗書崔琳等
名投以金甌唐睿帝書姚崇數人名投琉璃瓶
五代史儀狄作酒杜康作酒孟明
焚舟晉籍甚船汉王彝称王子僑為呈祖叔父
唐高祖称老子為聖祖段秀實倒用司農印
唐繼宗倒用都統印趙高指鹿為馬秦高德儒
指野鳥為鸞唐魏暮議論有祖風似魚剛正有
祖風高馮為監察彈治不避權要崔繼為中丞彈
治不避權倖岳正輔之母斷織樂羊之妻斷
織阮籍知母而不知父雍姬知父而不知夫鬥
李子不孔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張翊
殺妾安遠殺僮奴唐鄧禹子十三人各守一藝
劉殷子七人各守一經郭子儀忠貫日月韓
仁忠貫神明蘇轍戴胄為大理卿言若湧泉
蘇頲為中書舍人思若涌泉唐劉寬受一錢杜
暹受紙自爵崔琪口不言貨財王衍口不語財
利李弘節以清謹顯既沒之後其家宋太宗
疑其貧劉宗嫡姻不可干以財既沒之後

由是名振屈原有天問柳宗元
有天對盧仝作月蝕詩云食月者月中之蝦蟆也
樊宗師作日食詩云日者三足烏也東坡孫吳公
遊天台賦序天台者蓋山岳之神秀也張種与
沈炯書曰張君者吳之神秀也以維一餅熟成一
歌詩一餅熟成錦賦楊子雲有逐貧
賦有文禍明有逐神文二首樂天有
身心問答松柏東坡有石松序
詩有逆少書知
不敢之於詩知法用法得法外漢東坡字
書得書外意劉歆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為典以陶
為陰抱朴子書三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為係排盆屏風筆墨點因以為蠅
王獻之書扇作烏駮牛
牛楊凝然馬長劉名太子王勝名狗子狂有
五德蟬有五德以珠彈雀以玉抵鵲
以不食傷不食耶其
名以蝨為身治子為命
郢自衛郡作劇縣為經
征家称谷那九經唐公孫經文書

庫李涪以開元次縣字爲周礼庫 陸澄不能撰宋書号書厨 [illegible] 不能屬辭号書簏 [illegible] 曹子建七步 [illegible] 柳公權三步 [illegible] 劉德千里駒 [illegible] 李琨吾家千里駒 [illegible] 五臟奏正 [illegible] 六臟 [illegible] 張籍之十年不調 [illegible] 駱賓王十年不調 [illegible] 馬融十年不得調 [illegible] 崔湜十年不調官 [illegible] 夏侯湛累年不調 [illegible] 顏駟三世不遇 [illegible] 忠義天下之大閑 [illegible] 節義天下之大閑 [illegible] 陶潜預爲祭文 [illegible] 自撰墓誌 [illegible] 芸香辟書蠹 [illegible] 魚石子亦辟蠹 [illegible] 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期月之間不見黄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 [illegible] 陸象先常謂人曰賢 [illegible] 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illegible] 傳

新刊履齋示兒編十六卷終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七

廬陵鄉先生孫 奕 季昭撰

雜說

事同

堯秀眉 [illegible] 信馬卿亦秀眉 舜重瞳項羽王莽朱友敬亦重瞳 [illegible] 高祖龍顏晉元帝 [illegible] 亦龍顏 光武日角唐高祖亦日角 尼父面如蒙倛 [illegible] 亦如蒙倛 [illegible] 周 [illegible] 文 [illegible] 張儀亦駢脅 禹 [illegible] 一沐三握髮 [illegible] 周公亦一沐三握髮 [illegible] 成湯以六事自責 [illegible] 魯僖公亦以六事自責 [illegible] 高祖規模宏遠 [illegible] 太宗亦規模宏遠 [illegible] 高帝无可无不可 [illegible] 孔子无可无不可 [illegible] 唐太宗作魏徵碑 高宗作李勣碑 明皇作張說碑 德宗作段秀實碑 宋朝太宗作 [illegible] 碑 仁宗作李用和碑 神宗作韓琦碑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求叙自爲其父碑 陶淵明祭少康皆自作挽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錯 [illegible] 皆号智囊 周勃 [illegible] 忠 [illegible] 公孫弘祭遵王良 [illegible] 皆布被 [illegible] 皆鉤距 東方朔 [illegible] 喬琳 [illegible] 皆詼諧 陽城 [illegible] 裴延齡白麻 [illegible] 李封欲壞 [illegible] 注白麻 [illegible] 蕭何爲民

詩苑 貢尚亦為民請苑 子文見越椒狼子野
心 張九齡見安祿山狼子野心 劉仁恭諫不听而
武勿 褚遂良 崔元亮諫不听而丑勿却
突厥 狄仁傑皆柰此字 鄭當時田蚡灌夫皆推轂
王衍知石勒有反相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 劉
寛為南陽太守用蒲鞭 崔京真為平昌太守用蒲
鞭 許商四至九卿 梁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即予
之 沈麟士為鄰人認所著屐即予之 韓退之為送窮
文 段成式為送窮文 盧仝有月蝕詩 韓愈有月蝕
詩 項籍學万人敵 張飛關羽咸称万人敵

崔子美為坐右銘 白樂天為坐右銘
边韶称五經笥 任彥昇亦五經笥 李播張
書乃卷 時人号為李公書様 張昭遠稍書乃卷
時人号為張家書様 五代 公孫弘 東平王蒼
皆開東閤 馮衍 葛洪 皆閉門却掃

郡国因革

周有天下封兄弟之国十五人 姬姓之国四十人
列爵名城班五等爵 逮至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国
東迁之地僅有七城而已 嬴秦失道分天下削去

五爵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郡置一守又使
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輕孤立於上莫御其
民民苦賦役相率而為盜故二世而亡 漢室龍興
監秦之弊并加置郡国分内史為三部 光武中興海内
凋敝郡国併省者八 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
史員人掌一州 和帝省州刺史合之於司隷凡
十三部 晉武帝太康元年省司隷置司州
其後…… 紛二不一
降及南北既為州又立郡廢置無常自隋文一天
下乃廢諸郡以州治人名則因仍職事同於郡守
未幾煬帝又易州為郡置司隷刺史分……
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罷郡……治
之 太宗始命併省分天下為十道 明皇……道
而析為十五道置十五採訪使検察……天
宝之際盜賊蜂起因假方鎮以平群盜……而
後畺土日蹙 ……至于五季天下紛裂增損因革
旋以自擾求欲不亡得乎

卦配十二月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一在於大陰得其一則一陰生陽得其一則一陽生蓋陰極而陽生於子則冬至矣今之十一月是也其卦為復䷗為其一陽在下而五陰在上也二陽而四陰則為十二月其卦為臨䷒三陽而三陰則為正月其卦為泰䷊四陽而二陰則為二月其卦為大壯䷡五陽而一陰則為三月其卦為夬䷪六爻而皆陽則為四月其卦為乾䷀陽極而陰生於午則夏至矣今之五月是也其卦為姤䷫為其一陰在下而五陽在上也二陰而四陽則為六月其卦為遯䷠三陰而三陽則為七月其卦為否䷋四陰而二陽則為八月其卦為觀䷓五陰而一陽則為九月其卦為剝䷖六爻而皆陰則為十月其卦為坤䷁自一陽生而為復進之不已至於純陽之乾而終焉自一陰生而為姤進之不已至於純陰之坤而終焉以此見天數之運周而復始者也

漢將相起微賤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孟子嘗觀孟軻氏皆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乃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是常人付大於不可奈何而聖賢止以人事為天命而已其深矣哉然則有志之士其遇患難嘗險阻行貧賤皆安之若自然此乃天之降大任也至於西漢之初而凡所用將相亦莫不然蕭[illegible]曹[illegible]起於刀筆韓信起於賤[illegible]陳平起於[illegible]周勃起於吹簫[illegible]通起於抱鼓[illegible]黥布起於[illegible]彭越起於[illegible]樊噲起於屠狗[illegible]灌嬰起於販繒[illegible]夏侯嬰起於[illegible]酈商起於[illegible]於江湖[illegible]皆能攀龍附鳳依[illegible]侯王勤功帝籍[illegible]微賤而少之

漢兵唐兵

後漢匈奴傳云漢兵若雷風唐高昌傳云唐兵如日月雖一以威勝一以明勝然終未若兵之不戰而屈人兵也

唐興亡以女禍

唐高祖乘隋季荒亂因晉陽宮女之侍而見劫於子以成起義之志而得天下故太宗有妻嫂之醜高宗有妻武昭儀之醜明皇有妻楊太真之醜蓋

不謹於初，世有女禍，始以是而成之，亦終以是而敗之。

太宗戒官吏

太宗皇帝御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以戒監司守令，民到于今受其賜，德至渥也。蓋本蜀後主孟氏昶頒令箴以箴誡宗人之辭，凡二十四句，九十六字，而帝實摘取之。始昶夫頒箴詳略有體，故併錄之于左：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存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誡，體朕無私。宋洪邁三筆　景煥野人閑話

死生以義為重

古人處死生之際，必以義而權其輕重。不然，生為徒生，死為徒死耳。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真卿抗李希烈，段秀實擊朱泚，此以死為輕也，而人重之。王衍拜石勒，哥舒翰拜安祿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以死為重也，而人輕之。微子去之，為義而生者也；比干為義而死者也。夷齊之死，其諸愧後之臣懷二心者與；屈平之死，其諸愧後之君好讒佞者與；申生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父母有偏愛者與；左儒之死，其諸愧後之友不相救者與；[illegible] 貫高之死，其諸愧後之客反噬主者與。[illegible]

李貴通古今

了翁陳瑩中自云：「予元豐乙丑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乃作《責沈文》。張欽夫為之跋曰：「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遂終身以為歎，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illegible] 非夫尊德樂道、不自滿假，何以臻此？」[illegible] 其視唐張由古以班孟堅文章為何闕班固事，[illegible] 宋朝楊大年知貢舉時，舉子問堯舜是幾事，異矣。[illegible]

[illegible] 蓋程伯醇令人也

不知猶不可堯舜班固不知可乎學者可不懲戒

之哉

塗注乙

令進士書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鶡冠子有曰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云劉蛻文塚銘序云实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

癖

性癖之不同如人面焉阮籍有酒癖晉陸羽有茶癖唐和嶠有錢癖王濟有馬癖晉並李憕有地癖杜牧有贓癖王福時有譽兒癖晉並蔡師閔有努癖 [illegible] 張遂餐男銳成癖 [illegible] 皆死足貴者 性杜預有左傳癖晉簡文帝有詩癖梁楊欽有文癖唐白樂天云我癖在章句 [illegible] 杜子美云爲人性癖耽佳句李建中云我亦生來有此癖 [illegible] 至于今稱之 [illegible]

癡

王湛爲癡叔顧凱之有癡絕晉並竇威書癡唐許褚虎癡 [illegible] 任育長有情癡 [illegible] 楊再思癡宰相 [illegible] 張方回癡漢子 [illegible] 馮道癡頑老子

聖

董賈易聖唐張芝鍾繇筆聖 [illegible] 張旭草聖唐楊子華畫聖 [illegible] 阮籍敬子娛馬浮明 [illegible] 聖晉李白醉聖 [illegible] 張伯馬忘本聖 [illegible] 聖

仙

白居易詩仙唐安侯隱者酒仙 [illegible] 王績酒仙唐杜牧詠茶仙 [illegible] 老杜歌八仙 [illegible] 李成水墨仙 [illegible] 徵之逢乘吾後仙 [illegible] 又號謫仙 李白自號酒仙翁 [illegible]

殺妻食子

吳起之殺其妻易牙之殺其子 [illegible] 樂羊之食其子 [illegible]

皆忘其所甚愛而貪其所不必為也真忍人哉

西施乳舌

江淮有河豚吳人目其腹腴為西施乳[illegible]福州嶺口有蛤閩人號其封腕為西施舌[illegible]故東坡居常州頗嗜河豚而里中士大夫家有妙於烹是魚者招東坡享之婦子傾室闚於屏間冀一語品題東坡下箸大嚼寂如喑者闚者失望相顧東坡忽下箸云也直一死於是合舍大悅噫東坡誠有味其言使嗜色如嗜河豚者而不知戒皆不免於死噫東坡誠有味其言

託名

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孟獻子五友孟子志其三彼女子者獨何幸歟黃四娘以花而託名於詩史公孫大娘李十二娘以舞劍而託名於杜詩[illegible]十八娘以荔枝而託名於蔡君謨之譜[illegible]杜秋娘以寵幸而託名於杜牧之詩余媚娘以介潔能詩而得名柳枝娘以喜誦燕臺詩而得名泰娘又善琵琶而[illegible]於吳尚書[illegible]香娘又曰拆字而琅重[illegible]以於隋煬帝[illegible]至窈娘[illegible]

踏搖娘[illegible]顏大娘[illegible]王[illegible]娘[illegible]王大娘[illegible]杜韋娘[illegible]謝秋娘[illegible]隱娘[illegible]真娘[illegible]皆以其一技一能稱況有節義而鳴於世者得不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哉然則為男子者可不勉諸若夫廣州酒名甜娘東海酒名二娘荔枝名絳衣娘鸚鵡名雪衣娘則物亦有借重耳

草木冬青

古今詞人多以草木冬青而寓之言如班固西都賦云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又東京賦云像竹冬青左思蜀都賦云寒卉冬馥宋玉高唐賦云玄木冬榮曹子建朔風詩云桂樹冬榮陶潛四時詩云冬嶺秀孤松杜甫成都府詩云季冬樹木蒼蓋[illegible]自時

而盛者不必言也非時而盛者焉可言也

屏風兒

今人表背匠錄書之屏風兒何也予按周文忠公玉堂雜說云內制名色不一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而傳於前謂之屏風兒

祭之明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商曰肜日是也周曰繹絲衣繹賓尸是也

示兒編卷十七

履齋示兒編卷之十八

廬陵孫奕季昭撰

字說

畫譌

夫止戈之為武門玉之為閏皿蟲之為蠱反正之為乏日月之為明欠土之為坎人言之為信如心之為恕具載經傳炳炳如冊則古人制字之謹嚴不可一毫加損也自俗書混亂失其本真後學緣訛襲舛不可勝紀今略是正之

[illegible]近[illegible] 音東 卭近卬 音[illegible] 鉛近鈆 音[illegible] 肜近形 音[illegible]

邊近邉 音[illegible] 邁近趍 音[illegible] 羨近羡 音[illegible] 佳近佳 音[illegible]

睢近睢 音雖 蛇近蛇 音移 杇近朽 音烏 毋近毋 音無

椽近椽 音[illegible] 切近切 音[illegible] 窘近窘 音[illegible] 紙近紙 音[illegible]

第近弟 音題 迺近廼 音[illegible] 簡近簡 音[illegible] 禪近禪 音單

扁近扁 音田 次近次 音涎 淳近淳 音[illegible] 袄近袄 音[illegible]

本近夲 音[illegible] 諂近諂 音[illegible] 美近羙 音[illegible] 余近佘 音[illegible]

叚近段 音[illegible] 耗近耗 音毛 惕近惕 音[illegible] 横近横 音黄

錫近鍚 音[illegible] 易近昜 音陽 適近適 音[illegible] 錫近鍚 音[illegible]

舩近舡 音[illegible] 蜣近蚢 音剛 芫近芫 音元 亢近亢 音[illegible]

杯近杯 音[illegible] 延近廷 音[illegible] 鵬近鵬 音明 外近夘 音[illegible]

夌近夌音凌　斛近斛　罙近罙音深　岑近岑音琴
負近負音裴　以上平聲
揀近揀音　芊近芊　胏近胏音弗　馱近馱音史
莘近莘音　洮近洮音兆　改近改音巳　豐近豊音
疊近疉音　秬近秬　茅近茅　𤅢近𤅢音
瘦近瘦音　款近欵音　亡近亡音　東近東音
篇近篇音　諫近諫音　芎近芎音　突近突音
匹近疋音　段近段音　哂近哂音　邛近卬音
四近四音　雋近雋音　丐近丏音　寀近寀音
侯近侯音　以上上聲

隸近肄音異　糸近糸音系　遲近遲音值　康近康
謚近謚音示　旡近旡音既　昇近昇　閛近閛
伏近伏音　戾近戾音大　須近須　闢近開
清近清音　杓近杓音　丐近丐音　縛近縛
裸近裸音　莧近莧音閑　由近由音　勵近勵
沫近沫音　涑近涑音　涸近涸音　孝近孝
吡近吡音　关近突音　西近西音亞　受近受
福近福音副　袖近袖音抽　棟近棟音練　恨近恨
廷近廷音　炙近炎音　裏近裏音由　以上去聲
角近角音　玉近王音　茵近茵音　朴近朴

澤近澤音擇　洛近洛音涸　筆近筆音岸　鈅近鈅也
借近借音　首近首音　商近商音　析近析音
愁近愁音　脈近脈音　伯近佰音　霸近霸音
取近耴音　惚近惚音　沐近沐　押近押音甲
袷近袷音　昧近眛音末　味近味音末　戊近戊音越
曰近曰音　東近東音辣　魔近魔音壓　以上入聲
凡此皆畫之相近而訛也
如虛虗虎虍虗虐膚盧臚顱櫨爐鑪蘆蘆廬
攄據噱劇鐻遽皆從虍而俗皆從虎　決減滅況涼
洹沖淒準盜梁渠潔蓍準皆從水而俗皆從冫

皆從貝而俗從且　具鎭縣懸殖植埴稙植
從尧而俗從尭　曉曉饒澆僥撓撓鐃皆
從卪而俗從卩　命卻卻印卯鄉卸卿節即抑陵
陰陽陸阿陵阪隅險限阻隈隨陝陟陷隰降陘阬
防限隘隔障陳附隈阮陳陶阽除阼陛隙際隍陪
隅陪阮隆阬陸阡陌隧隤隮陣陛皆從阜而俗
從邑　郊　邦鄒鄰郊鄙都鄭都鄲郭部
鄰郵邪鄭鄰鄲邢鄭邱部鄰邯邢邵邑也鄭鄉
邢邱鄰邢鄲鄲鄭鄧鄧鄞鄂郕鄘郎郵邦鄙部郎

郴郝鄉皆從邑而俗從阜隰濕躋纏廳廚癖痞廁
庤庬〔也〕廝雁廣廧廨庁庭皆從广而俗從厂屵
㓜謁踢歇揭偈偈喝愒皆從曷而俗從曷偏徧遍
編篇扁徧皆從戶而俗從尸貨寘顛塡縝皆從眞
而俗從真替贊譖潛簪鐟鬱皆從兟而俗從扶
參縿滲黲膠摎漻皆從㐱而俗從尒宜寫富寇寢
皆從宀而俗從冖吳誤娛俁皆從吳而俗從吴䁐
贍澹譫擔擔儋儋皆從詹而俗從詹船沿鉛皆從
㕣而俗從公曼冒冕皆從冃而俗從曰靜淨靜皆
從爭而俗從争跨誇侉洿皆從夸而俗從夸喬撽
濬皆從睿而俗從睿旨脂詣嘗皆從旨而俗從旨
效傚皆從攵而俗從力覊羇皆從网而俗從襾協
博皆從十而俗從小補褊給裸程袒視皆從衣而
俗從示兆朕之朕眼瞼之瞼皆從目而俗從月亂
臣十人之亂從系從乚正音治而俗從爲乃音亂
勑天之命之勑從來從攵正音飭而俗從來從力
乃音賚埓埒皆從土而俗書上從女下從手左傳
忨歲愒日之忨吾官切從忄而俗從習凡此皆偏
旁之訛也
穀穀並音谷上禾實下楮名

籠篭並音礱上竹器下草名
鐘鍾並音終上樂器下酒器
伶泠並音零上伶人下泠行
箴葴並音針上箴誡下草名
肈肇並音兆上肈始下肇擊
泮泮並音判上泮宮下氷釋
邵卲並音紹上姓也下高也
胄冑並音宙上裔也下兜鍪
袚袯並音拂上除凶下蠻衣
籥龠並音約上管籥下草名
袪祛並音墟上衣袂下攘却
奕弈並音亦上大也下圍棋
況况並音貺上𣿅也下寒冰
觴鬺並音商上觶也下煮也
登豋並音灯上升車下禮器
昏昬並音婚上瞑也下日暗
凡此皆聲同而畫異也

聲謬

字音之謬甚於樂音之謬久矣學者之病乎此也
如底定之底〔致也至也平也山无點〕與旨音同音俗呼為底視

一蒼顏上訓熟上也下也深也福祉之祉與恥同音俗呼為止懈
息之懈音廨俗讀為避避之避為詎俗讀為據
芥蔕之蔕當讀曰蠆俗曰帝旱暵之暵當讀曰漢
俗曰歎寅卯之寅音夷俗以為寅畏之寅伏臘之
臘音蠟俗以為田獵之獵音合音上而以為茫沛
合音貝而以為佩恒合音行而為常挫合音佐而
為坐槁合音考乃以為槁䐁合音幹乃以為汗

平聲有

以侗為同以娀為戎以㱚為蚩以逢為逢
以摹為矛以鱅為庸以松為充以楮為耆
以蘄為薊以箕為箕以㪔為西以鄮為冒
以郫為卑以禆為皮以椑為卑以椸為衣
以犄為倚以嫣為揮以灉為雎以泜為低
以黟為移以郉為寺以腓為非以痱為扉
以幾為岐以禕為韋以崎為歌以璩為遽
以硯為徂以滁為塗以臚為盧以娛為吳
以迂為紆以斟為臾以昫為句以浒為附
以跗為付以繻為儒以棪為投以痡為逋
以汖為爪以郚為悞以栖為妻以樓為婁
以撕為斯以鷉為茅以蠡為蝶

以枅為笄以呲為稽以畦為奚以輗為皮
以蹊為羌以稭為嘉以哩為里以梔為危
以挪為戒以迦為迢以侚為旬以紃為荀
以樵為蕉以昀為均以畾為壘以姺為先
以鍵為蚔以鏉為墳以棼為分以郧為員
以君為君以鞄為涓以璠為煩以飧為飧
以跟為銀以麋為靡以奸為姦以禪為禪
以閵為閭以膄為謾以汶為汾以虉為覵
以揣為端以鍰為爰以闌為蔄以鷃為鳶
以舩為玄以蹮為遷以翦為剪以梴為延
以鯿為偏以胺為悛以銓為全以齤為歡
以蛸為鵝以蛸為消以濹為嘐以梟為鴞
經傳稚黃子非卜一子以鳥亂天下主鳥與鴞同以微為微
以痟為肖以膲為樵以軺為迢以挑為挑
以祆為收以妖為天以胞為包以泡為鮑
以嬈為耨以艘為搜以轑為僚以臑為濡
以柯為軻以過為戈以嶓為潘以鄱為潘
以韡為華以把為巴以瘕為霞以枷為架
以媧為蛙以詑為茫以豕為蚔以斮為戕
以軥為障以犥為粮以鎲為棠以牂為牂

以㞷為王以芒為忙
以秔為亢以誙為經以橙為登以鯖為睛
以熒為禜以繒為睛以不為浮以杯為杯
以駸為祲以㑴為侵以郯為炎以殲為纖
以練為謙以銛為尖以綝為琳

上聲有

以㥄為爽以甬為桶以䛓為垢以砥為柢
以秕為婢以痞為缶以畤為齒以駛為駛
以吡為紀以虫為蟲以鋙為悟以䟢為貯
以詡為斧以鄏為禹以瘐為瘦以譜為普
以浦為脯以甫為蒲以廡為府以姥為媼
以珇為阻以鄠為雩以沛為姊以䟗為題
以橘為累以䕩為䝬以惲為粉以堇為僅
以䬷為板以臺為臺以蜑為延以梡為完
以𨹖為幹以沇為竿以產為銑以㣐為補
以覔為勉以俛為脫以沇為允以濈為㣲
以莳為㾯以環為景以䙝為問以悻為行
以浮為杏以㓵為經以聸為癃以憐為賠
以獵為儼

去聲有

以𤞞為工以䏣為䓙以箕為慧以彗為患
以甠為䀎以奔為彌以捷為恵以斤為惪
以刺為事以㹑為吏以拹為誧以哺為鋪
以輅為各以𨄅為畀以捂為捂以䅫為辟
以澆為犇以禊為契以縊為繼以垚為圭
以繐為恵以制為浙以㭯為兌以韡為彗
以櫯為𡺸以㰦為㕑以蕢為撌以樍為鐀
以嘰為呰以鄫為會以膾為會以膂為會
以謥為毀以縊為或以態為泰以愔為轄
以話為化以砝為戴以戴為對以邦為背
以評為伻以騂為旋以逮為棣以代為待
以駿為俊以婎為欣以閈為幹以軒為幹
以猭為還以轘為環以䦎為閑以覓為現
以濺為毀以掾為椽以郖為洴以澈為霰
以𤙖為熊以犤為羆以擢為擢以越為琥
以奈為耐以挫為座以攫為獲以紡為紡
以宕為贊以矸為釘以㑗為懸以鷲為從
以籀為溜以邠為寧以唅為令以緻為致
以𦾯為焚以繘為矩

入聲有

以濮為僕以朴為朴以髦為冀以瘯為族
以脩為脩以謏為稷以價為賈以嚳為梏
以燭為燭以賁為讀以權為確以祝為祝
以俶為叔以摧為恪以蒻為約以稍為削
以譯為口以鄧為織以隲為職以悉為息
以脉為漆以聖為即以佾為益以溢為亦
以鎰為卹以乙為詒以絀為屈以屈為詘
以既為洎以迄為訖以羯為纈以腸為竭
以肤為秩以徹為轍以泬為穴以揲為攝
以捋為捋以臧為滅以哲為晢以礿為灼
以雀為鵲以緻為敓
以妁為約以蹻為轎以祏為石以豎為恪
以蠖為穫以貊為泊以唶為昔以磧為積
以蟄為轂以祏為託以促為貿以埸為場
以集為吉以注為吸以鈒為轂以郤為閤
以桔為嬰以躃為闢以蹢為擲以鏑為蹢
以混為貫以畟為稷以嫂為捷以衿為夾
以衿為劫
凡此皆聲之訛也
惟甑有三訓音真者陶甑也音堅者察也免

也其先於十七真一僊次於先皆押
當勘在僊韻獨以真韻皆相承之
又作甑之過也但揚子有甄陶天下溫公
音居延切從瓦篇為標貞人至於真
字韻不可不斟耳文選張茂先女史箴云散氣
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包犧肇經天人則已押在十
七真矣羽有三訓任矩切者舒也聚也
在十遇名也近年賦中有押一羽作
庚韻偶有失於後來者不可蹈
覆轍按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佗即左氏襄公十
四年尹公佗也前漢有粤王趙佗即文帝贊云南
越尉佗高帝紀南海尉佗也高紀及項籍傳有項
它過秦論有帶佗後漢有華佗
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為駝以至賈佗北宮
佗陽佗詩有陳佗
按詩只要者華周爰咨諏左傳襄四年咨事為諏
此須仄今禮韻十九侯諏字音掛侯切注亦
云也其義雖同然在侯字韻者不可
用許與左氏全文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獨

音故毋反旨意並同第賦家用作[illegible]箄者不可作
去聲押〻(衹)字有兩声音岐者神衹之衹又訓大
也于篇引易曰無衹悔是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
也如詩曰亦衹以異揚子曰茲若也衹其所以為
祟也欤陸德明與司馬温公並音支今杜詩韓詩
或書作秪〻字從禾從氏而俗讀曰質者非也按王
篇竹尸切廣韻丁尼切皆注曰穀始熟也退之詩
曰秪言池未滿秪是照蛟龍秪知閑信馬子美詩
曰百舌來何處重〻秪報春不堪秪老病何得尚
浮名皆當平声讀之如飄泊南庭老秪應學水仙
不作平声可乎合從(示)訓適也但也○(只)字韻書
皆音之移之尒二切語已辭也俗讀作質者訛也
杜詩只益丹心苦只想竹林眠寒花只暫香虐懷
只〻愛身閨中只獨看悩須愁只賸皆當讀作止〻
漢有三声音泊者厚薄之薄音礿者疾驅声詩載
驅薄〻是也音愽者迫也但韻書中並不收向書
益稷篇外薄四海孔氏云薄迫也釋文音蒲各反
徐音扶各反毛詩[illegible]蕭注下引[illegible]外薄四海釋
文乃獨音愽與書本文音不同前漢序傳曰外傳
四荒則班固亦讀作愽第以愽為薄誤矣今拾本
文下二音而從孝蕭注音愽如繫辭云雷風相薄
又云言陰陽相薄也左氏云宋師未陳而薄之
薄而觀之半涉而薄我薄諸河
害我薄人無人薄我揚子云雷薄于山並當
讀作愽(魏)相漢書不音不可作去声讀劉
(更)生漢書不音不可作平声讀故宋景文有詩曰
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履齋示兒編卷之十八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九

廬陵鄉先生孫　奕　季昭撰

字說

字異而義同

天地一也坔虛說文作墜古地字雷風一也周礼作靁䨻風字○九扈左傳毛詩桑扈用扈字雅用鳫字說文用雁字又或作鴈其實一也○萱草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蘐字說文用藼蕿萲三字其實一也○衮者衣之別名詩謂之衮礼記謂之卷荀子謂之裷其為衣一也○鼓者上樂之器二礼尚書謂之鼓詩謂之圖其為樂一也○獄一也在詩則有宜岸宜獄在揚子則有狴犴使人多礼在漢刑法志則有獄犴不平○韶一也書謂之簫韶左傳謂之磬韶周礼謂之大磬史記謂之九招孟子謂之徵招角招○樂記曰建櫜為建櫜僖二十三年作櫜鞬其為弓矢之衣一也○公劉鞞琫容刀桓公二年作鞸鞛其為容刀之飾一也○樂記何人斯作壎篪師文中子皆作塤箎○礼記周礼皆作八蜡字林獨作八䄍○詩神祇考以安樂之周礼作天地神示○礼器有畢繳市韍樊纓○礼記禪冕荀子礼論作畢冕○祭紀共齊盛周師作齋盛○太宰以八柄詔王周官內史作八枋○系辭天地絪縕班固東都賦作烟熅○書至治馨香郊特牲作膻薌○合風雨之節檀弓作扶服○詩縣蠻黃鳥太宰作緡蠻○書五服毛期射義作旄期語二齊服皆義作資衰○周書哀矜折獄于定國傳作哀矜哲獄○子張篇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薛宣傳作焉可憮也○論語申申如也漢書作伸伸○又侃侃如也唐張嘉貞傳作偘偘○又鄉人儺郊特牲作鄉人禓月令又作難○又必也狂狷孟子作狂獧○莊子齊物篇罔兩問景孔子世家木石之怪夔罔閬○鄭策傳序伏靈者千歲松根也本草作茯苓○祭義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荀子勸學不積蹞步○孟子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曾子能修泮宮礼器王制並作頖宮○堯典南訛馮相氏作南譌○又毛毨司裘作毨毨○松高不晃彊禦陳咸傳作彊圉○毋棠勿翦韋玄成傳作勿

辭○學記夏楚二物與庄作榎楚詩和鸞雍
雍東都賦作鉌鑾○夬卦其行次且…盤
谷序足將進而趑趄○進學解佶屈聱牙唐元結
傳作贅疏○姤卦羸豕孚蹢躅三年問柳宗元貞
作躑躅○困卦于臲卼泰誓邦之杌隉○說命其
陰三祀喪服四制作諒闇○儒行篳門圭窬…裏
公十五年作閭實○縱史王謀反事…柳
子厚貞符脅謏姍慈○宋玉九辯鉏鋙而難入陸
士衡文賦岨峿而不安白居易無可柰何歌齟
齬其心胥○曲禮定猶與嵇康養生論內懷猶豫

馬援傳計尤猶未決光武紀尤豫…
…也○大史公六家要指…
觀爲去孟子序作埶○傳二十四年…
子離騷作貪婪○經曰嗚呼一也漢五行志…
嘷孔光傳作嗚呼王貢作惡虖董賢傳禮記大學
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詩云吁嗟一也後儒
林傳序作委它韓詩外傳任光傳…並作
逶迤楚辭離騷九辯皆作委蛇九章…九歎
作逶移列子作猗移○倭遲一也…
蹤子虛賦作渙漢○岡攫一也亢子之頭作歐無

逸作于田縵辭作以佃小宗伯作弋畋田…○禹
貢雲土夢作職方作雲曹…○又釁陂職方氏
注作楽藉…○又被孟諸職方氏作望諸左傳
爾雅宋玉對楚王問當作孟諸…
…○孟子封之有庳漢馬邑王傳作有鼻鄉
陽傳有卑…○梁惠王下大王事獯鬻史記匈
奴傳葷粥居于北蠻外紀黃帝北逐葷粥○禮記
晉人先有事於惡池…揚子知江河之惡沱…
…職方氏其川虖池光武紀渡滹沱○又鄙寡孤
獨得其養詩至于艱寡…○詩將徙不忍去荀

子禮論方皇周挾…西都賦降周流以彷徨○
荀子正論坎井之鼃莊子作埳井○詩唐風云采
苓采苓爾雅云蘦大苦…○孟子
云啜菽飲水荀子富國篇啜菽飲水…○書湯
誥…荀子彊國作薄○詩王居鎬京荀子正論作
滈又作鄗○淮南子云宿商因於羑里子長報任
少卿書作牖里○詩岐有夷之行前地理志文王
徙郊…○又即有邰家室前地理志后稷封斄
…曰○禹書至于陪尾前地理志作倍尾○又析
支渠搜前地理志作渠叟○檀弓自敗於…春

秋作抵䫏○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
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
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宓犧後察
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
○書有皋陶晁錯傳作咎繇○荀子成相篇作讓
於牟光莊子作務光[illegible]○荀子曰堯學於君疇
新序子貢對哀公作君壽史或作尹壽○書仲虺
之誥荀子法行篇作中蘬[illegible]○書說命學記作
兌命○論語周任[illegible]盤庚作遲任○又子
貢樂記作子贛董仲舒贊作子贛○又郤黑史記作

曾蒧[illegible]○又仲弓荀子作子弓○又孟之反哀公
十一年作孟之側又作孟子反莊子作孟子反何論
云孟之反或云字反○孟子云宋牼荀子作宋鈃
[illegible]○又逢蒙荀子王伯篇作蠭門[illegible]淮南子
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蠭門○又雛𡰪莊子作雛
未○左傳紛公孫寧于陳公羊作甯禮運注亦作
甯過秦論六國之士有寧越即甯越也史記有甯
成傳前漢作甯成○書君牙緇衣作君雅[illegible]書咸
有一德禮記作尹吉[illegible]○盤庚孔叢傳作般庚
○又呂刑緇衣孝經作甫刑○君奭曰割申勸寧

士有寧越即甯越也史記有甯成傳前漢作甯成
○書君牙緇衣作君雅○書咸有一德礼記作尹
吉[illegible]音○盤庚孔叢傳作般庚○又呂刑緇衣孝
經作甫刑[illegible]○君奭曰割申勸
寧王之德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詩小雅李
記作[illegible]雅[illegible]○宣王之臣有南仲[illegible]人
博古圖作南中[illegible]前漢鼂錯荊王劉賈贊
及敘傳作劉錯○書鯀湮洪水國語作鮌○列子
名禦寇前漢藝文志作圉寇[illegible]音○賈誼弔屈原賦
云莫邪[illegible]達旨鋒作鏌[illegible]○詩頌[illegible]令德中庸

作憲二○又鞫之彊二表記作姜二○又月令在
奎左傳不雅東方朔答客難作鶺鴒○又[illegible]
參中庸作吏帑○又氓之蚩二過秦論[illegible]之人
刘向傳民前何以勸勉[illegible]○又倉庚喈二宋
王好色賦作鶬鶊○信南山云原隰[illegible]師作[illegible]隰
[illegible]書云天難諶詩天難忱斯○又虎賁綴衣
沈約宋志作虎奔班固西都賦作賁衣○大禹謨
降水儆予滕文公下作洚水警余○舜典[illegible]司
刑作姦軌○舜典[illegible]言曰乃[illegible]作祇落○又
洪範有八政前藝文志作[illegible]○又王道平二史

記作王道便〻〇又敷納以言文帝紀作傅納以
言〇又隨山刊木地理志作栞〻書在璿璣易略
例処斑璣以觀大運〻又縲絏之中大史公傳作
累紲之中〻孟子雖有鎡基樊酈等傳作茲
基〇今病小愈前郊祀志上病痛愈〻又伊尹
在畎畝之中刘向傳雖在甽畝以蒞錯傳中国之所
以雖〇子虛賦下岬嵥而興地芳甘
泉賦以紫宮之崢嶸〇過秦論遁逃而不敢進
趙后傳逡循固讓〇霍光傳使者
也刘向傳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
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宋玉諷賦徜徉中
庭〇刘向傳捲三之義
法則卷二服虔司馬遷傳卷二之史
言有固疾賈誼傳莞曰必為錮疾
報班
〇郊祀志毒冒
舟象瑇瑁則連珠琁七郡武帝紀巣
待命加㹻董仲舒傳絫絫滋〇鼂錯傳在侻
卯之間王章傳文不自激卬揚
雄傳横江潭以南淵兮又甘泉賦選之離
宮般以相燭兮〇高帝紀旗幟皆赤
食貨志旗織加其上叔孫通傳談英
張旗志〇五行志刘歆以後坐祝禮要斬
上官后傳祝誼後宮〇律歷志黄
帝使泠淪外紀黄帝紀命伶倫造律呂〇楊
雄解嘲有凌雲之志楊雄作嘲〻〇相
如子虛賦新壃畫界王子侯表畫壃過制
〇趙廣漢傳廣漢私解佔王莽傳縈城
中〇藝文志易之嗛与謙〇五行志岷山
崩雝王莽傳長王館兩岸崩壅〇蒯通
傳天下匈匈翟方進傳群下兇兇
〇項羽贊頸音延頸韓信傳俛出跨下
〇鄭崇傳遇天罔極相如封禪書
窮生民〇蘇武傳霍光秋夜
仁論語終夜不寢書曰若昔祈父
即詩云祈父
字同而義異一
大禹謨降水儆予禹貢北過降水
〇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蔡約草文則墨因蚡傳
實墨墨不得一家語在厄有埃墨墮飯

中顏回取而食之耶十四年貪以敗官為墨○冏
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使之僕僕爾亟拜也○太甲
謨女惟不伐[illegible]高宗伐鬼方三年[illegible]秋傳千秋
無伎閑[illegible]詩伐木丁丁○堯典厥民夷[illegible]
我心則夷[illegible]舜典蠻夷猾夏[illegible]者傷也[illegible]
藻灌尊夏后以雞夷[illegible]孟子引詩民之秉夷[illegible]
韓愈南海廟碑不鄙夷其民○堯典以殷仲春
殷[illegible]詩男六殷殺[illegible]漢文帝賛海內殷富[illegible]詩殷
因於夏禮[illegible]相如傳文君侍者通殷勤[illegible]○
大禹謨帝阿矢厥謨[illegible]大東其直如矢[illegible]莊子
人間世篇愛馬者以筐盛矢[與屎同]雍也夫子矢之
禮[illegible]○太甲惟明明后[illegible]曲礼拜稽首而后對[illegible]
周○書毋作神羞[illegible]左傳可以羞於王公[illegible]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illegible]○又亦成烝民之生[illegible]
極福傳斂錫天下[illegible]○洪範五皇極[illegible]
又威用六極[illegible]詩昊天罔極[illegible]星有北極[illegible]
亦有極[illegible]詩仙伎離丹極李白大鵬賦序云可謂
神遊八極之表倪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illegible]舜
典讓于夔龍[illegible]大禹皋陶謨[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之一足[illegible]○洪範九疇[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時[illegible]節[illegible]至[illegible]四海[illegible]前律歷志[illegible]人
子弟[illegible]書時敢不承若王之休命[illegible]昔
之夜[illegible]○無逸君子所其無逸[illegible]立政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illegible]孟子遺逸而不怨[illegible]唐文藝傳序
史蒙逸其行事[illegible]成公二年馬逸不能止[illegible]杜詩
俊逸鮑參軍[illegible]大禹謨儆戒無虞[illegible]國語文
王詢于八虞[illegible]孟子伯者之民驩虞如也[illegible]詩騶
虞[illegible]山海經[illegible]人間世[illegible]
[illegible]若若[illegible]儒[illegible]傳[illegible]取[illegible]品以上
于弟[illegible]孟子序若此者[illegible]○太誓
浦四海老子[illegible]毒之[illegible]
奄觀銍艾[illegible]前郊祀志天下艾安[illegible]
后傳俊乂將自至[illegible]傳介子傳不昧[illegible]
文[illegible]○下武昭哉嗣服[illegible]論語不服[illegible]
芳[illegible]又以服事殷[illegible]詩無思不服[illegible]
服飛入謡舍[illegible]書弼成五服文彩施于五采作
服[illegible]○詩麟之定[illegible]從之方中[illegible]我射維天其
右之[illegible]書相成王為左右泰卦以左右民[illegible]
[illegible]○詩不含捨舍[illegible]王褒傳頌荷惟[illegible]
用[illegible]甘棠召伯所說[illegible]明[illegible]說[illegible]

○詩胡為乎泥中(胡何)狼跋其胡(胡頷)胡考之寧(胡壽也)應劭漢儀奏曰宋遇人實無有觀者掩口盧胡而笑(盧胡笑貌)李尉宗賛胡万東之尊自等於台胡(胡耇人)○又桓桓武王(武貌)周禮公執桓圭(桓植也)周易磐桓利居貞(難進貌)○小心翼翼(恭也)書翼日乃瘳(明也)莊子以禮為翼(輔也)○又穀則異室(穀生也)穀旦于差(善也)壽考万穀(祿也)百穀用成(穀衆也)○又我武維揚(威武也)曲禮堂上布武(跡也)語曰武盡美矣(武王樂名)

履齋示兒編卷之十九

履齋示兒編卷第二十　劉氏學禮堂刊

廬陵　禮　津　孫　奕　季昭撰

字說

字同而義異二

詩鶴鳴于九皋(澤也)左哀公廿一年魯人之皋數年[illegible]○燕燕于飛(燕鳥)嘉賓式燕以衎(安也)○又夏屋渠渠(大也)前漢吳王傳為渠率(大也)後漢劉子傳訓兒識父母軒渠笑悅(笑貌)前漢石渠論五經同異(閣名)杜詩懷抱愁只睡[illegible]韓詩清溝映汙渠[illegible]○俾爾耆而艾(老也)夜未艾(止也)孟子求三年之艾(草名)○又壽考且寧(壽也)作召公考(成也)書三載考績[illegible]爾雅釋名父死曰考淮南子夏后之璜不能無考[illegible]○又福履將之(祿也)君子所履(踐也)○孝經滿而不溢[illegible]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漢食貨志黃金以溢為名[illegible]禮樂志郊祀歌舞成八溢[illegible]○公孫丑下弟子齊宿而後敢言[illegible]漢哀帝紀[illegible]夜憂[illegible]西域傳大宛國有馬首曰宿[illegible]左傳[illegible]為信○息夫躬傳[illegible]遷不足數[illegible]莊子人間世篇通有蚤虱僕繳○前郊祀志(忽)明上通[illegible]陳湯傳踰忽領[illegible]○樊酈等賛[illegible]有函甚[illegible]匈奴傳前

世重之致其[illegible]同 書念致在茲[illegible]○李尋傳人
民[離]俗[illegible]禹得[illegible]高帝紀常[illegible]
[illegible]○王吉傳以新[illegible]故以離五臟[illegible]王莽傳
府藏元貝前地理志市明珠璧流離[illegible]楊雄傳
亡春秋之被離[illegible]易明兩作離[illegible]詩彼黍離離
[illegible]挂丘流離之子[illegible]班固東都賦[illegible]休兆離[illegible]
張良贊高祖數離困厄[illegible]毛詩注芍藥一名何離
[illegible]文選沈休文詩[illegible]光陸離[illegible]○食貨志賦入
貢[illegible]侯大小[illegible]作[illegible] 書云[illegible]辭
[illegible]○高帝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illegible]晁錯

[illegible]亦書傳會[illegible]○律歷志罷[illegible]
十七家[illegible]王吉傳布衣疏食[illegible]○[illegible]
更選穀谷永傳般樂遊畋[illegible]○乾卦反[復]道也
[illegible]收孫通傳惠帝作復道[illegible]高帝紀以沛為
湯沐邑復其民[illegible]○雍也亦可以弗畔矣夫[illegible]
左傳如農之有畔[illegible]詩無然畔援[illegible]○鄉黨屏
氣似不息者[illegible]不可休息[illegible]高帝紀臣有息女[illegible]
客[illegible]喟然長息○雍也今汝畫[illegible]揚子書心畫也
[illegible]晁錯傳計畫始行[illegible]○揚子或曰人羡久生告
子上無或乎[illegible]不智也賊○泰卦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illegible]賈誼傳唯陛下財幸[illegible]五行志賤
期門郎有財力者[illegible]文帝紀見馬遺財足[illegible]
曲禮臨財毋苟得[illegible]○中孚卦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之[illegible]文帝紀爲酒醪以靡穀者多[illegible]
○繫辭天尊地卑[illegible]傳所背抵[illegible]之[illegible]○
又其[illegible]如[illegible]臭惡不食[illegible]○又其殆庶幾
乎[illegible]論語既庶矣[illegible]○邊人來[illegible]叙傳
郡中[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取[illegible]○禮記父其[illegible]
[illegible]小[illegible]其[illegible]位[illegible]○中庸[illegible]服[illegible]
詩[illegible]是[illegible]書[illegible]天命[illegible]○曲禮遺人[illegible]

於其[illegible]食[illegible]志[illegible]○少儀[illegible]
左又禮器周禮[illegible]先三以五[illegible]孟子[illegible]
[illegible]祿也○經解[illegible]静[illegible]又不遺[illegible]不
以[illegible]禮[illegible]曰[illegible]仲吾其[illegible]
○學記[illegible]者[illegible]本論語[illegible]仁○
[illegible]君有犯無隱[illegible]中庸[illegible]孟子
惻隱之心[illegible]荀子[illegible]得篇其馬[illegible]欽
傳言失欲之生害己[illegible]○[illegible]名
賈誼[illegible]一脛之大幾如要[illegible]
與[illegible]作[illegible]雖[illegible]君吾不[illegible]也○揚子[illegible]

斤而習諸楊雄傳般倕棄其剞劂 礼樂
志般爾〻 趙充國傳般師罷兵 ○孟子有
欲為王留行者霍去病傳留落不耦○孟子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漢史陳〻相因論語子
在陳〻楊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易師衆也論
語加之以師旅○易不速之客三人來 楊子
辰乎辰何來之遲而去之速也○易元者善之長
也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書一人元良 董仲
舒春秋謂一為元 ○司馬遷贊或有抵梧 項羽
傳諸將莫敢枝梧音悟 張良等贊兒梧音仵
經音以入遊 字異而音同
鄉黨〻當暑袗絺綌王褒振絺綌不入公門
為設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表記事君遠而諫則諂
也 ○傳濁汙行潦之水 食貨志川原為潢潦
○五行志兒唬腹中 ○嚴助傳狐子唬號
○呂后紀徘徊往來 郊祀志裴回若
留放○文帝紀見馬遺財足 高惠后文功目
表裁十一二 晁錯傳遠縣纔至 ○王褒
傳萬祥畢溱 礼樂志四極爰輳 ○項

籍傳楚蠭起之將 蜂 過秦論豪俊蜂起○東方
朔傳變作蠭出谷永傳災異鋒起趙廣漢傳蠭房
強壯蠭氣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生
○相如封禪書蓬涌原泉 五行志
燹火長通○詩頡之頏之甘泉賦鳥頡而鳥胻
○詩遷池其羽子虛賦柴池茈虒
○刑法志法度瑕異姓諸侯王表墮城銷
刃 ○礼樂志六合紛亘 相如傳威武紛云
楊雄傳紛沄沸渭莽儗兒○董賢傳方 適平
字 叙傳九疇道叙 ○食貨志直 此寧
也 楊雄傳下陰搞以憸 衝
傳此〻 赓殘德錄君子之遺風 西域傳
須国累食 ○王莽傳封劉胡子 西域傳
三斧封郭欽為劉胡子 ○枚乘傳入深淵
王莽傳危亡之禍不隕如髮 天文志枉
矢蹉至地則石也 叙傳 魏 ○礼樂
志王吉疏恩愛寖薄 溝洫志而南出毫
里 劉向傳災異浸甚 傳 二日
地理志五湖 ○中庸君子之道闇然而
日章 文帝紀三光晻昧 ○律歷志六爻

氏之所以順天地（宓與伏同）相如傳青琴虙妃 ○
藝文志宓犧（子六反）枚乘傳東方朔傳作蹵鞠
蹵去病傳作蹹鞠 ○高帝紀令趨銷印又令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並音）○孟子舍己之田亞人之
田甫田或耘或耔 ○礼運君位危則大
臣倍 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
偝 ○莊十一年尚滅猍以其與也降焉 ○孝子
浡然而生恐惠上則苗浡然與之矣 ○鄭祀
煩信相成而利害生樂記衡仰諭仲
志莫不發 又嗔目扡眥張良等

困既 大史公傳仲尼厄而作春秋左義傳及
成三既 ○刑法志聖人既躬明悊
敘傳聖喆之常 孟子抱閔 傳作
揣 ○周礼弁師五采繅 ○ 人國
有大故則令禱祠 ○太卜 ○
占人八簭（音各）○太卜三兆 ○太祝下
那 ○太胥舍采（音釋菜）

字同而音異

貫誼傳貴賤有等而不踰 超充國傳兵難隃
度 ○韋賢傳我于以 二十年 未可喻

也 ○孝經示之以好惡周礼天地神示
○子路行行如也 詩寘彼周行 詩有覺
德行 ○論語從之純如也 又從者見之
詩衛從其畝 檀弓爾無從從爾 ○繫辭造
書契 書帝曰契 詩死生契闊 通鑑安帝又
魚二年契丹 ○左傳敘劉通大義 曲礼豎有
創則沐（初良反）○禮器犧尊在西 書犧牲
用 易輿說輹 詩說于桑田 論語不亦
說乎 ○采薇命將率 和二年藻率
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音律）○中庸山

一卷石之多 王若澡龍卷以祭 論語則可卷
而懷之 毛詩卷阿 ○曲礼定猶與 檀弓
下咏斯猶 ○孟子般樂飲酒 學行般投
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 趙充國傳般師罷
兵 ○書十旬弗返 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論語不能專對 大司徒其民專而長
○孟子今病小愈 荀子君子篇天子者形至佚心
至愈 姝氏純帛無過五兩 詩白茅純束
○高祖紀諸侯罷至戲下 通鑑高祖紀
項羽進至戲 荀子文武之道同伏戲

大學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好叫反）○樂記禮有報
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音赴）○成二年血輪朱殷（音因）
（音嗚呼）詩般其盤（音皤）○景帝紀罪人不（音徊）何奴傳虛
費府帑（音湯）○禮樂志陳舒之後（羽）樂存焉（音項）
羽貢招八州而朝同列（音李）○楊雄傳默有深（湛）
之恩 成帝贊湛于酒色（音沈）○大禹謨（奄）有四
海 ○漢郊祀歌神奄留（音淹）○論語（辟）諸草木
矣太子傳辟詐甘泉 洪範惟辟作福 反
孟子放辟邪侈 禮記王制正刑明辟 ○
張釋之傳蹕而（結）之 陸賈傳尉佗結其髮（音髻）

○尚書推而內之溝中（音溝）溝洫志盟津洛內（音汭）
○樂記詩云（莫）其德音 詩維莫之春

覆齋示兒編卷之二十終

覆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一

廬陵鄉先生孫 奕 季昭 撰

字說

集字

凡諸家小說與前賢有字句異同者見殊左方以備考閱庶免反覆之勞也

許慎說文解字所引六經與今六經字多不同如
說文於逑字引書曰旁逑孱功今書作方鳩孱功
新（邑）今作漸（璪）火粉米今作藻有能俾（乂）今作乂
宅（堣）夷今作嵎五品不（遜）今作遜娶于（塗）山今作
塗（山）成五服今作弼（叙）三苗今作竄（棋）三百有六旬
今作朞元首叢脞哉今作脞（播）告之修今作播
于戉宗祭今作紫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
今作營嫠祭（無）今作庶鳥獸（毛）毛今作氄毛
不暇區今作瞑弄倫攸（斁）今作斁西伯戡（黎）今作
黎（紫）今作黄若顛木之（由蘗）枿今作由我之不
（辟）今作辟（覓）三友今作勺今汝（…）今作黏左
杖黃（戉）今作鉞與紂戰于坶（野）今作牧一人冕執
（鈗）今作銳（…）遜于家今作朋平（…）未作今作秋武
王惟（咽）今作冒（戰）于我（鄭）今作扜常（…）常任今作

伯陳宲乘乃今作實刖臬𣪠𣪠今作椓乃惟𢒪字
敓今作頒。又於玼字引詩曰新臺有玼乃作泚
陶復陶穴今作復㝉之。窒矣今作䆿譬彼壞木今
作壞𢓊𢓊彼有㙔今作㑛𢓊。駱馬今作嘽衣𥥕
䪤𢓊今作𨑡𨑡舞我今作蹲卭有旨𦲴今作鷊
彼𢊍維河今作爾葛𧷼𦺈之今作縈墻有𦶜今作
茨頻如𦮓華今作舜𨑡𨑡山川今作滌食鬱及𧁦
今作𧆛𨑡竹猗今作綠克岐克嶷今作𢇢大𢎘
𡆥矣今作𧰲無然𠶷今作泄𢓊𢓊幡幡今作揵
𢇥𢓊今作閔民之方殿屎今作殿屎謂𨑡蓋

厚不敢不𨑡今作蹐詷之𧦝矣今作輯𢦒以溢我
今作假我𦤟黍稷今作藝𡈼𡈼青蠅今作營𡚬兮
逵兮今作挑無我𢼸兮今作䰟國步斯頻今作頻
。又於犡字引易曰犕牛乘馬今作服百穀草木
麗於地今作麗乎土新而不𨑡今作戚其𨑡道今
作㓞夫乾確然今作確𨑡之離今作𨑡𨑡今
作豐為駒顙今作的再三𨑡今作𨑡𨑡龍有悔今
作亢天地壹𡢂今作氤氳𨑡弁大吉今作允包荒
今作荒。又於䣓字引周礼曰任𨑡地今作𨑡𨑡今
門答大𨑡七个今作𨑡𨑡今作𨑡𨑡外不𨑡今

作䋣。又於碩字引春秋曰碩石于宋五今作隕
𨑡夷𨑡宗之今作旻。又於𢝁字引孝經曰哭不
𢝁今作偯。案古之治經者各有師承各尊其師
之所傳而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者各因其所
傳之本而已許氏說文所引乃雜采諸家之本故
用字有不同今諸家訓詁多云故本者乃別本也
許氏制字之義而為說文其引經皆不悖於義㨾
𨑡稍為之粉飾遂成一家之學後世訓釋字義者
皆以此為宗可謂博矣至於俗字訛謬增損偏旁
者亦皆明出于本字之下𠫤者惜也俗作𢜩𨑡者

告也俗作誥𥘸者祭福也俗作脈𡨄者𡨄𡨄也俗
作𡨄𥛱者𥛱祼也俗作祼𤁉者清也俗作瀅𤁉
水厓也俗作濱閔者弔也俗作憫尋者潤尊也俗
作鐏𨑡者種也俗作埶𩜁為加反楚𨑡也俗作𨑡
𠛱楚𨑡反傷也俗作瘡乎呼古反水厓也俗作𨑡
鮮桑𢇥反魚臭也俗作鱢𨑡奴禾反兩手摩也俗
作挼𣎆丘如反大丘也俗作墟搣𨑡反拔手也
俗作搣已上俗作字皆非是𨑡𡯁者古文繢也
俗作古行反草者自保反橡實也一曰象斗子可
染黑今俗人以為艸又作皂皁二字皆無意義究

耳者塞耳也俗加王為珫差池後人加足為跿跜
檜何俗作擔荷橐佗俗作駱駝婁回俗作僂佝結
環俗作髻鬟滂沛俗作霶霈劈歷俗作霹靂蝃蛃
俗作魍魎秋千俗作鞦韆楷字非古也突氏遜羣
造之低佪價傳儆伺皆從人後人所加　又有它
語訓字逆救角反遂也讀為悖彖此內反數祭也
讀為舂麥為彗之彗啄琢從豕蠡從彖皆從其声
徐鉉皆曰今無此語　案丘方之俗言語
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也許慎
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

率皆蕪贅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推觀許
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秦昌朝字譜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
晉天福本但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
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又云小宋太一宮詩
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叩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為一
叩然不知真誥所謂叩即卷字並從省文真誥音
亦不非卷字也碧雲騢了陳景元校真誥以此字即
篇字亦誤也
東軒雜錄云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偏閱漢書无

此音後出晉書許又又曲逆音句遇出山文選注
功臣贊
史炤通鑑釋文旨與劉仲熊音出並特或讀如本
字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
遇非也地理志中山国曲逆縣得名因濡　反
水至城北曲而西流故门曲逆章帝醜其名改
曰蒲陰則曲逆之當如本字不當借音
李林甫編云前漢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

龜茲音丘慈宋字書龜居逵切又居求切蓋居求
者音鳩亦収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
應劭音龜作丘若於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
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慈實應劭啓其誤耳
通鑑釋文云光武二十二年龜茲前書丘慈今
龜音勾丘切茲音惟切蓋為之言耳某復說
通鑑釋文安帝永熙二年秉丹音乞夷狄国名
演繁露云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
竺語轉而為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孤

宂髮語轉遂爲吐蕃唃厮羅之父名羅遵乃贊普
也遂俚乃妹娟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
晉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漢音義亦元也
不知其何所本然嘗怪番語入中国其元無本字
而以華語記之如稍篤身毒固無所奈何至如龜
茲既知其爲丘慈何不但以丘慈書之廼借用龜
茲以待讀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
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
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丘而不全爲丘必龜丘聲
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新唐書音義漢書

突厥又直音末曷反
契林新編云番漢名號有他音不讀作本字故可
汗閼支谷蠡獨氏浩亹
番汗宂吾龜茲凡此皆爲元音書
亦不載者○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
汗遣使請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新回鶻
傳貞元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通
鑑釋文敦煌康居月氏于闐
樂浪浩亹○顯宗咸康五年霜虜居列
切虜別號○永和二十年索虜音各切戎虜以索

辮髮○元興三年番禺音潘愚南海邑屬廣州又
宋明帝泰始二年番禺上音蒲何切下魚容切南海
邑○光武紀牂柯上茲郎切下古何切牂柯者係
船杙也楚伐夜郎植牂柯於且蘭岸因以名其地○
漢高帝元年殽函上何交切下胡讒切殽山名函
谷名或作崤嶇又景帝前三年函谷關音咸○齊
和帝紀瀏陽上力久切長沙邑
陽爲留陽○魏世祖黃初六年番陽音婆或作鄱
漢豫章邑或爲所封號番君以此至三国鄱陽郡
○明帝景初元年山茌茌之切漢泰山郡有茌縣

茌山在縣東北或音淄東海爲茌侯国入三国屬
魏○晉武帝太熙元年綦毋莫六切姓也廣韻一屋
韵莫六切孔記有綦公又姓也○元寧元年郗鑒
上抽遲切姓也○成帝建興元年郗鑒丑之切姓
也又元帝大興二年郗鑒丑之切姓也鑒其名古
銜切○懷帝永嘉六年郝説上呵各切
姓也下所臻切○大興二年應詹於陵切姓也詹
其名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
也○顯宗咸康四年鮮于屈鮮于複姓風俗通曰
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氏焉○元

興元年朝鮮上音潮直驕切下音仙○顯宗元和
三年脊堅上子悉切姓也○宋太祖元嘉二十八
年惡來衣都切商紂之臣史記曰惡来善毀讒諸
侯○梁武帝普通六年万俟醜奴音墨棋虜複姓
醜奴其名○前漢成帝永始五年翟方進上徒歷
切姓也王莽傳二年翟義徒歷切亦音澤翟方進
之子又曰姓譜徒歷切方進之子○五年侯邑音
葩○晉明帝建興元年勿總音協○宿子助耕切
楚人別種○周赧王三十六年夫音扶差初加切
檀弓下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夫音扶差

音初佳反前漢陸賈傳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
師古曰夫音扶差楚宜反○蓍格上元徽二年蛮
饕蕩旱切蛮屬○元帝大興二年左衛將軍類切
与帥同據俞絹切宮屬○魏元帝景元四年閹官
衣廉切又石檢切宮中守門者通作奄○晉惠帝
永熙八年賨人祖東切南蛮付稅賨人者乃稅賦
之家○永熙二年譬介上丑近切下居拜切譬介
刺鞭也○愍帝建興二年聽事他丁切古者治官
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故加广○堂皇堂无四
壁曰皇見漢胡建傳注○袁直一切書帙亦謂之

書衣○魏嘉平三年遷次七到切急遽也○邵陵
厲公嘉平五年蜒蜒上余貲切蜒之子也下邑椒
切蠻人蜑○張設知亮切陳設也○元帝景元二
年比屋毗必切比次也○晉武帝大元十四年浮
屠同都切表宏漢記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
以覺悟群生宋武帝元年浮圖圖或作屠与前浮
屠同○五戒音戒釋家有五戒○二十一年曖昧
於代切曖曖昧也○安帝隆安二年肺附无忸
音肺附者如肝肺之相附者也前漢刘向傳臣幸
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

心膂一說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
所於大材木也○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伺候丑
正切謂覘伺候之也○元徽四年青纖息廉
切盖也○梁武帝天監四年迢遞上迢聊切下徒
計切謂去相遠也○中大通孫乳奚猗切生子曰
娩也○漢宣帝地節三年繙綢馮綢亦作稠馮讀
曰憑稠密也謂以繃為綢馮○秦十四年說林說
難說式拙切難乃旦切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
林故曰說林難者說前人行事与之不同而詰難
之按問君傳云其事有十餘万言又按刘伯莊之

說難自是一書非說難自是一書非說難之篇所
謂說難者說音游說之說難音難易之難韓非三
傳索隱曰說音稅難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
曰說難揚子問明篇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
說難司馬曰說音稅○漢宣帝二年（耳孫迓）耳音仍
昆孫之子為耳孫甚苑雅黄曰李林云漢書在紀
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為曾孫若
音仍則誤子謂不然耳字正當作仍音以世數言
之曾孫為四世玄孫為五世仍孫為八世所謂仍
孫者即玄孫之曾孫也晉灼之言當矣彦賓謂耳
孫為曾孫非也○（綜核）上子宋切譏若總下而亥童
切讀若覈○孝元永光元年（舛午）上尺兖切下五
故切舛錯也午逆也○孝成永始五年（弟弟）徒計
切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王莽傳駱聯音洛禪
音不絕也○（留壘）上其切切下其兩切梗牢也○
更始元年（岨崛）渠勿切切如山之崛起魏明帝大
和三年（於邑）上汪胡切呼也通作嗚下於及切憂
也通作悒前漢中山靖王勝傳師古曰於邑短氣
皃於音烏邑一合反或讀如本字○周赧王二十
九年（鷀鵜）劉向說苑作鷀字林鵜鴀○始皇二十五

年（蛛蝥之歷）上音朱下音牟蜘蛛也麻非美為切与
壓同謂磨㸐也○項羽傳揚喜追
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辟易）師古曰辟易謂開張
而易其本處辟音壁易音亦○左傳襄公二十一
年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暴音卜反安
記張儀贊曰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議振暴其
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恭步卜反沮之南海朝碑云
不為婁稱音博又通沃切又云蜿蜒蜓上音
蜒下音延歐公集古錄跋云以集古校之皆同惟
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云蜿蜿蚯蚯小異當以碑
本為正○揚子君子篇（詰儌逝檢柙）溫公曰當作檢
柙柙戶夾切○重黎篇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
屏營溫公曰屏音幷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皃子
謂今世士大夫表裁結尾有激屏營之語正用是
也故特附于此○周礼地官大司徒注若今（度支）
經用內宰正歲均其稍食注均調度也上徒谷反
下徒洛反或如字通鑑釋文前漢文帝二年（調度）上徒弔
反調賦也度徒故反用度也○詩何彼穠矣王姬
之車釋文曰釋名云車声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
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史記燕王

刘澤世家張卿田生子説曰今呂氏雅故本推轂
高帝就天下索隱曰推呂誰反通鑑前考文十四
年推轂上角回反推也下古祿切輻所湊也左傳
成公二年鄭伯欲曰自始合而有險余必下推車
陸音昌誰反又他回反并從鄭當非其推轂十推
字無音○澄齋先生胡忠簡跋呆静春記云龍吉
亥作覩按經史有数義韓詩傳云䚫䚫徐也靚
也許氏説文云靚召也賈誼鵩賦云澹乎若深淵
之靚則取澹泊之義相如上林賦靚莊刻飾郭璞
云靚莊粉白黛黑則取刻飾之義潘朝隱之文如
靚服靚莊則取文章靡麗之義然又有以為名者
周顯王四十八年子謹靚王定立是也按陸德明
靚音静又一音才性反則靚非作数義亦自兩音
然䚫䚫之義一也徳明於風則云舒遅於雅則云
徐也此又不可不辨近世学者不精音訓如上庠
附遠夫子之道忠恕於恕字誰毁誰譽不知吾字
乃在平声故子讀保静奄記表而出之貴其学者以
指紅為本知篇公○洪景盧隨筆乃齋記云二字本
書為䵷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禊䵷僭
為始以䵷為䵷䵷字異音則回元柳相去外字逐流

傳或說為當有所据柳別本或并二字為禊音又
別出一䵷字亦也○又嬪洲記云淮嬪書於禹貢
今番江淮者本是蚌或作玭如夫實有光焰不愧
合浦珠字書又出玭玭二字皆与嬪同義同孫馬
仙琕磨柳玭所名者也○馬大年云元城先生嘗
論漢高帝功臣曰酇侯則其縂之從呼縛字与鍚相
近後檢字書酇字之卩則今吉之卩綱名而已今按酇
路故陂切以二反此也卩音錯則世人以縄為遺
誠非也而古音亦以卩縄中縄也縞曰縄
也釋音云似陵反乱近又云縄注云今縱為曰縄繹
晉似仍反左氏衛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縄
縄疾陵切晉書地理志縄才陵反以諸音義攷之
當以疾陵為正切見陸貞子說文元城語錄云云亦當
乃在耕䃣中余益切反与似陵不相夷但七四韻近疾陵又若似陵又近也縄字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一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二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字說

集字二

胡仔苕溪叢話曰元次山集字釋曰帶笭箵而盡
船注上下郎荒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
見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
也蓋有平反兩音字釋又云能帶笭箵全獨保生
其語蓋協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清青三韻中不收
此箵字並於上聲迥字韻中收之○又曰退之與
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捩音麗）琵
琶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云未諳鳴撼々那似卷
翻々又有撼々并梧踈更殘（殘蘇旦切又音）（音變）並釗也又音亂
宋[illegible]殘落見○後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
倚門邊音亢葬盡高抗倖直兒見東坡詩註○東
坡和陳履常雪中詩老檜作花真彊項（彊）趙次公云
潁州多檜而花白指檜為言檜老矣而假雪以為
花猶人之彊項不伏其老矣強項字如董宣不屈
於公主帝目之彊項令○東坡次韻滕大夫詩云
墻東城下作飛石一（礮）礮落天驕兒次公云礮匹
兒反今之砲石也又送蹇于都曹歸蜀云（音爾）尺霜
須照碧銅次公云爾讀如彌禮部韻亦作爾○山
谷贈詩寄東坡云大和諸生（音）齊於用韻又伯時畫
揩（鮮）虎詩云猛虎皮醉初醒時揩摩奇鮮風助威
（鮮與何）○神宗御製通鑑序云斷之以邪正要之以
治忽注云要伊消切若要會之要蓋要者乘體之
所會也凡會其宗者為要之○又云此亦古人述
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繇夷周切与由同古由字
從由從系書曰若顛木之有甹蘖皆音也後人省去
字故徐鍇曰說文无由字○南史劉杳傳杳在任
昉坐有人餉昉𣚦酒而作㨎字昉問杳此字是否
答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illegible]集韻陣模搖
（音致）（衡）○茅林云天保為一大人口八十藥仲哲為
予今由土在中人氣為千里草覺為小月走當為
二月口十卓為十日卜辛為卜八千昌為二日運為
軍走徭化為降貫二刀為州破困為田尼此皆象
形取義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藝苑雌黃云食品
有畢羅者蓋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以名之今
俗乃從食而為饆饠蘇品有頗陵者昔人有頗陵
國將其子來因以為名今俗乃從艸而為菠稜（音）

呼字書之不能久矣以對為對以辠為罪自秦漢
以來則然與豐同也旨自成書是正譌謬者不能
深考顛以穿鑿語之至乃妄有增損如加玉之點
去井之一以棗為來以劉為卯金刀以貨泉為
白水真人以裴為非衣以松為十八公以董為
千里草以叏為兩角女以春為一日夫以幽為山
上樹絲若為天上有口柔為斗下木蘭為門東草
泚為三刀羅為四維董為十八日吉為十一口人
為八人昌為兩日否為人一口隱為人十四心
仲甄為子合西土死中人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團
為小月長奩為二月丁卓為十日卜李為十八子
逢為寧走丘為丘山隆為降卯舊為苦未以破日
為日以召刀為劭征谷為俗怡不為非其異也
卅而為暑須加彡而為顏須加彡而為彩
而為與為之笅為皇王之皇一也必加几而為
凰燕雀之燕与燕安之燕一也必加烏而為鸞
加日而為暱然加火而為燃囦加山而為崗又加
日而為傲若是之類豈非俗字之謬歟○字類
序云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乱後轉為楷字愈訛
殆不可攷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

字本從口從夨非天字也此因近世謬從非法
言之字如漢漢篆文尚未變亦有可疑者如漢武
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
叟朿字從朿不從米此或是漢人所傳非當時
語如卯金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
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從金如柳留駵皆從
卯非卯字也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一體不知緣
何如此字与本史所記又有一誤也○李林云
沈約傳曰約撰四声譜以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
不悟而獨得於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陸法言
論声韻曰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
去声為入梁益則平声似去固有即音切而知其
義如之于切為諸而已為耳如是切之類則切
為盡不可切為叵爭於閭里鄙俗亦有以音切為
呼者若以鞠為團屈陸為曲骨奇為渾
縣為大哆洛為穀初非有師李教授之也天成自
然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者非類耶○是勤類篇
云切韻之學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
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声合為一字者如不可
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

類從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筆談○緗素
雜記云古語有二声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
不為盍而大為奭酷窟為孔從西域二合之音蓋
切字之原也李者不曉龍鍾潦倒之義正如二合
之音是也龍鍾切為㝫字潦倒切為老字謂人之
老㝫癃疾者即以龍鍾潦倒目之其義取此○宋
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故
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謂團曰突
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窿不可勝舉而盧仝詩
云不鯽溜鈍漢林逋詩云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

晤俚人反語通鑑亦突欒為團亦其類也○容齋隨
筆云切脚語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
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槃為勃闌鐸為突落
叵為不可團為突欒鉦為丁寧頂為滴顊角為矻
落蒲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旁為步郎茨為
蒺藜錮為骨露窠為窟駝是也○容齋隨筆云今
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為卌皆說文
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
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案
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

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
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
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修
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
句嘗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
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
四字句也○廿說文皕音從二百為皕廿音入二
十為廿卅先合切三十為卅卌先入切四十為卌
○雌黃云重疊之疊古從三日至亡新以三日太
盛遂改作三田戰陣之陣古用陳至義熙之字篇變

為陣字遂改從車字蓋多交因循若此者甚多如
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
工書閞作開〻乃音弁書啇作商〻乃音的書顚
作須〻乃音潰書簡作簡〻乃音報書杔作杔〻
乃音滔書體作体〻乃音搽書爨作爂〻音敷不知
菼字從火乃焦字之燕也書胕作胕〻乃附不知胕
字從牙乃乾胕之胕也以紙為帋不知帋乃都奚
切以券為券不知券字巨願切以刅為刅不知变
字力卅切以雈為筆不知筆字仄筍切場音傷乃
以為場字受音到多以為受字徘徊之徘或用俳

字排乃音排甬里之甬或用甬字甬乃音尭以尭
為旡旡則音既以秉為秉秉則音劣或以毆擊之
之毆為毆遂或以边徼之徼為徼㑹字先合切
乃以為𦬊木之𦬊壯字下計切乃以為盼視之盼
陝州之陜与陝隘之陜形似同而義不同甲胄之
胄与世胄之胄音虽同而字不同邵公奭之邵畀
乎懸弥邵之邵卻獻子之卻畀乎以卩卻之卻車
笑之笑音矬有笑乎笑音之笑地名之迖音大有
关乎伏藏之伏以進趨之趨為趍〻乃音馳以鬪
謀之鬭為鬦〻乃音鄙東与東不分臼与臽无辨

甚若以蓍為蓍以亭為軋以盡為盡以華為花而
制字之法掃地矣○字譜總論訛字云久矣俗書
字體分毫點劃訛失後李相承遂成即真今攷訂
其訛謬疏于后且如蟲之虫〻音虺字湏之湏〻
古頮字關之閞〻音弁字又扶萬反船之舡〻音
航商之商〻音的鞋之鞵〻音懈監之監〻音古
美之美〻音羔體之体〻音笨本之夲〻音滔匹
之疋〻音雅又音所娶之娶〻音陵凡此非為訛
失是全不識字也○又如顛之頭蠶之蚕舊之旧
獻之献國之国窗之窓亂之乱殺之杀區之区趕

之蚊錢之銭齊之斉盤之盘學之学臺之台堅之
坚蝨之虱樓之楼遲之迟兎之兔遲之遟蓋之盖
甚之其蠲之獨餘之飰攜之携猪之猪鄉之鄉苔
之若畫之畫襄之衰繼之継斷之断婦之妇之
繫之許珍之珎參之叅恭之恭恭之恭醉之酔
凡此皆俗書也○又有異字之類者上[illegible]日夭旁
又加日焉類如莫之暮基之墓然之燃岡之崗凡
此皆偏旁之贅者也○又有尊樽字只一字耳而
旁又加木如昏之婚女之汝羽之栩與之歟回
之廻園之薗果之菓席之蓆凡此皆偏旁又贅者

如宜冥富寇皆從宀而俗書為宜冥富寇而從一
沖况涼凉皆從水而俗書為冲况凉凉而從冫冫
音氷冫廚應皆從广而俗皆從疒博協皆從十俗
皆從小○又有偏旁相錯者如臽舀相似叚叚相
亂東朿不分灸炙無辨真𨗨通用目月同體凡此
皆俗書之訛也近時以來用字之的當以監本省
韻及廣韻玉篇集韻為正韻非不正也其如錢木
所上何皆不可攷訂況禮韻雖分明注為俗字而
集韻所載則真俗相亂耳學者可不審諸○睢黄
云晉宋以來多能書者至梁大變隨意改易字

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
也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北朝
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
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
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又云李濟
翁資暇錄云俗之誤談可以呼部刺史為刺史謂
官長為官長[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尉斗為醞
鬲刀為篇備為蔡[illegible]故[illegible]熨於問切以
火伸物則知呼尉斗為熨當用此字濟翁不攷一
槃盥之誤談非也[illegible]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二字

秦時始以無字為有無之字說文曰無文甫切今
借為有無字玉篇云橆文甫切繁蕪豐盛也今為
有無字古之經書皆篆文秦變篆為隸多改其字
於詩書周礼春秋礼記論語皆用无字乃變篆為
隸者改之惟周易首尾只用无字蓋變隸時不曾
改易不在焚之數亦不得而改至於亡字亦有存
而不改者論語曰有若亡亡而為有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焉能為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以上亡字獨
不改者蓋變隸時誤讀為有亡之亡故存而不改
也史書亦多用之為無漢書曰內亡骨肉本根之

轉引亡尺土藩鎮之衛又曰朝亡廢官邑亡敖民
地亡曠土國亡捐瘠司馬相如賦曰亡是翁者貴
山曰錢者亡用器也翟方進曰苟能亡恥漢書用
亡字甚多○敕字亦作勅字此詔敕之字也敕不
若勅也從力則順於行草書而美看故古今寫敕
字惟用從力之勅然世俗寫東字來字並作来形
寫敕為勑者蓋俗書變敕為來也說文玉篇廣韻
勑字並音賚惟集韻來字韻中有勑字又於敕字
下收勑注曰相承用作勑字蓋言相承用則無非
勑字○雖黃亡云勞勑之勑洛代反詔敕之敕蓄力

切世俗多以勑為敕緣敕字古從力是以因循致
誤集韻既於去声代字韻出勑字又於入声職字
韻列一勑字於敕字之下注云勑本音賚世以為
敕字行之久矣夫勑既非敕字實出於世習之誤
敕字下自不當出此字亦集韻之誤○邵氏聞見
後錄云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
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
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
苟氏然敬字從苟音棘非苟也從攴非文也俱非
其一偏也○呂氏家塾記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

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
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柳子厚詩云善幻迷冰火
齊諧笑柏塗注云東方朔傳老柏塗音茶○又
云猶訐雉為鷇音雉也即孔安国注云稷鷇鵰華
垂之義○東坡和刘景文登詩童子愁沙硯佳人
苦膝杯次公云膝字去声与白樂天一楪膝牙餳
之膝同膝杯虽出莊子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膝
杯乃是酒凍也○又次韵子由柳湖感物詩胡為
譏評不少借生意凌挫難為繫○又謝陳季
常惠一揞巾於感反藏也○又次韵周種惠石銚

詩皆以錯之意想与鐵同○山谷云能奴登切獸
名能属足似鹿堅中有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
能能奴来切三足鼈也今徐李海於来字韵用法
士多壞能乃是借似熊耳然魏晋人作詩多如此
音韵曰潘子真云曾子問古阿反當讀王石
琭琭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瓌當作
塊盖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洪駒父云
投之云未塞何龍鮑欲止謂予言古本是未塞何
龍當以此為是○撫不李相謂春秋誤以叔孫
婼赦略呼為赦辱有小吏曰某縁師受誤呼文字

今聞相公呼婼為婼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按釋
文婼敕略反公大慚号小吏為一字師○李陽冰
上李大夫古篆書云孔壁遺文汲冢旧簡年
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
東為宋魯一惑涇渭同流○抱朴子云書三
寫魚成魯虚成虎○刘歆七略云古文或誤以見
為典以陶為陰○蔡當撰郭有道碑文先生諱泰
字林宗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
懿德文王咨焉建国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曰○嵇康養生論云內懷殷憂

則達旦不瞑○李林云撿亦音
閣前漢文三王傳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爰
盎等有所関説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義無
傳楊可方受告緍縱以為此亂民擒其可者天
子聞以為廢格沮事注音義曰廢格詔書注巳
成之事師古曰格音閣凡此皆讀為閣礼記發然
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注讀曰更洛之洛陸德明釋
文云格胡格反一音户各反格胡客反文户閣反
凡此讀為胡客反又史記楊僕傳云置伯格長古
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前後漢

漢傳云賈伯樂長師古曰賈伯及邑落之長則知史記讀格為落九比格讀為落○李林云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注曰餂取也郭璞注曰方言音忝謂取物也其字從金亦作奴兼切玉篇食部有餂字注曰達兼切古甜字廣韻曰餂他點切取也義与孟子合孫奭音義餂奴兼切礼部韻奴兼切○公羊傳昭公二十年惡惡止其身善善反于孫惡惡並如字一讀上烏路反又定公八年盛飡而饑其饑戲五多反餕奉又作餞七廉反又且番反以

剣鏤鈸饭也○古汲高元之茶甘錄云杜子美定賦台州鄭司户虔詩云鄭老嶷何技癢耆烏外切莫多兒蔑在最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藝技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甫謂虔私著國史者不能自忍也亦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為會粹亦承襲之誤矣○邵氏聞見後錄云前漢叙傳外傳四莊按書外傳四海傳字為誤魏高堂隆傳見用大簡按詩見用大諫簡字為誤後漢書

方術傳廣幽道英當作挾字胡廣傳議者剝異當作駁字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王允傳亂桑求死當作葬字史官失於是正類此者不一○王荊公說字容曰覇字何以從西荊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荊公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牽務鑿無定論類此○刘器之与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如把上掉得一刘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

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崔僎佺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李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僎佺曰臣聞刀下用權音兩點下用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甪里先生也今謂今書甪里用上加撇者非是○俗語借書一癡還書与人為一癡予每疑此語近傳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与前輩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以酒二瓻往知却例外物不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

音緒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誤以為癡也〔此正誤〕

觀後○顏氏家訓云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斈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斈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斈乃其宗系晉宋以來所以部帙楷正可觀不无俗字非其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尔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或問之經典云有謂作說文所言乎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答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傳与今乖者未之敢從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斈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及尔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古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獵化為獦[illegible]寵亦成籠[illegible]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

○楊文公談苑云今之姓雍姓雍者皆平声春秋雍糾漢雍齒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蜀人率以平為去○[illegible]載顏南字通音臨寶音[illegible]聖音[illegible]似此有數十字皆以真為文一截之大字皆是借用亦無疑一

相堅放肆寫佞水陸膠柒把捌堙致收拾叔向逷陌邁弊　又云善字從口惡字從心畫怒字亦然

履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二

履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三

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字說

集字三

謝玄暉銅雀臺詩曰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五臣注銅爵臺一名井幹樓李林按幹音翰史記始皇幽母於咸陽宮諫者殺之於井幹闕下又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郊祀志亦云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於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楊子重黎篇或問李斯焦歷井幹之死司馬曰幹音韓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尸闕下如井幹之狀○曾直詩云君家永和印殊勝堀瓌紫彭耳注云堀必鶩功劉人謂戶川曰堀口刻器之元城語錄云絳公三十年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二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个六數也所謂下如身是其日數若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名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旁則當如此彶寫其左竪者

一畫乃二万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筭字六数
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可見其日数也且四百四
十五甲子合得二万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
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甲子纔得二
十日故少四十日也　孔毅父珩璜論云王弼注
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新唐史元
載贊以為刑剭音屋又音握鄭玄周礼注
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珩璜論云朔請音才性反非請託
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又云古字通用後人草則
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草遂作椅
桐之椅棹船之棹聽者於此聽事也只作聽字後
人以為屋也加广 [illegible] 廳如庭廡之類今訛遂作广
字王篇广 [illegible] 音日若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今孔謝
韻亦訛也　李林云古篆五字為 [illegible]
之義午字亦取此義周礼壺涿氏掌除水虫以牡
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鄭氏注曰午故書
為五杜子春曰五貫當為午貫蓋用象齒交五貫於
橭木之上也故書別本周礼也故書作五則午五
通用明矣史言旁午者四通八達皆通亦縱橫交
五之義也端五或作端午亦見通用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昔
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黃云江南有小栗
謂之茅栗音草茅之茅沈存中云正所謂芧莊子
云狙公賦芧者音嶼本草有羊蹄一名蓄陶隱居
云今人呼為禿菜蓋蓄音之訛詩曰言采其蓄
與芋其文相近蓄與禿其声相近故其訛如此○
編怪杜詩有皂雕寒始急白樂天詩有千呼万喚
始出來二者似涉語病司馬温公云始字皆作去
聲讀若從上声尤可怪笑故李希声云始有二音
終始之始則音上声万物資始是也有所倚留而
今甫然者則音去声蟬始鳴是也寒始急始出來
亦蟬始鳴之類乎（同上）○古今詩話云唐人用迊
字本皆音夜杜云青袍也自公元稹云也向慈恩
寺裏遊今人讀如字非也○程大昌演繁露云思
禮謙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為察而莫理不相附因
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
氏曰廉字本作覝其音同乃知廉之為察本覝字
也有覝視之義、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然而諸

埒虜掠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注云毛草也大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為毛毛无也唐黄繙綽謔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為无則知閩人之語亦有本○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声用之漢志謳人疑辭人也從篝曆言之比疇刻之疇於義為徑亦通疇踰○馬大年嬾真子錄云俗諺云一鈎絲能得幾時絡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鈎字合作綸大元經務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乞侯切與鈎同音今以大元經證之故鈎當作綸○又云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綉亢音剛氐音低斗音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尔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尔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此又如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為白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觜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與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筆云二十八宿〻音秀若考其義則上當音如本音宿說夢人有說如此宿又音生運万星之所宿也其義詣然○魯臧武仲名紇孔子鄹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切而世人多呼為核有一小說唐肅頒士軻導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為䌖字也不識誤矣○今之士人簡尺中或以辭為易避遁字出楚辭騷經云製芰荷以為衣兮王逸注云芰菱也楚人曰薢若薢音皆若音丙僕仕於閩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尔○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於硯則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

少與上同研席書又辭宦思省吏職下至筆研皆為設方略蓋古无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處不必硯但可研処即為之亦不猶螺蚳載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完長故只謂之研不謂之硯然任緝之北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經史不足信○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導官掌米穀以至奉其然奉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今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老其耗損而供然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

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僕男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為導禾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illegible]○通鑑釋文云晉惠帝永熙七年寧馨寧音馨音哦音而以寧音之寧馨猶言阿堵阿堵之義蓋指物之稱演繁露云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声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 雖黄云晉書寧馨兒寧字楊傳多作去声如唐人詩云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是也而劉夢得詩為閑中華亭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声○南部新書云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作陂○顔氏家訓云太史公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此是删戰國策耳按延篤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唯當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談苑云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時

當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於此○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皆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懶齋閑覽曰今士俗同訛者豈唯打字如丕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通貴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歸田録云世俗語訛君子小人同其謬者惟打字打音丁其義本謂考擊[illegible]故人相毆以物相擊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偏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声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又云京師食店賣酸餕者皆大出牌榜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餕從臽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賣[illegible]

不知何物也飮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
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
今俗謂之餺飥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
丸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莫曉何物
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集古錄跋
云漢北海相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
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爲麋蓋古字簡
少通用至漢猶然也○又漢樊毅華嶽碑云周礼
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礼職方
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

自如此蓋讖讀其義皆通也○又漢張表碑云有
畔桓利正之語畔桓是盤桓文字簡少假借尒
○又鄧艾碑考其事蹟即魏鄧艾碑也艾於三國
時爲名將史與兗州人皆不應誤而艾又一名不
同如此余謂古人艾乂常通用漢書曰黎民艾安
與蕭艾劉艾注皆讀爲乂豈非鄧侯名艾音乂而
書碑者從省歟後人讀史與音注乃直以爲蒿艾
之艾而流俗轉失○程大昌攷古編云史記堯本
紀載書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書云惟
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

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又云孟子孝子
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
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
今孟子文不同允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
獨然書偏旁雖異語意皆不同也○貢父詩話云
前世所稱齟齬（子魚切）今人謂之牙韓文公贈玉
川詩曰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
山人又繼往彼鳥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
兩以諫官招不起又云先生有才須大用乍相未
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公與處士作牙牙商度

物價也齟齬謂牙者世不曉所謂道源云本謂之
互即互市事亦唐人書互字作乎乎字以牙字因
轉須爲不其理莫可信或云何得舉世同誤蓋不
足怪今人以ㄅ爲力以千爲于亦人人道之也○
雌黃云岑嵌堇曜博弈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
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
今俗多作北前切爾雅曰孫之子爲曾孫又曰王
父之考爲曾祖郭璞注曾猶重也當音層今俗多
讀作曾酒釭謂之釭其字從金䡊也下江切今俗
多與缸字相乱讀作古雙切殊不知釭乃車轂中

鐙又燈也與酒釭不同俗謂之馬其字從馬斜視也莫甸切今俗多與盼字相亂讀作匹莧切殊不知盼乃美目與顧眄不同是皆俗學訛呼字此○又云古人制字皆有意義後世有因忌諱而妄為之改易者有以私意而撰成俗字者如秦始皇以辠字似皇字因改作罪宋明帝以騧字似禍字因改作騧文帝以隨去辵而為隋光武以洛去水而為雒此類以忌諱而改也[illegible]異孫休為四子立名字有𩅦𩃬[illegible]

齊主弄音昷聚𡕀之文唐天后以而埊乙生埊𠚣思𡈼圀𡔈𠡦𤯔臺𩯣𤜼曌𠘑㐆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載國人等字南唐劉龔初名巖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改名龔音儼此類以私意而撰成俗字也後魏江式嘗譏俗人好撰字云巧言為辯因作𧨏字今唐史亦有𧨏字又賈懷真族弟名維𢇍孜許字書並無此字自唐史以來相傳以為先典切大抵俗書甚多史傳中亦稍有用之者亦相承之久然耳○又云𧺆字字書皆無之蜀中多此木相傳以為立疑切按介甫絕句

𧺆錦江邊木有楷音與移字同押則知今亦切其也杜陵有竟楷木栽詩云飽聞楷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則尚明易作杜詩釋音云五來切誤矣○宋景文筆記云周大臣王朴名朴好事者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為樸亦可謂唐韻朴樸二字並匹角切惟韻略止有樸字孫譯曰按漢文紀示敦朴為天下先今韻無朴字乞附入竟字韻押由此觀之則朴與樸同集韻乃景文撰定凡字訓悉本許慎說文去聲既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與樸字同匹角切則與筆記所謂朴

無樸音者不同矣豈景文而自為矛盾乎○顏氏家訓云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云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為匆匆○蔡襄茶錄云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 又云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音星不入用○邵氏聞見後錄云宋景文公納子婦三日其婦家饋食物書云以食物煖女公曰煖字錯用從食從而從大其字退檢字書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為餪女○蔡府燕閒錄

云唐韻虔字部有𢹂字經字部有蟬字𢹂由本以
乾爲音訛作乾字遂入虔部爾雅鱦白魚本以淫
爲音訛作淫字遂入經部韻中似此甚多○元結
惡曲云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
不可爲邪凶惡其爲音由平○関子明易傳十一
篇舉多奇字以半爲埊以彖爲象以一爲弌以三
爲弎云云元稽子多古文書以重爲舉以其爲下○
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嘗論九旗之名旗与旂相
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旂向晨言觀其旂左
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皆當爲芹音其閩中人言清

濁之音則不改言冊青爲萋又以中爲終
爲墜不知旂本是芹亦閩中人語轉冊中爲萋矣
也新𣏌論云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
觀其旂左傳內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
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旂字
從斤以詩与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吉声相近故
後人相承呼之訛矣○古今詩話云樂天詩云請
錢不早朝請作平声唐人語也今人不用斯字唐
人作斯音五代時作入声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
凡厮是也樂天又云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毯胡

語与今人同○章聖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
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讀作會考試者亦閩人
遂中選又荊南士人去吟塵詩用先字韻其末句
云十二峯前漸二遷讀作天○曲礼曰以足蹙路馬
芻者有誅陸音蹙又作蹴徐采六反又子六反礼
部云不然則已蹙子六反又音促○韻語陽秋云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橐作侍從使不知其誤晉
輿服志云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
服外加於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
之荷世人徒見南史著紫荷橐四字遂作一句讀

之殊不知晉書荷紫之義○史記韓安国傳臣以
三万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提也○
南史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命思積時尤未都畢
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
嘗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李林云南史沈約作郊居賦
以示王筠讀之至雌霓連蜷撫掌恐人讀作
雌霓平声郊居賦主五結反与齧同音本朝范蜀公
鎮召試學士院用彩霓字作平声考試者判郊居
賦霓爲入声景仁爲失韻除館閣校勘文忠公爲
景仁指疑 宋霓字讀有兩音然文士用霓作平音

多而齒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兆若從用霓字則倪音可通用林逋石介詩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兒於逆字押韻又勝王亭子詩尚恩鼓吹入手騎把霓旌凡此以霓作平声押何傷麟字○明皇雜録云刘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上問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續録云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其甲美如玉肉柱[illegible]寸郭景純江賦云玉珧海月內吐石華世人不用此珧字是柔知此耳○楊億談苑云徐鉉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教給音騎吳淑為校理古[illegible]撾字淵考改為撾若鼓章之變[illegible]曰是可以一鞫若漁鳴撾者音七發反三撾鼓也祢衡作漁陽參撾古詩云邊城晏開漁陽撾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數伏之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二十三終

游宧紀聞十卷

（宋）張世南撰

明鈔本

游宦紀聞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世南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字曰光叔、鄱陽人。然其名則作士南。未詳孰是。其紀年稱嘉定甲戌、又稱紹定癸巳。蓋寧宗理宗閒人。自稱嘗官閩中。多記永福縣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與劉過、商九萬、趙蕃、韓淲諸人遊。而述程迥之說尤多。蓋其兄爲董煟壻。煟爲迥之壻。故聞之親串閒也。其書多記雜事舊聞。而無一語及時政。如記蔡觀元祐刺字、記黃師尹解打字義、記張嵩先借紫、記諱名諱字、記蘇黃用一鴟字、記古書刀、記何致初揭峋嶁碑始末。皆足資考證。其駁黃伯思八十一首之說、及推闡王湜百六之義、尤極精核。其他如論犀角龍涎蟠研古器之類、亦足以資博識。宋末說部之佳本也。

游宦紀聞序

僕自丱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又[illegible]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夫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今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嗣有所得又當傳益之云

鄱陽張世南光叔

游宦紀聞卷第一

鄱陽張　世南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有六旬明甚今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曆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者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旬有六者日言其九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另三時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

[illegible]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illegible]地志元祐六年餘干鄱頡作七談一編作敘土風人云張仁有篇徐灌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廷郡之前輩訪問眾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鴈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適榜渾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

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蓓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三人在文正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崇政間撥弋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二名解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忘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寖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擧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全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擧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筭起數知其法但看么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於寅上數一數逆行間一位是第二十下做此則知本年正旦是何日辰假令今年己[illegible]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illegible]百又除六九五十四剩三十三數[illegible]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位則是[illegible]此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宮前次月望日即是前九年前一月旦日竟缺無差乃知數學有捷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鄱郡官書有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他名登載似覺繁冗今摘常用者書於此以備博知荊芥曰假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訶梨勒花謝欲結子為風吹動墮者曰隨風子嘉木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紫貫小訶子什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延簡齋常作玉延賦蒼耳曰葈耳貫馬蘭花曰蠡實仙靈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懷香子破故紙曰補骨脂乳香曰熏陸香栢子仁曰栢實麥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蔓甬曰茨實蘿蔔曰蘆菔已上藥名聞有所未盡知

余童子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者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內為婿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氏曰偶得謎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酲消盡項大喜即以女妻之宦至新淦其族子永之為世南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illegible]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illegible]上稼軒詞以見岳侍郎所撰程史[illegible]又得數篇其一黃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書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其詞曰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圖畫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折小小籃轝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蕊攀條得自知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珠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精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太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飄翰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為劉所作傳有續

既

壽星鏡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畀為疑巖從駕還內都人朌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掛袍遥望翠華馬去如龍似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万騎雲從柳營閒園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蒲寒空魚津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鞘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孫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為何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閒情處向南山寄傲北磵題詩人生了事戎痴筭世上終無真是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其人兮跡兩梧桐彼雲[illegible]一枝無限悲陽山縣[illegible]昌黎貧女、賀昌黎又嘗於交[illegible]一番云去年秋余求牒四明嘗躋賀新郎為一[illegible]至今天下與楚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為鄭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魂消腸斷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秋跡雨風戰灯單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娥狼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托意焦桐絲調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悽怨雲万疊寸心遠　改之號龍洲

余傳子季倫號痴齋吾鄉詩人也韋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叩所由來久由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蒼頭前致詞問我何由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嫣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閒由昔者禮進舍欣然古有不肖教意今如后鞭尚書八座貴吏部一灯傳鶖什文章伯曹容賈浪仙已乃拂神仲止見詩追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覩坪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以為梅聖俞以為碧玉在頴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后偶以金鐶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然后入[illegible]存偶見一医生元達者[illegible]以[illegible]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illegible]投臼中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能粉犀也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經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医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世南在蜀中遍訪林下人亦獨煉去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提得軛伏得雄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碎

甘鍋大內煆令通紅取出擲在黃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勻即成水矣急傾出瓦楪微側楪子則清者一邊候凝取出去粗者研極細以省糸餅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至七丸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焰硝一錢此乃州宅家秘法得之甚艱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恐得能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為煙焰最難伏也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偏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用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盞煎至五分慕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候墨濃可書則止如覺帶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落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剌字古别矣[illegible]元祐十六君子[illegible]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充[illegible]奉謝子充學士同舍正月[illegible]補之謹謁謝子充同舍尊兄正月　日[illegible]參候校書仝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剌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必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令人觀之且泚顙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充不知為誰嘗考之常立字子充嘗特亦在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右昉謹拭候參節推狀元伏所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久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　右　謹伏以颰運推移日南長至恭唯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　限以職局所拘不遑恭詣墀拜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　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泡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炒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丸子藥則以乳鉢所[illegible]之脚若酒糊丸則[illegible]且不粘乳鉢折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鄱陽張世南

唐鄧間多大柿初生味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楂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榲桲亦可代榠楂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榲桲世南侍親宦蜀至梁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甘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榲桲切去頂剜去心納沉檀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候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纔高二三尺許舁可載千百株其實纍纍如垂彈珠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值二三鐶[illegible]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綠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寒也

嘉定甲戌世南侍親自成都歸泛舟門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為兩間旋即相負如初叩釣者云市間以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蛤蟆明間更相饋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酉陽一日游郡圃池畔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插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為珍品名曰風蛤予世居德興毛有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旁人夜持大炬入溪澗深處或山洞間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染箸其味乃巨田雞耳叩捕者云異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根不脫得錦袂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乘鼃鼅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鼅形如黿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腹下忽足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鼅

犀出永昌山谷間及益州今產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番及西和宕昌亦諸番寶貨所聚處五羊桂莞桐城亦有之往往來自番舶又有所謂可北山犀紋粗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犀形似牛豬首大腹腳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有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著犀牛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illegible]即食角也小而不[illegible]有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牛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盡犀角在鼻上未嘗執見此數種俱有粟紋以粗細為貴賤者有通天花紋犀有此紋必自然其影常欲濁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銳白星徹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道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此所謂駭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類及天則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

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為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胯斑散而色淺深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㹀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為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者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湛熾者是或謂不然蓋犀有捕殺得而取者為生犀有得而蛻角為退犀亦猶用麂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皋因職於南海見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豬羊棧犀以前腳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則木折犀倒而[illegible]之殺其角又云犀每自蛻角必培土埋之海人即其處潛易以木角若二三次之則犀從出別山匿跡不可尋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illegible]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因動樂犀則出林符開光瑞李德永撰黜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論生犀徹骨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餡解四邊亂為名鋑具其文頭或如粟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脉在內無無皺裂四邊雲頭雨腳直者是也不拘黔螺㹀指黠謂無紋螺謂紋旋㹀謂紋細牯謂紋大而勻或謂紋一粒紋尖大上更有一尖眼者佳也又有稍黃犀須是裏外透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交人常染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醫者能以牛角犀造通犀但刻劃太逼真易為人所識別然果澤栗紋自有不可掩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兕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淳熙丁丙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可傳投場屋之效時多嘲謔之語獨司業許公衡名之曰貢餘猶效溝示

淮南人藏鹽酒甕凡一[illegible]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illegible]兩錢曰途中走酒符若之何投於一六百[illegible]其中則無虞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汚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容開少者水令濃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即如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石膏大煆研細摻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試效驗

漆之美惡有嘌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以鈎鈎撼動虎班色打著有浮漚驗真桐油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

油蘸若貢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繞有偽則不著圈上矣
雌黃雌黃出　州雌黃好者如鷄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
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内研須剗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已
繪事不可用二物精相親則色渝脊而黑向在蜀曾令畫工
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玩其色果然工亦不曉
新春鉄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鉄凍例閉爐鞴本錢四可鑄十
鉄炭精貴六可鑄十工雇賞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
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作之日役三百人十
日可鑄一万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
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諮字嘉謨咸平三
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illegible]
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illegible]
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illegible]
三共皆忠宣公諱之子也[illegible]
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
卤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
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
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
盛
韻畧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字韻中音德冷
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水打船打量打繖之類於義無
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
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
字韻中音儞九又尤字韻中音中鳩隱字亦常用者偏撿字
書皆無之　字韻中亦不載
東坡錄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綠毛
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眼龜者敬新磨獻口
號曰不要鬧〻〻聽得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
覺世南嘗疑坡以寓言相諷呂未暇尋閱貴究偶因見嶺海
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眼乃斑文金黃花圍
長中黑與真目排比並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
蜀之岷山有隹夫子周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
以夫子稱說陋且法[illegible]卒不自飾鞋冠
帶往來挫捫然為歌[illegible]錄其一
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illegible]與可至
天彭館於徐公閣杯酒談笑[illegible]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
尽其酸態度元豈亡戎郡守[illegible]恨其嚴久隱晦湮滅矣
徒其貌于郡圃縣聲亭今不復有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
本今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物東坡謂與可
詩文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
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成強其筆于楮以為他日
證驗於是索筆特書云日令欽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衆

莫不譁然哂之且請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斂板勒躬之說莫不為一咲

今之佐倅者皆借緋堂徐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遂郡節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者比皆甲令定制比年張嵩先知嘉興府后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有旨從之遂為定例

游宦紀聞卷之二

游宦紀聞卷之三

鄱陽張　世南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鶴生三子一為鸛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為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鴞南海記曰鯆生子百數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黿為鼈然則堯之有丹朱瞽叟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管蔡奚足恠哉又嘗謂梓生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楊椎宜有后張禹宜無后然則人之私智安得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諱在生不可稱前諱者……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諫考究所以表稱之也人以為美緣敬人以諱事神而后有字儀禮子孫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　云云表叔之姪問蠡曰蘇能日鈔幾何先世子由與東坡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為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　先帝廟諱曰諱今皇帝御名則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精紫姑仙以箸插箕布灰桌上

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㸃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々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黄朴同一二朋友訪許叩以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賛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条大戒醉后高歌無障無礙蒿時若見閻王仕他枷鎖杻械又一云無疑々自有東西目前行撿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来菩提捉取金毛獅子仕他烏兎如飛后再書云黄子々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從横筆下三千字無始為朋汪公相侶若得大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裡后八年歳己丑黄公果大魁天下黄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逢火土相逢之句状元高守謙公唱和詩有醞藉從横一聯不差一字晁物已先知之矣光遠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士所礼偽為緋衣出巡尽黜観中向来不礼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為黠鬼可為異事

龍溪汪公若字彦章徳興人幼負大名作詩曰一春略無十日睛處々溪雲将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旁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咲佀開未開最有情芊茨煙瞑客衣湿破夢午鷄啼一声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李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致相随未免群兒著力擠一日狼心萌傾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栖已矣九原寧可作蕭々古木乱蟬嘶亦為諸公所称叔止名軏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岩有篆書十形体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欧陽公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迹如指畫成文欲以畫夫金書字爾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扎衛亦莫得其揺政和三年邑宰陳彧㤀好奇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擇里嬢之黄嫁斲而掇之二在中和寺黄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岩也安仁者摇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嚴之堂令閣亦有不存者余嘗見[illegible]妙技棄不屬脉絡皆道眞是奇怪不[illegible]遺篆何[illegible]書而識之此字恐于雲亦未必識

程衛字子平沙隨之父也知音律嘗和問市井號唱韻全程曰五声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后二帝播遷炎初唱杯葉曲程有曰當有姓錨人作乱后數年偽齊切據中原此號載之沙隨家集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来豫章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礼無良賎老稚皆不失其權心故人愛而敬之稱曰蘇翁猶祖翁云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咲布褐草屨終歳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食咲亦然匚鉢長柄略無

身等披荆棘斬充硃闢瘢為圃或匯或架或籬且堘應四時
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芸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
隆暑極寒土石焦灼草木凍死圃中根荄芽甲滋榮暢茂以
故蔬不絶圃味睎他圃蔬為最勝市粥者利倍而售速爭先
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蓋甫治圃胃不治㒓㒓堅鞭背
瞩可穿㒓不可敗織未脫手人爭售之以餉遠名曰蘇公㒓
薪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假貸隨力所及應之
負償一不縈意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高宗
南渡急賢如飢渴張浚為相馳書函金帛且移書属豫章漕
使即曰金余鄉人金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近聞游
圃東湖其高士風倖節非折簡可能屈幸親造其廬為我必

致之漕帥啓諭物色使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若此雲卿也漕
帥即相與變服為游客入莫問翁蹤跡不類二客前揖與語
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上鋪竹几輝光澄然地無纖
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記此為
蘇雲卿也必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叩曰翁仙里
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
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
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哄謂翁曰某等
備之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柬相推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
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帛於其按上翁也色變咲中隱隱有
声似怨張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然終不知雲卿名耶字耶繼

而旌旗壞壞堅請翁同載以歸舟三辭不可許詰朝上謁勒
夕遣吏迎何則扃户閉然從他往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
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邈絶莫知所終此隆
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遺址而
探湖山平地數十畝仍葺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為
名之曰灌園庵。

世南頃在瑞安茅宰櫓書宰中見其所録誠齋與周益公小簡
心切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且
聞必有脫誤慨他時則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
方里伏以涉秋益熱恭惟少保觀使丞相十陌雲莊天某忠
貴鈞候万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閤下釋位去國而莫叔
風帆所止昨枚尤延之書云云[illegible]人生豈有進
使有退有出使有處承相[illegible]澄君
予得時行道而不能究其[illegible]中之興廢聖
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
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后當此之時豈知
承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后從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
論承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
讀邸報得感事詩曰去嵗還家一嵗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
来蠻觸数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似閒水無籍在不妨冷
眼看升沉之蓮荷花正開連蓮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左探
進步時高揖辭去此事甚善借宿留耳声利之塲輕執者固

不爲世所怒蔡邕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復不怒何也朱元
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〻〻云又嘗記
其答益公恵鳩兒攜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〻二七攜衣鞋
口躍一雙扶款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推其它文章奕
酒儒李鳳麟梁王之兔園宿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䏡冠老
英播頌讀騷酒篋鋌德塲然四美請此十字語皆古辭藻
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古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漂遣使者
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
葉書之香木爲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自
西域洒衣雖弊而香烈不滅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與
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之理陰陽之然變化
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謹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
不見地此亦理也

世南友人胡不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
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
言之不妄埤雅牽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
焦貢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
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舊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牛之號曰永泰洎
避哲宗陵寢諱改今名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扶卧相
道餞留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
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絶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恋别筵歛情未
斷妥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猶畔三山日月滿舡末署太原
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
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
記文鐫之字石方自唐迄今流湍巨浸之所漂蕩震風霖雨
之所淋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
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
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作太原灘今灘旁
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大原王氏
書爲正陳記大字下云疑爲汰王

游宦紀聞卷之三

游宦紀聞卷之四

鄱陽張世南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以米薪鬻鋤柄為業鄉人目為張鋤柄狀皃醜拙口能咨夆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授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糞有所遇忍苦嗽咽且及半苦特甚遂弃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葷未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書忽索筆作字得蔵猷体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搆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邑中募緣造萬蓋石橋冨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僧咲曰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舍出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且橋方半時貢生通判吳[illegible]以[illegible]夫[illegible]大令孝[illegible]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也[illegible]也黄[illegible]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日女當及第乃咲謂僧人[illegible]理所無也既而黄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止住安國寺云僧錢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詆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又特拔足與書時里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賛於僧援筆立成云無上雄文且葉鮮發生三藏住西天行〻字〻為珍寶句〻言〻是福田苦海波中獲行伏兄毛江上馬驪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岸緣夜又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處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熟觀圖筆力遒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小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痛摑其項頰因號呼觀者哄堂大咽婦語其夫〻怒奮臂勇往詬罵僧咲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冝令再来萬者不听居亡何頻以他恙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儒鞋謁僧〻諸以為施民有难色急抖擻去狗毛盖民切氣鄰狗得儒人無知者拔皴之又有冨室携少女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遺之即裂其底得紙紙乃佛経也神異多類此后游郡郡大為帥府賓識十禪僧頗多忌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舉生荔一枝献詰旦遣郡帥是日十禪朔參帥夆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此帰献百顆蓋郡中多以穣代薪献壽未熟時寺倉積秩荔樹上及冬穣空荔實偶尚無恙得以巧詑欺針卹亦因此陵愚人[illegible]之夕達會其不狂耶張自遇異人[illegible]餘[illegible]奇事不上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為余言吳[illegible]亂特得之鄉里長老未議且神仙方技秘怪之事書傳所記從古有之然誕不經無補世教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雖鄙俚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永福之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涉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剎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實婦寐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雉禁鼓曲蓋杞與石門掛天杉檜

晝瞑猿狖清嘯與寒泉响荅真佛粮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栟
一日聞樂声出林抄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棋立良久道
徐棋子一吮令〻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
遊巖上之往〻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之訣有趙真君不
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於草廬
中時霜月草木周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
頃刻林花遍開令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拃入山煉大
丹仙去埋棋於田中埽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
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令相指為戒丹成之
日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號七仙有亭伴趙
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后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数

百年下有浙僧携小師來主寺有與寺中僧互徐趙君壇得
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尽矮地狀四方拵
者於是翁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
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挹西有巃竇亦云奇觀獨大
洞數步有石竈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是舊趙室中像
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
遠出趙師床坐趙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嘆曰豆耐小鬼今
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鑿穴埽以登步之勞乃茶毗
囊骨埽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愁戚
者尤疑二僧禪味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趙
東室者也急欲化去趺跏不尽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

敗數之罪揹而正之言其中有敗纍餅云耳自所得梗槩如
此篇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〻遠從遊覧吟題富甚
有一聯云雲幃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
為點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来奇龍卧花紅狀元西東乱
道開福清天保瑞雲寺后石崖横山斥行錣地成磧既而永
邑東卿石壁溪崖松上崖龍卧瑞花其年蕭國梁果魁天下
次舉黄定臚唱第一盖瑞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黄各三十
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僑廷試復先多士邑嘗
作詩云中峰龜頂與龍嶼三處冢山一壯哉相去未踰一百
里七年三度狀元来盖萬㭊峰鄭龜頂黄龍嶼號也蕭登科

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齋掌該教以狀元第三人預薦
籍掛壯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曰陛蕭為榜首故蕭有名傳玉
陛星辰繞澤帶金枝雨露春之句兵琳瑛有云預飛龍之翠
陛安諭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宋冀
及蕭家事至今膾炙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岳宮乃吳太傅經捌大門内建三清殿上梁日邑
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黄龜年公即殞墨
立解手帖濡墨作字曰風馬雲車儷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
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順筆法高古太傅初見公略不
經思復疑前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
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

翰可敬且其未第時最貧素自勵汝如應鄉貢列保曰有老
宦某縣尉居簾內見公
手安考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預薦
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眾扶櫬相遇
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送初約夫人曰侍事
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貲吾携百指扶柩而歸衣
衾弃貨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為憂耶可復議婚先輩事況黃
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
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何杼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
俗處虜語苟違吾志秋毫自負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旅店
間分携慟哭而別尉女從黃歸能報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

聞言黃登從棄夫人[illegible]有言者也嗚
令之年少弄筆墨取[illegible]知所
以自省也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岩往昔荊棘
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鼎師逐獸[illegible]能
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荊斲險扳緣而上拔一石室不可容千
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于此禱占數年水[illegible]
至漂一瓦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冥之
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室中無何有異人來請斷為[illegible]頭處
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宦禱雨必躬往此致
其應如響此像骨象倚白骨飛龍鍾死若生動每至邑中人

士敬嘆瞻禮嗟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有命精工撲倣以易
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具獨主岩者能辯之自造像后香火
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
雨不能圮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
游者有扳躋倔僂之難及最上峰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岩
洞飛鶩翬飛縹緲使人神觀軒豁望忘其罷倦周遭有十許
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灯石鍾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
最者有龍尾泉狀若石龍裂岩而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
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
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其中可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
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岩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

習然也僉事王公十朋[illegible]守是公
集內士玫吳信可亦有紀[illegible]人言佛
龕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狖啼[illegible]鼓声邊日月閒燈續佛光燈
紫翠雲行岩氣作樓臺最怜貴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
岩中乞天多於知前司農事村公族小年試鄉回岩從主
岩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鼓掃煑茗來曰當有十九歲宦
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余人先行前致茶問稠中誰為十
九歲宦人遂以夢告柯是歲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已上
六說皆吳信可與世南言信可名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博
李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交為喜內交未
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賤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

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借書兩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瓻礼部韻曰瓻盛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顏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東坡和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取五子胥死盛以鴟夷革浮之水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范蠡號鴟夷子皮師古曰若盛酒之鴟夷楊子雲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師古曰鴟夷革囊以盛酒也蘇黃用鴟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之四

游宦紀聞卷之五

鄱陽張　世南

東坡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鈇選士有行義者補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之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盡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后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担而往[illegible]公具以語家人浴[illegible]祖壽九十[illegible]氏始[illegible]五皆[illegible]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illegible]之子孫微矣或謂盜深德公不忘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决豈主者亦困以苦對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遺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皇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明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辯博書畫古器前輩盡常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

臨摹硬黄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乃謂臨摹為一体殊
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
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
筆曰摹硬黄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黄蠟塗勻儼如枕角毫
釐必見響搨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
有所謂欵識臘茶色硃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貴古其
製作則有雲雷山等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
蟬紋黄目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麒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
犧蜼[illegible]雙魚蟠螭如意圖絡盤雲百耳貫耳偃耳直
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百獸山螭糾草瑞草象帶蓋
針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輔乳鍾名用以節樂者碎乳

鍾名大乳三十六枚後有小乳隨之[illegible]之類凡古器
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鴨耳壺之類是
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口特由曰鎛小口編羅[illegible]類
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鈕蓋足類壺瓶彝斗
有耳有流有匜觶觚觥角類爵而無柱杯敦簠方其形簋[illegible]
足四足豆甗[illegible]錠[illegible]筆觚鬲[illegible]錠[illegible]
[illegible]盉[illegible]
方[illegible]合盦[illegible]
甖[illegible]鑑[illegible]匜[illegible]盤洗盆銷[illegible]
[illegible]小打磬錞鐸鉦[illegible]鐃戚鐓[illegible]奩鐙[illegible]節鉞戈
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illegible]

具之擬象龜蛇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備然知
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
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也
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
其色微黄而潤澤今士大夫論古器以極薄者為真此蓋一
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蓋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
亦有數百前句容所製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
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
左太沖三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
而陳玉樹青葱者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
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無當雖寶

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
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
則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蓊鬱結朱實之離離謂
至此而切有疑焉世南遊蜀遍歷四路數十郡周旋九二
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聞有自南
中携到者蜀人皆以為奇果此外有荔枝橄欖餘柑榕木蠶
皆有之但無龍目相貫揚梅三者耳豈蜀昔有而今無也抑
左氏攷方志草木之未精當耳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大如杯有
道人教以取葉即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黄色然后水煮爛
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程沙隨晚年

亦得此疾卒親投此方服亦消然都郭城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為君主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經味甘微寒無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眼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虫生眞定平澤及田野間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在在有之眞良法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程沙隨以其父所傳宋錢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程沙隨在泰興時有乳癧因食[illegible]心[illegible]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illegible]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 錢云 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婦正官校尉秦羔婦尉后婦宮中以是愈人疾其多其善為王得中又以其藥婦[illegible]國亦多瘵人疾眞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載於譜記凡數家取予各異或佳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鸜鵒眼曰鸛鵒眼□了歌眼謂秦吉了曰雀眼曰鷄翁眼曰猫兒曰菉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黄赤為下謂大點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銘以賜曹勛其一云端璞出下品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水發墨呵之則澤研試則如磨墨而無声此土品也中下品則有沙壤相雜不唯肌理既麤復燥而色亦如僕歷新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予亦不取大抵瑕類於石有燕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御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物

三山方言荔枝曰蘇傍水多植之繼者在水中迸曉俗損蘇亦損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冬不凋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黄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茉莉相頡頏永嘉之柑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illegible]香或降眞香作片錫為小甑實花一重香[illegible]香發蒸之傍以淺汗遊以器貯之畢則徹甑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柑之根核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相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為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中冠最后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藏前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接樹法取品高枝壓以肥壤包以黄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

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
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别有
名黃淡有長樂志曰王壇于集記又曰云相傳生於王霸壇
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
南廬容水中外國于闐疏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
聞有玉國朝礼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
誨從使于闐為判官作紀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
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
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東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
七里其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
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巨水退乃可取之彼人謂之撈玉其國
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
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然後答詔其表云日出
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
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
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為難得似你
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當時傳以為笑后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
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又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
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胭脂
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瑩水又分九色上之上
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
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
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為博戲
昔有聞翁未見有聞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人者
亦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后人省文以幹為干以
枝為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始於漢武后世襲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
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
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孝宗居德壽者
二十六年光宗居壽安宮一十二年壽之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之五

游宦紀聞卷之六

鄱陽張　世南

世南有舍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復景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百里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問道旁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峰巒圍繞一日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考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岳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遺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壇仙佛所居因以自名是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疾癘不及僖宗於乾寧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峰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塲是也今饒興判

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詰定此一語三於光悉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知於是受詔還日入院光師携杖下山別建梵刹即照今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洒水石連靈建讀書修禪觀隱居山下中遺址猶存嘗夢遊他國於岩門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怙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世間相未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託於夢寐自本正之外別有晚摹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無間有搦破碎處烱者筆法高妙相皃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畫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乞進間有題其旁云西岳僧貫休作皆篆或古体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辯果功德天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練選教授三教玄玄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賜紫大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令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為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為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李吳融為之序唐相張格常莊王鍇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水翁董熠字德秀與所創李興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脈書叢經一覽今析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為四方祈禱紺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為輔龍不朽計

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illegible]之間飛瓊濺雪汹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砣立萬丈真觀奇也昨雲雨未收溪流未初瀰嵐霧潦鬱山巔八座千態万狀得為目者移時不忍舍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考職其事之顛末故詳記之以告來者

秦檜當軸時識務之微瑣者皆欸預聞此相權之常態然士夫技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教臨字公倦能篆文檜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詔授以文資未降旨間會之相欽姚喜忘其敬不免振股以此忠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李士辯鑒覽文而已又有蜀士技啓千冊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

扎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尢猝道之逐得陸

擢

董季興昔嘗謂世南曰程沙隨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病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壺知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疚疚久病也言不久病也俄董閲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驗季興沙隨壻也程喜因書於家廟之壁云

今之遠宦及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也頃在城都嘗閱有天涯海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孝老傳云人至其上則脚疼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生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慈寺[illegible]又右庙在往城内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寺[illegible]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illegible]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西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内有法濟院今俗稱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焉牛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裴冑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徒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猷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啟石凡亢旱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滂沱之雨蓋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程沙隨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石刻銘曰推端有溪孕石惟夥茲乃下岩擧無有此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宕書紹興巳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石又得張無垢遺與茂實硯石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逐時好真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唯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研無輕棄經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倫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illegible]泉先生李張有家無垢從兄[illegible]李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李[illegible]之作冠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親筆紀載與李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二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世傳之寶二研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程沙隨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声清婉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士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笛凡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其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

沙隨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上大下正字汝獨登淳熙丁未第初龍興乙酉諸鄉舉時主
司命題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已而春宮失利夢神人告曰汝甚再遇四克始克有[illegible]
自以為經史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乙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場中出
程三畏字景先宣揚声云汝獨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
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定為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赴
第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姪辰曰昨宵夢趙宰拉赴
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后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本只
六人同宴趙第預焉果與慶辰隣坐第亦夭族郎倫信知得
失莫非前定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洩不得有[illegible]不得交
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
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棗栗柹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宜接紫
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次以糞壤而次至春
時花果自然結實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球
轉身紅祝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
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上用箬葉實覆如前
莖稍長即撤去箬葉無有不成也
程沙隨常蓄一歙研后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
芒都盡墨無声相如閒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二城后以送
汪書李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后刻東坡銘曰東
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
今何者獨先逝同參寥光空䆠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乙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
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槩教張宗孟璟
張琮張械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
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
中故程伯禹贈之詩曰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
兄弟皆中科第其衆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
令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
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illegible]至本朝
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微宇國係字多錢而[illegible]之適江千
之珍節亦既諸纔犯高廟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雲之雲特貺
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
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彩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
微而瀆禮所壓名品別具染濡私覿之物則幞頭紗三枚白
成鈒花銀盤一面十二兩紫大簇羅一疋生大紋羅二疋白
縐大綾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紵布二疋大紙八十幅黃毛
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
一副螺鈿筆匣一副紅絲藥袋一枚紅絲笎子袋一枚繡繫
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术二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

上頗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為國信所禮物官
兢之歸曰撰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体風俗事物之
宜上之徽宗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掌
丞兼掌書奏其奉使時李資謙為太師尚書令高麗多納李
氏女為后配妃由是門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軾為接伴
金氏為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持故其子孫為
文奉進富軾貌豊碩体面黑目露博學彊識善屬文知古今
富轍亦有時譽吳書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
動蛮貊此語蓋不誣

游宦紀聞卷之六

游宦紀聞卷之七

鄱陽　張　世南

流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硯而無眼有金東腰眉子紋間有闊者
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
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
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綠當中而為琴樣者其類不一麼
元間單路分焯字而文始創為研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於
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鄱陽好古博雅所蓄可
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李小王書筆法尤
妙始習楷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李書於單姜帖今
亦火成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筆十數家釋

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畏家文武
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共數帖所有辭語評二十
卷根未之見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琮跡所自知非贋
物明甚有黄樓賦一篇讀之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現瀾文
作錯備穎濱集作劉李現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
駕糜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此邦及謙薨竺率州人迎先主
；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
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荊
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
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

餓吳王走戍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来作劉備而后来易以戍也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耶李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為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手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為之書刀以箴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劍之儔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却按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文明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也

包遜字敏道衆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出雲峯集録金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侍為叩之必還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為協和萬邦之協世南嘗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聽断后閒集韻果如前有所云是知作者不可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名甫吾晉人李問甚富世南嘗識之云

東坡元豊七年自黄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建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李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黄土村東坡嘗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紅友而不知有黄封真快活人也田立有書姓者已鬻而售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歸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株並植如蓋東坡訪之自為雙楠居士長橋元豊元年大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晋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旁崇寧禁錮況后以亡六知江宦

龍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嚼之土人見則没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爍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取之以為至

賓新者色白稍久則紫久甚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
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灵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乎合而
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
但能聚煙耳和者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結而不散坐
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
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
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
乃被濤浪飄泊洲嶼紋積多年風雨侵淫氣味盡滲於沙土
中食魚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
穢唯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瀕以爲就三說
較之合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

近
天地万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於一切之物唯聖賢知其本無
傳觀皇極經世書縣可見矣此外又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
祚災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傳門小法
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后有北客同州先解進士王湜潛心
此書作太乙肘后備校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百四十有
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
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知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
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而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
楊維德修五福太乙古書考驗行度亦爲精詳其間云自至
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逆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

歲入西南蜀分後人既加攷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
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
申歲入東北逆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后
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來五福大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
至治今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
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
變正在本宮分野人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
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
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却如此
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
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

熙寧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必有說三遇□□□□□□□□立論
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得陽之
數八桓灵卑弱得陽九之數九殤帝戚立得陽數之九十周
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
之得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
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支於一五代亂离亘
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辟禹至洎万世所師得百六之數
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
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
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
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貞觀

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貞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世南入中宮而貞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福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治極與貞觀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凡百六之數皆不與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殺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之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之聚散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蓋[illegible]人[illegible]而不盡人曰拘拘然執此以為不可改而乃[illegible]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貴況冥冥之中參行天地既全或主吉凶皆本於一氣之天地當有因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猶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從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致治人君之善惡既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必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致陽九百六之類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遇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夏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徐璣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世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也運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之七

鄱陽張　世南

黃公銖字子厚冨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友長於詩劉潜夫字建陽刻其所著穀城集於縣齋黃之丗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録詞藳今載于此云先妣沖虛居士少聦明穎異絶人於書史無不讀一過輙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甚富晚遣回祿煅爇殆無餘此詩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故書以贈紹興三年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　動寒梢栖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秪有江梅伴幽獨夢遶夷門舊家山　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修寶奩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邉歌姬乞詞作踏莎令歌之看鷗翻皮戲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山環溜泉流玉對幅巾荅鐘沉有清時風流故人劉談揮麈才冠一時論髙兩漢書有豪蹤吐鳳辭語書錦歸来慶長年老丗且尽緑尊英懷款聽歸與聽前歌髙、奉會見登庸况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二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園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尽見春回寒稍花又開曲瑣閒不捲簾河烽看星轉凝竚小徘徊雲間征鴈來其四序云舊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遊送之雨晴雲歛煙花澹蕩遥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后梨花幽艷自悔怨怨過了寒食歸家漸落探酴醾消息其五序云李温老友歸樵陽人来問訊因以為寄秋來寒秋風夜雨傷離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舜華潜改衰容前事消凝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壚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滎陽宮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礼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狀辭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illegible]居久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遂用舊京故俗輙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礼解帶可以燕居免其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邑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抜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傲并冀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其教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樂其所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修身至於成化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先生教人自致智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
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求教於白
鹿胡瑩長洙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
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日者陽之精而行
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
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
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宋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
時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注於楚辭天問篇發其
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行明晦
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
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紀之分為度數蓋二十
八宿乃經星拱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堂
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
之以為根據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切意曆家以數之
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
轉也朞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朞三百六旬有
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
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
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
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又四五日只有二十
四氣前后相去皆三百六旬五六日也故胡季於文公者多
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于此

雲林黃長孺言饅頭當用饅字見束皙餅賦只元閑表諸郡貪
肆所貨盡然用饅字最為有理

余於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
望關河試窮遠眼新愁但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
疑三楚堪恨處使拚得一生癖窠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傒
傷桃遶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
料遲暮鶴衣革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只縣簿高
門歲晚誰青顧何時列去[illegible]風
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子往[illegible]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為朋
友間所喜然改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悵惘殆不
勝言因憶改之每駭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難
倚此声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為我和之十載尊前
放歌起舞人間酒户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
人意儒冠還誤身誹嘆天朱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榆関
万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　州重帳望家人父子重見無由
隴水牽參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迴休也燕鳴南北長陽
英游經史有冷然詩集十卷行于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清明自輔右達

旦傾城出觀巨族或乘轎旋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寧六日鳥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建幕始散此皆閩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后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槩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八十五范蜀公魯宣清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六云

朱文公移蔣輔漢鄉云得趙昌公書以致仕大夫見呼此殺直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令后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illegible]山開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illegible]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後漫一二小澗披蒙捫葛至碑所為苔蘚封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唯識辨昌黎所謂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畢為奇特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均體劃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中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后匠但全斛柳碑來匣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后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十陽峯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余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圓形以示云漁水以舁至縣市火復舁至桃花又火墨于神祠始息衆皆莫識予應曰此不难别其制絶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漁中古有龍蒙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為此物以鎮塞妖蛟發穴歲月深久水所漬故不類鐵致㓕者徒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陽汰上數枚人以為厭勝鐵枷或以為湖賊王么矴石或云昔人拒敵鎖江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代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破丹陽監吳人於江[illegible]之鐵鎖以為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illegible]復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碑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客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幼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强健府麥遍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穀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百千萬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飢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宮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晃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當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蓄稼婁婁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程沙隨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江先生

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后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李安親戚也因托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噫迥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臣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異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惧其碑之復論放紀于此

雪峰為剎與徑符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真覺使呼僕使役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入池中得百里山周遭百里間皆斂音路竹筍味極甚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月猶饜飫亦竟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之八

游宦紀聞卷之九

鄱陽張　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覩龍眠所作奉節圖后題曰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逆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〻之以佛衣綫而不受贈之以紋穀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合首之拳〻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后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曰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能插菊花無卒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万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坡帖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歎侯三万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曰可對之一以八万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翁之譏建炎間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声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万四十二百三十五其間唯諧声類最多計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尽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母左旁為類而王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淺疾而有所不及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溷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睛米之去麄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

餘耳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改洛為雒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韻罪在上声字自出己意改為罪謂非之多則有辠也今經書皆以罪易辠獨礼記爾雅猶有可考無字乃揚雄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無今易中无乃從无他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牒葉弃皆去世而從云漏洩緤絏皆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声相近者皆從云則泄為沄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昬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詔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〻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為陰〻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声者其形重也己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声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平声處上声者輕其作去声者皆重亦其類也

胡伯量記常卿涵星硯云寶慶丙戌秋八月俞州度支史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東坡涵星研而廬山胡沭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袤倍獲高甘有半上廣下殺其形容掌不窬而出玉半為池半之半微為窪坎如半月用為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束以雲氣大四其二近宰月其二倚南壁而乙復差大而高處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及泉滿池繁〻相輝半月上墨玄雲蜿蜒而下古人製作之精如此星其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予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〻字下有三字唯泓黥二髮不可辯西壁外之功二字史曰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侍觀者衆根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致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合歸李本元家其孫家於蜀之成都縣史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illegible]矣予紀歲月及士人姓名外皆已亥[illegible]杭州台洋洗上宋東坡元祐己巳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到內亟為東坡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李后為姻家故研歸李云

許振蓉綴老嘗記黃秘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頌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乃后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與于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以

其所録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慶書袁陵姝見其子弟掃
之會狄難起城陽而翰所傳玄經與九論次周易春秋論語
法言以先附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建渡江貂蓮業
一夕兵變大作嘗伎被予舍望予戟決落羅迸去自悼死生
未卒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風書以反風不焚
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年也未幾被召行在
以書屬家人而行家人九江復遇盜而予舟焚僅真携書尽
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符子書
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賈書奔瀏陽值亂兵入尽弃其裝以書
從虔大光保平江月余狄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選分
寧刻書乃成念尚世分之無艾也故屬表老清公藏諸黃龍
經藏因念經之幾絶而僅存[illegible]知歸又不之
壁蓋有天助而衰予顛沛流離万里[illegible]而亦報顛
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明則必有和同無間禍福不爽者矣
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太玄今不復見惜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諫官御史言時政
多所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箋十六幅每
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真奇物也世南嘗獲得觀之云
梅三馬五蔡大元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
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舉
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妍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
令前一紙四字不存張南軒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顔平
原浯渓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
縱運用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爲本朝
第一

世南嘗從親戚馬遵家見其文敏公内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
正月十九日晚閤宣召從容聖語曰近日郡守辞見並諸議
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
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擇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
咲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遂奏每見批出别與差遣人
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做得一州只
緣鄧渚大屯軍有諸司卻恐他費力故改與九江遂奏張垓
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訓自得改命極
感聖恩至於王晉[illegible]
知足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illegible]
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聖語拜手敬
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

階州産石品第不一白者明徹且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垢色
暗令朝廷取爲冊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
軟易攻文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産玉石田巴璞嘉璞堅而
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叙州
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其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
有胭脂標瓜蔞標琢爲器物白甚凝脂非精鑒者不能辯峡
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中有玉石皆往來賈客或舉江

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石質黑紋白隱然能形作蜿蜒狀鱗角鬐鬣纖悉備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中之異忠州梁磧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歷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碔砆也是數郡所産皆予所經歷故亦粗能識辯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佳隽永其味勝於蜀産家君乃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載歲而樹壯畏霜霰以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隨地者視之木患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踰淮而北化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石山贈王蘇公詩末云如穴居士注[illegible]強探囊一試黃芩湯一洗十年勤苦[illegible]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帶宙獨行方胷中甲錯是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煑服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云晚年因考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臟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癬考爲五臟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蚿々憐蛇々憐風々憐目々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耶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至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々意梅庵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万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万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起念便到那裡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莫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於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未且卒章不説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紫中行字與之鄉前輩也以因考上舍登紹興庚戌甲科事宰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腳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illegible]到何公遂於諫省曰某人所守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游宦紀聞卷之九

游宦紀聞卷之十

鄱陽 張世南

黃秘書諲紀其父長睿建炎庚戌在平江閶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毓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盡其平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半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宜歸押寶使涉惧事洩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盡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其蹟今在西京□□又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不□□詩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右巖六十九亦當時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書大小甚多蹟今存但易湯揩故無石像天福六年辛丑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右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凝式莫春奉扳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青和之月復至當時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有與定智太師詩二首時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大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四月十五日有春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右云維晉九載今刻石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五月於天宮寺題爨論維摩經等詩八月稱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人此寺東序并年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文潞公家石刻在蘇太寧家周廣順三年癸丑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右題院似禪心靜等語語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右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別定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戟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山相結次子紘生洛州刺史暉暉□□□□□□□□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從居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名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大收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允涉之伯兄也新五代史記唐大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聱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拜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

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
歷右散騎常侍工礼部户三侍郎右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
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晋天德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
礼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
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
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二
旧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
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侵凌陽主室残蕩贒人多罹患禍涉
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及且累
汝朱全忠篡唐予當宇送傳国寶凝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国
至此不憑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
筆何時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於己往〻陰訪郡情疑二之
問及禍者甚衆涉耆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
矣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力
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顔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
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輙留連吟賞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筆
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賓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
或稱楊虚白或称希維居士或稱関西老農其所題后或真
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顔中書后一人而已其
佯狂之迹甚者卜第於尹居之側過入府前與后馬猶以為
遅乃策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
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襪以

施崇德普明两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〻也
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未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
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揚曰宜東遊廣愛寺
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
為請凝式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
少從張全義辟故作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
石晋時張從恩尹洛凝式從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
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虫入汴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
恩弗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后以詩贈從恩曰其題
壁有院侶禅心静花如竟性圓自然知了義争肯学神仙清
麗可喜也尹洛者皆嘗待平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為礼尹亦
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
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諸佛宫書蹟
至多本朝興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至無幾今
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玩世
以凝式行書頗類魯公故謂之顔揚云賛曰唐季不綱朱
晃衆時盗国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
無幾故大臣奉璽綬駿奔羿之惟恐居后而凝式乃能諫父
以千載史筆為恥因為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歲言足以厲
族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佀直吏隱如愚豈獨寗武子東方朔
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咲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

而不言其挺〻風烈如此諫諍之事新旧史皆弗書僕不為
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為之傳使百世之下知擬
式者不特與工書与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汝陰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字
秋声賦帰雁亭詩當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猶
箧間以苴藉線纊者荊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汝陰跋
其后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后於漢
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
望其万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后正有選人三数輩景德監鎮
俣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者也天之報施有旹而爽
可為慨嘆又云堯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德
廣佛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狂夫豈與曾蘇贅富貴宦
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
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康九月六日到贊
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匆匆聞秦少游凶問留行
至白州見客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客與留多日飲酒
賦詩如平常客守遣般家二卒送帰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
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
范承務范今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喪此二卒中知陸
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則其死則的矣哀哉痛乎
何俊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不俊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

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
哀哉〻〻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意其不過
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唯万〻自重聊中奉
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當為唯當
考觀此足見東坡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可所謂奇
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
和初有徐上老棄官修静業名動天聡被旨祝髮住圓通號
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
緇黃輩已見特秘而不發耳從来未有以論著者紹定癸巳
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簾嘗有詩寄
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来處與雲連幾人
競賞飛流處勝今日方知至味全漸漏任譽磨代太浩翁不
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莫嵩老錄仙張慶之曰寒
碧朋尊勝酒泉松声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從三疊名與谷
簾真兩全畫壁煙霞醒昨夢茶経日月著新年山靈倡語湯
夫子根牧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旧有太白書堂及有
詩曰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楊子江心水號中冷泉
在金山寺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
名求以餉茗揉舟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紿
遊者住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
之甘冽水之軽重万〻不侔乾道初中冷别涌一小峰今高

數丈每歲加長鶴栖其上峰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吳玉汝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小井舊傳水絜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額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裡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椰瓶中技明年移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歿還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特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宦紀聞卷之十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　耳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　史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　□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后採摭異聞參訂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間至今史官宗信鄱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早從雲臺史君遊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淛閩視昔所獲數甚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記而余得大嚼爲饜飫飽矣使用志不□□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修□□　他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所之

紹定壬辰歲中冬朔　李發先書